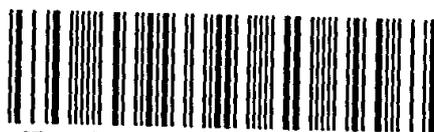


呈

繳

自衛新知

蔣中正



3 0646 9032 8

神用止妙
和乎壹心

岳武穆語用題

游辭百金方注解

何成濟



保邦衛民

張治中



蔣序

劉晏有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故醫家注意於血氣之營衛。營卽衛之貫注於血脈，營與衛，蓋二而一者也。衛得其道，豈惟不致於危憊，將不難遏其病之源；而攻補鍼砭，皆有備無患之方術。其爲衛乃益鞏固於無形矣。惠麓酒民氏所編泝泝百金方，蓋鑒於當時之將佐官吏，率皆疲癯麻木，病徵已著，而且憎於攻補鍼砭之施；故爲起死回生，對症下藥之計，對於治兵守土之略，詳定方案；分十四門，而以治未病治將病治已病爲次第，皆洞明癥結之見，固本培元之方。余於軍務倥傯之餘，詳加披覽，以爲於今世痿痺窒闕之通病，深抉膏肓

，躬膺戰守之將吏，果人人懲於危憊之徵象，按其方而切意講求，其庶有瘳乎。顧其書罕傳本，爰亟付刊印，俾有軍事政治之責者，知所取法，而裨於攻守綏戢之前途。更名曰自衛新知，蓋仍取醫家營衛之旨，神明變化，依古法而不背於時宜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 蔣中正。

陳序

泚澁百金方十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乾隆四十年間始出。當時僅有抄本，字畫端楷，圖繪精詳，洵可觀也。五十二年冬，前公中堂福，奉命赴臺灣，有幕客某，曾以是書呈福公。公覽畢，極爲稱善。卽命刻板榕城，未及印行而臺匪平，板遂流落民間，莫有過而問者。嘉慶初，有竹溪王翁遊閩中，以三百金得於漳州趙姓，始以印行。迨翁歿後，貧苦異常，板質他姓，又三十餘年矣。余觀是書，實本於金湯十二籌，大約預備設防之策居多，而略於攻城禦敵之法，爲府廳州縣官之所宜備覽，俾得設施有序，捍禦有方，誠經濟之書也。道光二十年春

階平奉詔旨，由江南移督同安，入京請訓，道出吳門。金匱錢梅溪先生自虞山來，持以見示。舟中無事，爲之校閱，正其謬誤。按「洪澨」二字，雖出於莊子，而終嫌其晦，擬易嘉名。尙書曰：「有備無患」；庸曰：「凡事豫則立」；春秋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因名之曰備豫錄云。

誥授振威將軍，提督福建全省水師事務，統轄臺澎節制各鎮，前提督江南廣西湖南三省軍務水陸等處地方，軍功加三級，陳階平奎五氏書。



自序

泝滌百金方者，惠麓酒民之所編也。天下古今之通病多矣，治之必有其方；方固多傳於古人，而用之貴得其當。或治未病；或治將病；或治已病；攻補兼施，鍼砭膏丹並用，而病乃無不可治。其首預備，何也？絺綌忘裘，狐貉忘葛，抱薪厝火，不知其燃，比比也。世之病，恆在玩，故以預備首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無粟不守。世之病，恆在貧，故積貯次之。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驅市人而戰之，皆走矣。世之病，恆在渙，故選練又次之。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乃上以刻減爲心，下以苦窳爲應。世之病，恆在慳，故制

器又次之。語云：「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此四者，皆治于未病之方也。賚之糧，使敵因之以困我；授之材，使敵用之以攻我；智者不爲也。世之病，恆在愚，故清野次之。以戰爲守，則守固；不知犄角，泥丸自封，敗道也。世之病，恆在怯，故險要又次之。學醫費人，學將費兵，青山綠水，畫本分明。世之病，恆在陋，故方略又次之。此三者皆於警報旣聞，而爲可戰可守之計，方之治於將病者也。令不行，禁不止，譬如驕子不可用矣。世之病，恆在縱，故號令禁約次之。木先腐而後蟲生之，已先瑕而後敵入之。世之病，恆在疎，故設防又次之。攻守相反，其道相師，因敵轉化，弄丸解之。世之病，恆在鈍，故拒禦又次之。蓋兵臨城下，威信不立，則無以靖

內；智術不周，則無以禦外。三者皆治於已病之方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此兵之要術也。世之病，恆在廢法，故營陣車攻次之，長江天塹，以限南北，使船如馬，南人之長技也。世之病，恆在畫，故水戰又次之。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世之病，恆在致於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勝終焉。南北異宜，水陸異具，運用之妙，因形用權；故人無同病，病無同方。或攻焉；或補焉；或鍼砭焉；或膏丹焉；扁鵲復生，亦不外是，而病無不可治矣。從來膺民社者，紐金章，綰墨綬，幸當無事，則循良報最，不數歲而致大官；不幸而小醜跳梁，內訌外亂，則倉皇急遽，束手而不知所爲。其平日忠義自許者，不過殉之以身，於

國家之事，一無所補。其不才者，懷印微服，妻子不顧，涕泣而逃，泥首上官之庭，以求庇覆。苟不脫於憲網，則身膏斧鑕，爲人僂笑者，往往而是。苟得是書而讀之，則設施有序，可以生智；捍禦有方，可以生勇；何至生爲僂臣，死爲愚鬼哉！酒民幼好兵家者言，以爲七書雖多，十三篇盡之矣；及讀諸家之說，大抵誇多鬪靡，而精蘊或寡，非揣摩之書也。後於友人處借得鈔本城守書二種，至簡至明，而可施諸實用者，乃略爲刪節，合而編之，爲一十四卷，名曰泝澣百金方，蓋取莊子「不龜手藥」之意，用之而可封侯者也。或曰：「酒民有是方也，何不挾之以干卿相，而自安於泝澣爲？」曰：「酒民無食肉相也，山野之性，不受牢籠；且頻年病酒，自治且無其方；則是方亦俟善

用之人爾，酒民非所能也」。或曰：「是編雖兼言戰，而寔主乎守者居多，未可以爲成書也。子安閒多暇，曷不刪輯古書之繁者以編戰略」？曰：「此固酒民之志而未逮也。酒民貧病日甚，治生急，何暇清談？或有能愛是方而以百金買之者，自當日浮大白，以作後編」。歲在柔兆執徐如月初吉，惠麓酒民書。

辨證百金方 卷首 自序

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前

公中堂福大將軍 鑒定

備豫錄

道光二十年春二月 陳階平謹校

辨辭百金方 卷首 原題

凡例

道德經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伏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籍內載有握奇經一卷，六韜六卷，孫子一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尉繚子五卷，三略三卷，三略直解三卷，素書一卷，李衛公問對三卷，太白陰經八卷，武經總要四十卷，虎鈴經二十卷，何博士論一卷，守城錄四卷，武編十卷，陣記四卷，江南經略八卷，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日記九卷，雜集六卷，共計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仰見聖訓煌煌。原命天下士大夫鈔錄誦習，奉爲圭臬，並不以兵家言而廢之。

是書係明人鈔本，一種有十二卷，一種有十三卷，俱不著撰人名氏。已呈福大將軍鑒定，其中皆節取左傳周禮及二十一史備禦之策，編輯而成。或古人已有行之，或今人爲增損之，了無一字干礙。

書中有一事而數見者，旨意各有所取；則分別圈點，以清眉目。亦有節取於各部，而載全文於制勝中者，蓋原始要終，令讀者了然心目，不嫌筆墨之繁也。

古人左圖右書，未有讀書而廢圖者。况水陸攻守之具，難以言傳。今略存制作式樣，尙宜商之公輸，未可按圖索驥也。

是書向無刻本流傳，卽有藏書家借抄，亦不過數部而已。今用聚珍板限定刷印一百部。聊備留心實學者，因時制宜，隨才規畫，師其意不

師其蹟耳。

卷中稱玉卮居士杯月居士重訂者，實取「玉杯湛露歌三雅，繡幕圍香讀六朝」十四字，編爲號數，並無是公也。

惠麓酒民書

辨辭百金方 卷首 凡例

考

泚澣百金方十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只載惠麓酒民編次。考清季光緒辛巳七年，江西撫州饒玉成所輯經世文編續集姓名總目云：「袁宮桂，江蘇無錫人，自號惠麓酒民，有泚澣百金方」。則著泚澣百金方之惠麓酒民者，袁宮桂也；其以此自號者，想爲逃名于酒，而無錫又有惠泉山，故謙言惠泉山麓之酒徒，藉以避世者也。原序不書朝代，僅云：「歲在柔兆執徐如月」。按爾雅釋天，太歲在丙曰柔兆，在辰曰執徐，二月爲如，則柔兆執徐如月者，丙辰二月也。又考訓練總監部歷代兵書目錄卷六清世云：「泚澣百金方十四卷，下注袁宮桂，一作惠

麓酒民，（下注袁宮篁三字，似據余成樓行篋書目所考，以編者陸君曾借鈔余書目也。）旁注乾隆戊申福建嘉魚堂本，乾隆末年活字本，道光二十年陳階平校刊本，蘇州局本云云。按乾隆戊申，乾隆五年也；丙辰，爲乾隆元年矣；由此乃知是書成於乾隆元年，更悉袁氏生於康熙中，爲歷康雍乾三朝之山林處士也。至道光二十年，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刊行其書，序曰：「此書乾隆四十年間始出，當時僅有抄本，至五十二年冬，前公中堂福（福康安）奉命赴臺灣，有幕客某，以是書呈福公，公極稱善，卽命刻版榕城，未及印行而臺灣平，版遂流落民間。嘉慶初，有竹溪王翁遊閩中，以三百金得於漳州趙姓，始以印行，翁歿，版質他姓，又三十餘年矣」。蓋陳氏不知乾隆戊申，

已有福建嘉魚堂本也。及讀其凡例第五條曰：「是書向無刻本流傳，卽有藏書家借抄，亦不過數部而已，今用聚珍版，限定刷印一百部」云云，當卽歷代兵書目錄旁注之乾隆末年活字本耳。惟此六條凡例之末，亦署惠麓酒民五字，但按其語氣，核其年代，均非出自撰者。其第一條有「伏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部兵家等書，仰見聖訓煌煌，爰命天下士大夫鈔錄誦習，奉爲圭臬；並不以兵家言而廢之」。第二條有「已呈福大將軍鑒定」。查四庫全書，成於乾隆四十七年，而陳序又稱福公於乾隆五十二年有事臺灣，乃見此書，則其凡例，不應距成書五十二年始訂，此不合者一。第二條云：「是書係明人抄本，一種十二卷，一種十三卷，俱不著撰人名氏，其中皆節取左傳周禮及

二十一史備禦之策編輯而成，了無干礙」。玩其語意，不類自述之辭；且一則曰已呈鑒定，再則曰了無干礙，辭詣鄙俚，與序文不類，袁氏既具隱逸高風，斷無干謁權貴之行，此不合者二。有此二事，則知六條凡例，決非袁氏之筆，似爲福康安幕客所擬，陳氏不察，一仍其舊，後遂傳譌而遺誤至今也。或曰：袁氏談兵，何以故逸其名？曰：清初文網最密，雍乾尤甚，故假名以避之耳。世徒以乾隆創立四庫，覆育文化，不知實乃藉此搜查不容於己之清議，勒繳其書，而盡銷燬之也。卽了無關礙之兵書，亦列數十種在禁，豈非尤過於始皇銷兵之心耶？金湯借箸十二籌者，亦其一也。四庫兵家存目，初收其殘本八卷，後於乾隆五十三年卽列入禁目矣。其提要云：「是書所言，皆團

練鄉勇扞禦土寇之計，多不切合，亦頗支蔓」。愚按金湯借箸十二籌十二卷，爲明季揚州李盤所撰，談兵家言也。今考洪澣百金方一書，實就十二籌附益禁約營陣二卷而成，故曰十四卷，而兩相覈校，無甚差異；不過此書稍有增損；乃去其蕪詞，標新子目者。原序謂「於友人處借得鈔本城守書二種，略爲刪節，合而編之，爲一十四卷」，實不盡然也。是故陳序亦云：「余觀是書，實本金湯十二籌，大約預備設防之策居多，而略於攻城禦敵之法，爲府廳州縣官之所宜備覽，俾得設施有序，捍禦有方，誠經濟之書也」云云，特未明言其襲取也。此二書，余均收入戍樓行篋書目地方警衛類，以其多鄉守城防之事，爲警衛地方所需；然不若錢塘許乃釗敏果齋七種之武備輯要，有唐宋

以來鄉守城防之法制也。今者

校長蔣公，在江西行營，行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申令地方，厲行保甲，而重視泚澱百金方，以其有裨實用。會本校高等教育班學員包君超然，爲之注解，注成，知余治古兵書有年，來相切問，故考其由來，發其覆重以牖之，樂爲也。時維民國二十有三年四月五日清明節，如皋黃堅叔識於南京明瓦廊寓次。

502.4
138
2

自衛新知總目

預備第一

積貯第二

選練第三

制器第四

清野第五

險要第六

方略第七

號令第八

自衛新知 卷首 總目

洪辭百金方 卷首 總目

禁約第九

設防第十

拒禦第十一

營陣第十二

水戰第十三

制勝第十四

自衛新知簡目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幾動宜備

衝要宜備

間道宜備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城宜備

濠宜備

敵臺宜備

城堞宜備

城門宜備

內濠宜備

牛馬牆宜備

巷戰宜備

暗門宜備

保甲宜備

粟宜備

水宜備

薪宜備

芻宜備

鹽宜備

賢才宜備

精勇宜備

伎藝宜備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京邊銃臺宜備

積貯第二

積糧法

常平倉

義倉

社倉

勸農

儲穀

興屯

救荒

賑濟

平糶

勸富

選練第三

訓練

選鋒

練射

練方向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練心

練手足

練技藝

練行伍

額兵

土兵

民壯

技藝

制器第四

火攻

弓

弩

槍

筩

爰

鄉兵

才能

砲

矢

牌

刀

鈹

盛

鎧甲

估値寬

用法重

清野第五

清五穀

清芻草

清竹木

清硝磺鉛鐵

清油蠟

清屋宇

清雜物

清地面

清水泉

險要第六

據險

設險

失險

方略第七

安插鄉民

盤詰奸細

擺塘報

假便宜

編丁壯

早分塚

量軍馬

遊兵策應

安插難民

設墩臺

重偵探

分信地

派守具

預演習

選鋒彈壓

奇兵更番

屯兵外拒

養人力

備犒賞

和衆志

擇賢能

專號令

戢青矜

恤下情

置吊車

置繩梯

號令第八

行軍號令

中軍號令

四方號令

旗幟燈火

守堞號令

對敵號令

遊兵號令

禁約第九

禁奸盜

禁樂戶

禁酒肆

禁浪遊

禁積薪

禁喧嘩

禁私開禁門

禁妄動

禁擅離信地

禁歇家

禁茶坊

禁混堂

禁風火

禁訛謠

禁夜行

禁虛發矢石

禁吹响器舉竿表

禁擅入信地

禁近城房屋

禁近城土阜

禁私回賊話

禁私開賊書

設防第十

防門

防牆

防壕

防奸細

防窮民

防內應

防詐門

防詭冒

防暴來

防潛襲

防離叛

防風雨晦冥

防佳時令節

防敵退而實進

防敵去而復來

防敵攻東擊西

防賊求和挾詐

防隙地

防火變

防火藥

防草場

防獄

防庫

防七乘

拒禦第十二

拒土山

拒磴道

拒填濠

拒雲梯

拒衝車

拒地道

拒矢石

拒砲

拒火

拒烟

拒水

拒蟻附攻城

拒攀城

拒撞木

拒鈎竿

拒馬

營陣第十二

陣

營

車

水戰第十三

大江要道

舟戰

舟製

水戰之師

水戰之器

水戰附攷

兵夫列船式

制勝第十四

固結民心

激揚士氣

誅除反仄

鎮定危疑

逆折盛勢

邀截歸路

誘攻城

誘入城

誘戰

佚能勞之

飽能饑之

安能動之

敵則能戰之

少則能守之

內外夾攻

伐交

形

認賊首

焚賊攻具

靜

佚

治

選將安邊

不意奮擊

分勢

乘

取賊箭

焚賊糧草

暇

飽

密

用財欲泰

洪辨百金方 卷首 簡目

自衛新知卷一目錄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幾動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衝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李抱真備澤潞 趙犖備陳州

間道宜備

總論 清流關間道 饒風嶺間道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弦恃遠不備而滅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一九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卜漏恃輪圍不備而滅

城宜備

二四

城論 城基 城制 一宜高（王晏球議定州城不可攻）二宜堅（統萬城、周世宗京城）三宜厚（夫人城）源高于城可灌而沉一忌（智伯灌晉陽、曹操決漳水灌鄴、韋叡堰泚水灌合肥、吳明徹導泚水灌壽陽、丁會壅汴水灌宿州、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高岳堰洧水灌潁川）山高干城可俯而矚二忌（魏勝圍孤山、李庭芝包平山堂）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匈奴壅絕澗水、陳泰斷流水、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高歡移汾、西川乏水）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睢陽六百人而陷）人衆糧少可待其潰五忌（司馬懿困襄平）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忌（牟駝岡）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諸葛亮守陽平、蕭承之數百人守濟南、強仲潰卒三四千忠孝軍百餘守洛城）豪強梗命可破其城八忌

（總引、西域城制附）（圖一、圖二、圖三）

濠宜備

五二

深 廣 暗穿 明用品椿 暗用杙鉄 掘坑坎 馬燧引晉決汾 孟宗政濬水限騎 余闕三甄

敵臺宜備……………五七

臺論 實敵臺不如虛敵臺 (圖四) 突門

城垛宜備……………六一

垛論 懸眼 (圖五、圖六) 垛磚 磚製 (圖七、圖八)

城門宜備……………六六

總引 磴道柵門內欄牆

內濠宜備……………六七

總論 張巡城內作濠 (圖九)

牛馬牆宜備……………六九

總論

巷戰宜備……………七〇

總論 許遠巷戰法 設門穿 填閭巷 鐵釘板 陷馬坑 (圖十)

暗門宜備……………七五

總論 (圖十一) 石勒密爲突門

保甲宜備.....七八

定編立之法 編立要公平 編立要周遍 巡行要親到 火盜要救護 保甲長要得人

保甲長要優禮 登報要公實 講會要舉行 善惡要旌瘡 十家牌法 定里甲法 鄉村

緝盜法 地圖法 分方法 清戶牌式

粟宜備.....九七

總論 耿恭食筋革 臺城雜食人肉 睢陽括人為食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燕菁

根進御 揚州兵自食其子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水宜備.....一〇三

耿恭拜井 李允則濬湖穿井 高歡移汾水 苟金龍妻絞布絹衣服水 青澗城 楊銳浚

井

薪宜備.....一〇六

總引 臺城壞尚書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芻宜備.....一〇八

臺城剝薦飼馬 鄴城淘牆糞馬矢飼馬

鹽宜備……………一〇九

臺城身腫氣急 穎川攀腫

賢才宜備……………一一〇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精勇宜備……………一一一

臥彪 練卒 捕盜將

伎藝宜備……………一一二

總引 錢工三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一一四

總目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一一四

總目

京邊銃臺宜備……………一一五

總引

辨辭百金方 預備第一 目錄

自衛新知卷一

惠麓酒民 編次

玉卮居士 重訂

預備第一

身處太平之世，目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生民大幸哉！然古人安不忘危，盛必慮衰，是在有心人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傳曰：「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有備無患」。輯預備。

時平宜備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智伯^①使人之^②趙^③，請蔡皋狼^④之地。趙襄子^⑤弗與。智伯陰結韓^⑥魏^⑦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⑧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闕安于^⑨，簡子^⑩之才臣也，世治晉陽^⑪，而尹鐸^⑫循^⑬之，其餘政教猶存；君^⑭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⑮磨^⑯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筥路^⑰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

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三國^⑤之兵乘^⑥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⑦。

酒民曰：「寓矢於廩，寓兵於柱；深心而託之無心，實用而藏之以不用」。

【註釋】①智伯，智又作知。春秋時晉知罃玄孫，卽知瑤，又稱荀瑤。②之，往也。③趙，國名。故地在今河北省南部，及山西省北部等處。④蔡皋狼，今山西省離石縣地。⑤趙襄子，名無恤，鞅次子。鞅以爲賢，廢長子伯魯而立之。⑥韓，國名。故地在今河南省中部，及山西省澤潞等處。⑦魏，國名。故地在今河南省北部，山西省西南部等處。⑧張孟談，襄子之臣。⑨董闕安于，臣於趙孟。荀盈范吉射將作亂，安于告趙孟，請先備，不聽。後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魏襄子又與范昭子相惡，互相攻伐，知文子以爲言。安于謂吾死而晉安，趙氏定，

將焉用生！遂自縊死。趙氏乃世祀之。①簡子，名鞅，卽襄子父。②晉陽，地名，在今山西省太原縣。③尹鐸，臣于簡子。使宰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取民財如抽絲于繭也。④循，遵也。⑤君謂襄子。⑥荻萑葦之屬。蒿，爾雅謂之蕭荻。苦，蓋也。楚，荆也。⑦廡與牆同。⑧籩音困，籛音路，皆美竹，可以作矢。書經禹貢，惟籩籛楛。⑨三國，謂智氏與韓魏。⑩乘，登也。詩豳風，亟其乘屋。⑪拔，攻而取之也。

幾動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①爲平原②太守，安祿山③逆狀芽孽④，真卿度必叛，陽託霖⑤雨，增陴⑥。濬隍⑦，科丁壯，儲廩⑧。廩⑨，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⑩盡陷；

獨平原城守俱備。

【註釋】①顏真卿，唐人，字清臣。博學工詞章，事親以孝。玄宗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累遷至侍御史。後盧杞惡之。會李希烈反，遣之往諭。希烈威脅之，不屈遇害，諡文忠。曾封魯郡公，故世稱顏魯公。②平原，在今山東省。③安祿山，營州柳城雜胡。本康姓子，隨母嫁安氏，乃冒後父姓。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厚結楊貴妃。嗣舉兵反，陷長安，玄宗幸蜀避之。僭國號曰燕，翌年爲子慶緒所弑。④孽，芽之始生者。⑤霖，雨三日爲霖。⑥陴，城上垣也。⑦隍，城下池，若今之護城河。⑧廩音僧，芻藁所藏處也。⑨廩，藏米處也。⑩河朔，朔，北也。謂黃河以北。

衝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衝要宜備

初，守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惟璞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墮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攻具退走。

【註釋】①盱眙，故城在今安徽省盱眙縣東北。說文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眺遠，故名。②沈璞，南北朝劉宋時人，字道真。③王元謨，字彥德，太原祁人。④滑臺，卽今河南滑縣。⑤江淮，謂長江淮水一帶之地。⑥繕，治也。⑦魏，拓跋魏，後人所謂北魏也。

李抱真備澤潞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

，戰征之後，賦重人困，無以贍^④軍。乃籍戶^⑤，三丁擇一壯者，
蠲^⑥其徭租^⑦，給弓矢，令習射；歲終大較^⑧，親按籍，第能否
賞責；比^⑨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⑩而
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云。

【註釋】①李抱真，河西人，字太玄。性沉慮善斷。僕固懷恩反，抱真請起用郭子儀，
遂敗懷恩。德宗時領昭義軍，朱滔李希烈相繼反，抱真以數州橫絕難沮之。②
澤，在今山西省陽城縣西；潞，在今山西省長治縣。抱真本官澤懷兩州刺史，
故曰兼。③節度副使，唐置節度使，凡軍政民政，用人行政，皆得主之，卽世
所謂藩鎮，節度副使，乃其屬官。④贍，足也。⑤籍戶，登錄其戶口也。⑥蠲
，除也。⑦徭，力役之征。租，田賦之征。⑧較，比也，謂比較其優劣也。⑨
比，及也。⑩廩，米藏也，不廩于官，謂不受官中廩米也。

趙雙備陳州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雙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

巢自初起，與李威、張勉等戰，皆忠武兵也。

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子弟分

將之。巢下蔡州，果移兵擊陳，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雙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解去。

按江南經略云：「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令事也；

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事也。須提重兵以鎮之，合羣帥以援之，其城無恙，敵不敢越此而他攻，是一城而庇百城者也

」。

【註釋】①黃巢，宛句人，善騎射，好養亡命。初隨王仙芝反，仙芝敗，巢攻掠河南江西福建浙東宣歙廣南荆襄等地，既而陷洛陽，破潼關，犯長安，僖宗幸蜀避之。巢自稱國號曰齊，爲李克用所破，自刎死。②長安，卽今陝西省治。③陳州，今河南省淮陽縣地。④趙犖，宛邱人，世爲忠武軍牙將。黃巢亂，陳人請授以刺史。⑤忠武軍駐地，卽在陳州。⑥塹音繫，繞城水也。⑦繕，補也，治也。⑧芻，草也，飼馬所用。⑨蔡州，故地在今河南省汝南縣。

間道宜備

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善攻者，攻敵所不守；善守者，守敵所不攻。

。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

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尙讓入之，夾攻

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尙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故曰：「問道宜備也，善守者如環。」其謂是歟！

【註釋】①函谷，在今河南省靈寶縣南。②劍關，在今四川省劍閣縣東北。③曹操攻長江，即赤壁之戰。④鍾會，字士季，與鄧艾諸葛緒分道伐蜀，降之。會有異志，密白艾反狀，艾既被收，獨統其衆，遂叛，爲亂軍所殺。⑤姜維，字伯約，天水人。武侯卒，代領其衆，鍾會兵至，維自陰平還保劍關。嗣鄧艾從陰平入，後主出降，知鍾會有異志，僞與之交好，徐謀殺之，適亂軍殺會，維亦被殺。⑥劉溥即吳王溥，漢高帝兄仲子。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溥怨望，稱疾不朝。嗣鼂錯請削諸侯，溥乃說膠

西，約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同反，是謂七國之亂。④大梁，今河南省開封縣，戰國時魏所都也。⑤武關，在今陝西省商縣東一百八十五里，春秋時之少習也。⑥岑彭，棘陽人，字君然，王莽時衆推爲本縣長。漢兵起，附更始，封歸德侯。光武徇河內，彭從之，平河北，以功封舞陰侯。⑦公孫述，茂陵人，字子陽。王莽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尋稱帝。⑧武陽，故城在今四川省彭山縣境。⑨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初據漢中，後降公孫述，述敗死，降漢。⑩廣都，故城在今四川省華陽縣東南。⑪李愬，唐洮州臨潭人，李晟次子。⑫蔡，今河南省汝南縣治。⑬李光顏，字光遠，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唐太宗貞觀時內屬，遂爲中國人。初從馬燧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討蔡時升忠武師節度使。裴度重其人，曾在憲宗前言其勇而義，必立功。韓弘挾賊自重，惡光顏忠，飾名姝相遺，光顏嚴詞以拒，將卒爲之感泣，氣益勵。⑭文城，卽鐵城。胡三省謂以其堅不可破，故名。在今河南省遂平縣西南。⑮張柴，村

名。故址在今河南省汝南縣西七十里。⑤元濟，吳少陽子。少陽死，元濟匿不發喪，僞表請元濟主兵。倚蔡州刺史董重質爲焚掠，及被執，斬於長安。⑥漢武卽漢武帝，名徹，景帝子。⑦南越，今兩廣地。漢時爲趙佗所據，武帝元鼎六年，討平之。⑧唐蒙，曾官番陽令，王恢使蒙風喻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乃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⑨夜郎，今貴州西境桐梓縣東二十里。⑩牂牁，繫船杙也。楚莊躡伐夜郎，楸船於岸而步戰，後以江有楸船柯處，乃改名曰牂牁。今名濛江。⑪番禺，卽今廣東省城，秦時置縣，以番山禺山得名。⑫鄧艾，三國魏棘陽人，字士季，少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畫軍營處所。司馬懿

辟爲椽。景元中大舉伐蜀，督軍自陰平道裏氍推轉而下，將士攀木沿崖，魚貫而進，遂入成都。⑤陰平，故地在今甘肅省文縣西北，逕四川省武平縣東左擔山者是。⑥景谷，故地在今四川省昭化縣西北。⑦劉禪，卽後主，字公嗣，小字阿斗，在位四十一年，降魏後，封安樂公。⑧田令孜，唐蜀人，字仲則。⑨潼關，在今陝西省潼關縣東南。⑩禁谷，一作禁峪口，又名禁溝，禁阮，唐時禁人往來，以權征稅，其地在今潼關縣之南。

清流關間道

南唐①皇甫暉②，提兵十萬，控扼滁陽③以援壽州④。宋太祖⑤與暉遇于清流關⑥，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再至，聞諸邨人云：「有趙學究⑦在邨中教學，多智計」。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⑧

自量，與暉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于君爾」。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旣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註釋】○南唐，五代時十國之一。徐州人徐知誥，流落濠泗間，吳楊行密攻濠時得之。

，養以爲義子，嗣不爲楊氏諸子所容，行密乃使冒徐溫姓，字正倫，仕吳，後受吳禪稱帝。②皇甫暉，魏州人，初爲軍卒，唐莊宗時作亂，後仕南唐。③滁陽，在今安徽省合肥縣東西。④壽州，今安徽省壽縣。⑤宋太祖，姓趙，名匡胤，五代時仕周爲殿前都檢點。奉命拒契丹，至陳橋驛，黃袍加身，擁之爲帝，遂受周禪。⑥清流關，今安徽省滁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山曰清流山，關在山。⑦趙學究，卽趙普，薊人，字則平，歷相太祖太宗兩朝，決事如流，拜太師，封魏國公，卒封韓王，謚忠獻。學究唐時科目，有學究一科，應此科而獲雋者，卽謂之學究。而後世又沿爲教學者之稱。⑧太尉，秦漢時武職，其尊等於丞相，明後始廢。⑨噍類，語起於漢書襄城無噍類一語。註謂無復有活而噍食者。噍，嚼也。⑩滁州，唐置，今爲安徽省滁縣。

饒風嶺問道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問道宜備

吳玠。與金人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註釋】○吳玠，字晉卿，宋隴干人，後徙居於永洛城。○饒風嶺在今陝西省石泉縣西五十里，徑路盤紆，陝蜀間往來必由之路也。○闕，窺伺也。

勿以敵遠而忽之宜備

弦恃遠不備而滅

春秋，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而睦于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我。」

！楚卒滅弦。

【註釋】①江，今河南省息縣西南。②黃，今河南潢川縣西。③道，今河南省確山縣東北。④柏，今河南省西平縣西。⑤弦，今河南潢川縣西南。⑥齊，太公望所封國，今山東省臨淄一帶。⑦楚，周成王封熊繹于荊蠻，是爲楚國之始。⑧郢，今湖北省江陵縣北紀南城。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又乏，欲引還；
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爲
艱險；又糧運將匱，濱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註釋】○江油，今四川省江油縣東。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艦被江，旌旗曜日。陳將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開皇●九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

主昏睡，至晡^①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惟晝夜啼哭。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②、孔貴嬪同束而上，陳遂滅。

【註釋】①晉王廣，即煬帝，初封晉王。②六合，今江蘇省六合縣是。③秦王俊，隋文

帝第三子。④襄陽，今湖北襄陽縣一帶是。⑤楊素，字處道，初仕周，後從隋

文帝定天下，以功加上柱國，封越國公。⑥永安，今安徽省阜陽縣西南汝水之

泝避百金方 預備第一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二二

北岸，⑦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官廬州總管，平陳後，進上柱國。⑧廬州，今安徽省合肥縣一帶是。⑨賀若弼，字輔伯，代人。父敦，仕北周，爲宇文護逼令自殺，臨刑語弼曰，吾必欲平江南，今不果，汝當成之，弼仕隋，上取陳十策。文帝命爲行軍總管。⑩廣陵，即今江蘇省江都縣治一帶是。⑪樊毅，湖陽人，字智烈。⑫京口，今江蘇省丹徒縣治，蓋謂京江之口也。⑬采石在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北二十里，有牛渚山。⑭陳主，卽後主，宣帝長子，名叔寶，字元秀。⑮齊，謂北齊。⑯周，謂北周。⑰孔範，字法言，會稽人。爲後主狎客，仕都官尚書。時孔貴嬪有寵，範與結爲兄妹。⑱天塹，天然之塹坑，謂險要也。⑲開皇，文帝年號。⑳日過午曰晡。㉑張貴妃，名麗華。

卜漏恃輪囷不備而滅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囷○，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阱，仆巨柀○，布渠答○。

，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遙^④爲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厓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猱，乃遣壯丁捕猱數十頭，束麻作炬，傅以膏蠟，縛之猱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⑤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脚枚，引猱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遙望見火，直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

酒民曰：「扼險者固，恃險者亡，觀此二者，可鑑矣！」

【註釋】①政和，宋徽宗年號。②晏州，在今四川省興文縣西。③輪圍，又名輪縛大圍

。④柵，音卞，柱上構檣也。⑤渠答，鐵蒺藜也，軍中守器。⑥趙遙，開封人

① 羈縻，牽制之意。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築斯城也宜備。

【註釋】① 滕，周文王子叔繡所封之地，在今山東省滕縣西南十五里。

城論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于是虞①仰攻，則高壘以衛之；虞直攻，則厚築以衛之；虞其迫于垣而隳靡②也，復開隍池③爲衛；虞其遠于垣而憑陵也，復加陴倪④爲衛。衛盡善，守斯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須知患端，方能扞患。試觀古者公輸⑤墨翟⑥相反而恆相師⑦。

【註釋】① 虞，憂也。② 隳靡，毀損也。③ 隍池，城池也。有水謂之池，無水謂之隍。

④ 陴倪，城上女牆，陴倪又作俾倪。⑤ 公輸，名班，魯之巧人。⑥ 墨翟，宋人。⑦ 墨，公輸篇，有公輸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乃爲守具，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說。

城基

築城先貴定基，譬猶樹木之根，其植深，其本大，其土實，斯人力拔之不動，颺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於定基之始，務令根深土實而本斯固焉。所謂根深者：或開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爲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取成塊之土，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爲實土；若其地爲鬆沙，爲浮泥，必開墾令盡，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

之下，未必有本然實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爲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墾可盡焉。至于基址廣厚，必較其上所載者倍之，始妙。如築基不實，上下厚薄相等；不設敵臺，少掎角。顧盼之勢；但利速就，土未蒸篩，攙入瓦礫；四者皆城所忌也，故不久而傾。

【註釋】○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言晉執鹿角，戎戾鹿足，與晉同斃一鹿也。故今分軍爲兩以待敵者，曰掎角。

城制

凡大城：除堞，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闊必二丈五尺，底闊六丈。次城：除堞，城身高二丈五尺，面闊二丈

，底闊五丈。小城：除堞，城身高二丈，面闊一丈五尺，底闊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闊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也，面加底不加不可也，底不加而加面，斷然傾覆。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堞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則不可守，此戚南塘確論也。故城有三宜，有八忌，詳之如左：

【註釋】①堞城，高而凸出者爲堞。②戚南塘，名繼光，字元敬，明定遠人。幼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官浙江參將，以屢平倭寇功，陞福建總督。繼光治兵有方，人號戚家軍。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兵書。

一宜高

王晏球議定州城不可攻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城宜備

後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篡父位，惡之，詔王晏球發兵會討定州。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讓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按五代史，王都，非智勇之將也，城高則難犯如此，形勝之所以爲要也。

【註釋】○後唐明宗，姓李，名嗣源，李克用養子，代北人。○王都，王處直養子。處

直欲立孽子郁爲嗣，都遂弑處直。③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④定州，今河北省曲陽縣一帶是。⑤梯，雲梯，衝，衝車，皆所以攻城者。⑥三州，謂當時祁易定三州。⑦朱宏昭，太原人。⑧張虔釗，遼州人，唐檢校左僕射簡之子。

二宜堅

統萬城

夏王勃勃。蒸土築統萬城，以利錐試之，若錐針入一寸許，卽斬蒸土者。於是堅如鐵石。

【註釋】①夏王勃勃，卽赫連勃勃，匈奴人，劉淵之族，初仕姚秦，旣而叛秦，號大夏天王。②統萬，夏時都名，在今陝西省橫山縣之西。

周世宗京城

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及蒙

古^①攻泚^②，受砲所擊，唯凹而已。

【註釋】①周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郭威之妻姪。②虎牢，在今河南省汜水縣西北。
③蒙古，謂當時未入主中國之元人。④泚即汴京，北宋時所都。然蒙古攻泚時，已為金所有。

三宜厚

夫人城

晉朱序^①鎮襄陽^②，苻丕^③圍序。序母韓氏謂西北角當先受敵，
西北角必疎薄故也。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潰，
便固守新城，襄人謂之夫人城。

按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④如吳，假道於莒^⑤，與渠邱公^⑥立於

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况國乎！」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註釋】①朱序，字次倫，義陽人。②襄陽，今湖北省襄陽縣一帶是。③苻丕，苻堅長

庶子，字永紱，堅死稱帝。④申公巫臣，卽屈巫，字子靈，封于申，故稱申公。

，猶沈諸梁之稱葉公也。娶夏姬以奔晉，楚滅其族，巫臣怒，乃請使吳，令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車戰，吳晉相約伐楚。④莒，今山東省莒縣是。⑤渠邱，地名，在今莒縣。當時莒君居於渠邱，故名渠邱公。⑥鄆，本魯地，魯有兩鄆，東鄆爲魯莒相爭者，在今山東省沂水縣。⑦浹辰，浹，周匝也。浹辰。謂周十二日也。⑧詩云，六句逸詩。

源高於城可灌而沉一忌

智伯灌晉陽

趙襄子走晉陽①，三家②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③，沈竈產蛙④，民無叛意。

【註釋】①晉陽，爲今山西省太原縣。②三家，謂智氏韓氏魏氏。③版，八尺曰版。④沈竈產蛙，言其水之深也。

曹操決漳水灌鄴

曹操攻鄴，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註釋】①鄴，在今河南省臨漳縣西四十里。②漳水，有清漳濁漳之別，源流甚長，操所灌者，蓋近鄴之漳水也。

韋叡堰淝水灌合肥

梁韋叡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傾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因戰破之。

【註釋】①韋叡，字懷文，杜陵人。②合肥，故城在今安徽省合肥縣北。③案行，即巡視也。④汾水，源出今山西省寧武縣西南管涔山。經平陽，故可以灌城。⑤平陽，故城在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⑥堰，壅水爲隄也。⑦肥水，即今安徽省合肥縣之肥水，源出紫蓬山。

泝百金力 預備第一 城宜備

三四

吳明徹導淝水灌壽陽

陳吳明徹。進逼壽陽。導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

【註釋】○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壽陽，即今安徽壽縣是。

丁會壅汴水灌宿州

梁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

【註釋】○朱全忠，初名溫，從黃巢爲盜，後降唐僖宗，賜今名。碭山人，封梁王。弒

唐昭宗及哀宗篡唐，國號梁。○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初與朱溫從黃巢爲盜

，後溫鎮宣武，表爲昭義軍留後，嗣降後唐。○宿州，今安徽省宿縣一帶是。

④張筠，海州人。⑤壅，塞也。⑥汴水，故道有二，一今淤，一隋以後由前故

道至河南省商邱縣南，改爲東南流，經安徽省宿縣等處入淮，但亦湮廢。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宋太祖征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其後師退，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註釋】①太原，今山西省太原縣一帶是。②北漢主，劉繼元。③契丹，國名東胡種，自唐及宋，世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滅於金。

高岳堰洧水灌潁川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

，每冲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壞。堰成，水大至。城中懸釜而炊，糧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居士曰：「明季賊李自成^④攻開封，決黃河水灌城，亦此類也」。

【註釋】①王思政，祁人。②潁川。在今河南省。③洧水，源出今河南省登封縣東陽城

山。向東流，入賈魯河。④李自成，山西省米脂縣人，崇禎初隨高迎祥爲賊，迎祥死，羣賊推爲闖王，其勢甚盛，遂陷北京。⑤開封，今河南省開封縣地。

山高於城可俯而矚二忌

魏勝圍孤山

海州^①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魏勝^②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註釋】①海州，在今江蘇省東海縣南。②孤山，在今江蘇省銅山縣西北。③魏勝。字

彥威，宋宿遷人，多智勇，屢敗金兵。

李庭芝包平山堂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三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註釋】①李庭芝，字祥南，隨人。②揚州，即今江蘇江都縣治。③平山堂，在江都縣

西北五里蜀岡上，宋歐陽修建，遙望江南諸山，拱列於前，故風景極佳。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以上天爲災也）

匈奴壅絕澗水

漢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去攻恭，

泚避百金方 預備第一 城宜備

三八

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

【註釋】①耿恭，字伯宗，茂陵人。②疏勒，即今新疆疏勒縣境，繁盛在新疆為最。③笮音詐，同醮，壓榨也。

陳泰斷流水

漢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勾安李歆守之。魏陳泰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救不及，安等孤絕，遂降。

【註釋】①雍州，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②麴山，在甘肅岷縣東南一百里。③勾安，勾姓，勾芒氏之後。④陳泰，羣之子，字玄伯，許人。

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遂破之。

【註釋】①北魏，即元魏，姓拓跋氏，鮮卑族。

高歡移汾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註釋】①高歡，字賀六渾，蓍人。初仕元魏，爾朱兆弑魏孝莊帝，起兵討之，立孝武帝，為丞相，專權。帝走依宇文泰，是為西魏，歡別立孝靜帝，及是為東魏，子洋篡東魏，追尊為神武帝。②玉壁，今山西省稷山縣西南。

西川乏水

西川。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又乏水，取摩訶池泥。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城宜備

泚澼百金方 預備第一 城宜備

四〇

汁，澄而飲之。

【註釋】①西川，即今四川。②蠻寇，謂唐懿宗時南詔。在今雲南大理縣一帶。③成都

，今四川省華陽成都二縣境。④摩訶池，在今四川省成都縣城內。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睢陽六百人而陷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張巡、許遠俱不屈死。

按孫武子：「地生稱，稱生勝」，正謂量人數多寡以稱地形廣狹也。睢陽之陷，固由食絕，亦由人盡。

【註釋】①睢陽，在今河南省商邱縣南。②賊，謂安祿山將尹子琦。③張巡，唐南陽人，安祿山反，巡起兵討之，每戰輒勝。與許遠合守睢陽，城陷見執，大罵被殺。

，^④許遠，官睢陽太守，性寬厚，有長者風，適張巡將兵三千至，遠遂與巡拒賊。自謂才不及遠，請稟軍事而願居其下。城陷不屈死。^⑤孫武子，吳王用爲將，西破楚，東威齊晉，著有兵法十三篇。

人衆糧少可待其潰五忌

司馬懿困襄平

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賊保襄平，司馬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罄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其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鈎衝，晝夜攻之。城中震懼，文懿大懼，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於梁水之上。

【註釋】①遼東，今遼寧東南一帶是。②公孫文懿，卽公孫淵。③襄平，故城在今遼寧

省遼陽縣北，④司馬懿，字仲達，溫人。⑤上庸，在今湖北省竹山縣東南。⑥

孟達，字子度，一字子敬，扶風人。⑦楯與盾通，戰時用以禦兵器之具。櫓，大眉也。鈎，似劍而曲，用以鈎殺敵人。衝，兵車名，淮南子所謂衝車也。

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牟駝岡

幹瀉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④熟知道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註釋】①幹離不，又名完顏宗望，金太祖第二子。啓伐宋之謀，率兵攻宋，俘徽欽二宗。②牟駝岡，在今河南省開封縣西北。③天駟監，宋養御馬之所。④郭藥師，鐵州人。

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

諸葛亮萬人守陽平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城宜備

蜀諸葛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弱勢，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

【註釋】○諸葛亮，字孔明，陽都人，避難荊州，自比管仲樂毅。徐庶謂劉先主曰：孔明，臥龍也。先主往詣之，三往乃見。先主崩時，受遺詔輔後主，以功封武鄉侯，卒諡忠武。○陽平，在今陝西省沔縣西北。○魏延。字文長，義陽人。

蕭承之數百人守濟南

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

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註釋】○，偃仆也，偃兵，猶偃旗息鼓也。

强伸潰卒三四千忠孝軍百餘守洛城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蒙古兵圍其三面。强伸据衣帛爲幟，立之砲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愁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兵一箭，截而爲血，以筒鞭發之；又剉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千百古步外，所擊無不中。伸

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酒民曰：諸葛亮萬人；蕭承之數百人；強伸止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人，亮示弱，幸而退懿；承之示強，幸而退魏；至於蒙古則攻圍至三月矣，而強伸竟以力戰破之，爲攻更難，則所云單弱奪氣者，特爲庸將言耳！

【註釋】○忠孝軍，金時取河朔歸正人爲之。○強伸，金將。

豪強梗命可破其城八忌（以上人事失也）

總引

兵臨城下，而高貴鄉紳，藐視有司，不行其令。諭以積穀，不聽；諭以出丁，不聽；高屋傳城，恐賊乘之而上，又不聽焚拆；困廩在

外，恐賊困糧於我，又不聽徒藏；坐視而城破，而家亡，而身殉，
臍可噬乎？雖然，亦有司之過耳！國容不入軍，既膺專城之責，
，則倔強者在所必繩。

【註釋】○噬臍，謂悔之無及也。○國容不入軍，謂國家平時儀制，不合於軍事之間也。
語見禮記。

西域城制附

古之爲軍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一陣破則諸陣尙全，一陣
破則諸營尙全；爲其曲盡分合變化之妙，所以再無全軍覆沒之理。
西域。造城，卽仿其意，而爲大城包小城之制焉：或界而爲四，或
界而爲六，或界而爲九；四復爲四，則有一十六城焉；六復爲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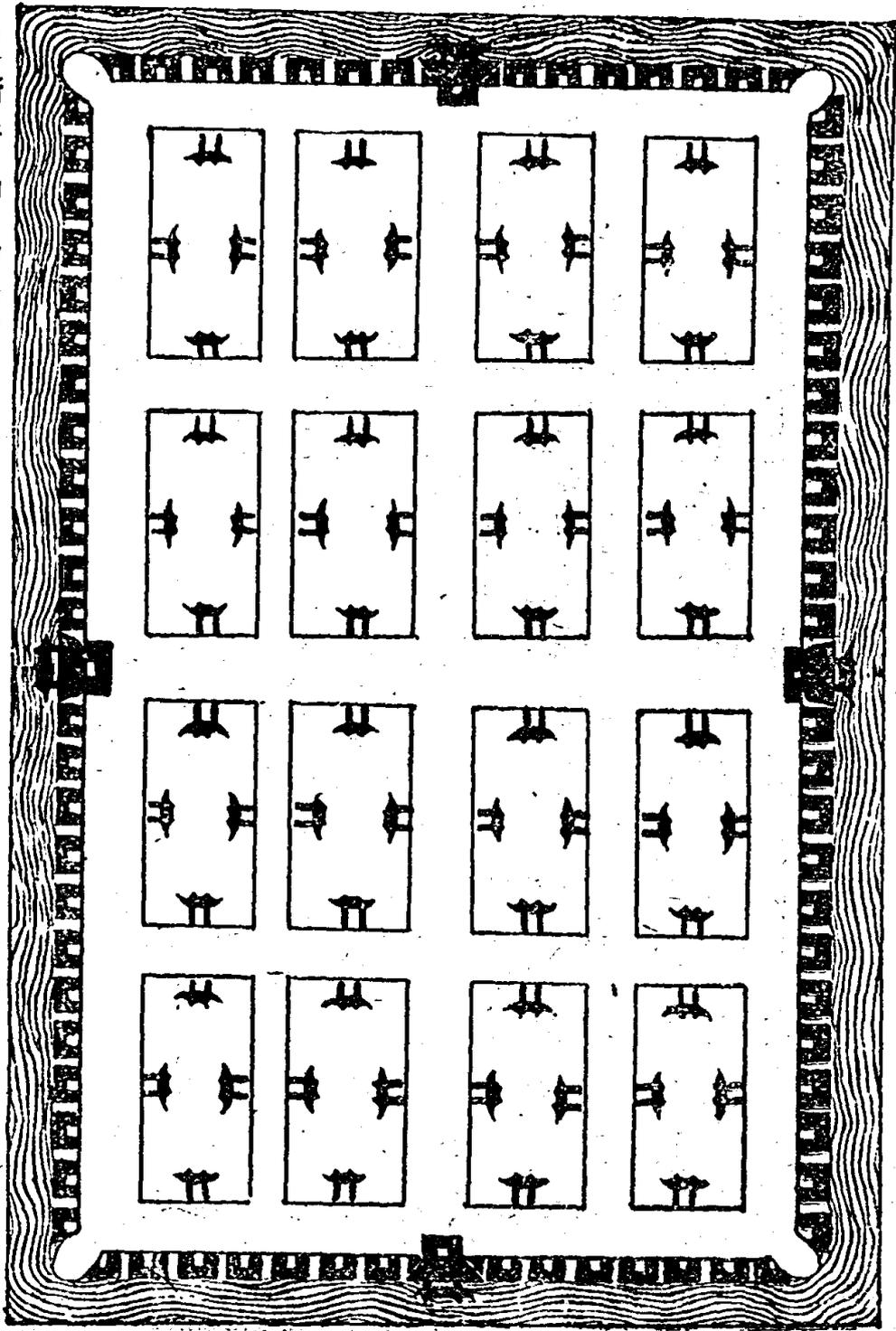
則有三十六城焉；九復爲九，則有九九八十一城焉；深合古人營陣之法，視中國數萬烟井，止持一牆，一隙疎虞而全城屠戮者，萬萬不同。是可師也，今存其式。

【註釋】○西域之名，始於漢代，約指今新疆川南滇黔一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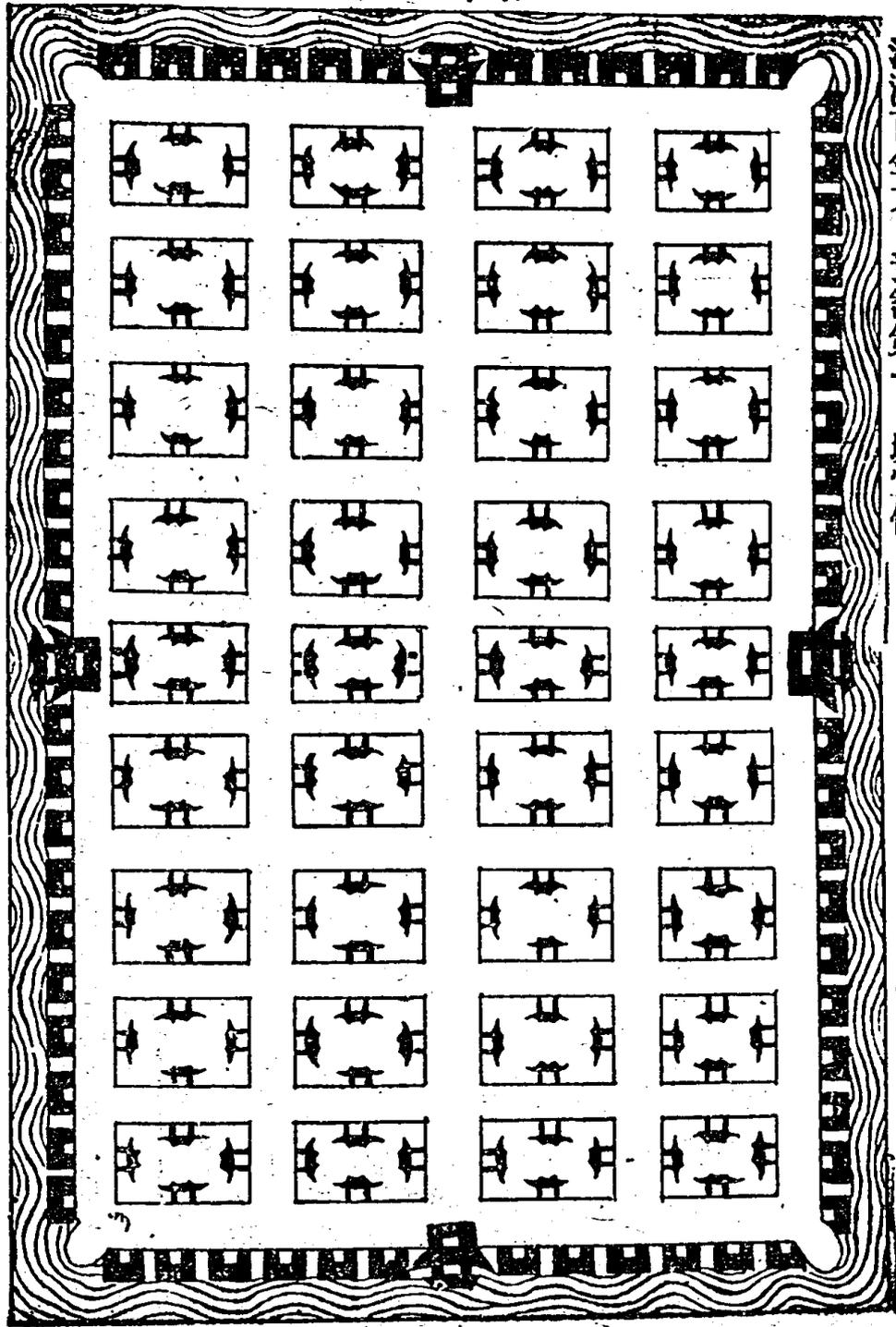
一城四界城圖
(一圖)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城宜備

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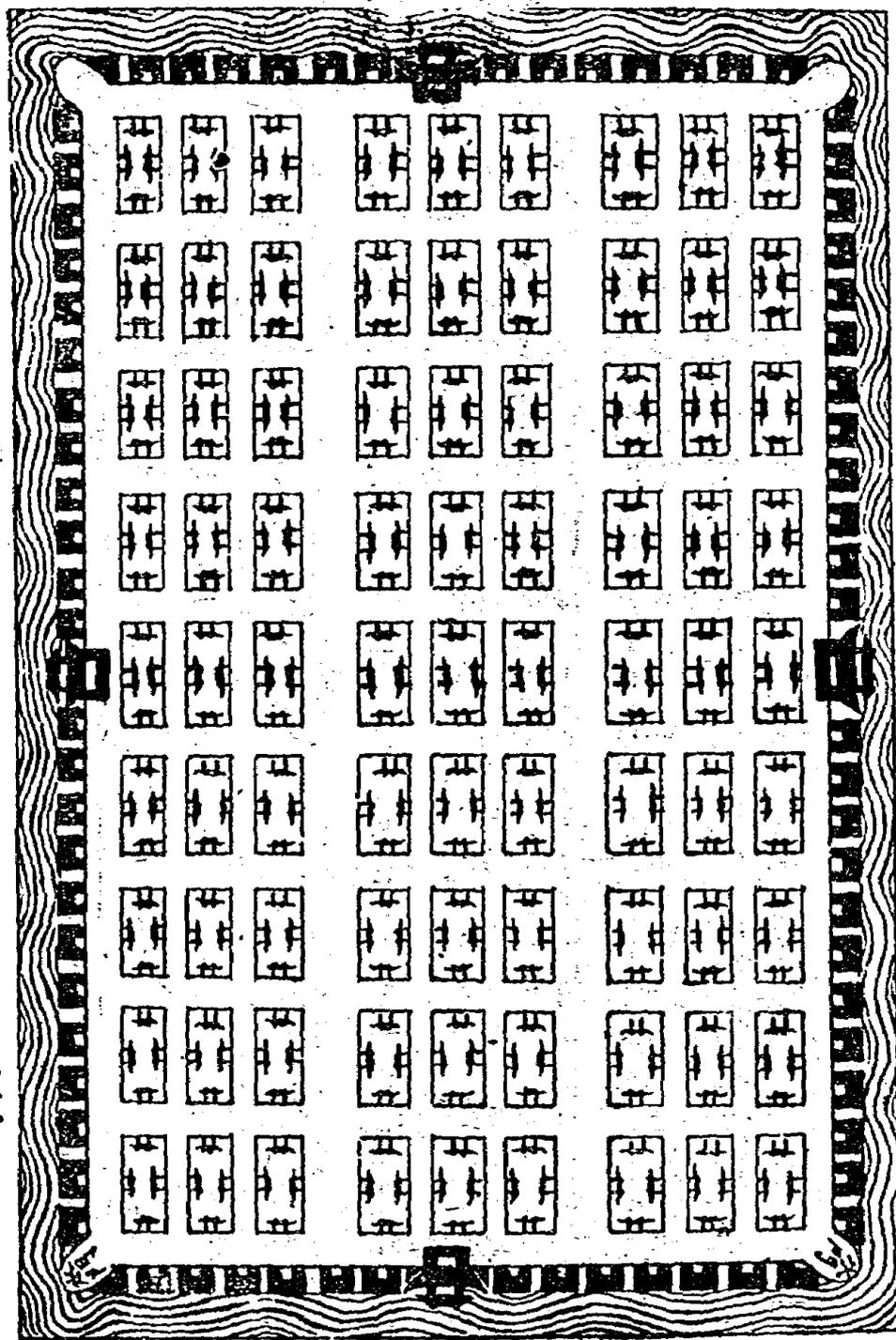
一城界六城圖
(二圖)



汧游百金方
預籌第一
城宜備

圖 城 九 界 城 一 (三 圖)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城官備



濠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鑿斯池也宜備

深

深則不易填矣，以三丈爲度。若濠淺者，許城內外居民修蓋房屋，托坯燒磚和泥，聽於城濠取土。官府修理公衙，責令徒夫托坯，減日帶鐐作工；小民犯罪，輕則量罰，挑土若干，內培城脚，免其笞杖。務令數月間池深及泉，雖旱不乾，方爲長計。諺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是池深愈助城高也。

【註釋】○徒夫五刑，其三曰徒，徒，奴也，徒夫，蓋因罪而使執役者。○笞杖，五刑之二。

廣

廣則不易越矣，面以闊十丈底以闊五丈爲度。凡作池之寬，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爲率；太遠則銃力不及，敵得任意出沒矣。沿池兩岸，宜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

暗窰

有暗窰則不易偷渡矣，凡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闊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爲度。復外引河水，內引城中隸潦之水，以助其深可也。

酒民曰：「暗窰法甚妙，又當於中設置數道淺處，我則暗爲表識，以便遣兵渡水擊賊，賊若效我徑渡，必墮深淵矣」。

明用品椿

濠水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於水中，高與水平，防樓船衝吾城也。

暗用鐵杙（杙餘力反緊也）

後晉交州亂，漢主龔遣其子宏操，將兵攻之。吳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置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宏操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鐵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徐壽輝攻九江，李輔出戰，大敗賊兵，輔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輔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由此觀之，與其明用品字椿於水上，不若暗用鐵杙於水中。從來利器

，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故也。

【註釋】①後晉，五代石敬瑭之國號。②交州，約今兩廣及安南境。③漢謂南漢，五代時十國之一，其地在今廣東及廣西南部。④龔，劉龔，本名巖，改名龔，又改名龔，巖取飛龍在天之義，特創此名，其字音巖。⑤徐壽輝，羅田人，初業販布，盜起袁州麻城間，衆奇其貌，推之爲主，號斬水稱帝，國號天完，爲陳友諒所殺。⑥李勰，字子威，潁州人，性至孝，至正間江南寇起，出守江州路總管，賊大至，陷賊巷戰，叱曰：殺我！毋殺百姓！遂死於難。⑦薄，同迫。

掘坑坎

山城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爲高下坑坎，或空間安置石條，以拒臨衝呂公車，翻梯踏雲車。卽有池之城內外岸上，亦宜如此布置，是謂「重險」。

馬燧引晉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邊驚數至，某引晉水注城東，瀦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固堤。

【註釋】○馬燧，字洵美，邠城人。○太原，今山西省陽曲縣一帶是。

孟宗政瀦水限騎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易於馳騁，乃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潭，以限騎。

【註釋】○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棗陽，在今湖北省。○陳同陣，○潭，謂使之

泥潭也。

余闕三塹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障，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焉。

酒民曰：「今忠宣公三塹雖半爲豪右所侵，遺跡僅存，然尙能賴之以爲無恐」。

【註釋】①余闕，字廷心，廬州人，明初追謚忠宣。②安慶今安徽懷寧縣一帶。③豪右謂豪門右族也。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爲義，不能殺敵，無貴爲臺矣。

臺論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敵臺宜備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正面對攻，易於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爲，如今之城，何必矢彈對攻，雖鎗銃亦上刺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使賊不敢直前衝挖。是人恃城以爲衛，而城又借臺以爲衛矣。故有城無臺，同於無城；有臺無制，同於無臺；全在制度盡善，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橫闊。左右牆之下，照品字形開成銃眼，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等項火器；○〇〇上留馬眼，□〇〇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取准。上蓋瓦屋，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

相射打；則兩敵臺之間，守堞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實敵臺不如虛敵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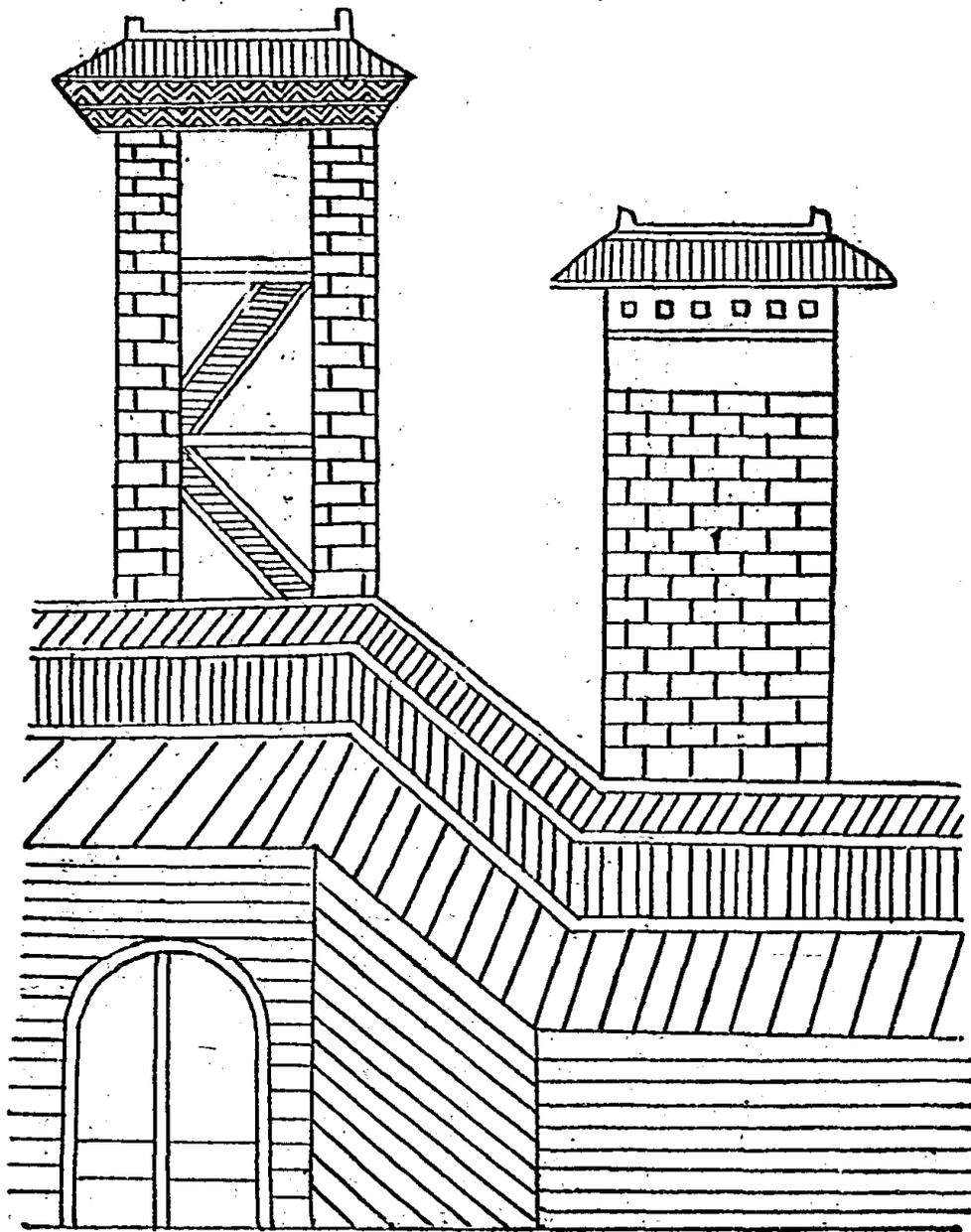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厚砌臨濠一面，而空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爲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眼制如箭）以便窺覘，以便放鳥銃火箭之類。賊不知銃箭出自敵臺內也。凡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轆轤、尖頭、木驢、旱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何，任其挖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註釋】⊙車名，攻城所用之戰器，車作回輪，以繩爲脊，蒙以生牛皮，上可藏十人，用以攻城，金火木石，不能傷之。

突門

敵臺之側，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極巨堅石

(四圖)



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板，賊入即陷，方爲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砲直從兩肋更裝疊放，賊必敗走。

酒民曰：「此法極妙。郭青螺先生虛臺，卽是此意。真發古人所未發，且用此爲突門，又便出兵剿賊；實一舉而兩利也。」

〔註釋〕○郭青螺，名子章，字相奎，明泰和人。官貴州巡撫，曾破播酋楊應龍。

城堞宜備

堞者，躲也，以躲身爲義，不能躲身，無貴爲堞矣。

堞論

堞身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堞口不宜太窄，窄則擊賊礙身。今

堞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堞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無堞制也。必於堞身之內，各以堅石砌成臺基一層，高闊各三尺。一則免堞身太薄，易於擊碎鈎坍；一則使守城軍民，便於施放器械；一則堞軍無事，可以坐憩息力。凡堞磚形宜如劍脊，使賊不能駐足。

懸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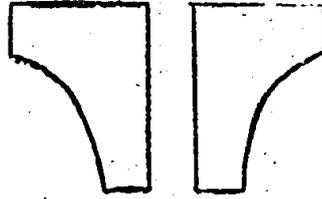
每堞當中，自城面平爲孔，高九寸，約磚三層，磚厚用二層。平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爲彎，漸漸下縮。每磚一模，編成層數字號，燒於磚上；臨用只照號堞城，如尋常磬。砌相同。庶磚皮不削，則可久；磚彎不鑿，則工省。約用幾丈尺深，計爲若層。今圖內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七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

爲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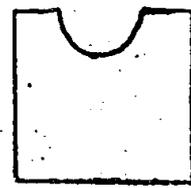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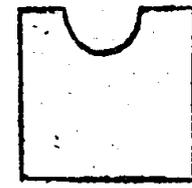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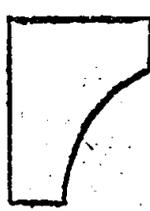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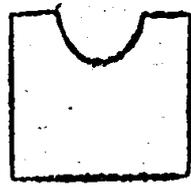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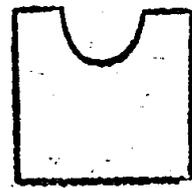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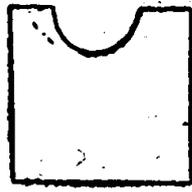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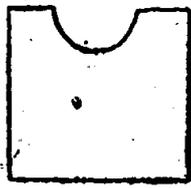
【註釋】○登音酒，本以甌壘井曰登，今以物堆積成塚，皆可稱登砌。

自高而下

(五圖)



(六圖)



城高若干，應留懸眼若干，長自眼底至眼面上。

賊每叢●銃與矢，伺守城者伸頭外視，即共打射，無不中。使我身不敢當塚，目不見外賊，即以鈎杆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任其掘坎布梯，直登莫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城壕宜備

禦。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堞口，銃矢射之；賊近，我兵不出頭，以身藏堞下，於懸眼內下視攻城者，雖有銃矢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遺；即將矢石銃子火桶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梯駐足哉！若對堞而登，則堞上可禦矣。每懸眼上，加木蓋一個，以防銃矢，尤妙。

【註釋】○叢，聚也。○樹，立也。

堞磚

常見城有自堞根砌成山字形者，失之太闊；賊登不可禦，身無可庇，矢石不能當。若堞口內外平直，大則人身可入，小則不能左右射，必照今式，將口磚削爲脊。此磚不可臨時砍尖，一則易朽，一則

費工；須於造磚時即用尖模，長短二種，以便砌子。其堞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磚製

長若干，橫可得長之半；橫若干，厚可得橫之半。庶縱橫六面，磬砌皆成方，乃可久，尖磚自尖作尺寸。

(比長磚之半)

磚式 (七圖)



尖長磚



尖短磚



堞口 (八圖)



城門宜備

總引(詳具設防部)

今田舍翁●多挾米粟，尙知堅其門閭，謹其關鍵；况合城數萬生靈，止係一門，是宜萬分慎重。今人做官，視同傳舍，故事事苟且不圖後計。若治官如治家，則城如金湯矣。

【註釋】○田舍翁，宋書孝武帝壞上所居陰室，起至燭殿，床頭起土鄣，壁上葛燈籠麻繩拂，袁顛盛稱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田舍公謂其祖武帝劉裕，蓋起自寒微也。

磴道柵門內欄墻

城內附墻，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

四門四路，甚爲失計。每磴道須留一門，嚴使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夫偷安竊下，城上用內欄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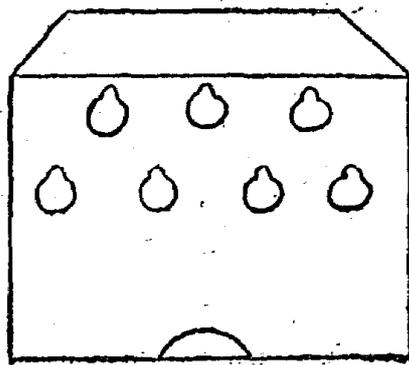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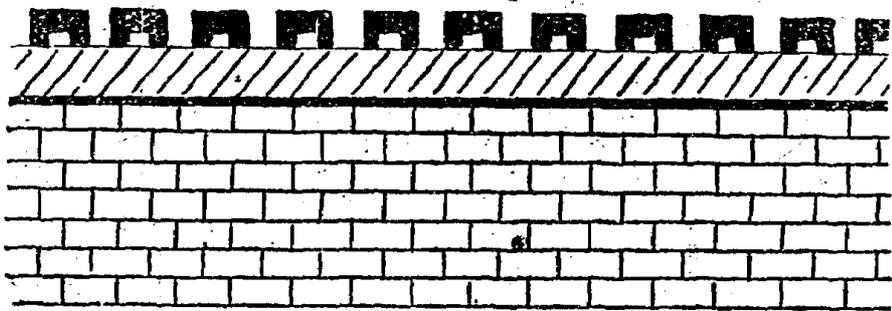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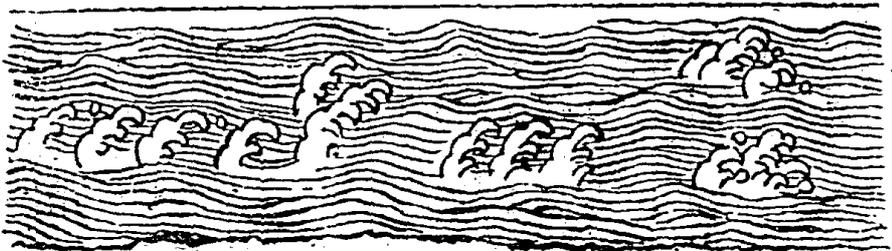
內濠宜備

總論

藩籬單薄，深爲可虞，賊一入城，更無限域，真敗道也。宜於城內設內濠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外濠相配。內岸周遭作牛馬牆，派人守之。賊卽入城，牆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擊，步步皆是賊之死地矣。

張巡城內作濠

尹子奇圍 睢陽。張 巡所為， 皆應機立 辦。賊服 其智，不 敢復攻； 遂於城外 築三重濠 ，立木柵



(九 圖)

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濠以拒之。

牛馬牆宜備（圖見內濠）

總論

牆在城外濠岸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卽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逾二丈。其外爲牆，磚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身不能鑽入爲度，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三寸高，二寸闊，以便眼瞭。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層，寬一寸，止容手銃。上又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立。賊對濠，則用銃於小眼擊之；賊衆則用大將軍於地眼擊之；賊登

牆，用長柄大斧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偷襲之虞矣。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於牆內收避。牆恃城爲險，城又恃牆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命，城上衆目所見，徑可擊死也。此牛馬牆所以爲有用，施之水深河寬之城，尙不見其力，施之無濠處，萬分倚賴此牆。

巷戰宜備

總論

數賊入門，合城鼎沸，聽憑焚戮，惟謀奔避者，巷戰之法不講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入於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

。縱不能一城盡然，且於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安能爲害哉！有堅城，有內濠，有巷戰，藩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敵，可以殺賊。或云：「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鈎直截皆是也。然須於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捍禦矣。但古來殊少佳謀，惟許逵法，萬全無弊。」

【註釋】○鼎沸，鼎，烹飪之器，鼎沸言若煮水之在鼎沸騰也。

許逵巷戰法

許逵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濬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

如圭^①，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我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斬之。

【註釋】①許達，字汝登，固始人。②樂陵，即今山東省樂陵縣。③期月，一月也。④均役，平其役之輕重也。⑤踰月，過一月也。⑥牆竇如圭，言門旁小戶，穿牆爲之，上銳下方，其式如圭也。

設門穿

城內兩邊馬道口頭，壘砌堅牆，直與街房相接。牆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備鈎鎗短刀。賊一入城，橫鈎直截。又去城門一丈遠，掘塹坑^①一道，寬五尺，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鎗

頭長一尺，釘於板上，滿坑鋪之。坑邊釘小橛^㊸，以麻繩往來絡^㊹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平，不可辨認。待攻門開時，一擁爭進，自陷坑中。城上以擗石亂下，彼不敢再進。百姓若要行走，則於塹坑兩邊鋪連三大板，仍出闌干當之。恐一失脚入塹。

【註釋】○塹坑掘，地以陷物者。○橛，斷木也。○絡，以繩相結曰絡。

填闔巷

松·柏·榆·柳·棗·棠·椒·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稍·向·外·，·堆·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又·須·防·火·，·浸·水·令·透·可·也·。

鐵釘板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訂，板陷地中，訂與地平。上鋪蘆席，覆以薄土。人馬蹈者，兩受其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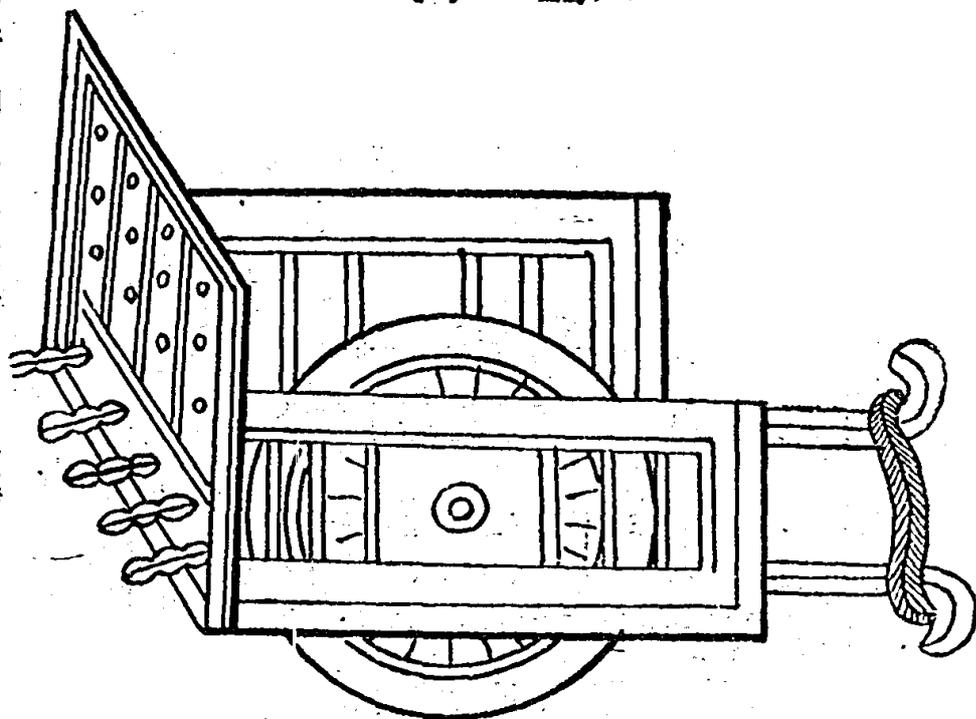
陷馬坑

陷馬坑，長五尺，闊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搶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令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酒民曰：「守城之法，使賊一入門，手忙脚亂矣；且所拒有數，安能盡殲滅哉！是或別有方略。上四款，爲巷戰之助可也。」

【註釋】○鹿角，行軍守衛之具。

巷戰車式
(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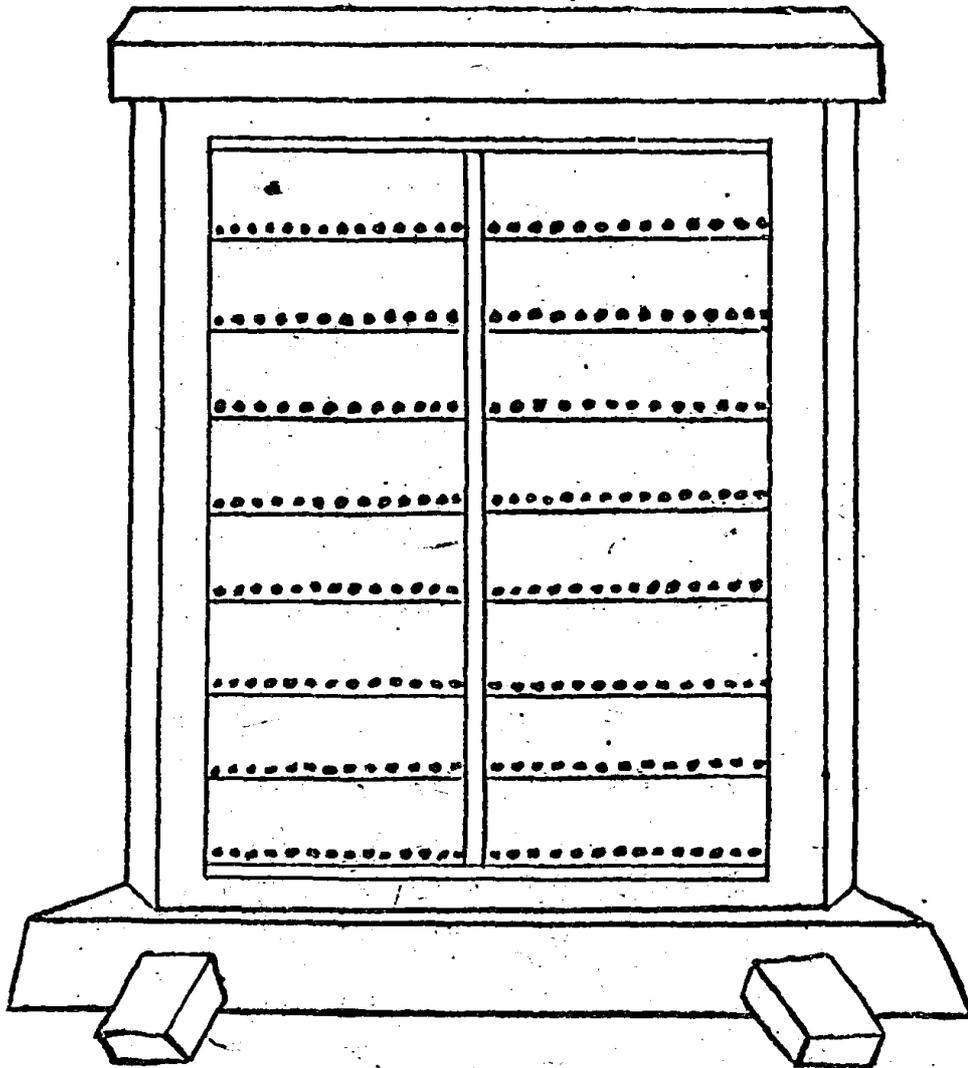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暗門宜備

暗門宜備

總論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堅，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為暗門；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為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闊六尺內施排柵，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或因賊初至，營

暗門式
(一十圖)



七六

陣未整；或暮
 夜乘賊不覺；
 或賊攻城初息
 ；或賊久已怠
 潛；出精騎銜
 枚擊之。擊
 敗亦不遠襲，
 賊自疲而遁矣
 。仍於城上多
 積巨石塊，虞

敵人犯門，卽下石擊而斷之。

【註釋】○施，設也。○銜枚，枚形如箸，軍士銜之，禁喧囂也。

石勒密爲突門

王俊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與弟末杯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勒兵出戰皆敗，諸將勸勒堅守。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勇，而未杯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

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諸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酒民曰：「藏於九地之下爲暗，動乎九天之上爲突，其法稍異而意則同。總之，欲以戰代守，以擊解圍，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人」。

【註釋】①石勒，字世龍，本羯種，年十四，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將爲天下患遣收之，勒已行矣，長爲羣盜，歸劉淵，淵使將兵，陷羣縣甚衆。乃據襄國，嗣叛前趙稱王，殺劉曜而稱帝，廟號高祖。②張賓，字孟孫，中山人，爲石勒謀主，勒基業皆賓成之。③壘門，營壘之門。④枕尸，尸相枕藉也。

保甲宜備

定編立之法

將各地方挨門順戶，每十戶編爲一甲，每十甲編爲一保。每戶各置一小紙牌，不拘軍民親族人丁多寡，逐一填寫籍貫年貌生理。如係已房，卽填注已房，係租房，卽填注典租某人房，係外省州縣人，卽填注某省州縣人，典租某人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戶，准共編一甲；止有六七八戶，亦編作一甲；如孤村三四五甲，亦編作一甲；不必取盈於數。除每戶各置紙牌外，每一甲仍共置一橫長牌，總書十戶長年貌籍貫，并十戶人口數目，俱送正官。親標印記。如有出入存亡增減姓名，本戶至甲長處說明，改注紙牌上日記簿內。朔望日，甲長同保約正類報正官，改正底冊。

【註釋】○生理，謂所營之事業也。○正官，如縣令之類。

編立要公平

各保甲在城省，俱以府縣衙門爲主，分別東西南北四至，以天地元黃四字，分爲號數編之。或照原坊原舖編之，在鄉者亦照里中都圖挨次編之，不分紳士軍民，一體挨編。此係「排門保甲」，無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戶挨查，非有接應差遣之苦，若優免便生規避。且火盜生發，富貴與貧賤雖均有之，還是富貴家干係更大，如富貴家優免，晏安，止責貧賤者守望救助，其誰甘之。

【註釋】○都圖，地方區畫之名。○優免，謂優待而免之也。

編立要周遍

各處寺廟庵堂，多停留遠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衆騙財；或盜財隱名，懷奸窺伺；爲地方害不小，須一體編入保甲冊內。倡優家，尤奸盜藏匿之所；每月俱令隨行鄉約，以便稽查；不便與良家同編，另置一牌，勿得遺漏。

巡行要親到

州縣官每月除在城朔望嚴查外，仍量抽一二日，乘肩輿，省騶從，巡行村落。卽家道之貧富，錢量之完欠，亦可一覽無遺。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地方；須大書禁約示衆。仍查點鄉民，令其習練，稽考社學，令其訓讀。卽窮鄉僻壤，必須周遍，不得遺漏一處，致有向隅之泣。

【註釋】○騶從，謂前後侍從人，如清代官員出入必用儀仗者是。○社學，明清皆有之，蓋由國家令地方官吏設立，教平民之無力就學者。○向隅，地之邊側者曰隅，向隅，謂衆皆得所，一人獨失望也。

火盜要救護

每甲置木鐸一箇，以便傳宣戒嚴諸條目。置銅鑼一面，以便臨時鳴號。每戶各置刀鎗鈚棍等器械，以便臨時防護。每一甲，每日揆輪一人，早間振鐸宣傳，晚間執牌查問，有無出入人戶，及面生可疑之人，隨即傳報甲長，登日記簿內。夜間在十家門首往來擊梆，以備不虞。遇火盜諸警，即鳴鑼爲號，一傳十，十傳百，齊執器械，併力救護，不許畏避不出，尤不許乘機搶奪。事畢，聽甲長會同

保長收牌。查點不到者，卽登日記簿，馳報府縣，以憑拿究。如甲長保長查點含糊，不行實報；及各戶不報查點，互相推避者，一併嚴究。

【註釋】○木鐸，金口木舌，古者國家有事，振之以告人民者也。

保甲長要得人

每甲卽於十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甲長。每十甲卽於百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保長。須四十歲外，五十歲內者，合衆人公舉爲安。方有精力幹旋，若六七十歲，則精力衰耗，且易犯多得之戒。編定，州縣官卽將保甲長年貌籍貫，親注冊內；仍各置油腰牌書給之，止令朝夕專心，化導鄉民；其迎送及火夫等雜差俱免。

。平時止聽正官調度稽查。不許委佐貳。巡捕。等官查點生擾。

【註釋】①斡旋，斡，轉也。斡旋，謂作事能周轉之意。②多得，得，貪得也。老者貪得，故論語有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之語。③佐貳，謂佐治之官，如清代之州同州判縣丞巡檢典史等官皆是。④巡捕，掌傳宣護衛等事，清代將軍督巡學政等大員署中皆有之。文職者，謂之巡捕，武職者，謂之武巡捕。

保甲長要優禮

保甲長，專爲化導鄉民而設。差役旣免，卽地方有事，勿擅行拘喚傷體。一年內化導無怠，舉報善惡公實者，正官申報道府，記名「旌善亭」。三年內無怠者，道府申報兩院，給劄付頂帶，送匾旌其家。如奉行不勤，舉報不實，查確究革，記名「瘴惡亭」。

另選有家有行者補之。

【註釋】①旌善亭，旌善，謂揚其善而表章之也。②兩院，謂總督與巡撫，皆明清制，兼治軍民者也。③劄又作札。上官行於下屬或人民者曰劄。④瘴惡亭，瘴音旦，瘴惡，謂病其惡而申明之也。

登報要公實

戒嚴諸條遵行無犯者，各甲長每日查明，即於日記簿內，公同衆目注「遵法」二字。違法者：初犯，甲長約各戶同戒諭之；不聽，再同保長戒諭之，又不聽，方許登簿報官懲治。如隱匿不記，與登記各戶善惡不公不實者，地方各自有口，事發從重究革。各地方人戶告狀干證，止許用本戶左右鄰，與本甲長；不許另用私交親友，違者

卽係誣告。

講會要舉行

審編既定，卽移文該學，請鄉士大夫數位爲約正；無則推高年耆德者，選生員五六人，置辨會事。講會不拘何所，止尋空闊可容人處。願聽講者，不論貴賤，依次站立，不許喧譁。講會日，保長約同甲長老人，寅時先至會所，掃除陳設香案，宣講聖諭。若有姦民干礙倫理，難以緩縱者，卽時公舉呈究，不必拘定講約日期。

善惡要旌瘡

無論在城在鄉，俱設「旌善」「瘡惡」二橫牌，大書姓名，用昭懲勸。倘有改節，卽於旌善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節」橫長牌，大書其姓

名。倘能改過，卽於瘴惡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過」橫牌，大書其姓名，庶爲善克終，改過不吝，其於化名成俗之法，尤大有裨益。

十家牌法

凡置十家牌，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逐一查明。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官以備查考。遇勾攝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邑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并治同甲之罪。如此，則奸僞無容身之所，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內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

恃強不聽者，相率稟官，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詞狀涉誣告者，仍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果能實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勤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高才遠識者，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已。

居士曰：「有司如能辨全副精神，行保甲，爲治之道，思過半矣。」

【註釋】①的實，確實也。②勾攝，拘捕也。③視諸掌，言其明且易也。

定里甲法

各省府廳州縣，各有有司分理之，院司道府統治之。每州縣有里，里有甲，甲有戶，國初制極盡善。凡里老地方諸人，各舉德行著聞，通明道理者。使爲一里模楷，此卽古重德重齒之意。邇來不問德行年齒何如，惟於一里中推一人爲里長，以至十里皆然，類皆貪暴無恥棍徒，日以蠶食弱戶爲計。兼以不才有司，刁惡衙役，需索里長，里長因一科十，民之呼天籲地，誰復恤也！至於地方鄉約保正諸人，類皆半丁不識，貪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踐彼等，彼等任意橫行鄉里。欲化行俗美，惡可得乎！竊意一如國初之制，於一里

百戶中，許高年有德通曉文理者數人，擇其尤賢者爲里長，有司以禮相接，免其差徭。次者爲老人，或本里致仕士夫，舉監生員，山林隱士，德行可爲人範者。有司禮聘使爲鄉約正副，里人咸令師之。又選公廉識字百姓，使爲地方總甲，每里擇空閒處所，爲羣講之地，每月約正副里老，地方並本里人戶，咸許入會，聽講格言善行，有關世教諸書。善惡皆有簿籍，一如前式。當事者，更酌時勢而實行之，此三代^㊸之治也。

【註釋】①國初，謂一朝開國之始。②重齒，齒，年齡也，重齒，卽敬老之意，如孟子所謂鄉黨莫如齒是。③三代，謂夏商周。

鄉村緝盜法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賊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令鄉村庶衆，志齊於一。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港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相去稍遠者，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梆一具，一家有警擊梆，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有司仍不時稽察，務臻實效，

毋事虛文！

【註釋】○脅制，脅，威脅，謂挾制也。

地圖法

地圖一法，可以簡田畝，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衿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考據而知焉者也。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自此以後，興徭作賦，設備追胥，不知省却幾多氣力，絕却幾多弊端。此惟實心爲民者能行之，否則徒增一番騷擾，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耳。

【註釋】○守望，謂輪流守備，瞭望以防寇盜也。○衿喉，謂衣襟與咽喉，喻要害之

地。

分方法

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衢巷，分爲一方。本方之中，推年尊而衆服者一人爲「方司」；擇公而有力者二人爲「方保」；有心勤力壯，上善承值官府，下善采訪民情者二人爲「方甲」；能舉五百觔，手開十力弓者六人爲「方卒」；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戶之時，或受賄賣免，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即許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審實，定以軍法從

事，當時梟首示衆。若如予逐段分方之法行之，則每方之中，不過數十家，每家之中，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卽其人之面貌姓字，尙可一見而決。至於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卽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爲憂。因以本方之貧，而僱於本方之富，則計功受值，不以冒食爲愧，卽有罷癘殘疾老弱婦女安坐而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德想，而不必屑屑計之矣。

酒民曰：「分方之法，其利有三：清查人戶之時，奸豪不得隱冒，一也。賑濟之時，本方自濟，本方更無一人得以攙越擠塞，諠叫爭紛，二也。有警之時，富者捐財，貧者效力，彼此相資，不

不爲浪擲，且貧民得生，內變不起，三也。昔熙甯^④就村賑濟，張詠^⑤照保糶米，徐甯孫逐鎮分散，朱文公^⑥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

居士曰：「前已有編立諸法，此又載分方法，併「方司」「方保」「方甲」「方卒」者，總以備當事者之參攷也。今各省府廳州縣，南北異地，風土異宜，廣狹異制。均之一法，或用之此邑則安，用之彼邑則擾，有未可一律拘者；惟在臨期相機，通融斟酌而行之爾。

【註釋】①代耕之祿，謂給祿以代其耕也。②癡罷，罷與疲同，罷癡，謂年老力衰而多病也。③屑屑，瑣屑之意。④熙寧，宋神宗年號。⑤張詠，字復之，鄞城人，

泚辭百金方 預備第一 保甲宜備

九六

自號乖崖。⊙朱文公，名熹，字元晦，諡曰文，即朱子也。

清戶牌式

清		戶		牌	
方	上	戶	某	人	係本縣
下					籍
見住房屋	間	係	自	業	驗原
			租		契銀
別方房屋	所	式	如前無則注無後仿此		
在縣典田	畝	係	自	業	驗原
			典		契銀
父	某	母	氏	兄	人弟
妻	氏	子	人	左鄰	人右鄰
已冠丁男共	口	義男共	口		
老弱婦女共	口	僱工共	口		
					印
					人
					人
					兩
					兩

內注生理
有職注職

右牌：稽縣籍者何？所以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所以辨游民也。

稽職役者何？所以辨貴賤也。

稽田產者何？所以辨貧富也。

稽銀數者何？所以防欺隱也。

稽六親者何？所以防介特也。（無所係屬之人易爲奸盜）

稽鄰舍者何？所以嚴保結也。

稽丁男者何？所以便差役也。

稽口數者何！所以計廩給也。

粟備宜（詳見積貯部）

總論

守城賴民，養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况賊寇臨城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萃此，萬口待哺，急於常時，一或不備，無慮外攻，內變先起。歷觀往牒，見有兵精將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自破者，十居八九。歷引前車，筆之於左，以見「食爲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

【註釋】①神農，卽炎帝，爲五帝之一。②仞，八尺曰仞。③亡，同無。④牒，官文書

也。往牒，蓋謂從前之官書。⑤坐，有因字意。⑥前車，借前事以爲警戒之意

。漢書前車覆，後車戒，言前車既覆，後車當引以爲鑒戒也。⑦食爲民天，此

天字有本字之意，漢書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

耿恭食筋革

漢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死亡餘數十人。

【註釋】○車師，漢西域國名，在今新疆省內。○鎧，甲也，後世以金屬爲之，而古時則以皮爲之；弩，弓之有臂者，臂謂其柄，形如人臂也。

臺城雜食人肉

梁臺城○被圍日久，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梁王○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

【註釋】①臺城，在今江蘇省江寧縣玄武湖附近。②省，宮禁曰省。本爲禁中，漢時避元后父名，故改省中。③梁王，謂梁武帝。④蔬茹，菜之總稱。

睢陽括人爲食

唐尹之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城破，所餘纔四百人。

【註釋】①賦，給與也。②一勺，勺挹取也。一勺數之至少者。③齧音机，謂用齒相切以斷之也。④巡，張巡。⑤括，收括也。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

鼠值錢四千。

【註釋】①郭子儀，唐華州人，玄宗時爲朔方節度使。平安史亂，聯回紇而破吐蕃，累官太尉中書令，封汾陽王。②九節度，爲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炆，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③鄴城，今河南省安陽縣地。④安慶緒，祿山子，祿山僭號後，封晉王，嗣弑祿山，旣遭九節度之師，求救於史思明，爲史所殺。

奉天采蕪菁根進御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註釋】①奉天，卽今陝西省乾縣，唐德宗避朱泚亂于此。②供御，凡供天子以物曰供御。③糲，粗也。④縋，緣繩而下也。

揚州兵自食其子

元阿朮●攻城，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兵有自食其子者。時李庭芝守揚。

【註釋】○阿朮，姓兀良氏，至元中請伐宋，遂成平宋之功。●枕藉，謂彼此縱橫相枕而臥也。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元楮不華●扞禦淮安●，賊掘塹圍之，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鈔●，攻圍日急。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卽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城陷。

酒民曰：「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於如此。凡有守土之責者，宜預講積糧之法。然保甲行而積糧易矣。」

【註釋】①褚不華，字君實，石樓人。②淮安，今江蘇省淮安縣。③鈔，略也。④糴，

馬障泥也。

水宜備

耿恭拜井

漢耿恭據疏勒城，匈奴來攻，於城下壅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拏馬糞汁飲之。恭嘆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泉水奔出，衆呼萬歲。於是令士卒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

示●之。虜以爲神，引去。

【註釋】○貳師將軍，謂李廣利。○揚示，謂舉以顯示之也。

李允則濬湖穿井

宋李允則●遷如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

【註釋】○李允則，字垂範，孟人。○滄州，在今河北省滄縣東南四十里。○浮陽湖，以湖在浮水之陽，故名。○入保，入城以保衛之也。

高歡移汾水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苟金龍妻絞布絹衣服水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龍，病。梁兵至不堪部分。其妻武氏帥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武氏命取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

【註釋】①梓潼，今四川省梓潼縣一帶地。②病，憂也。③部分，猶言部署。④帥，率也。⑤乘，登也。

青澗城

宋种世衡。建言城故寬州，以當寇衝。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

【註釋】①种世衡，字仲平，洛陽人。②屑而出之，即碎而取之以出，屑，極言其瑣屑難取也。③青澗城即今陝西清澗縣治，故亦作清澗。

楊銳浚井

明楊銳●守備安慶●，聞甯濠●變作，於城中治兵，兵多浚井。

居士曰：「他如句安李歆分糧聚雪，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西川民飲摩訶池泥汁，皆無水之鑿也」。

【註釋】①楊銳，字進之，蕭縣人。②安慶，即今安徽省城懷寧縣等地。③寧濠，明太祖第十六子權之玄孫，襲封寧王。時武宗游幸無時，人民危懼，濠遂謀亂，矯太后旨，從南昌起兵反，為王守仁所擒，被誅。

薪宜備

總引

城上燒賊，必須稻草乾柴，先期派價與柴戶，領買千萬束，置空閑食廩，以需急用。

臺城壞尙書省爲薪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尙書省爲薪。

【註釋】○尙書省，官署名。

淮安撤屋爲薪

元褚不華圍淮安，芻餉皆盡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盡城陷。

酒民曰：「積薪不如積炭，積炭不如積煤。以炭可免延燒，煤尤

堪露積也。

【註釋】○坊陌，城市之區畫曰坊。坊陌，猶街陌也，漢書言填接街陌是。○露積，積聚于露天也。詩經，乃積乃倉。註，積，露積也。乃積之積，音置，露積之積，讀本音。

芻宜備

臺城剉薦飼馬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而不備芻。至是，撤薦剉以飼馬。

【註釋】○芻，草也，馬料。○薦，臥席，稻藁所組成者。○剉，用刀斷之也。

鄴城淘牆戮馬矢飼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芻盡。淘牆戮及馬

矢以飼馬。

魏與職反。初以麥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淘之以飼馬。

【註釋】○涉，經過也。

鹽宜備

臺城身腫氣急

臺城之閉，不備魚鹽。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

【註釋】○乘城，謂登城而守也。

潁川攣腫

魏高澄●攻潁川，時城中無鹽，攣腫●死者十八九。

【註釋】○高澄，歡長子，字子惠。●攣腫，謂手足拘而臃腫也。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鹽宜備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魏曹真^①以諸葛亮懲於祁山^②，後必出從陳倉^③，乃使郝昭^④守陳倉。亮果出散關^⑤，圍陳倉，起雲梯以臨陣；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涌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井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引去。

酒民曰：「此備賢才之效也，曹真可師矣」。

【註釋】①曹真，字子丹，本姓秦，爲邵養子，乃冒曹姓，邵旣爲黃琬所殺，曹操又收

養之。①祁山，在今甘肅省西和縣之西北。②陳倉，即今陝西寶雞縣。③郝昭，字伯道，太原人。④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又名大散關。

精勇宜備

臥彪

北魏李崇，深沉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

【註釋】李崇，字繼長，頓邱人。①彪，小虎也。

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註釋】①高崇文，字與名同，幽州人。②長武，故城在今陝西長武縣西三十里。

捕盜將

自衛新知 預備第一 精勇宜備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註釋】[○]徐商，有功五世孫，字義聲，又字秋卿，新鄭人。[○]帥，將帥。

伎藝宜備

總引

爲主將者，延問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蹠弛[○]、精伎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註釋】[○]蹠弛，不自檢束也。

錢工三

史思明^①圍太原，李光弼^②募軍中有少技^③，皆取之，人盡其用。得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又賊爲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迎之，近城輒陷。又賊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錢工三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搗^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數千人而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勿陷，死者甚衆。賊衆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居士曰：「太原之不破，皆一錢工之力也，藥籠中物^⑤，豈可少哉」。

汧澗百金方 預備第一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一一四

【註釋】①史思明，初名宰干，玄宗賜今名，寧夷州突厥種人。②李光弼，柳城人，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③少枝，略有技術者。④楮，支撐也。⑤藥籠中物，謂儲蓄人材，若預備藥物於籠中也。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目

- | | | | | | | |
|----|-----|-----|-----|-----|----|----|
| 鐵匠 | 弓匠 | 箭匠 | 弩匠 | 火藥匠 | 甲匠 | 木匠 |
| 石匠 | 銀匠 | 鑄冶匠 | 泥水匠 | 裁縫 | 銅匠 | 皮匠 |
| 竹匠 | 油漆匠 | 紙劊匠 | 窰匠 | 畫工 | 醫士 | |
- 皆係必用之人，各宜設局處之。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目

弩箭	弓矢	鑿斧	檣木	鈎鎗	鏟	齊眉棍
長槍	神砲	鳥銃	毒烟	火箭	三眼槍	捶衣石
磨盤石	杵頭	鐵鉛子	紙	高牌紙	筆硯墨	斑貓
焰硝	柳灰	石灰	水缸	水絮袋	醋水盆	蠟燭
燈籠	香油	葦席	雜柴	雜糧	麻	大小碎石塊
草苫	尿屎桶	<small>用物未易枚舉，此特其大概耳。</small>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貯，而銃臺未築，是以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嘗歷覽海島，見濠澳。夷所築銃，制

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石竇^㊀，以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真堅固之極，活動之甚，比之甯遠銃臺，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仿此式造之。

【註釋】^㊀澳，海船可停泊之處。^㊁石竇，鑿石爲孔曰竇。

自衛新知卷二目錄

積貯第二

積糧法

官督私藏 積穀票式

常平倉

李惺三熟三饑 耿壽昌賤糴貴糶 常平米

義倉

長孫平義倉奏 王琪請復義倉 賈黯乞立民社義倉 劉行簡義倉奏狀

社會

趙汝愚社會疏略 朱文公社倉法 建安社會 金華社會

勸農

素書稗逆說 神農養生揜形 筦子富強生于粟 亢倉子先務農桑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目錄

儲穀

力 王符以一奉百說 晁錯開資財之道 韓麒麟計口受田 賈誼驅民歸農 龍遂勸民
務農 召信臣出入阡陌 樊準督課農桑 秦彭興起稻田 茨充教民種植 鄭渾驅民之
農 郭禹通商務農 張全義立屯將 高允言農事 張詠拔茶植桑 范純仁勸植桑 劉
渙買耕牛 紇石烈良弼惟農是務 江公望大器以農為急 洪武課百姓植桑棗

四三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積穀有四 贖錢備賑 賊罰糴穀 詞訟出粟贖罪 鬻戶絕田收租
貯倉 州縣穀豆二萬石

興屯

四八

趙充國屯金城 棗祗屯許下 諸葛亮屯渭濱 司馬懿屯江淮 羊祜屯襄陽 杜預修召
信臣遺跡 吳玠守蜀治屯田 韓重華懇田三千八百里 虞集築堤捍水為田 葉盛官牛
官田法 徐貞明屯田七利

救荒

五七

先先策 先策 正策 權策 周禮遣人掌委積 周禮荒政十二 胡傳救災之政 韓詩
外傳大禋之禮 陳登救荒為典農校尉 范仲淹發粟給餉 富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洪佛
子活饑民九萬五千餘人 張詠何事不辦 趙抃救吳越旱疫 蘇軾救饑治病 劉彝收粟

子日給米二升 葉夢得收三千八百餘兒 林希元荒政叢言

賑濟

八二

賑窮法 汲黯矯制發倉 韓韶開倉 王望便宜出布粟 第五訪以身救百姓 鄭默比汲

黯 員半千惠出一尉 范堯夫發常平粟麥 滕元發以兵法部勒 徹里帖木兒大發倉廩

陶鎔擅發儲糧 王紘好都御史 韓琦活七百萬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葉衡發倉為

糜 何椒邱賑貸麥熟止

平糶

九五

吳及奏止閉糶 劉晏賤糶貴糶 范純仁籍賈舟 吳遵路航海糶米采芻收直 史弼發米

平糶 文彥博減價 趙抃增價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令狐文公屈指獨語 周忱給諸

大賈 董應舉官糶議

勸富

一〇四

陳堯佑自出米為糜 趙抃解帶勸賑 魏時舉糶米取半價 黃兼濟子孫青紫 宋祝染濟

飢之報 段十八閉穀雷擊 富兒祈籤增價驚死 邵靈甫發儲除道 陳天福經濟倉 程

九屏勸捐賑諭 程九屏勸平糶諭 破慳經

辨滌百金方 積貯第二 目錄

自衛新知卷二

惠麓酒民 編次

杯月居士 重訂

積貯第二

唐劉晏●常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言粟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移民就食，詔王殺●邦用，蓋皇皇乎重之哉！積貯爲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無粟而可守者。輯積貯。

【註釋】①劉晏，字士安，南華人。善理財，而以愛民爲本，故民不怨。②周禮，又稱周官，周公所作。③廩人，見周禮地官，藏米曰廩，廩人掌藏米之人。④數，音索，計其入之多寡，權其禮之隆殺也。⑤黼，同釜。⑥殺音舍，減削也。

積糧法

官督私藏

先將合城居民，矢公矢慎，按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貲厚而占田多者爲上戶；僅能自食者爲中戶；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爲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矇聾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

人米二升，錢十文，爲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糜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爲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卽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中，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能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脚，各聽本方下戶糴買。其有越方強糴，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戶糴買，希爲奸利者，卽許糴戶扭稟；輕則決杖，重則梟懸。官或因兵糧不足

，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分文，如此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雖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則藏富於民，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善。若張皇僉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酒民曰：「城守莫要於積糧，積糧莫便於自積，蓋輸之於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家，雖崇墉誰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

【註釋】①矢，誓也。自誓其公而無私，謹慎小心。②公廩，公家之廩，如常平倉之類。

。③膂力，膂，脊骨也。總言恃其身之力也。④寢閣，擱置其事而不行也。⑤

崇墉，崇，高也。墉，築土壘壁也。

積穀票式

中戶積穀票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食四字，以爲別耳。

官督私藏

○○方○○戶某
 在冊田地
 見住房產
 別置房產
 生理資本
 以上共計銀
 照銀應積穀
 日
 人係○○○
 千○○百
 畝
 間
 估
 驗契實價銀
 驗契實價銀
 驗契實價銀
 兩石完石兩
 石石
 兩兩兩兩
 本縣限
 查已完
 未完
 誓督藏者以民濟民官不賒借若取一粒男盜女娼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積糧法

此票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爲積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由規避。視委任羣小，聽憑僉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爲奸弊者，萬萬不侔矣。

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順從者，爲不信其上爾，非民之罪也。信誓旦旦，豈得已哉。

以上所派米：若干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於各家園所。卽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候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守城所最患者，第一曰豪強不用命，以五斗^①縣令，而欲尊貴鄉紳俯首聽命，倡率小民，勢必不行。如明季秦晉楚豫各州縣，爲流寇所殘破者，半由鄉紳慳吝，不肯捐輸，動掣縣官之肘^②也。今使之自積，夫復何辭。然此不過爲一時城守計爾，置倉立社，勸農興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所宜預籌者，故附載於左。

【註釋】①倅，相等也。②信誓旦旦，詩經語，誠懇之意。③五斗縣令，晉陶潛爲彭澤令，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言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解印綬去。④掣肘，謂阻撓其事也，掣，曳也。肘臂中部彎曲處，在其外側者。

常平倉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常平倉

李悝三熟三饑

魏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酒民曰：「此常平義倉之祖也。後世迂儒，不知變通，乃以盡地力罪悝。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其先爲三熟以待三饑，較歲

數之豐儉，若低昂鐵炭。事有必至，售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爲民司命。

【註釋】①李悝，魏人，②文侯，魏君。周威烈王時與韓趙並列爲諸侯，晉由是遂亡。

③迂儒，拘迂之士。④爭衡，衡所以權輕重者；爭衡，謂彼此相爭，天下大勢，隨之輕重也。

耿壽昌賤糴貴糶

漢宣帝①時豐穰②，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③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令宜糴三輔④宏農⑤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

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昌關內侯。

酒民曰：「一言爲萬世之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至救荒慳吝不發，卽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徧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戶，卽以錢賑之，亦可」。

【註釋】○漢宣帝，名詢，漢武帝曾孫。○豐穰，豐年也。○耿壽昌，官大司農中丞，

賜爵關內侯。④三輔，漢時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⑤宏農，今河南省洛陽以西至陝縣一帶是。

常平米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敵。惟將常平斛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其法：專主糶糴，而糶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弗捐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註釋】○蘇文忠公，即蘇軾。○荒政，謂辦理荒歉之事。○主客俱敵，謂彼此俱受害也。

義倉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義倉

長孫平義倉奏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尙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簡驗；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米委積○。

【註釋】○隋文帝，名堅，弘農人。隋開國之主，受周禪，并滅陳，在位二十四年。○開皇，文帝年號。○長孫平，字處均，洛陽人。○罹，遭也。○已下，猶以下也。○窖音叫，穴地以藏物也。○社司，里社中之司其事者。○委積，儲蓄也。

王琪請復義倉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溥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際，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

居士曰：「如此明晰，何以不行，正因不利於兼并之家，故從中阻格耳」。

【註釋】①仁宗，謂宋仁宗，名禎，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三年。②明道，仁宗年號。③景祐，亦仁宗年號，在明道後。④王琪，字君玉，華陽人。⑤領，管領也。⑥兼并之家，謂當時豪富兼并貧民者也。

賈黯乞立民社義倉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上下其議。或謂稅賦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贍給，或謂置倉反擾。黯復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枉陷重辟，故臣請復義倉，以備凶歲。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置，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

招盜賊，盜賊利於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源也。若謂有常平足以賑給，則常平之設，原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凶饑發賑，則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饑孱，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滋煩擾，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哉！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

【註釋】①皇祐，宋仁宗年號。②賈黯，字直孺，穰人。③下其議，謂以黯所議，下之百官，共議其是否也。④判，職司之稱。⑤重辟，罪之大者，如犯死刑者是。

⑥公帑，公家所藏之財用。⑦郵傳驛舍，皆古者傳達官文書之所。

劉行簡義倉奏狀

劉行簡奏狀，略曰：「義倉創於隋，廣於唐，國朝因焉。其後，病煩擾轉輸罷之。神宗始復舊制；然推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粟於民，還以賑民，不可不均。今置倉入粟，止在州縣，歲饑散給，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蓋亦鮮少。况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言，此豈社倉本意哉！臣謂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縣令總其凡，以時簡較。過饑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散，旬一周之

。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

【註釋】①劉行簡，宋人。②國朝，帝制時代，以其本朝爲國朝，此指宋。③神宗，宋神宗，名頊，英宗之子。④厥，其也。⑤總其凡，卽總其大綱之意。⑥簡較，謂簡閱而考較之也。⑦丞簿尉，皆縣令屬官，所謂佐貳雜職也。⑧較然，著明之意。

社倉

趙汝愚社倉疏略

宋孝宗^①時，趙汝愚^②知信州^③，請逐鄉置厥^④，委社司掌管，縣丞簡察。疏略曰：「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求所以施行之策，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糴，轉移常平義倉米以賑

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望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廩，每歲輸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佐貳官簡察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奸宄之心無自生矣。

【註釋】①宋孝宗，名昚，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在位二十七年。②趙汝愚，字子直，

餘干人。③信州，在今江西省上饒縣西北。④廩，藏米穀之所。⑤晏然，安然也。

朱文公社倉法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問其願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居士曰：「陸象山嘗言：『社倉固爲民之利，然年常豐，田常

熟，則其利可久。如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歛，來歲秧時缺本，便無以賑之。莫如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抑富民封廩騰價^②之計。析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民便也^③。近桐城^④方宮保觀承^⑤總制直隸^⑥時，亦仿朱文公行社倉法，籌畫分析，立制周詳。計通省村集三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七，爲倉凡一千有五。一鄉爲貯，足以救一鄉之民；使民知雖在官而猶積於家。旣無胥役之侵擾，亦無往來道路之苦，誠良法也^⑦！

【註釋】①乾道，宋孝宗年號。②朱熹，卽朱子，見前。③獨，除去也。④耗，消耗也。

⑤諸路，宋分天下爲各路，猶今之各省也。⑥濕惡不實還，大旨，謂撓水令

重，以致霉爛，不及所貸實數也。⑦陸象山，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世稱象山先生。⑧騰價，昂其價也。⑨桐城，安徽縣名。⑩方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⑪直隸，清代及民初省名，謂直接隸於京師也。今爲河北省。

建安社倉

建安社倉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隋唐所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深山長谷之民，雖饑餓頻死而不能及也。及爲法太密，吏之避事者，又視民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鏽，遞相傳受。一旦不獲已發之，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皆

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較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焉。是在良有司加之意哉！

【註釋】①成周，卽周朝。②谷，深穴謂之谷，③殍，餓死曰殍。④封鑄，謂封鎖也。⑤浮埃聚壤，謂瑣碎也。

金華社會

金華社會記曰：「世俗所以病社會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爾！夫青苗立法，本意未爲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能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程子嘗亟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酒民曰：「盜之熾^④也，大概爲饑驅爾。或困于重斂；或危於天災；戎馬旣擾耕桑，師處^⑤復生荆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君門萬里，蠲賑難徧及蔀屋^⑥。爲民父母者，可不早爲之計乎？心誠求之富，教之方，難更僕數^⑦；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於挪借，半耗於侵漁^⑧，半充上司無碍錢糧之用。卽有實心任事之有司，後來者不可知矣！有治人，無治法，自古言之」。

【註釋】①青苗，王安石青苗法，官預出錢以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斂，五月散而秋斂。②慘怛，憂勞也。③程子，爲明道先生程顥。④熾，盛也。⑤師處，謂兵所至之處。⑥蔀屋，謂幽暗之屋，指貧家也。⑦難更僕數，語本禮經

，言其事物之多也。⊗侵漁，侵略人之所有，如漁者之取魚。

勸農

素書釋逆說

素書●曰：「菽粟不足，末作●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稚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腹；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稚也，謂之逆」。

【註釋】⊙素書，舊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實卽商英所僞作。⊙末作，謂工商等業。蓋古者重農，故以農爲本，而以工商爲末作也。⊙錦繡綦組，織綵爲文曰錦；刺綵爲文曰繡；綦，赤組也；組，印紱也。

神農養生揀形

神農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

，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强，無以養生，其織不强，無以揜形。」。

【註釋】○當年。謂當可作婦工之年，與上丁壯字相對。○揜形，揜與掩同，揜形，謂布帛足而無或受寒也。

筦子富強生於粟

筦子曰：「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註釋】○筦子，書名。舊稱齊管仲撰。第書中有管仲身後事，或後人所附益。

亢倉子先務農桑

亢倉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註釋】①亢倉子，書名。舊傳庚桑楚撰，唐柳宗元曾辨其僞。②約，簡也。③志，心

之所之謂之志。④巧法令。謂用術以亂法令也。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力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

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

【註釋】①淮南子，書名。漢淮南王劉安撰。②田疇，穀田曰田，麻田曰疇。③磽，瘠薄也。④阪，坡也。⑤果蓏，木實曰瓜，草實曰窳。⑥柴之粗者曰薪，細者曰蒸。

王符以一奉百說

漢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

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註釋】○玉符，字節信，臨涇人，著潛夫論。○什，十倍也。

晁錯開資財之道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

【註釋】○晁錯，潁川人。錯曾請削諸侯枝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於是袁盎進說，斬錯東市。○捐瘠，捐，相棄也。瘠，瘦瘠也。國無捐瘠，謂國中無室家相

，并因餓而瘦瘠者。③地著，謂安其所處而爲土著也。

韓麒麟計口受田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韓麒麟④陳時務曰：「經國立治，積儲九稔⑤，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今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競務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⑥無限；喪葬昏娶，爲費實多。富貴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舖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計口受田，四時巡行，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

中，必有盈贍^④；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

【註釋】○孝文帝，後魏之主，名宏，本姓拓跋，至帝始改姓元。○太和，孝文帝年號。
○韓麒麟，棘城人。○稔，穀熟也。穀熟一次爲一稔，故一年又爲一稔。九稔，九年也。○僭，僭越。○贍，足也。

賈誼驅民歸農

賈誼○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①，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②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③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

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註釋】①賈誼，洛陽人。②至纖至悉，纖，細也，悉，詳盡也。言雖至細之事，亦極詳盡也。③殘，傷也。④賊，害也。⑤南畝，田畝西北高，東南下，便於行水，故曰南畝。

龔遂勸民務農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二母彘，五母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無日不

趨田畝，秋冬課取歛。郡中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註釋】○龔遂，字少卿，南平陽人。○渤海，漢郡，今河北省滄縣一帶是。○口，入口也。謂每一人也。○薤，蔬類，植物，狀似韭而中空，夏開細花，色紫，鱗莖若蒜，名薤白。

召信臣出入阡陌

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爲民興利，務在富之。出入阡陌勸農，稀有甯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防水爭，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遊遨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大行，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之。

號召父。

酒民曰：「今燕齊地方，不修水利，旱則赤地，雨則漫溢。民無兼歲之蓄，豐則怒馬鮮衣，歉則流離轉壑。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又閩南力到山頭^①，而兩廣地不盡利，四川兩湖苦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梁食子^②，守令其地者，如能留心區畫，亦莫大功德也」。

【註釋】①召信臣，字翁卿，漢壽昌人。②上蔡，故城在今河南省上蔡縣西。③零陵，在今廣西省全縣北三十里。④南陽，即今河南省南陽縣治。⑤寧居，安處也。稀有寧居，言安居之時甚少也。⑥均水，懼民曲爲堤防，使勢弱者不得其利也。⑦力到山頭，言地無遺棄，雖山頭之可種植者，亦盡力以耕之也。⑧食子，荒年無所得食，遂食其子也。

樊準督課農桑

漢樊準守鉅鹿，時饑荒之餘，人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註釋】①樊準，字幼陵，湖陽人。②鉅鹿，今河北省平鄉縣地。③羌，西戎種族名。

④鈔暴，鈔亦作抄，鈔暴，言抄掠爲暴也。

秦彭興起稻田

漢秦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註釋】①秦彭，字伯平，茂陵人。②山陽，故城在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四十里。③差，分其次第也。④踟躕，不安貌。

茨充教民種植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膿潰甚苦。充初到憫焉，乃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註釋】①茨充，字子河，宛人。②桂陽，即今湖南省柳縣地。③徒跣，赤足也。

鄭渾驅民之農

漢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人咸不念產殖，農桑盡廢，境內蕭然。渾嚴立條約，驅民之農，開稻田，招撫流遺，計人給畝

；命牆下植桑，教以繭絲。怠惰者有常罰。時遣吏人存問耆老，賜以肉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註釋】①鄭渾，字文公，開封人。②邵陵，即今湖南省寶慶縣。③李郭，李淮郭汜也。

郭禹通商務農

唐郭禹爲荆南。留後，勵精爲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註釋】①荆南，今湖北江陵縣一帶地。②藩鎮，謂各道節度使。③華州，即今陝西省

華縣。④韓建，字佐時，長社人。

張全義立屯將

唐張全義^㉑尹河南，東都^㉒薦經^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㉔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勞以酒食。蠶麥多者，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㉕，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

【註釋】①張全義，字國維，臨漢人。②東都，即今河南洛陽縣治。③薦經，屢經也。

④落，凡人聚居之處曰落。⑤聲伎，聲色伎樂也。

高允言農事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勸農

魏太武[○]禁封良田，游食者衆。高允[○]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註釋】[○]魏太武，後魏明元帝長子，名釗，在位二十八年。[○]高允，字伯恭，蓿人。

[○]帝，卽太武帝。

張詠拔茶植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

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菜而食，何惰耶」？答而遣之。

【註釋】○崇陽，今湖北省崇陽縣。○權，征其稅也。

范純仁勸植桑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之。

【註釋】○范純仁，字堯夫，吳縣人，仲淹次子。

劉渙買耕牛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勸農

宋劉渙^①知澶州^②，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賤賣耕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耕牛價增十倍，渙即出所市^③牛以原直^④與民，賴不失業。

【註釋】①劉渙，字凝之，筠州人。②澶州，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③市，買也。④原直，原價也。

紇石烈良弼惟農是務

金世宗^①問宰臣^②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紇石烈良弼^③對曰：「古者地廣人淳^④，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

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註釋】○金世宗，本名烏祿，改名雍，睿宗子，在位二十九年，廟號世宗。○宰臣，宰相也。○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寶，回怕川人。○淳，樸也。

江公望大器以農爲急

江公望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故教生於旣富，禮興於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爲急。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謁者賜勞。自爾海內富足，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於苟簡，致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於惻怛，重於丁寧，終以不倦。如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

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頒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

【註釋】①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②洪範，周書篇名。殷箕子爲周武王敘天地之大法者也。③大器，猶言神器，古者謂天子位也。④孝弟力田，漢時選舉之科目。蓋合孝弟而力田者舉之也。⑤刑措，措，棄置也；刑措，刑廢而不用也。史記稱成康之世，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⑥惻怛，悲憂之意，謂仁心也。⑦丁寧，囑咐之意，謂誠懇也。

洪武課百姓植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者謫戍邊。

儲穀

【註釋】①洪武，明太祖年號。②工部，明時六部之一，掌營造工作之事。③具如日報，謂悉照數目以報也。④謫戍邊，充發邊外也。俗謂之充軍。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註釋】①王制，禮記篇名。②通，統也。以三十年統計之也。③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者天下以樂侑食，謂必民食足，然後天子乃得如此也。

積穀有四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儲穀

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至於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爾。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罪外加罰，當以守論。

贖鍰備賑

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鍰責其實，而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鹺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斗卽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的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

親民賢令乎。

【註釋】①郡邑監司，郡，謂知府；邑，謂知縣；監司，謂巡道。②鹺使者布臬，鹺使者，謂鹽運使；布，謂布政司；臬，謂按察司。

贓罰糴穀

今之撫司，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湖①三江②浙省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豐熟補還；則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內顧之憂矣。儲穀之善，無過於此。

居士曰：「此法能行，上不耗朝廷之財賦，下以備百姓之餘糧：

一遇歲荒，取之如寄^⑤。真儲穀之良法也」。

【註釋】○徒流，五刑之二。舊制凡罪發本省，驛遞應役者，曰徒；安置邊遠，終身不

返者曰流。○兩湖，謂湖南湖北。○三江，謂江蘇安徽江西。○朝廷，帝制時

行政之處曰朝廷。○取之如寄，謂如取之於寄存之處也。

詞訟出粟贖罪

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①之類。

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三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

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②。

【註釋】○墟市，鄉村市集也。○荒政，辦理荒歉之政也。

鬻戶絕田收租貯倉

宋制：凡戶絕之田，舉歸官，不聽旁支繼業，以息爭端。官爲公鬻之。韓魏公奏請戶絕田弗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之鄉，約留租百石以爲率。其戶寡而田有餘者，鬻如舊。於是賑饑荒，卹鰥寡，皆與之而不責其償。國賦不損而民蒙實惠。

【註釋】①戶絕，謂戶之絕後者。②舉，皆也。③旁支，謂五服之外者。④韓魏公，韓

琦。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也，皆宋代理財之官。

州縣穀豆二萬石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至於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卽放在外，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饑。」

，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名「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遇小民告賑，衙蠹一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兵荒馬亂時，百姓死活，莫能相顧矣。遇小饑中饑之年，上司輕動倉糧，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強止之。

【註釋】①呂坤，字叔簡，號心吾，寧陵人。②衙蠹，謂吏胥之爲奸者，如木之有蠹也。

興屯

趙充國屯金城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酒民曰：「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邊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獲之利矣。」

【註釋】○漢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初名病已，後改名詢，字次卿。在位二十五年。○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先零羌，零讀如連，先零，漢時羌族。○十二事，充國屯田奏云：步兵九校，吏士萬人，因田致穀，威法並行，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作，三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羌，羌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令反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他變使生，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兵得十二利，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採擇。

棗祇屯許下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祇請，建置田官，以祇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註釋】○棗祇，本姓棘，以避仇故易爲棗，潁川人。○都尉，官名，漢時稱都尉者甚

多，此都尉乃搜粟都尉，蓋督促農事者也。

諸葛亮屯渭濱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焉。

司馬懿屯江淮

司馬懿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鄧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灌，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爲「昔破黃巾，屯田積穀，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

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一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註釋】○黃巾，漢末之亂賊。○陳蔡，在今河南淮陽上蔡等處。

羊祜屯襄陽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倉有十年之積。

【註釋】○羊祜，字叔子，平陽人，累官尚書右僕射，督軍荊州諸軍事。伐吳時，務修

德以懷吳人，在襄陽時，常登峴山，既卒，人立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季年，末年也。

杜預修召信臣遺跡

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滢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註釋】○吳，三國時吳國也。○杜預，字元凱，杜陵人。

吳玠守蜀治屯田

吳玠●守蜀，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將，治襄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註釋】○吳玠，隴千人。○冗員，謂閒散之官。

韓重華墾田三千八百里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興屯

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爲十五屯，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二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註釋】○元和，唐憲宗年號。○振武軍，振武節度所在地。今陝西省綏德以北一帶地。○李絳，字深之，贊皇人。

虞集築堤捍水爲田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濱海數千，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⑤，如軍官之法」。

【註釋】①虞集，字伯生，號道園，仁壽人。②萑葦之場，猶左傳萑苻之澤。言蘆荻叢生之處。③淤，泥澱滓曰淤。④畔，田界也。⑤世襲，謂世有其地，傳之子孫也。

葉盛官牛官田法

景泰^①中，葉文莊公盛^②，以左參政協贊獨石^③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謫戍卒不任戰事，但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後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

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註釋】○景泰，明景宗年號。○葉盛，字與中，崑山人。○獨石，在察哈沽源縣南，爲外邊長城之要隘。

徐貞明屯田七利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七利。謂：「國家餽餉，皆仰給東南，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卽省東南數石之輸。利一。北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而溝澮蓄洩○，則潦有備。利二。且水旣不漲溢，則河流殺○而無沖決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則騎便於馳突；今隄有樹，溝有水，

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塞止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今以軍營田，以田養軍，則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懇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令爲永業，後不再授；使被得勤生積產，以爲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四方戶口，多寬狹不均；今舉莽蕩之地，畫井居民^⑤，移多益寡，人與地稱。利七。

【註釋】①萬歷，明神宗年號。②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③蓄洩，大旱則蓄水以備乾，大水則洩之也。④殺音舍，減少之意。⑤畫井居民，蓋略師井田之法也。

救荒

宋氏宗元曰：「古無荒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①，卽三代之荒政

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其家自爲計；不必有散財發粟之費，而蓄積足恃，此政之救於未荒者也。未荒既有以備之，而既荒則有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待艱阨，籌畫周救，不遺餘力。故其時有荒歲而無荒民。後世生齒漸繁，而民食或缺；古法既不能行，則臨時策救之善者，如宋之范文正。○富鄭公。○文潞公。○趙清獻。○諸策，皆一時良法，要在得其人以任之耳。如不得其人，則常平義社，亦足以叢奸而滋弊者也。

救荒：有先策，有先先策，有正策，有權策。

【註釋】○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語本禮記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爲備荒之計也。○遺人，隸於地官，掌施予之事。○范文正，名仲淹，字希

文，吳縣人，卒諡文正。④富鄭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卒諡文忠。⑤文潞公，名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卒諡忠烈。⑥趙清獻，名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

先先策

先先策者，未然也。尙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脆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業；或味水利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積，或逐末傷本。有司蒞任，宜預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貸穀食者，廢種可也。婚喪飲宴過侈，皆能耗穀，嚴禁之可也。或必借裕鄰方借靈海道者，則調之護之。如薄商征，清海寇，貿易金粟之類。又如折色本色，僱役差

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勸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爲賞罰，則粟貴矣。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不至刁難，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可無凍餒之老道殍之孳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註釋】①未然，事尚未至也。②懋遷有無化居，見尚書臯陶謨。懋，勉也，言懋勉其民，使有無相易，以變化其居積之貨物，如材木遷川澤，魚鹽遷山林之類是也。③濬泂澮距川，亦見尚書臯陶謨。濬，疏河使深通也。泂澮，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泂，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距，至濬深也。言濬泂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④脆手，言手腕脆弱，不敢動也。⑤劉如愚，字明道，

崇安人。

先策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爲廣糴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植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珌知徐州，久雨壞穀。珌度水涸時，耕糧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也。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

並作，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註釋】①將然，事已將至也。②簡，查閱也。③程珦，字伯溫，陸澤人。二程夫子之父。④甲，草木初生之孳子曰甲。

正策

正策權策也，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留截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輯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周卹；鄰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

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珣在陵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鈕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二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可法也。不然，村民一聞賑濟，望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卽散米，裹糧旣竭，餓死紛然！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

下鄉，未可輕動，恐民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以上議賑濟。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糶糶，則用貴米時減價四分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閉糶，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翼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廿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取利，價亦隨減。此二策者，可法也。

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無不支矣。以上議平糶。至於棄子有收；強糶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市關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者所必至者也。

【註釋】①已然，事之已成者也。②自守頭面，謂自保其顏面也。③李珪，字待价，趙郡人。④陵陽，在今安徽省石埭縣東北。⑤翼日，明日也。

權策

權策，如畢仲游^①先民未飢^②，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

逃亡。又如吳遵路^③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勸民成之。晏樂賽願^④，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利^⑤爲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入粟赦贖；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爾！

〔註釋〕①畢仲游，字公叔，代州人。②先民未飢，在民未飢之前也。③吳遵路，字安道，丹陽人。④賽願，賽神以了願也。⑤射利，言見財利疾取之，如射者之冀倖中也。

周禮遺人掌委積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註釋】○遺人，隸於周禮地官，掌施予之事者也。○委積，儲蓄也。

周禮荒政十二

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代種二曰薄征，輕租三曰緩刑，四曰弛力，息徭五曰舍禁，山澤無禁六曰去譏，期市不譏七曰青禮，殺吉入禮八曰殺哀，殺凶禮九曰蕃樂，藏樂不作十曰多昏，不備禮昏娶十又一日索鬼神，求廢祀修之十又二曰除盜賊。微巡嚴警。

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尙無

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浚澮，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鑿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語曰：「三代以上有荒歲，無災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帘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敍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讎」、「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詘而備贏，乃「肯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輓近則詳於爲救，而疎於爲待，倉卒而議，夤緣而行，不過發廩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因爲之說曰：「唐虞岳

牧。類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爲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爲功。然則荒政遂可無講歟？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卽不備而教，猶得下策」。

【註釋】①肅又時若，見洪範，爲休徵之二。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若，順也。猶後世所謂風調雨順之意。②嬰茅代犧，嬰，加也。身作犧牲，乃湯禱雨桑林事。③羸，瘠也。國語，民之羸餒。④執近，謂近世也。⑤獨逋，獨除逋欠也。如豁免錢糧之類。⑥周官，卽周禮一書，見前。⑦岳牧，岳，四岳；牧，十二牧。

胡傳救災之政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

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以救饑殍；或與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註釋】○胡傳，謂宋胡安國所作春秋傳。

韓詩外傳大禘之禮

韓詩外傳 ○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禘。大禘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註釋】○韓詩外傳，漢韓嬰所作詩傳，計十卷。○饑，音歛。○大禘，大荒也。

陳登救荒爲典農校尉

陳登 ○長東陽 ○，歲時饑饉，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登乃籍廬舍

，度隴畝，爲之設辦，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業。其有弱病他鄉者，責其姻屬使負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聚。捐廩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強壯者，則令日供官作^④以就食焉。州牧陶謙^⑤表登爲典農校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爲之罷市。

【註釋】①陳登，字元龍，下邳人。②東陽，在今山東省恩縣西北。③籍，查而登之册籍也。④官作，爲代公家作工也。⑤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范仲淹發粟給餉

景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給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從民競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徭役以勞之，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召諸

寺僧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監司劾公不恤荒，公自爲條敍，所以晏游興造，欲以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於公私，日無慮萬數，荒政莫大于此。

【註釋】①景祐，宋仁宗年號。

富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富強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卒難獲食，相繼待斃。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缺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卽民所聚，問老弱疾苦。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盡力，山林河泊之利，聽

流民取爲生。有死者，爲大塚葬之，題曰：「叢塚」。從者如歸市。或謂彌非所以處危疑。曰：「能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十四考申書令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所全活五十餘萬，募爲兵者萬計。

〔註釋〕○青州，今山東省廣饒縣治。○河朔，朔，北也。謂黃河以北諸地。○卽，就也。○勞，功也。○奏請，告之君主，請賞其功也。○生，生計也。

洪佛子活饑民九萬五千餘人

洪皓爲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隅。不能自食者，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十人

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濟僞。③。涅黑子④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⑤鬪囂⑥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噤⑦不肯，曰：「此御筆所題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何如勿救。甯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迺留之。無何，廉訪使⑧至郡曰：「平江⑨哀號訴飢者旁午⑩。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兩寺驗視。使者曰：「我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後叛軍縱掠郡民，過皓門曰：「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註釋】①洪皓，字光弼，鄱陽人。②秀州，今浙江省嘉禾一帶是。③濟僞，濟其奸也。
④涅黑子，以黑物染之也。⑤侵牟，掠取也。⑥鬪囂，爭鬪吵鬧。⑦噤，驚駭不能語也。⑧廉訪使，官名。⑨平江，即今江蘇省吳縣治。⑩旁午，忙也。

張詠何事不辦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值歲饑。冒禁販鹽，捕獲百餘人，公悉寬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孳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亦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懲之！」仍停徵諸稅。及知成都，遇李順爲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糧。詠知鹽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

，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遷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直錢三百文。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米，券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

【註釋】①執，堅持也。②錢塘，卽今浙江省杭縣是。③敢爾，謂敢如此也。④估，論物貨也；卽估定之也。⑤陝運，由陝運米入川也。⑥益州，今四川省地。

趙抃救吳越旱疫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

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於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扑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估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食，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

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待熟時，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扑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扑所撫循，無失。

【註釋】①熙寧，宋神宗年號。②越州，今浙江省紹興縣治。③羨，餘也。④僦，雇用其人也。⑤撫循，撫綏之也。

蘇軾救饑治病

杭州大旱，蘇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饑者。又立「病坊」，作「飭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所活甚衆。

【註釋】①上供米，君主時代，供御用之米也。②度牒，僧道出家，官給以憑，謂之度牒，有牒者得免地稅徭役。③飭同饘，粥之厚者曰飭，薄者曰粥。

劉彝收棄子日給米二升

劉彝，知處州，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收養。故一境棄子，無天闕者。

【註釋】①劉彝，字執中，福州人。②處州，今浙江省麗水縣一帶。③天闕，幼穉也。

葉夢得收三千八百餘兒

葉夢得。爲許昌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見道中遺棄小兒，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固所願也。恐既長，或來識認」。夢得曰：「兒爲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事定按籍，計取三千八百餘小兒，此皆出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

【註釋】①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宋吳縣人。②越制，踰越限制也。③襁褓，襁以

約小兒於背者；褓，裹初生小兒者。

林希元荒政叢言

明嘉靖中，廣東僉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息。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代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居士曰：「林僉事救荒之策已備矣，而其要莫先於「審戶」，其病莫重於「拘文」。蓋戶口既清，斯侵盜濫遺之弊自絕；若不「拘

文」，則緩急權宜，操之自我。雖然，任非其人，則「戶」口不可不得而清，而舞「文」滋弊，轉易爲奸。總在大吏能擇人耳。

【註釋】①嘉靖，明世宗年號。②林希元，字茂貞，同安人。③拘文，牽拘文義也。

賑濟

賑窮法

兵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弊，百姓不沾實惠；若聽人糶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糶歸私倉，貧民不蒙實惠，此積弊也。宜擇各坊寬敞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窮戶，預報花名，先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用米若干，煮爲脫粟，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有界，越坊覓食

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粒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能自存者，又恥來隨衆就食，較之聽民糶買，滋弊萬端，大相懸絕。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消；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

【註釋】①豪右，謂豪門右族。②脫粟，米之僅脫殼而不精鑿者。

汲黯矯制發倉

漢汲黯爲謁者，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註釋】①汲黯，字長孺，濮陽人。②謁者，官名。

韓韶開倉

韓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民入韶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憫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戶。主者爭爲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明德，竟無所坐，韶生子融，官太僕，壽七十。

【註釋】○韓韶，字仲黃，舞陽人。

王望便宜出布粟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時公卿皆以望之專命，法

有長條。鐘離意^④獨曰：「昔華元^⑤子反^⑥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⑦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註釋】①漢明帝，名莊，光武帝子，在位一八年。②王望，字慈卿。琅邪人。③褐，毛布。④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⑤華元，宋臣。⑥子反，楚公子側。⑦繩，糾人過失也。

第五訪以身救百姓

第五訪^①遷張掖^②太守，歲饑，粟石數千，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斃。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一郡得全。

【註釋】①第五訪，字仲謀，長陵人。②張掖，即今甘肅張掖縣是。

鄭默比汲黯

晉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註釋】①鄭默，字思元，開封人。②東郡，在今河南省滑縣東。③都亭，都城之亭也。④自表，上表章以自劾也。⑤班與頒同，頒布其事也。

員半千惠出一尉

唐員半千。爲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從。及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

讓。太守曰：「君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尙何罪？」釋之。

【註釋】○員半千，本名餘慶，字榮期，幼通書史，應童子科，長事王義方。王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名半千。○薛元超，唐薛收子，隋道衡孫，汾陰人。○讓，以理責之也。

范堯夫發常平粟麥

范公堯夫。知慶州。饑孳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粟麥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欲俟奏請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爾」。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之。時秋大稔，民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盡夜輸納常平，迄使至。

已無所負矣。

【註釋】○范堯夫，仲淹子，卽純仁。○慶州，卽今甘肅省慶陽縣是。○按，切實考查之也。

滕元發以兵法部勒

熙甯中，淮南京東皆大饑。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慮流民奄至，恐蒸爲癘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戶助財，小民助力。造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屋，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碁列，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

人，流民感恩，咸願爲鄆民。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有奇。

酒民曰：「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置捷，他人不能辦境內，而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爲流民慮者，實預爲鄆民慮也。安能盡天下如滕公者乎？」

【註釋】①滕元發，初名甫，後以避高魯王諱，乃以字爲名，而更字達道，東陽人。②鄆州，在今山東省東平縣之西北。③度，相地曰度。④席屋，以席爲屋也。⑤帝。謂宋神宗。⑥王古，字敏仲，臨沂人。

徹里帖木兒大發倉廩

元時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耳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往

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於朝廷，我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帝聞而悅之。

【註釋】①微里帖木兒，姓阿魯溫氏。②屬，下屬也。③常格，平時一定之格式也。④

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子，在位五年。

陶鎔擅發儲糧

宣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食，采拾不自給；獨亟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真民牧也！」降勅褒諭。

【註釋】①宣德，明宣宗年號。②新安，即今廣東省寶安縣。

王紘好都御史

景泰中，淮徐^①饑，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紘，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爲裝^②遣；鬻孥者，爲贖還；卽^③空庾^④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大塚葬焉。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待罪。初，上^⑤得流民奏，大驚曰：「飢死我百姓矣，奈何！」已得紘發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

【註釋】①淮徐，卽淮安徐州等地。②裝，行裝。③卽，就也。④庾，倉房也。⑤上，帝制時代稱君主曰上。

韓琦活七百萬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賑濟

慶歷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魏公琦大發倉廩，并募粟零糶，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糧遣還，全活甚多。後爲宰相薨。侍禁孫勉，以殺黿爲泰山神所病，夢至一公府，見魏公金紫上坐，教以乞簡房簿。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簡房簿，三金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勉以實告。三金紫首肯，歎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災，活七百萬；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不及也」。簡房簿，勉尙得十五年，乃放之。

酒民曰：「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其水災救人；豈非救災拯溺，功德尤急哉！嘗見一州府，大疫勸民出粟拯濟，委官

專領。其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壩中。但日以一粥食之，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視魏公何如也。

【註釋】○慶曆，宋仁宗年號。○簡，閱也。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飢民之道，未盡有四：「一、州縣米穀不積，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飼養失處置之宜，四、朝廷雖發倉廩，未嘗親諭惻怛，遣使臨視」。

【註釋】○韓維，字持國，雍邱人。○惻怛，悲憂也，與惻隱意同。

葉衡發倉爲糜

自衛新知 積貯第二 賑濟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爲糜，以食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止備緩急，視民飢而忍不救耶？」疫大作，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全活甚衆。

【註釋】①葉衡，字夢錫，金華人。②糜，粥也。③緩急，寬舒與危急並稱，實則需要之意。④單騎，匹馬獨行，不帶侍從也。

何椒邱賑貸麥熟止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察史何椒邱曰：「賑貸止於秋，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可已乎？」命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

【註釋】①罷，止也。②仰，倚賴也。③已，止也。

平糶

吳及奏止閉糶

仁宗時，祕閣校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糶。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糶之令。一路飢，則鄰路爲之閉糶；一郡飢，則鄰郡爲之閉糶。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災傷閉糶，以違制律論。

【註釋】①吳及，字幾道，靜海人。②告糶，謂荒年向鄰國乞糧以救饑也。③閉糶，謂遏止其米粟，不許出境也。④二千石，漢時太守秩二千石，後世遂以知府爲二

千石以上，謂府以上官也。⑤休戚，謂喜與憂，同國休戚，即與國家關係密切之意。⑥子兆民，百萬曰兆，子兆民，謂以百姓爲子也。

劉晏賤糶貴糶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註釋】①尤，怨而責備之也。

范純仁籍賈州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

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不知也。

【註釋】○襄邑，在今河南睢縣西一帶。○賈舟，商船也。

吳遵路航海糴米采芻收直

宋明道○末年，天下旱蝗，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采薪芻，官爲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願歸者，具舟食還之本土。

【註釋】○明道，宋仁宗年號。○吳遵路，字安道，丹陽人。○蘇秀，謂蘇州秀州也。

④原估，原來之價值，不增其價也。⑤薦，以稻藁所爲之席也。

史弼發米平糶

史弼。改浙西宣慰時，米價踊貴。弼卽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於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甯撤我俸以足之。」省臣不能奪也。

【註釋】①史弼，字公謙，考城人。②踊貴，猶言騰貴。③撤，除去也。④奪，奪其志也。

文彥博減價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起。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平糶，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頓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市。

價，適足以增其聲價，而價終莫平。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註釋】○抑，抑制也。

趙抃增價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飢死。

居士曰：「趙清獻增價，文潞公減價，而一時市價皆爲之平。蓋商米宜增，增則米之來其地者多；官米宜減，減則市之射其利者奪，而其價皆可自平矣。蓋遇境荒歉，清獻之法可行；倘廩有餘粟，則潞公之策可舉。亦因時地以補救之可耳。」

【註釋】①越州，即今浙江省紹興縣一帶是。②兩浙，謂浙東浙西也。③清獻，趙抃諡。④輻湊，如車輻之聚於轂，言人物之聚者多也。湊，亦作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洊。飢，貧民競愬。無所糶。定子曰：「汝毋憂！第持錢，往常所糶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臾，米溢於市。明年有麥，責償其半。至秋而輸足，民免於飢，而公帑不廢。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註釋】①高定子，字瞻叔，蒲江人。②夾江，即今四川省夾江縣。③洊，再也。④愬

，與訴同，告訴也。

令狐文公屈指獨語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逯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註釋】①令狐文公，名楚，字穀士，燉煌人。文，謚也。②儉，歲歉曰儉。③吏，書吏，若清代書辦之類。④所蓄，平日所囤積也。

周忱給諸大賈

周文襄公忱。撫江南，蘇松大飢，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大熟；命人四出，齎千金至其地市米，故抑直而不糶，且給言。

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還，糶無所售。於是官爲收糶以實廩，而椎牛醢酒，犒賞謝之。大賈各醉懽去。

【註釋】①周忱，字忱如，吉水人。②齋，持也。③市，購入也。④直，值也。⑤紿言，誑言也。⑥醢音師，本以筐漉酒之義。詩經：醢酒有藇。今作置酒解。

董應舉官糶議

董應舉。議官糶書曰：『穀米踊貴，半由穀乏，半由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糶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躍價，棍惡乘禁騙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也。穀

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爲奸民增氣勢爾」。於是搜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於多米地方，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某地方，卽用某地方人，必差品官，必於大暑前四十日，發穀必期盡發。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久則費多，將蝕我穀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穀價，所市必廉，雖稍染指而我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於大暑前

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發必盡者，復納之倉，費耗亦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不甚見德，如此而以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

【註釋】①董應舉，字崇相，明閩縣人。②四隅，謂城之四周。③染指，左傳：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靈公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後人遂以妄思沾潤者爲染指。

勸富

陳堯佐自出米爲糜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爲糜，以食饑者。富民以故，

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①率人，不若身先^②而樂從爾^③。」

【註釋】①陳堯佐，字希元，宋閩中人。②壽州，今安徽省壽縣一帶是。③令，命令。④身先，以身作則也。

趙抃解帶勸賑

趙抃知越州時，歲大飢。召富民畢集，勸以賑濟之義。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

居士曰：「右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糶米取半價

魏時舉，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家

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廩貸糶，價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歲之半價，卽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爲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屢官尙書右僕射，贈司空，謚文貞。

【註釋】○約，窮也。

黃兼濟子孫青紫

黃兼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兼濟至」。幅巾道服入；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坐詠之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黍麥

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糴之。一樣價值，一般升斗，在吾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子孫青紫不絕。

【註釋】①幅巾，用縑全幅，向後襖髮。俗稱襖頭。②緡，古者錢一貫爲一緡。③掖，

扶掖使坐也。④青紫，漢制印綬，九卿用青，公侯用紫；青紫不絕，言世代爲公卿也。

宋祝染濟飢之報

宋祝染，延平沙縣人，家頗饒。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飢之報」。及開榜，子果中狀元。

○居士曰：『右二條，以「福報」勸之。』

【註釋】○延平沙縣，在今福建省。延平，舊時府名也。○應舉，應科舉也。

段十八閉穀雷擊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飢，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閉穀不糶。鄉人旅客，封銀益價○，登門求糶；段堅不與。未幾，爲雷擊死，倉穀悉爲雷火焚盡。

【註釋】○饒州，即今江西省鄱陽縣一帶是。○益價，增價也。

富兒祈籤增價驚死

萬歷○十六年，武進○大飢，青果巷有烈帝廟甚靈。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

米數百石，不知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於廟之兩廊，聞此人之祝，同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數百，不以賑濟，尙求增價乎？」爭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疲癯殘疾多人，圍遶大呼，一時驚悸倒地，頃刻氣絕。

居士曰：「右二條以「惡報」勸之」。

【註釋】○萬曆，明神宗年號。○武進，卽今江蘇省武進縣。○驚悸，驚怖也。

邵靈甫發儲除道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樂施予，家蓄數千斛；歲大飢，或請糶，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曰：「衆飢，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泅溪鎮，除

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至今誦之。

【註釋】①邵靈甫，宋時人。②倜儻，不拘束也。含有慷慨之意。③急利，急求利益也。

④近名，近於沽名也。⑤罨畫溪，在浙江長興縣西，溪多朱藤花，開時遊人

競集，如入畫圖。長興與宜興接界。⑥震澤，在江蘇省，舊為縣，今已併入吳

江縣。⑦受役，自願作工也。

陳天福經濟倉

茶陵州。陳天福，素稱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以錢貸人。又起

經濟倉，平糶濟人。忽有道人以錢二百，糶米一斗，陳辭錢與米。

道人題詩於壁曰：「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

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鄉里傳誦。

居士曰：『右二條以「名譽」勸之』。

【註釋】①茶陵州，即今湖南省茶陵縣地。②陳天福，宋時人，子桂孫，蘭孫，並登第；亦樂善好施，有父風。③桂子蘭孫，駱賓王文有桂馥蘭馨語，後人遂借以爲子孫昌盛語。今所謂桂子蘭孫，亦同此意。④玉堂金馬，玉堂，漢官署名。金馬，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後人借此爲翰林之稱。

程九屏勸捐賑諭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諭曰：「今日旱蝗妨稼，貧民苦飢，此正富室市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篇氓，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等祖宗能利濟人，即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元氣不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殷殷勸賑，不獨爲枵腹之民圖目前，實爲殷富之家圖久遠。凡人之財，決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何

如爾！慳。貪者，其散一敗不救；好施者，其散累世食報。蓋貪慳者，非自己遭飛禍，便是子孫犯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仰，鬼神亦樂福澤，此理數之必然者也。爾等上戶，試舉兩者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施之善念矣！今日偶值奇荒，無有奇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保民，不得不汝上戶是望！且上戶自思，所得保有其上戶者，豈非賴朝廷有法度耶？則殷殷勸賑，又不獨爲爾等圖久遠，實爲爾等圖目前。飢寒之民，計無所出，眈眈。只在富室；能賑一人，思亂中卽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卽少十人。同姓同里，各務爲賑，轉相爲勸；由是百人千人萬人，其賑無有窮盡，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上戶，乃得安享豐豫。此又時勢之

必然者也。若一味自私自利，本是上戶而竄^④入下中，其姓名本府一一瞭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爾等上戶，不明於理數，即當審乎時勢，不審乎時勢。即當動乎榮辱。毋負開導苦心！

【註釋】①編氓，編列戶籍爲氓也。②慳，吝也。③眈眈，猛視貌。易經：虎視眈眈。

④竄，改易也。

程九屏勸平糶諭

程太守勸平糶諭曰：「今歲民多菜色^①，即蝗蟲亦強半告飢。當此時而家有擔石^②之儲，皆是天地鬼神之所厚；况陳陳相因^③乎？則爲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即當行天地鬼神

所嘉與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爲諸有穀之家計，只是及時平糶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爲奇遘，封廩厥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穀價一騰踊，四方之賈，必聞風而至；故不貴之地，常有大賤，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穀之雲集，福去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賢智者，問謂我一人之穀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想，戶戶閉糶，家家高價，則積獨成衆，積微成鉅，遂做成一皇皇^⑤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之於此，定有幾人平之於彼。蓋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爲刻薄人。是我一人之平，恆有以感乎人之平，與愧乎人之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於飢餓之厄矣。既令士紳從公

議派積穀以備缺乏，而猶然惓望。爾有穀之家平價者，蓋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派，恐中有力不勝任者。若爾等自度有餘，薄收利而厚種德，相與倡率，以救此荒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註釋】①菜色，飢饉之色也。②擔石，擔通儻，漢書：一石爲石，再石爲儻，言人可擔之也。③陳陳相因，因，仍也，漢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言陳與陳相積也。④奇遘，遘，遇也，奇遘，卽奇遇，言難逢之機會也。⑤皇皇，大也。⑥惓望，切望也。

破慳經

東坡有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疾

入膏肓，無方救藥。所以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既疎，圖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受。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皆是父母，嫡親骨肉。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餓流荒，種種苦楚；富貴之子，安享自然，曾不周濟；父母之心，悲傷惱怒，明加譴責，暗受消磨。此是虛元，不爲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己所有，濟人不足。况此財寶，名爲「四共」，或水或火，盜賊無常，各皆有份。此是道理，不爲汝說。萬歷年時，富平[○]布衣，李君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飢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勞費；迄今子姓，世享其名；此二萬金，如今尙在。此是報

應，不爲汝說。汝等吝財，本思常享，父傳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當作富翁；以是因緣，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環伺生心，不得方便，甘心引賊，入劫家財。洞房清宮，非汝所有，賊得焚之。朱提白鏹，非汝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嬌妻美妾，非汝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汝所有，賊得踐之。肢體髮膚，併非汝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邱墓，併非汝有，發掘惟賊，剖戮惟賊。再四思維，無有他孽，止因慳故，受如是苦。不能散財，安能聚財，不能減富，安能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旣疏，圖利未善，顛倒迷謬，誠可憐愍。悲心苦口，勸諭捐輸；豈是爲貧，正是爲富。豈是利他，正是利己。如我所說，不誑不妄，猛醒回

頭，功德無量。

酒民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富人每不肯稍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一旦有事，玉石俱焚，安所謂富厚哉？予所以苦口勸輸者，正爲富貴之家保全性命計耳！豈區區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耶？」

居士曰：「右三條以「利害」勸之」。

【註釋】①東坡，蘇軾自號東坡居士。②膏肓，晉侯疾病；求送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膏肓，在心膈之間。

③富平，即今陝西富平縣。④朱提，朱音殊，提音上支反。漢書貨食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⑤玉石俱焚，言貴賤同盡也。尚書：火炎昆岡，玉石俱焚。

洪濬百金方
積貯第二
勸富

一三〇

自衛新知卷二終

自衛新知卷三目錄

選練第三

訓練

總引 忠愛 敢戰 守法 勤習 敦睦 信義

選鋒

臥彪 捕盜將 突將 馬燧教騎 李抱真教步 高崇文練卒 選兵議

練射

李悝練射 种世衡 蘇軾弓箭社 課射法 武弁射 武士射 文士射 考試射 近射
法 攢射法 (圖十二)

練方向

練耳專聽金鼓練日專視旌旗

練心

練手足.....三六

練技藝.....三七

練行伍.....三八

額兵.....四〇

范仲淹大閱州兵 張栻簡閱州兵 孟宗政忠順軍 蘇軾部勒戰法 孟珙寧武軍 辛次

膺治兵設險 魏了翁較閱軍士

土兵.....四六

韓愈召募土人 韓愈諭准西土人召募成軍 蘇軾論練軍實 續廢籍民為義勇 薛季宣

弓箭手保甲法 辛棄疾招丁補額

鄉兵.....五二

崔饒鄉兵論 趙完璧鄉兵奏 趙懷玉鄉兵疏 鄉兵救命書 鄉兵勸諭 鄉兵約束 鄉

兵教習

民壯.....六八

才能.....七〇

技藝

唐彬聘處士 趙方用名人土豪 余玠築招賢館
着翅人

七四

自衛新知 選練第三 目錄

三

辨辭百金方 選練第三 目錄

自衛新知卷三

惠麓酒民 編次

湛華居士 重訂

選練第三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精矣。輯選練。

【註釋】○孫子，卽孫武子。○北，敗走也。○吳子，卽吳起，衛人。○虎賁，勇士之稱。○扛鼎，言力之大也。史記項羽本紀：力能扛鼎。

訓練

總引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則三令而五申之矣。

司馬法●曰：「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也。守令何獨不然；故必諄諄開導勸誨，如父之訓其子，兄之訓其弟，師之訓其徒。使◎之◎忠◎義◎發◎動◎，利◎害◎分◎明◎，而◎後◎身◎使◎臂◎，臂◎使◎指◎，如◎一◎人◎焉◎。越之圖吳，必十年教訓●，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閱訓兵六章，字字激切，當爲練兵之首務。

【註釋】①司馬法，舊題司馬穰苴撰。②十年教訓，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

忠愛

「諭爾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與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尙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飢號寒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耕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遊手遊食的也當了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你們身

上，這是爲何？就髮膚盡捐，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如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容，況國家有事，連你身子置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下，你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一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你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武穆從軍士起家，背上刺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着！

【註釋】①覆載，覆，蓋；載，承也。②丁差，服役於公家者。

敢戰

「諭爾衆兵！你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須要敢戰！如何叫做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去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得性命。今日你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賊的好漢；朝廷竭百姓的膏血養你們，就說這都是我拚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箇保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腳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你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箇饒得你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況性命是閻王注定的，若是命

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班超^①三十六人，橫行鄯善諸國^②；謝元^③八千，破苻堅^④八十萬，這事何等氣魄？切須聽着！

【註釋】^①班超，字仲升，漢班彪子，安陵人。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帝時，出征西域，歷官軍司馬，將軍長史，西域都護，安集五十餘國，在西域三十餘年，以年老乞歸，封定遠侯。^②鄯善諸國，在今新疆一帶。^③謝元，奕子，安姪，字幼度，下邳人。^④苻堅，字永固，略陽臨渭氏人。

守法

「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是皇帝苦

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命留得麼？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留得麼？況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効尤，被賊趕上，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効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這菜值得多少，正怕人人効尤，既取得菜，便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不恨賊而恨他，反思順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磨下，士取民一箬笠，泣而斬之。這磨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

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④薦韓信^⑤，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⑥夜至周亞夫^⑦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你們，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你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聽着！」

【註釋】①呂蒙，字子明，富陂人。②穰苴，姓田，因官司馬，故稱司馬穰苴，齊人。

③莊賈，齊大夫。④蕭何，沛人，以功封鄼侯。⑤韓信，淮陰人。⑥漢文帝，

高帝中子，名恆，在位二十三年。⑦周亞父，勃子，沛人。

勤習

「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實實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如何不勤習？你習得手段高強，決能殺賊；若是不如，決爲賊殺。不勤習武藝，便是不要性命也。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須是着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着。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

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焰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進前，只砍馬脚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府操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眠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一日，憑他恁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世忠^①背嵬軍^②五百人，朝夕操練，一可當百；順昌^③之捷，金兀朮^④望見旗幟便走。岳飛每休舍，即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法，所向無敵。你們聽着！

【註釋】^①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宋高宗時，屢敗金兵，爲中興名將之一。^②背嵬

軍，親兵之名，韓世忠岳飛軍中皆有之，擇饒有勇力者充當。又名背崖，北人呼酒瓶爲崖，大將酒瓶，必令親信者背之，故名。③順昌，卽今安徽省阜陽縣。

④兀朮，又稱完顏宗弼，金太祖第四子。

敦睦

「諭爾衆兵！如今你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闊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們今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們長者爲兄，幼者爲弟，要如親生一般。你總見

中舉中進士的，東西南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同營當兵，與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靠我，我不靠你，便不敦厚和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廝殺的時節，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箇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照顧，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妒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時一着，我性命須索你救，你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膠似漆？況這良心，何人不有，你敬他，他還敬你，你愛

他，他還愛你。這狠心亦何人不有，你罵他，他還罵你，你打他，他還打你，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你，你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至今關王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着！」

【駐釋】○劉關張，劉，即先主，名備，字玄德；關，即關羽，字雲長；張，即張飛，字翼德。

信義

「諭爾衆兵！你們與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信義」兩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裏念的如此，口裏說

的如此，如今說出這話，終身守着這話，不指東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害利便改頭換面，使人人都信你得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倚，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作欺誑，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箇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

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你們聽着！

【註釋】○解揚，字子虎。○靈輒，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請以遺母。因與之簞食與肉。後晉靈公伏甲攻宣子，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救宣子。○趙盾，趙衰子。

選鋒

臥彪

北魏李崇，深沉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

【註釋】○李崇，范陽人。

捕盜將

自衛新知 選練第三 選鋒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實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西川，刺史楊慶復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兵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

【註釋】①角勝，角力以別勝負也。②憤鬱求奮，因不令出戰，氣憤而求一試也。

馬燧教騎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乘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教之，數月皆爲精騎。

【註釋】①馬燧，字洵美，邠城人。②百井，在今山西省陽曲縣北四十里，又名柏井。

李抱真教步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戶三丁得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云。

【註釋】①李抱真，字太玄，河西人。②策，預料而籌謀之也。③蠲，除也。④徭租，徭役租稅也。⑤閒月，如農隙之時。⑥大較，一一考較之也。⑦賞責，武藝嫻熟者賞，反是者責。

高崇文練卒

唐高崇文屯兵長武^①，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註釋】①長武，故城在今陝西長武縣西三十里。

選兵議

凡選兵者，或取豐偉，或取武藝，或取力大，或取伶俐，皆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

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輒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爲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爲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諫論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獨未能也。須臾，顧

見猛虎，暴然迫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喻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懸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立斬數人，吾雖懦，猶能驅市人而戰之。今將領，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於貫耳。不有千金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馘之也。試問冲鋒陷陣者誰？則皆左右諸少年，度其年不過二十上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活，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也。軀幹豐偉，武藝精通，力大侷侷，而兼有膽氣者，上也。必不可得，則寧取膽耳。

練射

李愔練射

李愔爲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①之訟者，令之射的^②，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註釋】①狐疑，狐性多疑，故人多疑者謂之狐疑。②的，射侯之中心也。

种世衡

自衛新知 選練第三 練射

【註釋】①倉卒，急遽無措貌。②蘇老泉，名洵，字明允，眉山人，蘇軾蘇轍父。③貫耳，軍法不聽令者貫耳。左傳：貫三人耳。④郭成，明四川敘南衛人，歷官蘇松副總兵。倭寇掠崇明三沙，成擊沉其船，斬獲其軍。⑤馘，截耳也。

宋种世衡在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註釋】○种世衡，字仲平，洛陽人。○青澗，即今陝西省青澗縣治，○夏戎，謂西夏也。

蘇軾弓箭社

蘇軾乞增修弓箭社，條約曰：「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扈种世衡等，專務整緝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故元昊復

臣。今河朔西路，備邊州軍，自澶淵講和^②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鉏^③，佩劍而樵，出入山坡，飯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本土有盜不護，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坟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哉！

【註釋】①蘇軾，字子瞻，洵子，眉山人。②慶曆，宋仁宗年號。③趙元昊，本姓拓跋，唐賜姓李，至元昊之從祖繼捧，由宋賜姓趙，因亦姓趙，而元昊又稱李彝霄

。④封殖，富厚之也，⑤砥礪，磨勵之也。⑥澶淵，湖澤之名，又曰繁淵，宋真宗曾與遼人盟於此間。⑦鉏同鋤，治田也。

課射法

范仲淹韓稚圭。經略西夏。時，令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宜采訪其遺法，增損其約束。在城者分爲四社，鄉鎮每鎮立一社，村莊相近者，或三五村或十數村各自爲一社，聽從其便。擇寬大廟宇一所，爲講習韜略處。擇空閒平地一段，爲演習弓箭處。在城四社，各聘善射者一人爲社長，武藝超羣者二人爲社副，善書二人爲社錄，村鎮亦然。不論軍民士商，願入者聽。古者士大夫亦學射澤宮，卿相之子，亦嘗戍邊，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何恥之有？每

社置武經等書，時時講習；三六九日，習射一次。如膂力過人，家貧不能置弓矢，本社好義富家代置者，給牌優獎。社約既定，每季有司親赴各社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韜略精熟者，賞本人，仍賞社長。民間宴會，即以射箭賭酒，猶勝於行令。遊食無賴，即以射箭賭錢，猶勝於擲蒲。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於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事可以禦外患，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聞之遠遁，右利無害。曷不舉而行之！

【註釋】①韓稚圭，即琦，自號贛叟，安陽人，封魏國公。②西夏，地在今內蒙古鄂爾

多斯阿拉善，及甘肅省西北部。③韜略，用兵之謀略，謂之韜略，謂本諸六韜

三略也。④澤宮，古者所以習射選士之處。⑤戍邊，守邊也。⑥武經，兵家言也。如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等，所謂武經七子也。

武弁射

守備千把總等官，每遇督撫入境出巡，官評冊揭，其應薦獎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繩文官之法繩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玷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職業之修不修，一較射而知之矣。如能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較射一次，倘遇督撫按部，應報冊揭內，即以屢次之不中箭者，盡行開報，與放浪不簡者同戒。即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宥免。則諸弁知所重。

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衆矣。

【註釋】○守備千把總，三者皆明清武職。○緇，糾察也。○玷，玉病也。借言人有缺

失，如玉之有玷也。

武士射

文學生員，有歲考科考院課月課，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然。倘能亦如課文士法，設武學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書院課文法，月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次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

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精者必多矣。

【註釋】①上臺，上司也。②不虛發，言悉能中的也。③不次，不依次序而特升之。

文士射

古有鄉射，今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①，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惟工鞞^②，竟不知弧矢^③爲何物，卽射圃亦鞠爲茂草^④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如能每月府縣官，亦以月課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輒破的者，破格優禮；而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卽於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註釋】①射圃，習射之處，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②鞞，帶與巾也。揚子法言：

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繁悅。③弧矢，弓箭也。④鞠爲茂草，鞠，窮也。意謂盡爲茂草，而無他物也。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別四等。童生考試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諸生童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後，求續取或告考者，纍纍不可勝數焉。夫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於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各於原案外，盡行拔取，另造一冊，送院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學，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

等以下至四等，發案後有自稱能射，及冊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於射矣。

【註釋】○提學，掌各省學政，明時爲提學道，清時改爲提督學政。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强，遠則力弱，所以箭必近發，發乃奇中。今後習射，不用張鵠，日以三尺許長小棍，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註釋】○鵠，射之的也。

攢射法

攢射圖 (二十圖)

安●人形把●三箇・顏色各異，用聲音響亮者一人，執一紅旗，任

其所指，無不中者

。蓋敵入中有領衆

頭目，只射殺頭目

一人，衆敵自然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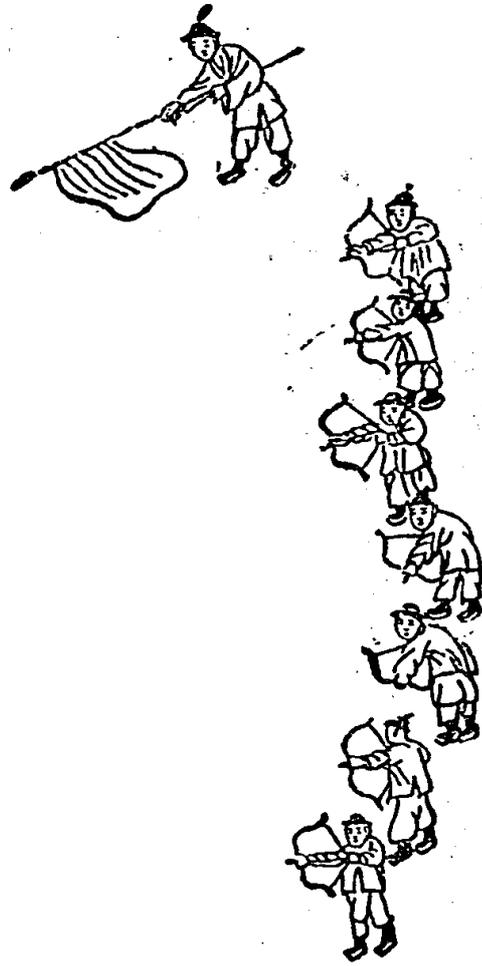
走。此「擒賊擒王」

之法也。

軍中威望，莫重

摧標。一將見擒

，三軍之膽盡寒



矣！守城合戰，俱宜如此。

【註釋】⊙安，置也。⊙人形把，把之作人形者。⊙擒賊擒王，杜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練方向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卽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卽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卽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黑，神爲元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卽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

卽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卽方爲中，行爲土，土之色黃，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後面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

！此教戰之指南也。

【註釋】○宮嬪，宮女也。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五兵之爲用多矣！然古人行師，第曰「祭旗」，曰「覺鼓」。者何也？蓋以金鼓旌旗，乃一軍之耳目，尤爲喫緊耳！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磨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死，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所以戚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的耳，只聽金鼓，如播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你們的目，日間只看旗幟，夜裏只看高照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

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註釋】○祭旗燬鼓，旗鼓，爲師之耳目，故古者出師時，祭之燬之。燬者殺牲以祭，用血塗於鼓也。○咸南塘，名繼光，定遠人。

練心

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敵甚於畏將，卽敗；士卒之心，畏將甚於畏敵，卽勝。欲其畏將，亦無術也；千金之賞，懸之於先，猛虎之威，迫之於後，雖驅市人可以戰矣！古之善用兵者，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綽有至意。只如今日銖兩以爲賞，鞭貫

④以爲威，欲其畏我侮敵以講練心之術也，難以企矣！

【註釋】①無異術，無奇異之術也。②綽有至意，言極有深意也。③銖兩，甚言其數之微也。④鞭貫，軍中之刑，左傳：鞭七人，貫三人耳。

練手足

練手使之屈伸便利，提挈敏快；練足使之進退合宜，往來合法。然非徒手空足而練也。手足便捷，全繫於器械輕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手無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魚肉士卒也。」器習利而無號令以一其心，金鼓以一其耳目，雖有藝，與徒手同。三軍既悉吾令，則當精夫藝。藝與法令並行，則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何手足之不指

揮如意哉？天生飛潛之物，授以爪牙鱗甲蹄鬣；人而無此，故畀五兵，代之。夫天有五行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制器篇詳之矣！

【註釋】○飛潛，飛，謂鳥類；潛，謂魚鼈之屬。○五兵，鄭康成云，戈，殳，戟，酋矛，夷矛也。

練技藝

救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爲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之至形，有致人而不致於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於一二勢，有一二言包括有餘，有千百言形容不盡，詎可謂其無

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爲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欺之；而我兵之習於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套爲尙。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怪也。今之技藝，花法勝而對手功夫全迷，只要盤旋上下，滿片花草，試問弓矢疎密之法，又鈹奮搏之法，刀槍擊刺之法，藤木二牌起伏之法，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茫然不解矣。安望其對敵不怯而走哉！

練行伍

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千人無用者，欲得實用，不過伍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陣隊之法，卽一人所習之法也。一人之鬪，有五體焉，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於五萬五十萬人之
鬪，同一法也。有人問俞大猷；兵法孰爲最要？曰：「節制二字
，兵法之大要；分數分明步伐正齊八字，節制之條目。七書千萬言
，八字該之矣！明此八字之義，於兵思過半矣！靜亦靜動亦靜，
後人發先人，至致人而不致於人，隨機運用，微乎神乎！今督
撫閱兵，操練皆是虛套，但要周旋華采，如同戲局，就操一千年何
用！人馬如何調度；對陣如何廝殺；賊據山岡，我在平原，如何攻
圍；賊在平原，我臨川澤，如何敵鬪；賊伏山谷，忽然邀截，如何
沖鋒；策應之兵，如何疾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勇如狼虎；誘敵
之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藏若鷹鷂；號令如何習熟；

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敗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防；消息如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酬；是在司閱者實實講求焉爾！

【註釋】○觸類，凡相感而心有所動者，曰觸類，俗所謂觸類旁通也。○俞大猷，字相輔，別號虛江，晉江人。屢以舟師破倭寇，時稱俞家軍。○該，備也。○神，言神妙莫測也。○閱，閱兵也。

額兵

額兵者。各郡邑額設之兵也。國初額設以五千計，所以千計以百計，州縣又有常兵機兵，城守之兵，何處無兵；而其如吏不習兵，士不學戰，冊中白羽，呼之不靈，惟坐糜廩餼而已。一旦有急，如

羣羊而當猛虎，寧有濟乎？故練之不可不亟也。

【註釋】①廩餼，國家供給之糧食也。

范仲淹大閱州兵

范仲淹知延州①，大閱州兵。興營田，以恩信懷來②羌漢③之民，相踵歸業。所得上賜④，悉給分諸將。居二年，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⑤，復靈武⑥，元昊大懼，遂稱臣請和。又分州兵爲大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

【註釋】①延州，卽今陝西膚施縣是。②懷來，懷柔而招來也。③羌漢，羌，西戎種族，漢，漢族也。④上賜，君主所賜也。⑤橫山，在陝西省之北境。⑥靈武，故

城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北。

張棧簡閱州兵

張棧。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尙仇殺；聞入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棧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點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諭溪澗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

【註釋】①張棧，字敬夫，號樂齋，綿竹人。②靜江府，今廣西桂林縣一帶是。③遼夏，遼與西夏。④徼，邊徼也。⑤伉健，強健也。

孟宗政忠順軍

孟宗政。權知棗陽軍。民逃而復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籍

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③鄧^④間。宗政由是威名振於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云。

【註釋】①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②棗陽，今湖北省襄陽縣一帶是。③唐，在今湖北隨縣西北。④鄧，湖北襄陽縣東北。

蘇軾部勒戰法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不敢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地；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威服。會春大閱，軍旅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

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定人言自韓魏公^④後，乃見此禮云。

【註釋】①隸，隸屬也。②舊典，舊制也。③王光祖，字君俞，郿人。④韓魏公，卽韓

琦。

孟珙寧武軍

孟珙^①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②。節制。珙至鎮，招集寧武軍，曰：「不擇險要，立砦柵^③，則難費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④，以李庭芝^⑤權施州^⑥。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⑦而耕，敵至則悉兵^⑧而出。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註釋】①孟珙，字璞玉，絳州人。②夔州，即今四川省奉節縣一帶是。③砦柵，軍營中防禦器，以五六尺長之竹木，削其一端使之銳，以下端埋諸地，疏落植之，以作障礙。④殿最，上者爲最，下者爲殿，音店，言分其等次也。⑤李庭芝，字祥甫，隨人。⑥施州，故治在今湖北省恩施縣一帶。⑦植，立之也。植戈而耕，猶論語謂植其杖而耘。⑧悉兵，悉成爲兵也。

辛次膺治兵設險

辛次膺令蒲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次膺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治兵設險。賊不敢犯境，一邑更生。

【註釋】①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②蒲城，即今陝西蒲城縣。

魏了翁校閱軍士

自衛新知 選練第三 額兵

魏了翁^①知瀘州^②，奏葺^③城堞，精器械。出則較閱軍士，入則與諸生橫經^④課業。夷人望風而遁。

【註釋】^①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②瀘州，故治在今四川西昌縣西南二十五里。^③葺，修補也。^④橫經，後漢董春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問難百餘人。

土兵

土兵者，召募土著^①之兵也。市井負販之夫，田野鋤耰^②之子，今日麗名^③於官，明日驅以應敵，是惡^④可爲兵哉？募之宜早，練之宜勤，吾民卽吾兵矣！從來難馴而易潰者，皆客兵爾。必土著之兵，根脚立定，然後可以懾服客兵而盡爲我用。此輩有籍貫，有親友

，有父母妻子，雖欲逃，無可逃；食以厚糈^⑤，激以重賞，予以器甲，又可省轉餉之煩，較之徵調召募何如哉！

【註釋】①土著，謂有城郭常居，非他處流徙而來者。②鉏耨，以鋤治田曰鉏；耨，覆種也。③麗名，謂名繫於兵藉也。④惡，何也。⑤厚糈，糈，糧也；厚糈謂厚祿。

韓愈召募土人

韓愈^①與鄂州^②柳中丞^③書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殺賊不辜^④。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握兵之將，熊羆^⑤虎之士，畏懦蹙^⑥，莫肯仗戈，爲士卒前行者。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餽餉煩

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消弱。人與賊不相諳悉，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百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可上聞行之否？

【註釋】①韓愈，字退之，昌黎人。②鄂州，即今湖北武昌縣一帶是。③柳中丞，謂柳公

綽。④不辜，無罪者也。⑤羆，獸名，大如狗，文如狸。⑥蹙縮，局促之意。

韓愈諭淮西土人召募成軍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曰：「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①許^②安^③唐^④汝^⑤壽^⑥等州，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

小俘刼，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俱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①，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註釋】○淮西事宜，籌吳元濟亂事也。○陳，即今河南省淮陽縣治。○許，即今河南省許昌縣治。○安，即今湖北省安陸縣。○唐，即今河南省泌陽縣治。○汝，即今河南臨汝縣治。○壽，即今安徽省壽縣治。○處分，處置也。

蘇軾論練軍實

蘇軾論練軍實策斷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

。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其無事而田獵，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拱手就戮；百萬之衆，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續贛籍民爲義勇

紹興三十一年，虜入寇。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續贛守荆南，

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隻丁，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爲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糧。至乾道間，舉七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張栻爲帥，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後四年，趙雄又增三千三百人，時十一年冬通爲萬三千八百餘人。

【註釋】○紹興，宋高宗年號。○乾道，宋孝宗年號。○淳熙，亦孝宗年號。○趙雄，字溫叔，資州人。

薛季宣弓箭手保甲法

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利便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

副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而旗幟亦別其色。紹熙四年冬，凡萬五千二百一人，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爲兵。

【註釋】○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紹熙，宋光宗年號。○率，意與大抵同。

辛棄疾招丁補額

辛棄疾。知福州。福州前枕大海，賊藪也；俗悍易亂，無積貯。棄疾苦心期歲，積鏹至五十萬，榜曰「備安庫」。招壯丁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閑。卒以抗直，坐劾去。士民填哭巷滿。

【註釋】○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賊藪，賊所聚處也。○劾，論人罪狀曰劾，如

彈劾。

鄉兵

鄉兵者，各鄉村團結之兵也。周官比閭族黨之制，爲鄉兵之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桓公以伯。漢唐後，宋有河東河北保毅護寨諸兵，利病半焉。明時流寇猖獗，在在議鄉兵，未見成功，先貽騷擾。蓋有兩難：其一、則有司率皆逢掖之儒，未學軍旅，能必丈人之吉乎！其一、則才堪長子，權不在焉，亦未易成節制之師也。夫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今之率鄉兵者，敢殺一人否！雖千金之賞，未必得勇夫之用矣！惟權歸有司，而知人善任，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唯在擇任守令哉！唯在擇任守令哉！

【註釋】○比閭族黨，周禮地官閭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

伯與霸同。③逢掖，大袂也，古時儒者之服。④丈人吉，見易經師卦。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也。⑤長子，亦見易經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⑥知人善任，謂知其人而善用之也。⑦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毒，害也，言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有老成之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吉又何咎矣。兩語亦見易經師卦彖辭。

崔銑鄉兵論

明嘉靖○癸未○，山東盜王堂起，議調邊兵。崔銑○著論曰：一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知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也。弛而莫支，莫甚於兵。舊制縣僉民壯，卽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

，多以傭奴充之，使之擒賊，如驅羊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五百人，次二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釀出。一人，分爲兩班，揀拔悍勁，操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值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平居，譏察逋裘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大司馬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數月，王堂平。

【註釋】①嘉靖，明世宗年號。②癸未，嘉靖二年也。③崔銑，字子鍾，一字仲臯，樂安人。④亡，通無。⑤業章句，言所業者，祇尋章摘句，不知政治大體也。⑥制，限制也。⑦釀出，合出也。

趙完壁鄉兵奏

自衛新知 選練第三 鄉兵

萬歷二十五年，趙完璧奏：「鄉兵之利有三，擾有五，嚴祛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抱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此三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知。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誰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報派。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奸貪掾吏，又駕爲查驗之說，百方刁勒，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報上，紙墨之費，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

，府吏人索賄後收，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隨意晏早，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有罰，不中有贖，使民賣田鬻子而償，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糜工，其擾五也。民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皆由於此，不北走胡，則南走越，是可。不。爲。之。慮。哉！故欲練鄉兵，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爲給予，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名籍，紙字美惡，格式合否，不必太拘官爲之可也。定操有期，早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視之，餘日放之歸農，勿故爲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

少示懲戒，薄加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

【註釋】①萬歷，明神宗年號。②趙完壁，字全卿，膠州人。③祛，祛除之也。④倉卒，又作倉猝，急遽貌。⑤錢神，謂錢可通神者也。⑥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居以富強爲右，貧弱爲左。⑦訛言，僞言也。

趙懷玉鄉兵疏

崇禎四年，趙懷玉疏曰：「城守無如練鄉兵矣！以父兄子弟之兵，守桑梓。父母之邦，誠便計也。愚以爲練鄉兵，必挨舊兵，今搜括已窮，豈能於原額外再征鄉兵之餉。或曰：「使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不費官一鎰」。然好義樂輸之人甚少，勢必報富戶派之；不

給者勢必以鞭扑強之，騷擾不可勝言。臣居鄉時，亦常勸富戶養鄉兵矣，沿門求之竟不肯出。臣爲理時，亦嘗奉委查鄉兵矣，不過保甲牌中輪流而出以應操爾，何曾有兵，何曾堪用哉！夫鄉兵驍壯者不可少，能使其枵腹荷戈乎？能使其裹糧聽用乎？上之人，惟美其名而行之；下之人，亦承其令而應之，隨造花名冊籍而進之；輒云：「某州某縣，有鄉兵若干」。有其名，無其實也；有其籍，無其人也。卽有其人，皆賣菜傭爾，不待旗鼓相當而已披靡矣。一愚以爲當選鄉兵之驍壯者，而汰額設之羸弱者，以其餉餉之，庶幾可行乎！

【註釋】○崇禎·明思宗年號。○桑梓，鄉里之稱。詩經：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二

者爲父母所種，故加以恭敬也。③理，治獄之官，明時稱推官爲司理。④枵腹，枵，虛也。枵腹，飢餓而腹空虛也。⑤裹糧，詩經：乃裹餼糧，本篇當作自備食用解。⑥旗鼓相當，言對陣也。⑦披靡，兵潰散也。⑧以其餉餉之，謂以所汰羸弱者之餉，移以增驍壯者也。

鄉兵救命書

呂坤○鄉兵救命書曰：「方今天下無真兵，人人不知兵；纔說練鄉兵，箇箇氣惱死；不管他日死活，且怨眼前騷擾，守土者，離任之後，各有職業；只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不了故園，奈何不爲久長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立個「性命會」！十月初一以後，三月初一以前，共四個月；除六十以上十五以下

殘疾衰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槍、火槍、鑄斧、骨朶、齊眉棍、弓矢、腰刀、火硫、繩鞭、鐵梢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早晚習學。遇酒席，以此爲輸贏賭酒；如猜枚投壺一般，振作一番。如有武藝精通能爲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帖獎賞。如此雖三五十強盜，不敢打家截道。縱使有賊攻城，亦知此處兵強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自膽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爲，有司每月試聚較藝，行賞罰以鼓舞之可爾！

【註釋】①呂坤，字叔簡，號心吾，寧陵人。

鄉兵勸諭

「凡我居民，聽我勸諭！目下歲飢盜起，却不商量一箇擒拏盜賊保

護身家性命的方法，只管聽信小人故意搖惑喧傳的虛聲，先自家慌做一團，把婦女、衣物、糧食、頭畜，亂行遷移逃躲，無論貧民乘機搶奪，只說爲甚麼便輕易離了鄉井。今有一法：只有四箇字，叫做「大家齊心」。從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頓器械，操演弓箭槍刀神槍大砲等件，纔是禦備事體。小人虛張聲勢，捏造訛言，正要我們亂動，他好搶掠。略有識見的，怎肯墮他術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衆齊心擒捉，看他如何搶掠。俗語云：「強龍難敵田頭蛇」，我們土著居民，道路熟便；他們就是強壯，道路生疎，終怕我們四面圍捉。倘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賊來，便都出門，大家齊心向前。雖說賊頭都是好漢，他馬是沿路搶的，

人是沿路隨的，真正賊徒不多。古語道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用百十箇好漢，手拿百十條棗棍，打他馬腿，馬倒了箇箇成擒。如賊到街衢，兩旁只暗用「絆馬索」，他馬如何敢走。若搶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擄掠財物污辱婦女光景，就該捨了幾間房，一把火燒箇罄淨。若在村鎮外屯住，晚間暗堆柴積草周圍放火，不怕他不勦滅。何故只聽虛聲，便都逃躲，讓路讓屋讓酒飯與他，骨肉拆散，親戚飄零，家業被搶，妻女遭辱？就中自守的，反保全無恙，豈不是勇敢當先者，可護守身家性命，而慌怯逃躲者反辱身喪家之一明驗哉！如今道院父母，爲地方費盡心力，募兵請兵，護守城池，催督我們團練鄉兵，且懸重賞。我們大家齊心奮勇

，保固一方，奏聞九重，名留千古。至一切功令賞罰，公祖父母，自有不測之妙用也。先以此約轉相勸告！

【註釋】①道院父母，謂巡道以上官員也。父母，詩經：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頌揚之詞。②九重，人君所居之處。③公祖父母，舊時地方長官，若縣令之類。紳士稱之爲公祖。

鄉兵約束

鄉兵者，鄉自爲兵，共守一鄉，不隸於官者也。官兵領官糧，憑官調遣，聽主將統率，方可策應殺賊，四鄉離城寫遠，賊來先被搶掠，就使官兵出城迎戰，未免逗留時日；况官兵那有許多，只好防守城池，安能一時四鄉策應。目今盜賊蜂起，我們鄉村，不自家齊

心保守，祇望官兵剿賊，恐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難保矣！爲今之計，我們鄉村，約在五七里內可聯爲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約束。每村各擇一「總」，一「總」下各挑簡精壯好漢，或用弓箭，或用火砲，或用槍刀，或用悶棍，或用砲石絆索，務要有膽氣，有力量。或有謀略，能隨機應變者，酌量村之大小；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三二十人，小村十數人，各立花名文冊。村村相合，多則七八百，少則四五百。如兵止五百，則火砲手一百，弓箭手一百，長槍手一百，砲石悶棍絆索雜兵共二百。如至多七八百，倍之可也！各村各家，照地畝糧石派銀，公貯聽用，時常合操訓練。遇臨陣時，每名給銀五分。如有仗義疎財願多出者聽，貧者免派，止令

跟隨衆人出陣可也。臨陣大家齊心，能鼓勇爭先，殺奪賊人首級財物者，大家湊禮稱賀，記姓名功績於冊，稟官旌賞。臨陣立脚不定，先自退逃者，記姓名退逃於冊，仍追銀入官公用；衆人稱賀有功之人時，歸着他跪送酒食以示辱。兵至五百，立一勇敢當先信義孚衆者爲「正」，四人爲「副」。營兵若干，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聞鼓前進；用鑼八面，聞鑼則止；相機施行，不可違悞！

【註釋】○寫遠，寫音烏，遠隔曰寫遠。

鄉兵教習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鼓動親上死長的肝腸；習者，習之以武藝行陣，練熟護身殺賊的妙法。鄉間村夫，久不知兵，未免驚詫推

諉，況無官長催督，誰肯帖然。遵依。我想人雖村野，那箇沒有好勝爭強的念頭；如今被賊搶掠家資，淫擄婦女，何故讓他，通不與他賭鬥？只因平日不曾習得護身殺賊真武藝真本事，一見賊，先自膽怯。常言道：「藝高人膽大」。可見真武藝真本事，是你們安身保命的實在受用，何待上人督催。然後習學哉！今各齊本村有名鄉兵，自行立會，弓弩槍棒，火器陣法，件件自相比試。或攢銀錢，或攢酒肉，如賭博取勝的一般。人人爭勝，自然漸漸高強。然後這村與那村比試，互相賭賽。如此而村村爭勝，自然有好漢出來。臨敵之際，擒捉得勝，官府又有獎賞，比那無益賭鬥，豈不便宜百倍！或問攢銀錢，攢酒肉，那有許多費用。試問平昔賭博，極無益。

極犯法之事，如何便不惜費？此乃保全身家性命，極有益極守法之事，反惜費乎？鄉村賽神時，各社爭強，窮家小戶，無不竭力出錢；此徒求福於冥冥之中，不可必得之數也，人倒樂意施財。今於真本事立刻見効大獲保全之福利事，反吝惜而不爲哉？

【註釋】①親上死長，謂親愛其上，而爲其長者效死也。孟子：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②帖然，帖服也。③通，當作皆字解。④攢，聚也。

民壯

衙門設有「民壯」「弓兵」「健步」等役，原爲守城禦侮之用，其代耕之糈，不欲坐靡也明矣。近乃不程力技，徒備差遣，致遊手混入，武藝茫如。一旦有事，尙欲召外兵，練鄉兵，反置本衙兵壯于不

用，無乃倒行而逆施^③之乎？民壯不壯，健步不健，弓兵無弓，顧名思義，其謂之何？卽應捕，固專設以捕賊者也，而技之未閑^④，賊于何捕。不獨此也，各役之設，一衙門有數百人數十人者，有工食十二兩七八兩者，程工奠食^⑤，第以列顏行^⑥，執牌票止爾，此與豕豺狼而使之噬^⑦也何異？宜簡練以備緩急。於本役工食內，自備器械，下班日，赴演武場聽委首領官訓教，有司官練閱之。務要三月之內精熟，否則卽行革退，另召精勇有技之人充當。

【註釋】①程，限也。言設爲定限也。②茫如，茫然不知也。③倒行逆施，言反其常也。④閑，熟習也。⑤程工奠食，言計其工作而定其工食也。⑥列顏行，壯觀瞻也。⑦噬，齧也。

才能

大塊●生財，原無今古；國家羅士●，不服雲泥●。方今時事多艱，需桓桓●，赴赴●之才最急。練兵、練射，不過膂力技藝，未有謀略出衆可爲一軍司令者。應行博訪，或精曉天文象緯●，兵法陣法三略六韜；或精舟師車陣，馬步戰法，并工神火器械，精妙入微；或膽力過人，舉百鈞●，開兩石，走及奔馬，力扼猛虎，射可穿楊●，當加以殊禮拔用。或高品殊才，不輕來見，有能知者舉報，卽禮聘之，其舉賢之人，并行錄用。延攬英雄，廣搜奇傑，今日最亟務也。從來名將，或起於吹簫●，屠狗●，或伏於耕樵販負，十步之內，必有豐艸，安得謂一郡一邑之內遂無人哉？

【註釋】①大塊，地也。②羅士，言招致人才，如羅鳥雀也。韓文：以禮爲羅，羅而致之門下。③雲泥，言地位之懸隔也。④桓桓，武貌。⑤赳赳，果毅貌。⑥象緯，日月五星也。⑦舉百鈞，鈞三十斤，舉百鈞，言方大也。⑧穿楊，春秋時楚將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⑨吹簫，伍子胥奔吳時，吹簫乞食于市。⑩屠狗，樊噲微時，屠狗爲業。

唐彬聘處士

唐彬○刺雍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肌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更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

彬敬而待之，以次進用。各任顯要，州以大治。

【註釋】①唐彬，字儒宗，晉鄒人。②士人林藪，言士人聚處也。③皇甫申叔嚴舒龍姜

茂時梁子達四人，皆雍州人。晉書附唐彬傳。④不臣，臣，所統屬曰臣。左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不臣，言不以所統屬相待，敬禮之也。

趙方用名人土豪

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方能用名人陳咳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具死力，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註釋】①趙方，字彥直，宋衡山人。②尊俎折衝，言在杯酒之間制敵也。③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④扈再興，字叔起，淮人。⑤孟宗政，絳州人。⑥藩屏，爲國藩籬，以屏蔽之也。

余玠築招賢館

余玠。知重慶時，賢才淪棄，法度蕩然。玠至，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己居。下令曰：「諸耆舊賢士，欲以謀告我者，徑詣公府」；士之至者，玠殷勤款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播州。民冉璉冉璞，俱有文武才，聞玠賢，謁之，玠待以上賓。居旬日，請問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少有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治釣魚

山乎？玠大喜曰：「此玠志也。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
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酒民曰：「天下未嘗無士也，官日倨，士日卑，能修布衣之交者
誰乎？」

【註釋】①余玠，字義夫，蘄州人。②播州，即今貴州遵義縣一帶是。③冉璉冉璞，兄弟也，俱有文武才。④間，隙也。⑤非敢同衆人，謂不敢以庸衆自居也。⑥合州，即今四川省合川縣。⑦釣魚山。在今四川省合川縣東。⑧不次，不以資
格限之也。

技藝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未事之先，搜奇募異，凡巧思絕技之士，靡

不羅致磨下，隨材任用，咨謀咨度，虛心獨斷，使羣策羣力，無不畢舉。於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下至游棍、俠徒、鷄鳴狗盜，罪犯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才效其力。此用人爲守城第一義也。

【註釋】○咨謀咨度，詩經小雅，皇皇者華，有周爰咨，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詞四語。咨謀咨度，地訪問意。○羣策羣力，言合衆人之智力也。○鷄鳴狗盜，皆齊孟嘗君門客事。

着翅人

後周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閒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宇文泰以果

爲虞侯都督。每從征，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破稽胡於北山，胡憚果勤勇趨捷^①，號爲「着翅人」。

【註釋】①韓果，字阿六拔，武川人。②宇文泰，小名黑獺，武川人。③趨捷，矯健貌。

自衛新知卷四目錄

制器第四

火攻

風候 地利 器宜 火戒 鍊鐵 製硝方 又方 製磺方 又方 炭灰論 火藥方
朱平涵論火藥 火藥論 鉛子論 神砲 佛狼機 (圖十三、圖十四、圖十五) 威遠砲
(圖十六、圖十七) 鳥銃 製合鳥銃藥方 (圖十八) 附銃說 試銃 放銃 銃手 收
銃 修銃 洗銃 教演 銃藥方 炸銃 炸藥法 竹將軍 (圖十九、圖二十、圖二十
一、圖二十二、圖二十三) 火箭 火箭方 (圖二十四、圖二十五) 一窩蜂 又 火籠
箭 (圖二十六、圖二十七、圖二十八、圖二十九、圖三十、圖三十一、圖三十二) 油
罐 (圖三十三) 散沙散豆 潑泥 毒藥 毒龍噴火神筒 (圖三十四) 滿天噴筒 (圖三
十五) 衝鋒追敵竹發煩 (圖三十六) 毒火歌 附方 飛火槍 神機火槍 震天雷
六

砲

總引 砲製 (圖三十七、圖三十八、圖三十九) 砲車 (圖四十) 飄石 (圖四十一)

大礮 砲手 襄陽砲

弓

七一

弓制 披背筋法 漆弓法 裹弓法 朔弓法 焙弓法 馬蝗面弓 泥鱗面弓 大木弓 神臂弓 克敵弓

矢

七八

總論 箭制 毒藥傅矢 指機制 (圖四十二)

弩

八二

總引 連弩 大黃 伏遠弩 馬上用弩 馬黃弩 攢射弩 弩以腰門為貴 陣上用弩 法 弩箭 (圖四十三、圖四十四) 耕戈 鬼箭 (圖四十五) 連弩 (圖四十六) 隔河 伏弩 (圖四十七)

牌

九六

籐牌 (圖四十八) 挨牌 (圖四十九) 牌兵拒敵

槍

一〇〇

長槍 (圖五十、圖五十一) 線槍 (圖五十二) 拐突槍 (圖五十三) 抓槍 (圖五十四)

刀	拐刃槍 (圖五十五) 鈎槍 (圖五十六) 三眼槍 (圖五十七)	一〇六
笄	腰刀 (圖五十八、圖五十九) 長刀 (圖六十) 倭	一〇九
鈚	狼鈚 (圖六十一)	一一一
鈚	鑣鈚 (圖六十二)	一一一
笏	大棒 (圖六十三、圖六十四) 狼牙棍 鐵砸木棍 (圖六十五)	一一二
盔	兜牟 (圖六十六) 臂手 (圖六十七)	一一五
鎧甲	甲論 (圖六十八) 紙鎧 綿甲 紙甲 皮甲 田况甲成試射 馬甲	一一七
估值寬		一一三

洪澣百金方 制器第四 目錄

四

用法重

三三三

自衛新知卷四

惠麓酒民 編次

露盤居士 重訂

制器第四

費誓^①曰：「善^②殺^③乃甲冑，敵^④乃干，無敢不弔^⑤。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若乃上以剋滅爲利，下以苦窳^⑥爲應；豈非兵法所謂「器械不利，以卒與敵」者耶？晁家令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⑦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⑧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⑨同」。此將不

省兵之過也。輯制器。

【註釋】①費誓，尚書周書篇名。費，地名。周初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伯禽征之，在費誓師，故以名篇。②穀，音聊，縫完也。③敵，舉天反，鄭康成云，猶繫也。④弔，音的，精至也。⑤苦窳，與楛窳同，器物濫惡曰楛，器不堅緻曰窳。⑥袒裼，露臂也。⑦亡，無同。

火攻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為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能取勝。故為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于箕在天十度。軫在天十七度。張在天十七度。翼在天十九度。四星，則不出三日，必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日終而止。黑雲夜蔽斗口，

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

雲如猪形者，

名曰天豕渡河。

月暈而青色數圍，必風無雨。

青主風，黑主雨。

日沒黑雲相接，來朝風作

。風來十里，揚塵動葉；風來百里，吹沙飄瓦；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木。知風之時而善用之，斯萬戰而萬勝矣。

地利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應地利。曠野平川，遠擊者勝；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以壓之；以下擊上，其勢逆，用銳器烈火以曠之。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勝。被此劄營寨，欲刦輜糧，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號器，四擊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

外擊內，當攻其瑕^③。水戰必先上風，用器類於煙障，蓬帆必以藥制，使不沾染風煙；此應戰之策也。苟不辨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舍器而走，徒資^④寇敵者也。

【註釋】①隘道，險阻之道也。②卒然，卒同猝，言倉猝之間也。③瑕，虛脆也。見管子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註。④資，與齎同，持以與之也。

器宜

火攻之法，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之合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銳器常充。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埋器，利於爆擊易碎，火烈而煙猛。

用火砂水銀麻子油，和神火藥，藏於砲中，則爆如豆粉，擊賊透骨，傷賊甚衆。

其守

器，利於遠擊齊飛，火長而氣毒。用巴豆末，砒霜神砂，和飛火藥藏於砲中以發之，賊受其毒，立時而斃。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番疊出。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火戒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閭巷輻輳之處，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禮，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一也。

一、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脫。民命，玉石雜處，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二也。

一、內有驍智之將，失身從賊，歸正無機，正當憐才，誘令降順。催殘善類，當戒三也。

一、萌甲^④方長，鱗蟲始蟄，赤地焚燒，傷生甚夥。喪德莫甚，當戒四也。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反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五也。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彼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誤事。當戒六也。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七也。

【註釋】①陵寢，君主之墓曰陵寢。②拔脫，拯之出險也。③玉石，比民與賊相雜處也。

④萌甲，草木始生曰萌，草木之孳子曰甲。

鍊鐵

製砲須閩鐵，晉次之。煉鐵炭火爲上，煤次之。鐵在鑪，用稻草截細，雜黃土頻灑火中，令鐵屎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五七觔，煉至一觔方熟。入鑪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鐵之精氣。

製硝方（硝性生直）

每硝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蘿蔔一箇，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去；用鷄子清三枚，和水二三碗，倒入鍋內，以鐵杓攪之，有渣滓浮起，盡行徹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化

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蓋定，不可掀動，動卽洩氣。硝中渣滓，不肯隨水而出，放涼處一宿，看槍極細極明亮方可用。若槍不細，尙有鹹味，未可入藥，當再如前法清提。

又方

硝用鷄子白煉，每十觔用蛋二個，硝不潔者，多用數枚。先將雞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水高二指；復將蛋水傾入，大滾數次，則雞子雜硝滓俱浮鍋面，以竹筴籬鈔起；又用細麻布爲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武火煮成冰塊；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鹽沈於下，硝浮於上，去鹽用硝，研細聽用。驗硝不出三法：槍宜極細，色宜極亮，味宜極淡。如此硝更白。

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舐嘗，味尙鹹澁者，城鹽未清也。二物最能滾珠，爲害不小。但製硝之人，每利剋減，求硝盡淨，所以極難。但於呈驗之時，卽令本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方爲收貯。世豈有顧利而甘害其身者，是一法也。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於煖處，可也。

又提硝用瓦烏盆，濾至一百觔得三十觔，乃可作藥線用。熬熟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製磺方

麻油牛油各一觔，油旣熱，乃以磺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磺速化

。投時勿使纖毫著鍋，恐其發火。

又方

磺用生者佳。先搥碎去砂土，每十觔用牛油二觔。煮溶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以麻布作濾巾，濾在缸內，則油浮於上，磺沈於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

炭灰論

炭灰須用柳條，如筆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爲上。清明前後采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脉盡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茄桿灰、蒿灰、瓢灰、杉木灰以代之。不知草木中，惟榆、柳、桑、柘諸木，火性更旺；諸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

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縱橫，且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尙須去皮節者，以皮則多煙，節則迸炸故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其理尙直，其餘俱不可用。北方麻稽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無力。

火藥方（火藥別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造得法，並分兩得宜而已。）

先將硝磺灰三種，研極細末，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在手心內然之。火然，手心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火熱，如前法再搗再試，至不覺熱，然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乾，再搗碎，用極細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造，蓋銃筒甚長，細則下藥時盡粘筒上，不

得到底；太粗藥又不實。大概磺欲發火快，炭欲作力大，硝取噴送遠，全要精細。亦須與搗硝之人先約，藥成卽放其手心點試，自然不敢苟且。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磺滾爲細珠，不閉火門，必糊銃筒，雖搗到無用。若搗時工夫不到，烟焰薰眼，火不輕快，雖研到無用。若研搗工夫俱到，自然渾化，不但渣滓俱淨，而氣息亦盡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無罣礙，卽終日舉放，亦無他虞。

右三種，細細製煉，照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鑲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復將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灑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慎者，莫使毫釐砂土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鐵器，鐵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試放，略

無渣滓，煙起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卽以粗細夾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暴日，慮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內外有鈇磁罈收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酸果汁、破雨水、泉水灑濕，搗過如前，點放自然遠到矣。

【註釋】○杵 春也。○然，同燃。○罈礙，妨礙也。

朱平涵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觔提至九十觔，次者提至八十觔，下者七十觔。必鹹味去淨，春搗極細，試然紙上，著火無滓方妙。火銃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去百步；入火箭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

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無用矣！

火藥論

火攻之具，必須使藥有法，分量無差。昔有閩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既而大响損銃，此有故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加皆水春[●]，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棗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盛，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篩，其硝與磺，性重而沈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銃損。此理甚明，無足疑者。或曰：「南方之製何如？」曰：

「南方之製，稍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與舊瓢蒂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苧麻桿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備，當用水春之，約藥一觔，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春如綠豆子大，擊於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春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尙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擊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烏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

【註釋】①闔司，統兵之官。②春，以杵擣之也。

鉛子論

或曰：「銃不後坐，專係於藥乎？」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或曰：「製藥已精，而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曰：「對未真也」。對真而又不中，何也？」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送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箇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一訣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于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

之，等於弓矢」。此數言，能盡火氣之妙。

鉛彈，全要合銃口模鑄，滾過極圓，方可用。銃成時，先將鉛彈試口大小，口容鉛彈一錢，用藥一錢。彈重，則隨彈加藥分數，臨陣要狠，彈重一錢，加藥二分。銃筒堅厚，是木炭打成者，即加三著藥無妨。

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之，宜咨兩廣總督，酬之價直，市以需用，庶幾多多益善。

【註釋】①紅毛，明史：和蘭又名紅毛番。②濠鏡澳夷，濠鏡在今中山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突出海中，明初番船往來，旋船泊于此，萬曆中設濠鏡澳關以稅之，即今

澳門。

佛狼機

顧應祥云：「佛狼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明正德丁丑歲，廣東忽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狼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同回打扮。其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鐵爲之，長五六尺，巨腹長脰，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此器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

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狼機，每座約重之百觔，用提銃三個，每個約重三十觔，用鉛子一箇，每個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嘉靖[○]年始得而傳之。

戚繼光曰：「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製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處要母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半筭轉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鐵門者佳，其妙處在今添出前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礙託面，以日照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

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木馬，後下鉛子。苟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今法，止用鉛子入藥之後，卽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卽入母銃放之。此法旣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也。

舊以平頂爲送桿，將鉛子打扁，出則不利。今製鐵凹心送子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

過。

放法：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舊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催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今入藥不必築，不用木馬，惟須鉛子合口之半。

每佛狼機一架

子銃九門。

鐵門二根。

鐵凹心送子一根。

鐵錘一。

鐵剪一。

鐵藥匙一。

備征火藥三十觔。

合口鉛子一百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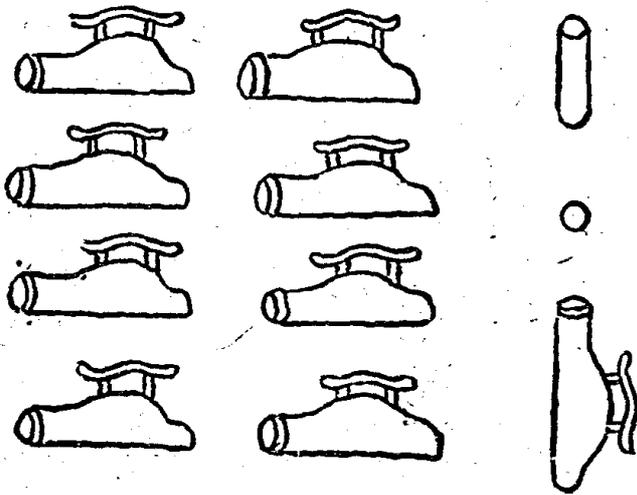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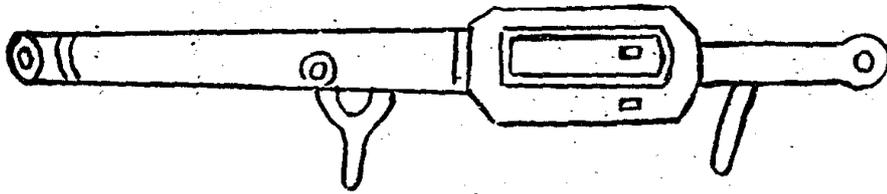
火繩五根。

【註釋】○顧應祥，字維賢，號箬溪，長興人。○佛狼機，蓋明時之稱法國。○正德，

明武宗年號。④丁丑，武宗十二年。⑤加必丹，即又作甲必丹，首領之義。⑥嘉靖，明世宗年號。

(三十圖) 佛 狼 機

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三尺五寸，四尺，五尺不等，重亦隨之隆殺。鐵門隨母銃大小，子銃鐵母銃大小，鐵錘隨母銃大小。火繩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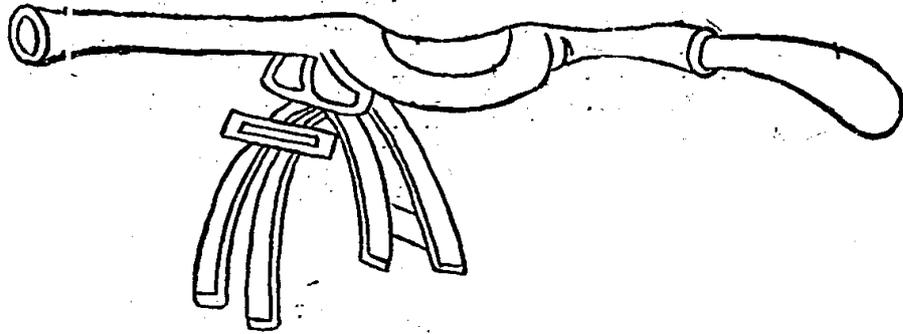
(四十圖) 式機狼佛

此亦起脊
對照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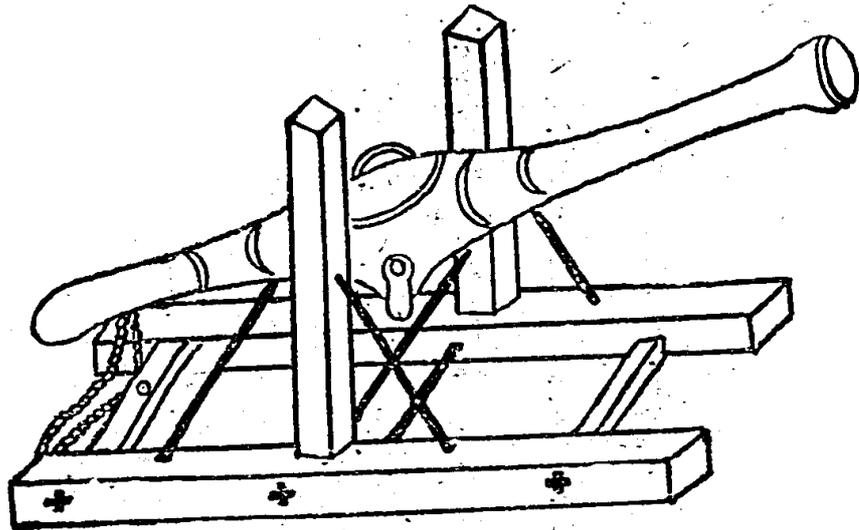


妙在此

妙在此



(五十圖) 式機狼佛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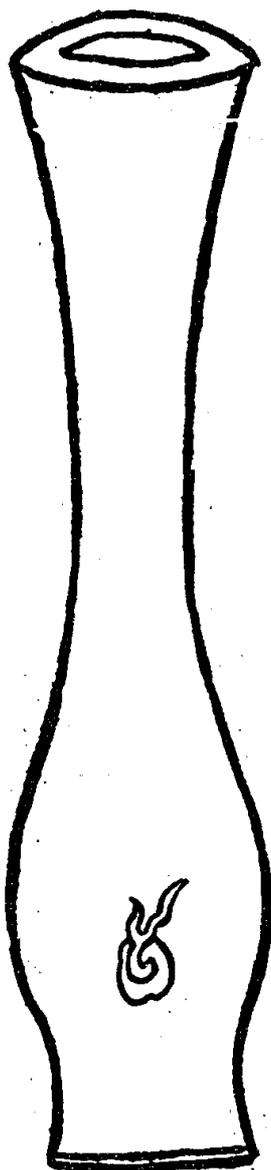
自衛新知
制器第四
火攻

威遠砲

每位重百二十觔。舊製：周圍鐵箍，徒增觔兩，無益實用，點放亦不准。今改爲光素，名「威遠砲」。惟於裝藥發火著力處加厚，前後加照星照門，千步外皆可對照。每用大鉛子一枚，重三觔六兩；小鉛子一百，每重六錢；對准星門，墊高一寸平放，大鉛子遠可五六里，小鉛子遠二三里。墊高三寸，大鉛子遠十餘里，小鉛子四五里，闊四十餘步。若攻山險，如川廣各關，砲重二百觔，墊高五六寸，用車載行。大鉛子重六觔，遠可二十里。視世之「千里雷」尤輕便，此砲不炸，不大後坐，就近手可點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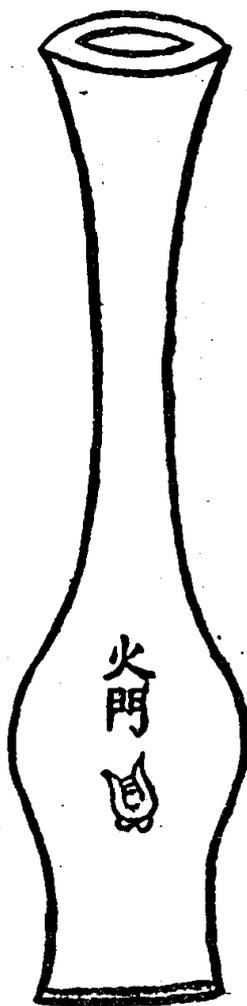
威 遠 砲 式

(七十圖)



重二觔百，照前量加尺寸。

(六十圖)



照星

高二尺八寸，底至火門高五寸，火門至腹高三寸二分。砲口徑過二寸二分，重百二十觔。火門上有活蓋，以防陰雨。

鳥銃

鳥銃始於西洋，其製甚精，銃長四五六尺不等，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函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弓箭數倍，實一可當百者。

鳥銃收功，百倍短兵，十倍弓矢。業專則精，服久自便。

製合鳥銃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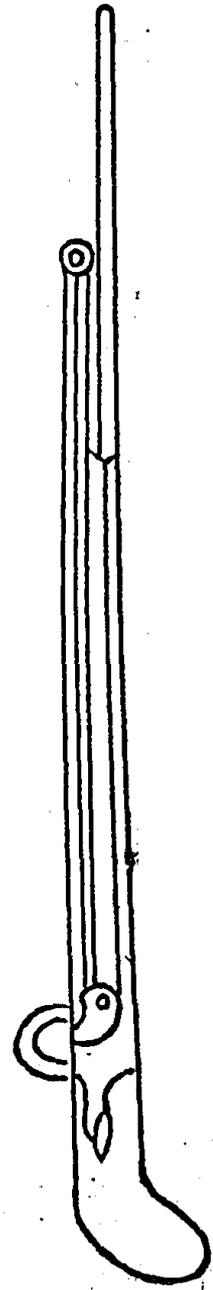
硝一兩 磺一錢四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舂得絕細爲妙。秘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爲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木杵舂之。不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每一臼，舂可萬杵。

若春乾，再加水一碗又春，以細爲度。春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荳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春數萬杵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春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然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擊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爲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卽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春之如式方止。

酒民曰：「倭製烏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一發必中。國初全用此制，而神妙過之，所當無敵。惟時下各省官兵所習之銃，不甚講究，用之演舞則可，用之殺賊，則未盡善也。是在有司整頓之。舊本有烏銃全製分形諸圖，今從其省。」

鳥銃式
(八十圖)



附銃說

神器之用，非弓矢可比。弓矢必巧力俱全，方能命中殺敵；神器巧力自具，全不因人。床機照星，已備其巧；長筒精藥，已備其力；但得執器之人，知其巧力所在，因而用之，器之能事畢矣。

試銃

試銃新舊神器，用藥，切不宜即著本等分兩！如常時著藥三錢者，且先著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用彈又試。冬天鐵冷，即堅厚

亦怕驚迸。常用銃，亦當用半藥噴過，方可打放。試小器，只須避之樹後，或用籐牌護身。若「佛狼機」「鷹場砲」須築極厚土牆，鑿開一隙，置筒於中，如前法著藥。若「大將軍」須置地坑中，用走線試放，非過計也，恐萬一失事，無知士卒，因而氣餒，放銃時神氣疑沮不暢。

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空地窖丈餘，先用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內外淨，入坑中，內以泥塗，覆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猪血塗內外，仍入坑煉之，方用。

放銃

放銃發機，全要凝神定氣，手准眼疾，右眼對照門，照門對照星，

照星對敵對把，此不易之法。但銃，十無四五竿正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時令服習。人知銃性，庶便臨陣擊打。出征帶藥，毋令浪費，臨陣裝藥，毋令浪放。無論遠近，必須一彈一賊，方肯發機。

銃手

神器手，必得短小伶便，手疾眼快，膽壯有力者爲上。切不宜用粗蠢大漢，及氣弱之徒。

收銃

神器不問陣上并教場中，放畢時，卽將銃筒取出，堵住火門，用滾水灌滿筒膽，待水滲入螺螄旋中，然後用擗杖，裏布刷洗，倒

去渣滓。再用滾水，將筒膽沖淨，以紙團振^㊀乾，直立高處，候筒內無熱氣，再以紙振乾。火門，用香油抹螺螄旋，裝安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飽，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肯收拾，底必鏽住，鏽二三年，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註釋】○膽，通腔。○擲，音朔。○振，音展，拭也。

修銃

銃筒輕長，用久或爲他物壓彎，或爲木床帶累屈曲，出彈定然不准。須於放畢收拾時，仔細一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將墨線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處，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銃烘熱，放厚板

凳上，用木錘顛直，將線再彈；如筒薄，可用筒鐵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膽內，庶免打扁銃筒。試看舊銃不用圓筒，專做八稜，各國鳥銃圓銃者，必磋平上面，是爲彈線計也。如係木床彎曲，將木床調直。床筒俱歪，一併整理。

洗銃

銃，一也，有五六發之後，或藥下自然，或致迸炸；有放至十銃，猶然可用者。銃膽光與不光，火藥精與不精，使然也。若銃不知鑽碾，膽內坑坑坎坎，藥又不精，火經再發，藥渣盡挂膽內，坑坎之處，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舉發。膽有坑坎，又不知刷洗，卽刷洗未必去淨，一經潮濕，筒必蝕壞，坑坎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

，安得不炸。

教演

火器既精，必當盡法教演。置堅厚木牌一座，高五尺，闊一尺，油墨色；中小紅圓牌一面，徑五寸。初放打，由五六十步漸至百步；及百餘步外，以次漸加，中牌者破格厚賞。

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 灰一觔

炸銃

賊人得我火器，卽還以攻我。今擬作炸銃，用生鐵雜砂鉛，鑄成各樣銃式。磺性主橫，用之爲君；炭灰用樹節，燒令存性；滿裝炸藥

，兼藏毒砂毒火在內，佯爲棄遺，令其刼去。若來攻我，必先自傷，後雖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居士曰：「此法戚南塘曾用之鑄大砲以詐倭者，今化其法，亦妙用也」。

炸藥法

用硝一觔，硫磺半觔，柳木炭一兩六錢，石黃一兩六錢，雄黃八錢，研爲細末；用燒酒半觔調均，仍前剉如菘豆大。臨用之際，每一觔加汞二兩。一云：每鍊鐵紅時，便入醋浸，脆而可碎。

竹將軍

竹將軍，卽竹發槓，雖木亦可爲之，亦謂之木發槓，北方謂之千里

勝。有七利焉：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人，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

用貓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周圍用四釘大牙樣釘之。以苧麻打成辮，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纏

固，傍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鐵錢一箇，蓋泥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爲妙。方入藥一觔，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殼竹筒圓大鐵錢一箇，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箇，置鐵錢上，或再加碎生鐵，小鉛彈於錢上更妙。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或杖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若欲遠，則稍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塊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卽不用亦可。惟麻繩、圓石子、鐵錢、鐵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

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擔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狼機上。發時响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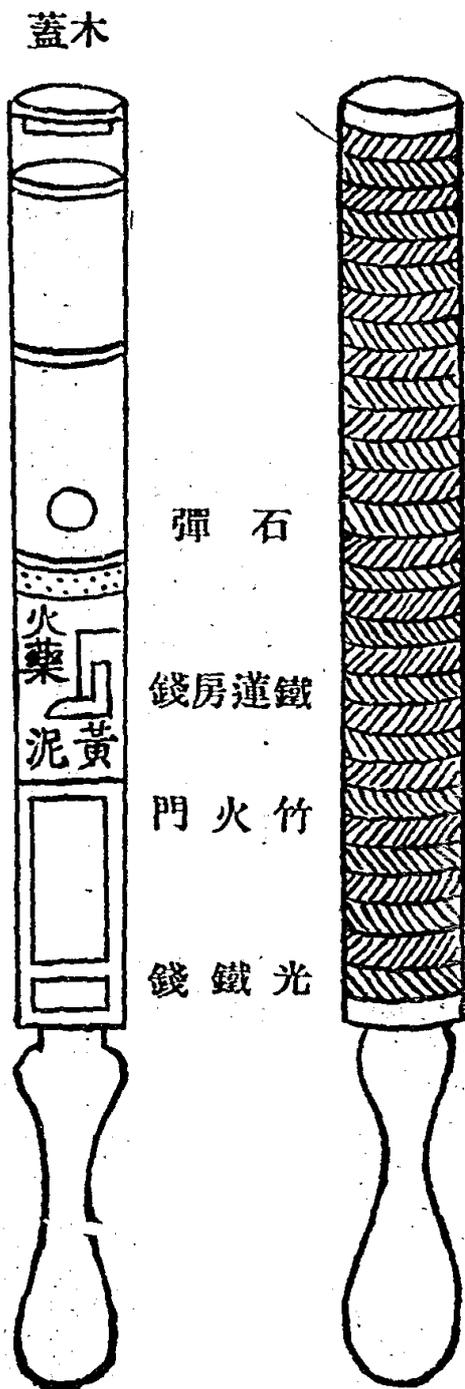
【註釋】○杖，交互其木也。

竹將軍

(九十圖)

裝藥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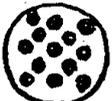
(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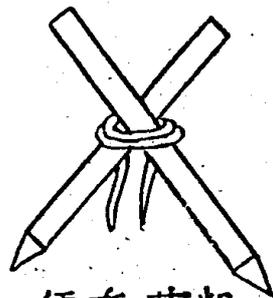
竹將軍分形

(三十二圖) (二十二圖) (一十二圖)

洪辭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鐵蓮房錢，厚一分，
真藥上，送鉛子生
鐵，如單用石彈則
不必用此。


光鐵錢，
殼口大，
置泥上。



粗柴架專取
其便，行即縛
在一處，放下
便可為架。

三八


木蓋殼竹
口大，外加
油紙或柿
漆封固。



竹身

石彈殼竹口大




竹火門用油灰抵訖方
用辦藥線盤在竹眼用
油紙或柿漆封固。



木柄



麻辦或三股繩
皆可。

火箭

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眼線，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肯緊。全係於線眼，眼正則出直，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概以每箇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硝筒須用礬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

【註釋】○肯緊，事理之中竅者，曰肯緊。

火箭方

自衛新知 制器第四 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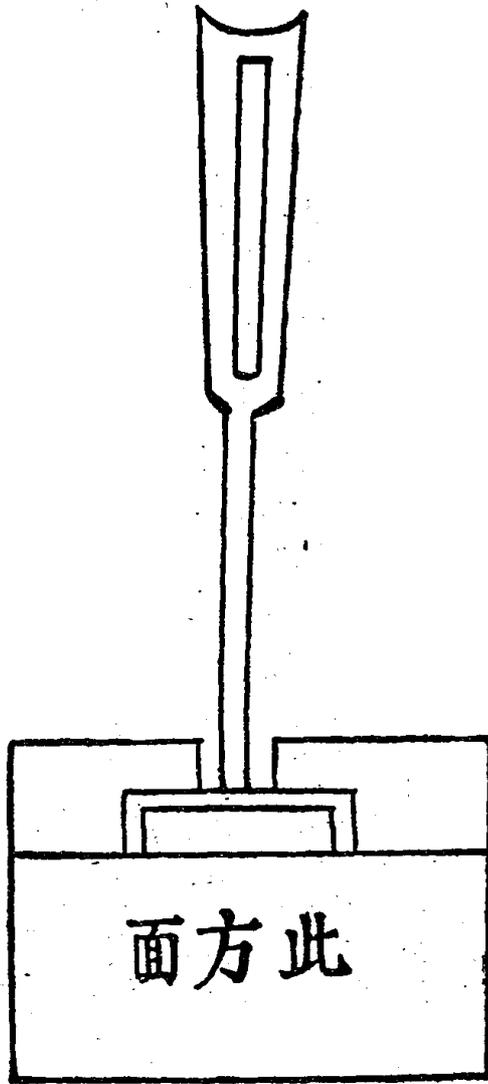
洪辭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四〇

硝十兩 磺三錢 炭三兩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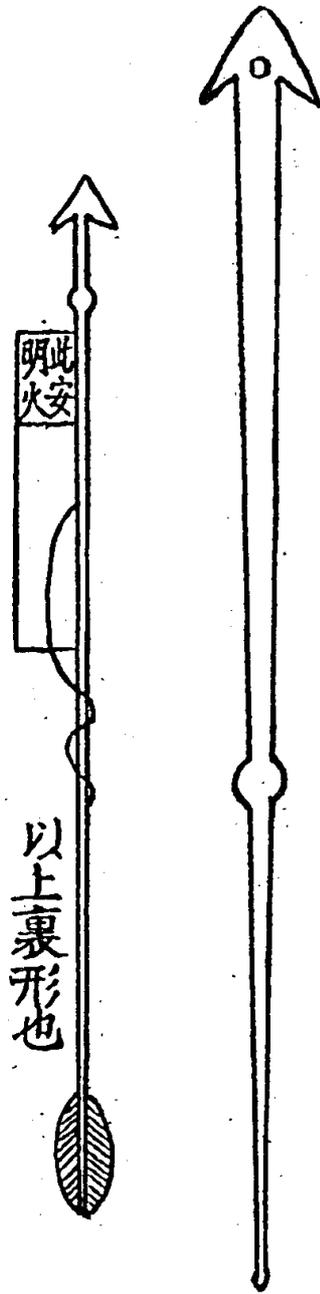
右三樣研極細，拌微濕，每下藥一匙，初打百錘，第二匙加二十錘，已後照數遞加。再每筒打至三千七百，方遠而有力。筒卷要極堅，藥線要用麻稽灰，他灰不得透上。以藥分爲十分，鑽至六分則止，多則鑽頂出火，不妙。

自燃打成線眼
(圖二十四)



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箭頭式
(五十二圖)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要長而利為佳。頭上縛火藥，至妙。

一窩蜂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燃藥

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止傷一人，此銃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架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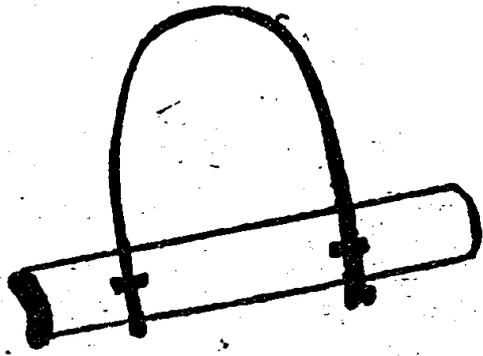
又

木桶內貯神機箭三十二枝，以射虎毒藥塗鏃頭，名「一窩蜂」。力能貫革，可射三百餘步。南北水陸，靡所不宜。若車戰，每車可架十數桶，去敵二百步外，總線一燃，衆矢齊發，勢若雷霆。且至輕可佩，每營百桶，多多益善。若守城，則垂其頭向賊放之。

火龍箭

用竹篾編筒長四尺，口大尾小，紙糊油刷，以防風雨。內編橫順閣箭，竹口三節，旁留小眼，穿藥線，總聯內起火箭上。每筒裝十七八枝或二十枝。鋼箭頭塗毒藥，起火，前捏明火一丸。焚糧草城樓船隻，俱妙，遇敵則前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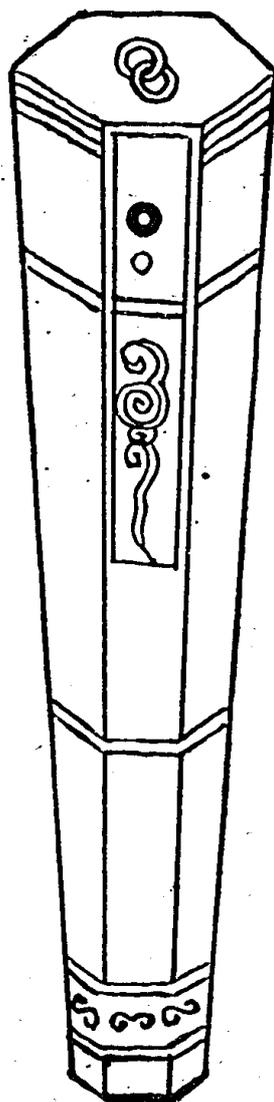
佩 法
(六十二圖)



放 法
(七十二圖)



蜂窩一
(八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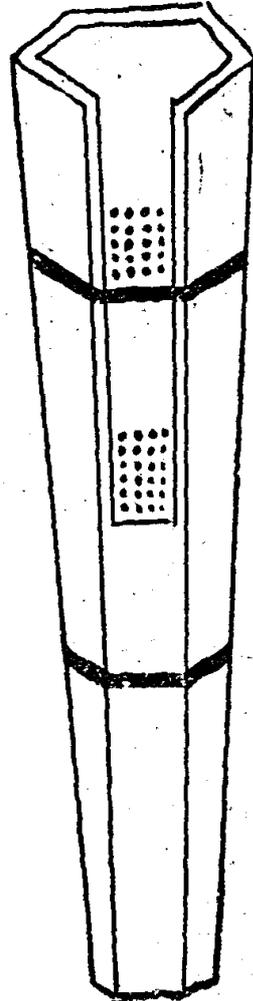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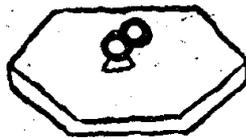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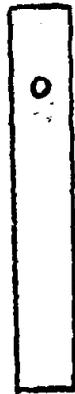
洪濬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形 分

(一十三圖) (十三圖) (九十二圖)

蓋 木

板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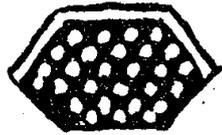


筒長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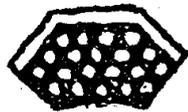
箭幹長四尺二寸



板格上箭架



板格



火龍箭式

(二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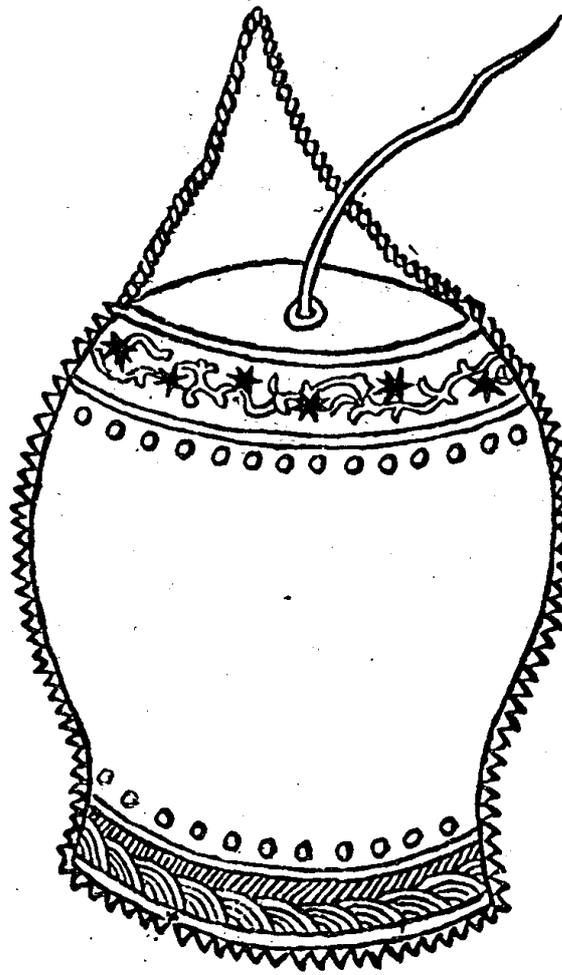


辨游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油罐

用鵝鴨雞蛋，盡去其黃，和以桐油，將磁罐注滿，掩塞其口，將細繩爲絡。使膂力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擲入擊碎，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得施。况油沾船板，惹火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揚神砂以迷其目，或縱神火以冲其陣，或舉火砲火箭以突其鋒，固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則甚大矣。爲將者，慎無輕忽而略之！

油 罐 式
(三十三圖)



散沙散豆

五代○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人拒之，戰於狼山

○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潰，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註釋】①五代，梁唐晉漢周也。②吳越，五代時十國之一。③鏐，錢鏐，字具美，臨安人，諡武肅。④傳瓘，鏐第七子，後名元瓘，字明寶。襲封吳越國王，諡文穆。⑤吳，十國之一，楊行密據有淮南之號。⑥狼山，在今江蘇省南通縣南十八里。⑦潰，染也。

潑泥

明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時賊掠民舟，揚帆過黃天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甚，斂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潑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躡草屨，用長腳鑽，能及遠。倭覆者甚衆。

【註釋】①倭寇，此當是嘉靖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間事。②黃天蕩有二：一在江蘇省江寧縣東北八十里，宋韓世忠禦金兀朮于此。一在江蘇省吳縣東，十國楊行密與錢鏐之交戰處，倭寇所過，當是第二黃天蕩。③歛，聚也。④臨，著也。

毒藥

毒烟之入人耳目口鼻也，爲毒甚於藥。彭天祥[○]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仿其制而盡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趨，何以緇賊而使之必受，何以蓄烟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而使之突烟奔潰者不得免，則此烟賢於十萬師矣！

酒民曰：『明景泰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請用毒毬行烟。謂「毒毬所熏，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亦良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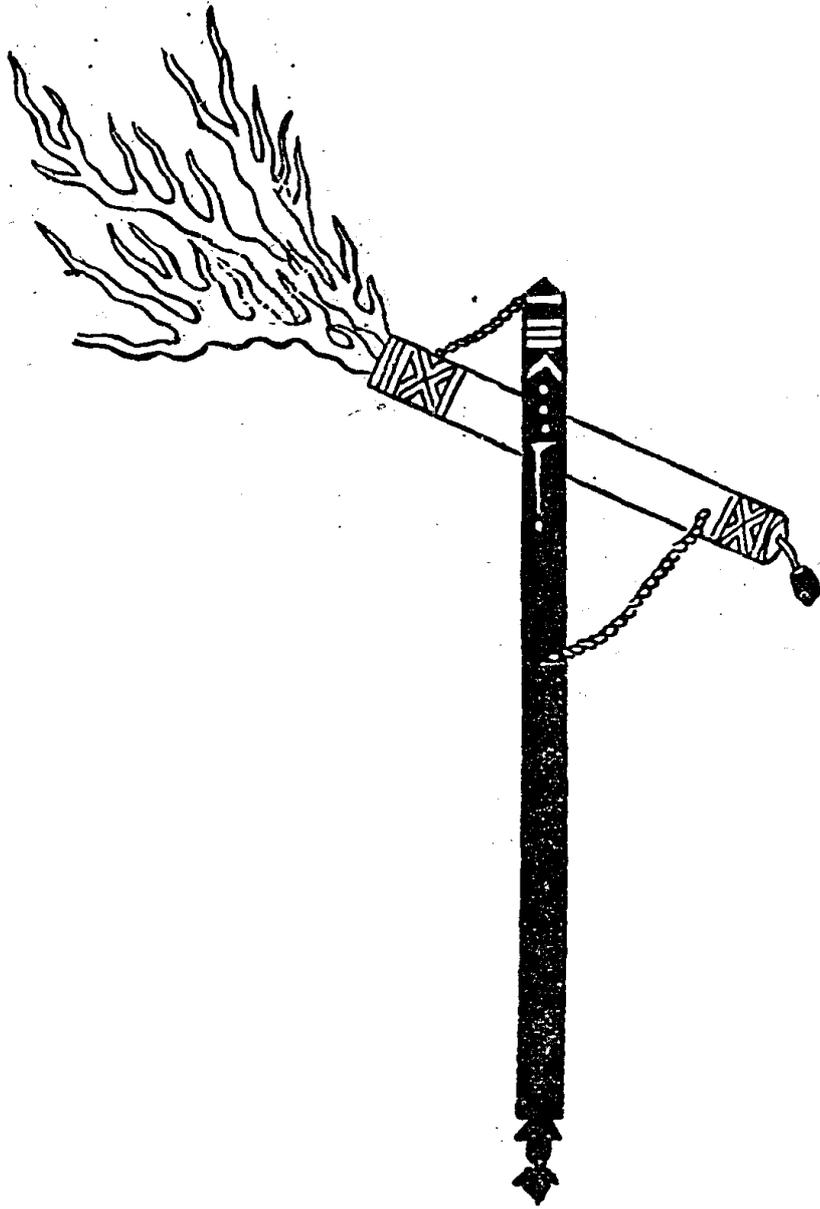
【註釋】○彭天祥，字鵬父，明江都人。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爲筒，約長三尺，以貯毒火爛火。藥懸於高竿之首，令壯士持至城堞口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賊面目，鑽賊孔竅，佇立不定，昏眩仆倒。蟻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器繼之，破之必矣。

毒龍噴火神筒式

(圖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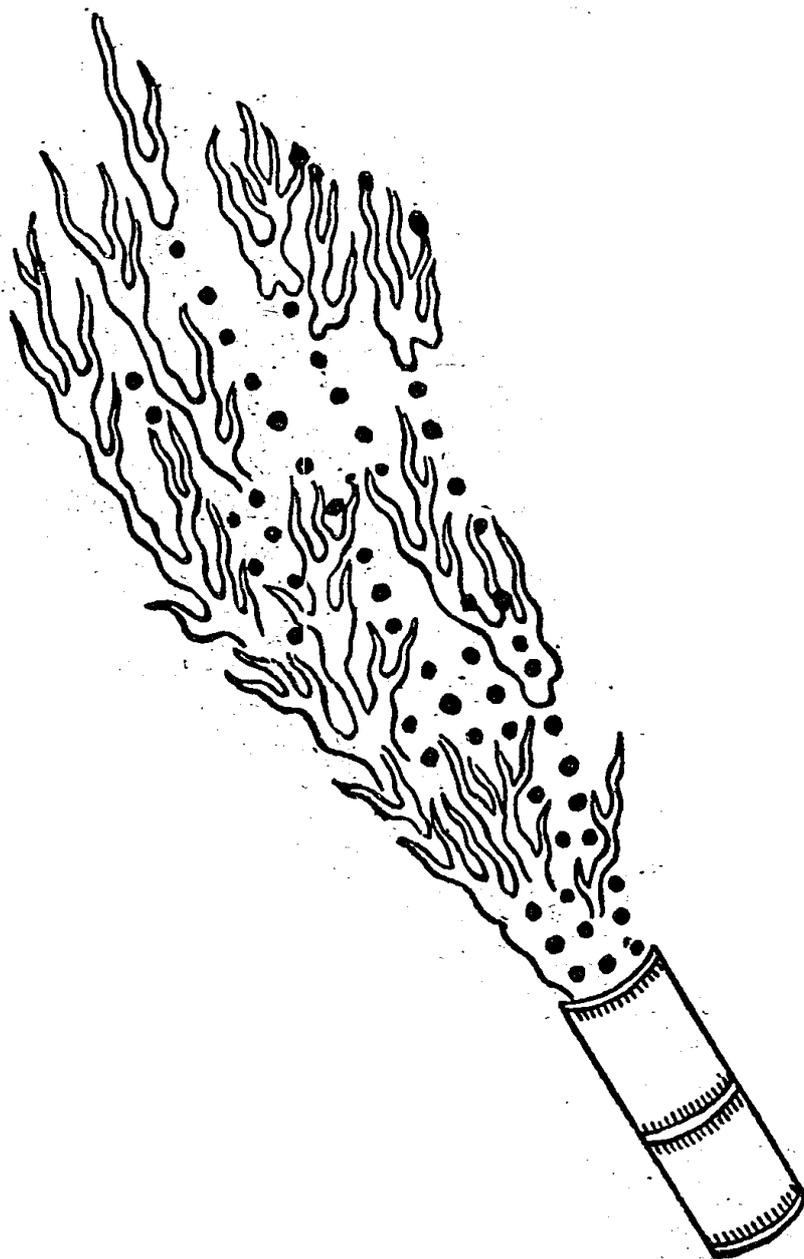
辨辭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滿天噴筒

截中樣竹二節。外用膠布重箍，藥用硝黃、砒霜、班毛、缸子、礮砂、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糞、烟煤、石灰、斗蘭草、草烏、水膠、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磁砂與田沙炒毒，綁於長槍頭上，燃火守城。

式筒噴天滿

(五十三圖)



辨辭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衝鋒追敵竹發煩

用茅竹截筒，長三尺。先用冷火之藥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爲度，外以鐵線纏之。再用半觔麻裹瓦灰灰之，晒乾生漆漆之。內裝發藥五升，次裝磁鋒一觔，俱用砒黃、巴豆、礮砂等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毒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其口，口上有鐵箍箍之。堅木爲柄，柄長二尺，裝實聽用。

式煩發竹敵追鋒衝

(六十三圖)



辨辭百金方 制器第四 火攻

毒火歌

「黑砒」先搗「巴霜」浸，毒氣沖人嘔見心。乾漆晒乾乾糞炒，「松香」
「艾朮」更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徹「光明」用一觔。「石黃」諸
味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沖鋒更殺人。

附方

石黃燒酒浸，麻油炒，晒乾爲末。

雄黃

雌黃

黑砒

蘆花

艾朮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乾糞

巴霜

硝火

硫黃

箬灰

柳灰

飛火槍

蒙古圍汴，金用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

神機火槍

神機火槍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卽至矣。明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槍，蓋慎之也。歷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昉於何人，誠爲自古所無之神器。然士卒執此槍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沖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槍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

；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卽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准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炮，其聲與火槍等者，每發一槍，必連放三五紙砲，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註釋】○永樂，明成祖年號。○南交，卽安南，永樂四年伐之，五年平。○昉，與始字意同。

震天雷

金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攻

金時，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竈，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

酒民曰：「火器約數百餘種，然與其博而罔效，不如少而致精；與其行吾所疑，不如行吾所明。故集中止取以上數種，足以備用而已」。

居士曰：「兵以火器強，亦以火器弱。蓋火器不過濟勝之具，若全恃此，以爲勝術，則出奇制勝之方，先發制人之策，反因此消磨埋沒矣。是以一或不效，便望風奔潰，輿尸之辱，每每坐此，皆由全恃火器，一籌不展之過也。聊識此以發人深醒」。

砲

【註釋】○燕，燒也。○龕，本供佛之小室，今借用，言如佛龕大小也。○輿尸，戰時而以車載尸也。

總引

砲本作礮，漢書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立法飛石，重十二觔，爲機法行三百步；唐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具，卽此砲也。有單梢，雙梢、七梢等類。然大同小異，今存兩種，以例其餘。覽後數圖，用法了然矣。」

【註釋】○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張宴，字子傳，中山人。○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襄平人。

砲製

兵家有礮石，未見其製

。明奢賊。叛時，有一砲圖

小卒，獻其製於朱巡撫

。旁用二柱，各七尺架

，埋土三尺五寸；架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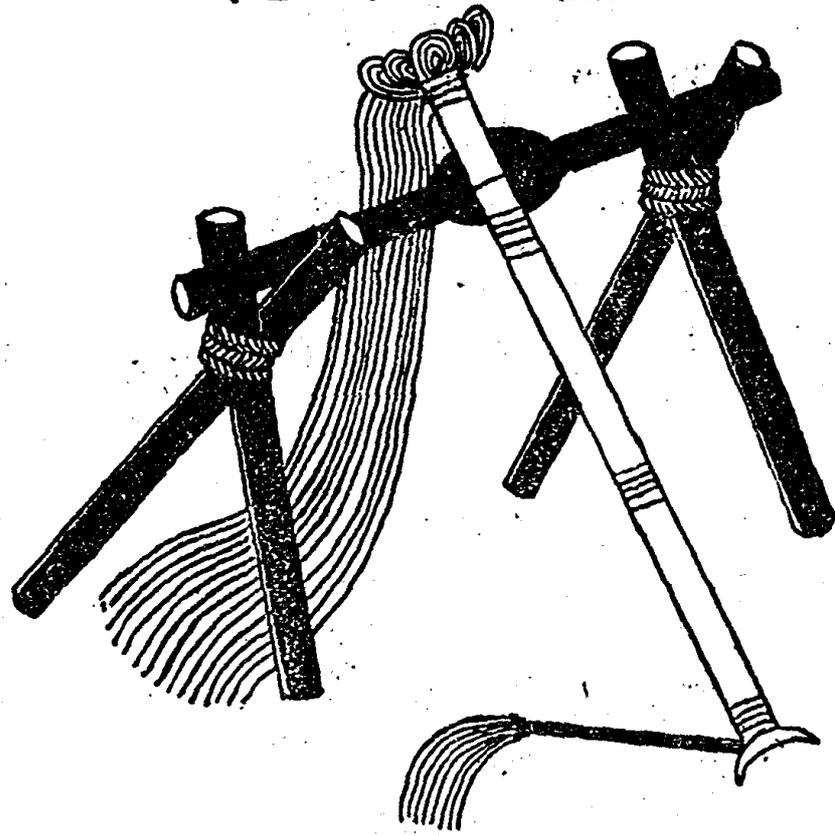
木一根，中段粗大，鑿式

一圓眼，以木貫之；末

段繫長繩七尺，一頭緊

纏，一頭活機。置石於筐，前段用繩。不拘若干條；每繩用人，不

(七十架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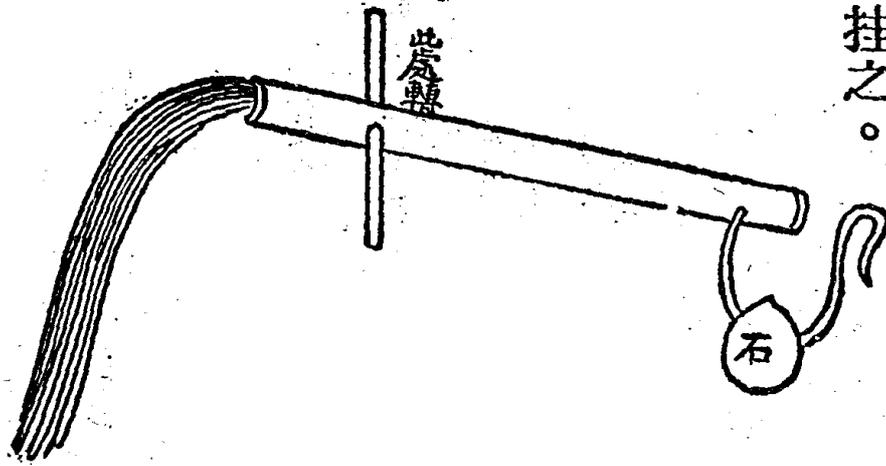
拘若干名，但以能舉其梢爲率。待其勢急，方放活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人馬，無不齧粉[㊦]，自高打低，靡不中者。試之立效。

【註釋】[㊥]奢賊，爲奢崇明，先本裸羅種，世居永寧，至崇明，遂作亂。[㊦]朱巡撫，名變元，字懋和，山陰人。行軍務持重，不妄殺人，故苗民懷之，卒諡襄毅。[㊧]齧粉，如蠶之爛，如粉之細也。

此蝎尾，套在梢頭挂之。

(八 十 三 圖)

每繩長如梢
之體，不必
拘定若干條
，但能舉其
梢可矣。每
繩用二人扯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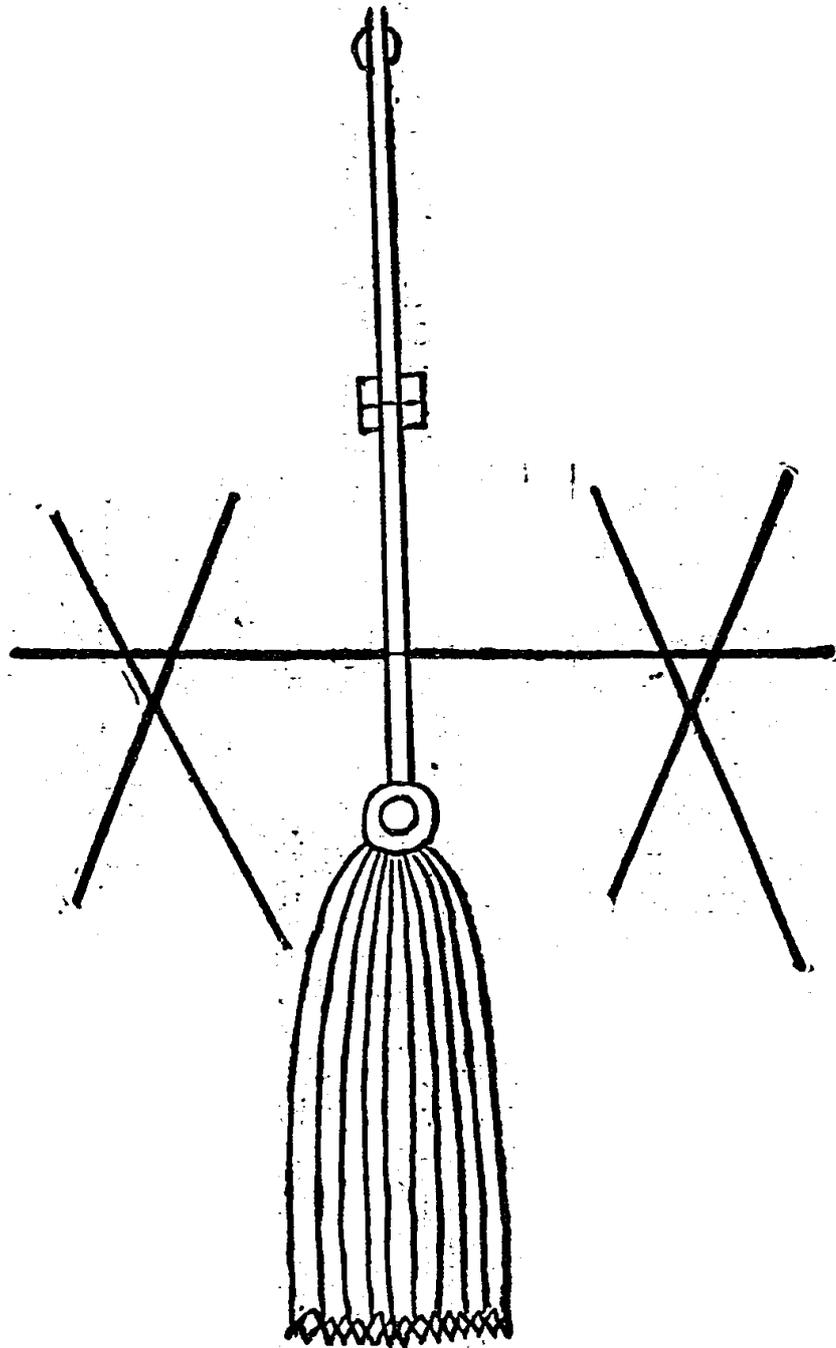
此處安大石子，
不拘塊數，亦不
拘方圓平厚。蝎
尾既挂，一人雙
手墜石，俟前扯
起放去，如箭方
離弦；必後手扣
緊，出始有力耳
。此砲訣也。

此繩人墜起砲，自發石
去。

形去打起車人用石砲

(九 十 三 圖)

自衛新知
制器第四
砲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人鮮悟之，故重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竭之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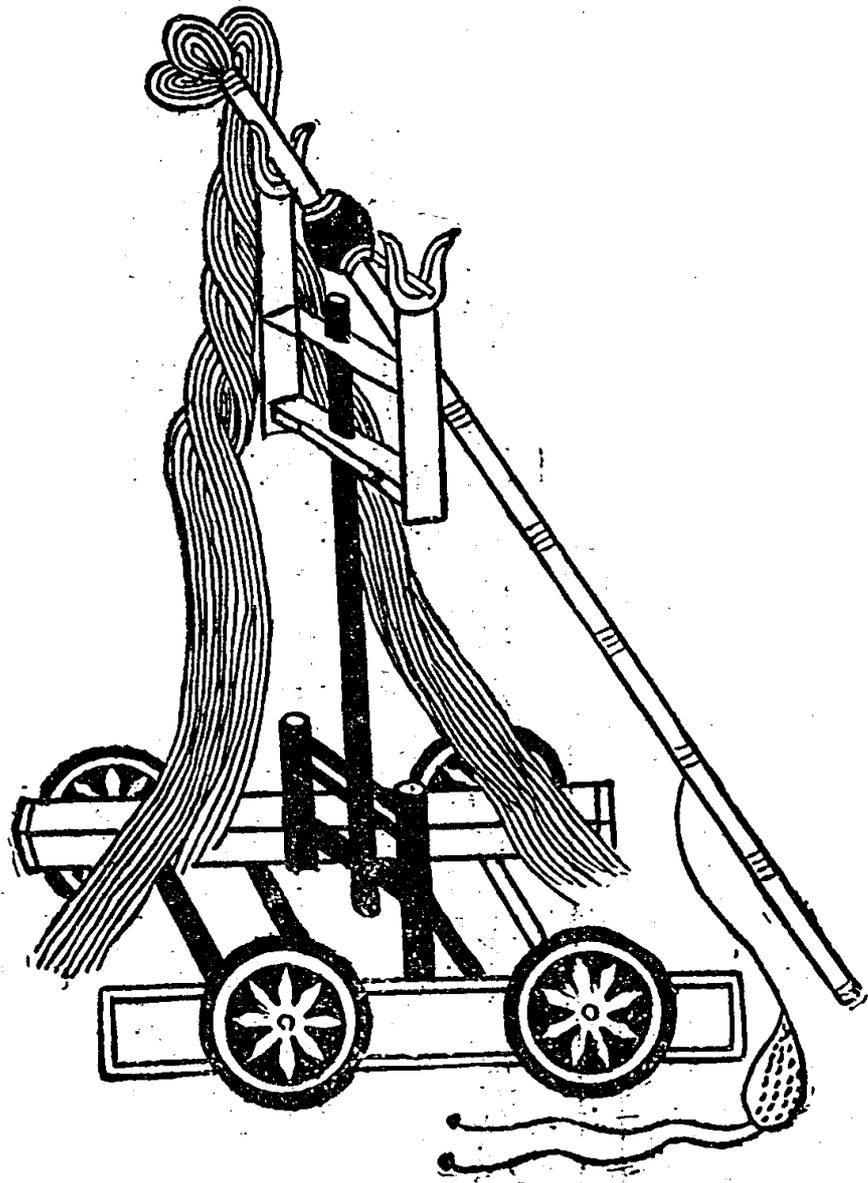
砲車

大木爲牀，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籬筐木，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

砲 車 式

(圖 四 十)

自衛新知 制器第四 砲



飄石

每用一握竹，長五尺，以長繩二股，一頭繫竹上，一頭用一環繩中分。用一皮兜，徑五寸，搖竿為勢，一擲而發。守城宜用。且飄石易得，但手發不遠，用飄竿發之，可遠可重，須平時習慣。有司令每家每戶出少年一人，在空所教習，日久自熟矣。

以圈挂竿頭，貯石打去，石發圈落。竿用竹為之，長五尺。

飄石式
(一十四圖)



大礮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卽撤民屋，爲「擱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砲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酒民曰：「勢太重，故去不甚遠，所以賊止退營於數十步外耳。」

【註釋】○擱音類，轉石也。

砲手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金人來犯，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蒙古攻金，洛陽強伸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

，所擊無不中。

【註釋】①孟宗政，絳州人。②權，攝官也。③棗陽，在今湖北省。

襄陽砲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砲，元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觔，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註釋】①元世祖，名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②阿老瓦丁，姓回回氏，西域茂薩里人。

弓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酒民曰：「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爲堅韌，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

【註釋】○韌，亦作韌，柔而固也。

凡爲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絲漆也。寒奠讀爲體。冰

折漚。漚，漆也。漚，漆也。冬折幹則易，春掖角則洽，讀爲合。讀爲合。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

材則合，堅密也。寒奠體則張不流，猶移也。冰折漚則審，猶定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

事。謂俟一暮之久而後可用。

五兵之用，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於上。易之制器尙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于弓矢也。但造之者不求其良，有事用之，因而誤事。當於軍器上皆刻監造官姓名年月，若有損壞致誤使用者，卽將監造官依法施行，斷不輕恕；自然器具精好。火烈人畏，惟在重法而已。

弓制

古有爲弓三年而成者，試之穿七札；九年而成者，試之飲石梁

；爲弓豈易言哉！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欲其勁，妙在治筋，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之，則筋已盡，無復伸弛，故往體少而勁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則木強。節得中，故和而有力，弦聲清實也。凡弓初射強，久則弱；天寒強，暑則弱；弱則不勝矢，皆膠之爲病，膠欲薄而筋力既盡，強弱任筋不任膠，故久射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矯揉而直中繩，故一張便正也。

【註釋】①札，甲葉也。②飲，謂箭深入也。③濡，漬也。

披背筋法

披筋一版，晴暄合待半月，陰雨一月，方令再上。若連披數版，則內濕外乾，解脫可待。

漆弓法

用漆一重，晴暄合待十日，陰雨二十日，方再漆。若日添數重，亦內濕外乾，斷脆可待。

裹弓法

用黃樺、桃皮、朱紅、不若黑生漆，免水透。

梢弓法

用白角、魚枕、綵畫、不若黑生漆，免費工。

焙弓法

江南地多卑濕[●]，四時必以火焙弓。去火四尺上下，太迫則燥，太遠則火氣微。凡火四時有增減，太猛則枯，太實則火易息。正二月五分，三四月六分，五月十分，六七月七分，九月六七分，十一月十二月五分。弓面向上，焙背不焙面也。焙後必冷定，絕無火氣，方可安弦，無傷折之患也。值天氣晴爽時，取弓出，列於架上，使筋角活也。

【註釋】○卑濕，地勢低而濕也。

馬蝗面弓

用大牛角截成，面潤，曳滿則曲如扇圈，受力均勻，不走不臑[●]。

【註釋】○臑，縮也。

泥鱮面弓

用小牛角截成，面狹。曳滿則曲如折竹，受力不勻，易走易脫。

酒民曰：「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爲首，然制之甚難。筋角膠漆，二物相資，必隔旬日，候其自乾，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否則弓雖易成，膠亦易脫。弓面闊則力硬，受弦端正，故取象馬蝗，爲其扁闊也。弓面狹，則力軟，愛走易斷，故取象泥鱮，爲其圓滑也。皆由擇角之初，大角價高，致常少；小角價低，故常多，因而誤事」。

大木弓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註釋】○陳球，字伯真，下邳人。

神臂弓

宋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註釋】○大觀，宋徽宗年號。○吳擇仁，字智仁，永興人。○徽宗，名佶，神宗之子，在位二十六年，爲金人所虜，崩于五國城。

克敵弓

宋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宗所獻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

：「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酒民曰：「自古弓弩之製，漢稱「大黃」^①，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略見於史，謹錄於此。後人因其名而得其遺法，可想像而造之。」

【註釋】^①紹興，高宗年號。^②秩，官之品級。^③大黃，李廣所用弓名，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矢

總論

大抵矢之爲矢，不出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中；羽

之豐殺，則欲適其節。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也。羽太大則矢重，其行必失於緩；羽太小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視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約其輕重；欲視其鴻強也殺之稱，宜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其製矢既有其量，其視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之所以無不宜也。

【註釋】①殺，音舍，減削也。

箭制

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等弓，與無鏃同。謂箭重則緩，輕則颺也。製箭有四失：一曰鏃太重；二曰幹太粗；三曰膠易解；四曰翎

易落。古人制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以羽：曰鵠，曰鶴，曰鴻，曰鵠，不一其名。欲去之鋒利也，故鏃之以金：曰石蓮，曰鑿子，曰喬麥稜，曰破甲錐，不一其式。然驗之已往，翎以鵠、鵠、野雉爲最捷；鏃以寸金鑿，破甲錐爲最銳；幹以通幹爲直而易中；箬以黑漆爲省而易成；餘皆不堪實用矣。語云：「箭頭重過三錢，箭去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弓力當用一顧」。大約弓八斗，以弦重三錢半，箭重八錢爲準。而火箭、藥箭別有法。

〔註釋〕○鵠，似鶴而頂不丹，頰嘴皆長，全身灰白，翼尾俱黑。○鵠，似山雞而色白，有黑文，尾長三四尺，嘴及爪俱赤。○箬，箭末曰箬，音刮。

毒藥傳矢

漢明帝^①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②爲戊己校尉^③，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失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酒民曰：「元時有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獞^④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⑤卽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以爲毒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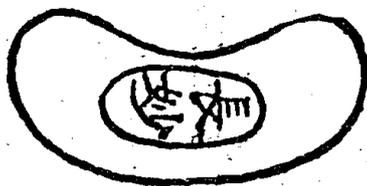
【註釋】①漢明帝，名莊，光武第四子。②戊己校尉，官名，漢元帝置。③猺獞，皆蠻族名。

指機制

自衛新知 制器第四 矢

近制：眼孔皆圓，人指骨扁。孔圓必塞以楮布；則血杜指黑，弦兜致掃食指。宜將孔前後稍長，橫入指中，轉正則骨橫而扁，指轉而鬆，不致脫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逼矢，不掃皮，有三善焉。

指機式 (二十四圖)



弩

總引

秦野。有枉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見之而驚。故曰：「王弩發，驚天下」。弩者，怒也，言其有怒勢也。此武經所謂弩者，天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其實守城利器，無踰於此。以他器或

利仰，或利平，弩則利俯故也。然則弩不利於戰歟？非弩不便於戰，乃將不善於弩爾。前代名將，如孫子伏萬弩射龐涓；耿恭傅藥弩驚匈奴；項羽伏弩射中漢王；甘寧持弩而渠帥揚船；李陵發大黃參連弩射單于，虞詡二十強弩射一人退羌兵；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一弩十矢俱發；司馬懿發石連弩射遼東；呂蒙據濡須塢，置強弩萬張以拒曹兵；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用弩破敵者，不可勝數。漢且置強弩都尉，積弩將軍；南郡有發弩官；唐李元諒築連弩臺；開元十二年，命羽林飛騎弓弩，有伏遠、臂張、角弓、車弓、靜塞等弩；宋有神臂弓、克敵習之制，其實，卽弩也；熙寧之神臂弩，始命張若水依式監造之。

，繼命申孝寬著令申明之；又御筆命民間不得私制，誠重之也。善用者，列爲五層，攢箭注射，敵不能當。故射堅及遠，爭險守隘，遏沖制突，非弩不克。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軍、蓋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沖制突者，亦非弩不克也。

【註釋】①秦野，秦之分野也。②龐涓，戰國時人，與孫臏同學兵法，後仕魏。③漢王，即漢高祖，項羽攻破咸陽時，立之爲漢王。④甘寧，字興霸，三國吳臨江人。⑤揚字，言乘船而逃也。⑥李陵，字少卿，李廣孫，成紀人。⑦虞詡，字升卿，武平人。⑧李靖，字藥師，三原人。⑨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⑩吳璘，字唐卿。⑪宗澤，字汝霖，義烏人。⑫李元諒，安息人。⑬開元，唐玄宗年號。⑭熙寧，宋神宗年號。

連弩

李陵發連弩，射單于。

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

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

唐盧耽，節度四川，爲大旛。連弩。南詔憚之。

宋真宗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撻覽。

酒民曰：「連弩之制，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

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羣鴉」，一矢謂之「飛槍」，通呼爲「摧山弩」，卽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說，俟巧思者得之。

【註釋】①大檐，發石車也。說文：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敵也。②宋真宗，

名恆，太宗之子，在位二十五年。③李繼隆，字霸圖，上黨人。

大黃

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圓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註釋】①李廣，成紀人。②右北平，卽河北省津海道東北部及熱河一帶地。③左賢王

，匈奴貴族封號。④陳，同陣。

伏遠弩

唐元宗○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註釋】○唐玄宗，名隆基，睿宗之子，在位四十五年。○弛，弓解也。

馬上用弩

宋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王超○丁罕○等，討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註釋】○宋太宗，名光義，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至道，太宗年號，共三年。

○王超，趙州人。○丁罕，潁州人。○李繼遷，夏州人，降宋後，賜名趙保吉。

，然叛服不常，屢煩征討。

馬黃弩

宋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註釋】①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崑山人。②蹶張，以足踏強弩張之也。③未竟，未畢也。

攢射弩

漢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註釋】①武都，即今甘肅省武都縣一帶地。

弩以腰開爲貴

弩之力，腰開者可十石，蹶張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强者不及也。晉馬隆。平樹機能，猶藉腰開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鞞、跳蹬等弩，皆蹶張也。斗子、牀子等弩，雖最强，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蹶張，而稍勝之。前明劉司馬天和，始傳其法。又有名克敵弩者，卽跳蹬也。今苗人皆用弩，然强而不便。宣湖射虎，用竹弩木弩者，皆藉力於藥，未可謂之强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爲古弩，則勝之矣。宗猷又自以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爲「腰開弩」。

，強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啓於斯人，奇已！此段係湘潭張和仲語。自蹶張弩成，人皆趨便。然致遠洞堅，畢竟腰開有穿石摧壁之勢；若使力弱者用蹶張，力雄者仍用腰開，二器兼施，亦覺曲盡。

【註釋】○馬隆，字孝興，平陸人。○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洞堅，洞穿堅處也。

陣上用弩法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今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爲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次，名爲進弩；再又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爲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變爲發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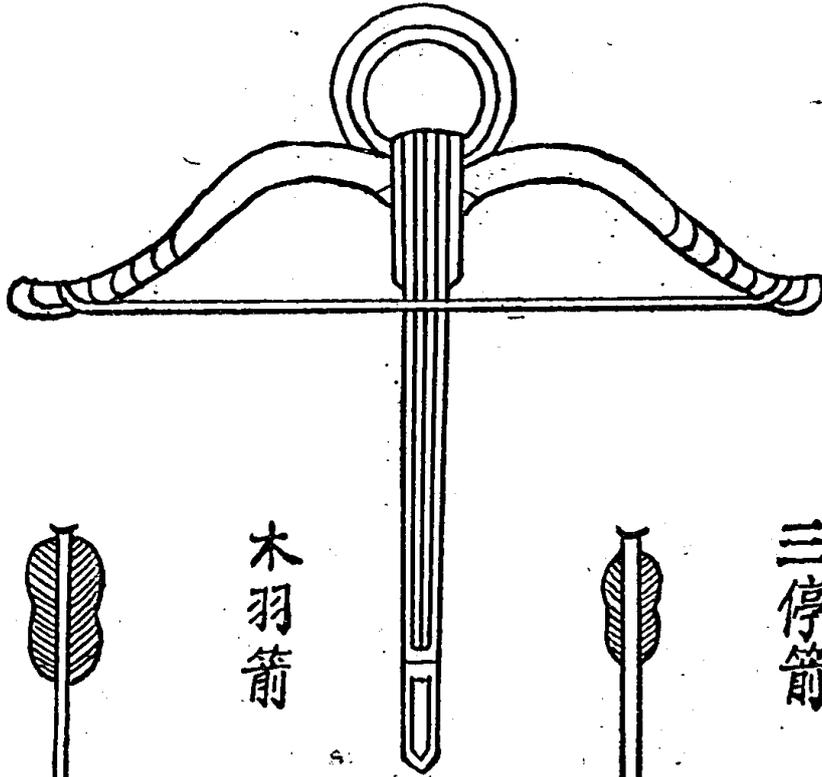
；以後百人以上弩者上前，變爲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爲上弩。如此輪流發矢，則弩不致竭，而可斃敵於百步之外矣。

弩箭

弩箭制與弓箭不同，弓箭嵌弦，安筈頗難；弩箭平頭，安筈甚易。弓箭長，擇幹甚費；弩箭短，擇幹甚省。鏃用石蓮頭，喬麥稜，則光滑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錐，寸金鑿子，則鑿上有鋒，易入窺隙。翎用禽羽，則得箭者尙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制，則翎口如刀，易穿肌肉。箭有點鋼、木羽、風羽、木撲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爲幹，中人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風羽者，當安羽處，剔空兩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撼；三停者，箭形至短，羽幹鏃三停，中物

不能出，以短故也。

跳 鐙 弩
(三 十 四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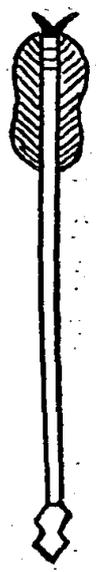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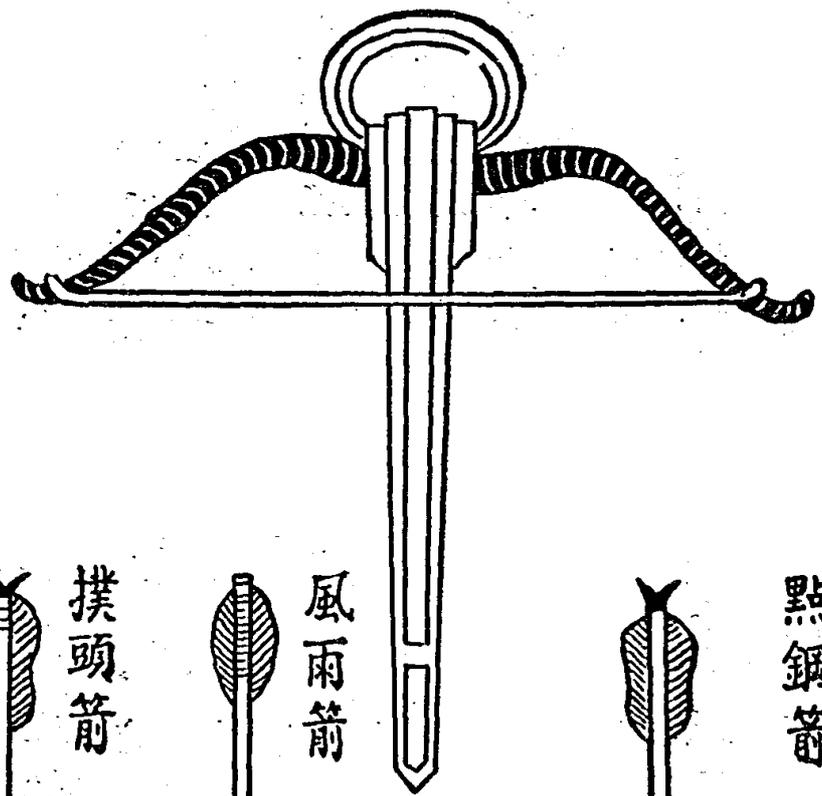


木羽箭

三停箭

弩 木
(四 十 四 圖)

自衛新知 制器第四 弩



撲頭箭



風雨箭



點鋼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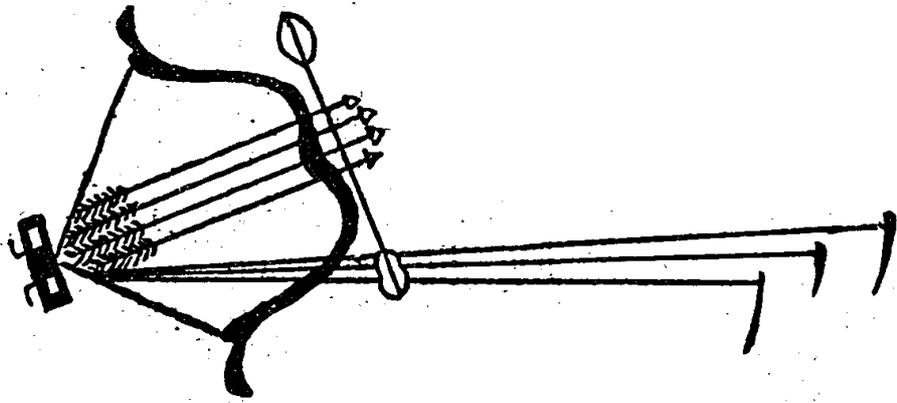
耕戈

此器利守城伏路，防賊偷營。用弩箭染草烏毒藥以引線，繫樁於二三十步。橫路而下，堆草藏形；觸線則機動箭發。然或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入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遠退出數丈矣。今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一機，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至於我軍，須先授以暗記。

鬼箭

用竹弩一張，作架床埋地，弩頭斜向上，以馬尾繫機攔於當路；以竹樁或樹枝，釘於隔路。賊馬沖馬尾線，動機發箭；然繫機馬尾，

(五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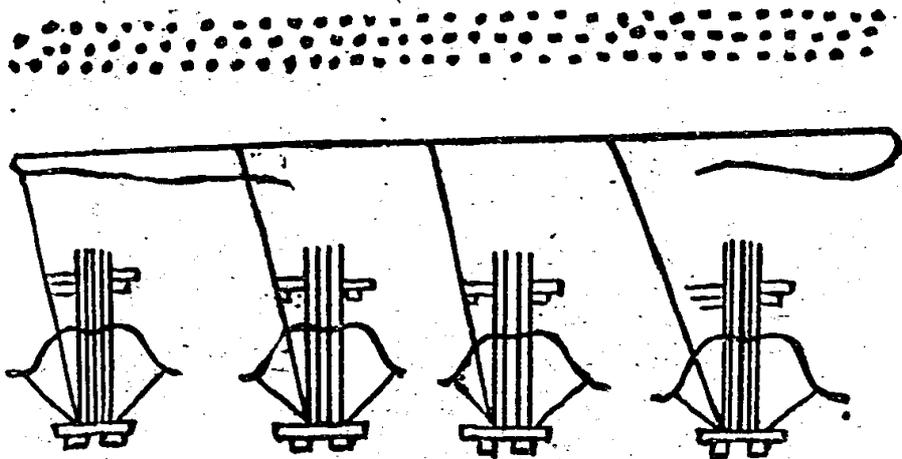


須退機後，架床轉出，乃可拔機。

連弩

用木作床，埋九矢七
矢五矢等弩於道旁。
草茵浮蓋，撐滿搭箭
，即以繩結其弦，穿
度弩箭，橫竹通節，
引至排弩末，釘兩樁
道旁，攔繩當路。馬
冲弦啓，連弩迸發。

(六十四圖)



隔河伏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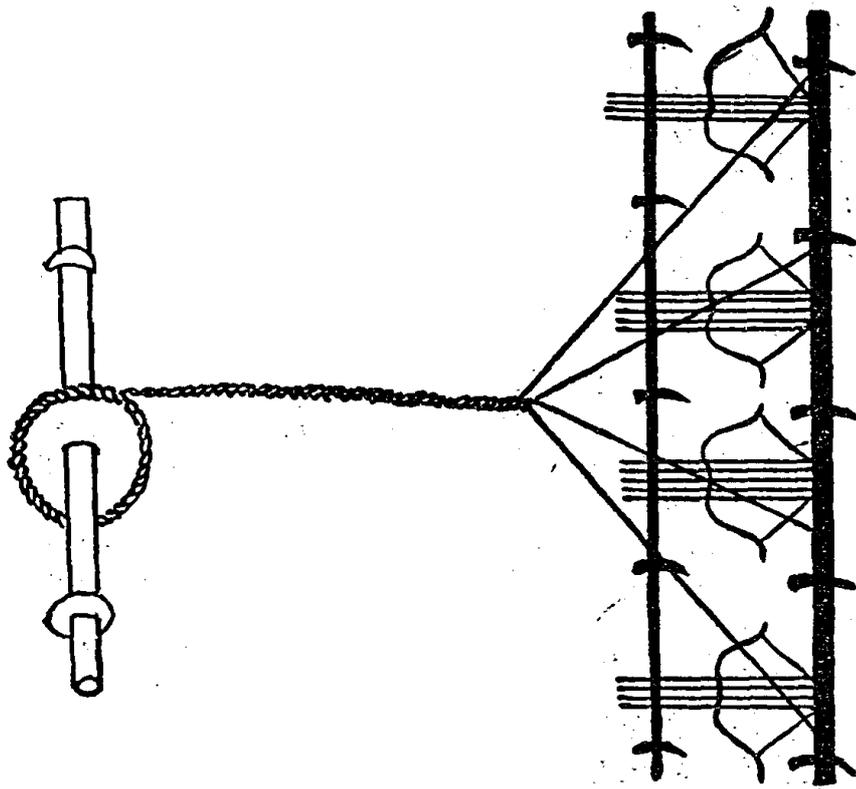
用連矢弩十餘張，已岸伏藏，作連架床持之。此以繫繩於床，發箭。若轉度弩機，則與鬼箭法同。

牌

籐牌

老粗籐如指，用之爲骨，籐篾纏聯，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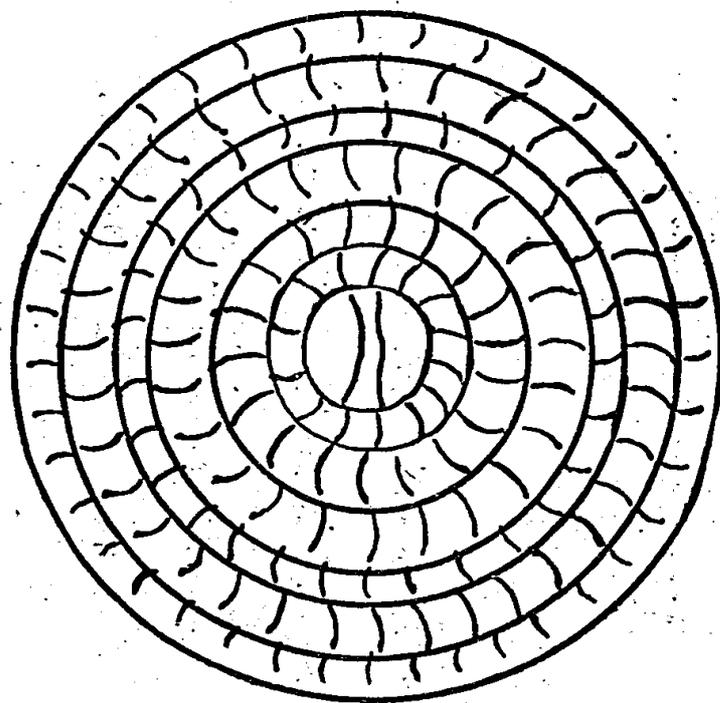
(七 十 四 圖)



突向外，內空，庶箭入不及手腕也。周簷高出，雖矢不能滑泄及人。內以籐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此主衛而不主刺，矢石槍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

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閣刀手腕，一手執鏢槍，將鏢擲去，急取刀在手，隨牌殺入。一入槍身內，則槍爲棄物，我必勝彼矣。牌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鏢，勿輕發！岳武穆

籐牌式
圖(四十八)



用旁牌麻扎刀，令軍士低頭，只砍馬足，敗兀朮「拐子馬」是也。置於行伍之先，必在狼筈之下，蓋持筈爲勢，架護於上，方能筈下突進。若無筈，則牌刀皆短，不能獨出獨入，每爲長器所制。

【註釋】○拐子馬，金兀朮之勁軍，馬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相聯，號拐子馬。後爲岳飛用刀砍其馬足而敗。○狼筈，用毛竹一丈五六尺，末施利刃，長一尺，旁附枝節，用以拒敵。

挨牌

用白楊木，長五尺，闊三尺，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可以補陣，可以發矢。用繩索，用木橄欖，取其可掛項上；以左手中指縫中，夾牌下短繩木橄欖，仍中五指挽槍前半節，右手執槍後半節，或伸或

縮，左右旋刺，兩手俱不持牌。

牌 挨
(九十四圖)



牌兵拒敵

昔兀朮「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砍其馬足已耳。請練牌兵以拒敵。浙兵多用團牌，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當鏃；惟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爲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

，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箭鏃不能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石，可以蔽人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爲前鋒，真破敵之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而長牌勝之，確有明證。

【註釋】○黎，種族名，在廣東瓊州島中，環五指山而居。

槍

長槍

槍桿：桐木第一，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必不可用。北方乾燥，用木桿；東南竹木皆可，須用細毛竹，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刃；

造法亦自脊平剗至刃，乃利。做槍工匠，須知用槍大意，方做如式，教之十日，便悟肯綮。後手如細，則掌握不壯，要粗可盈把；從根起，漸漸細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不可拏，腰細則軟而無力，杪粗與腰硬皆不可舉，是棄槍也。或曰：「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闖折」。不知有狼筈當鋒，藤牌在下，前行既有藩衛，去一丈餘矣，從筈空戮去，徑刺人馬喉面，彼旣不可入吾陣，吾又能先及彼身，何憂細弱也。若前無筈牌，徑用槍以當之，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旣易邁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爲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也。

長圖)

槍 (十五)



此處為中，向後漸漸粗，向前漸漸細，不可輒加輒削。

此處要一手可握，無餘指，無剩竹。

槍頭 (一十五圖)



此不可過四兩

線槍

北邊舊有之，柄短刃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因柄細防敵刀砍斷，及用手奪去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

形稍扁；至鋒稍薄，又名透甲槍。鋒用鋼三寸，左右刃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鑿至刃，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槍。

(二十五圖)



長九尺，重三觔。

拐突槍

長二丈五尺，上四稜，麥穗鐵刃，連袴長二丈，後有拐。

(三十五圖)



抓槍

長二丈四尺，上鐵刃長一尺，下四逆鬚，連袴長二尺。

(四十五圖)



拐刃槍

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拐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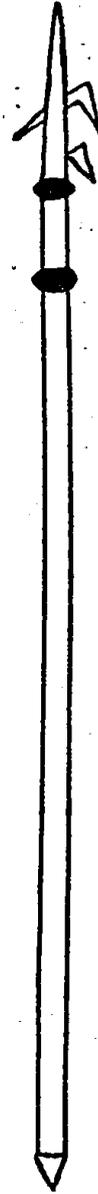
(五十五圖)



鈎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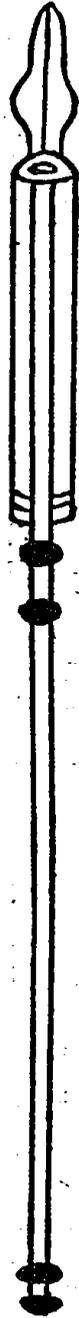
槍首施倒雙鈎。或三槍，桿上施環，騎兵用之，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鴉項。鴉項者，以錫飾鐵嘴，如烏項之白也。

(六十五圖)



三眼槍

(七十五圖)



刀

腰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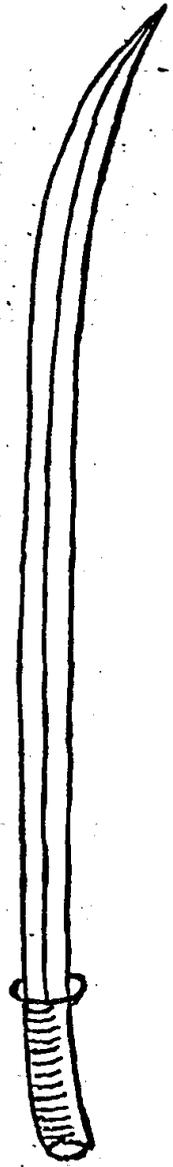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剷平削，至刀刃芒，

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銼，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禿，卽爲頑鐵矣。柄要短，形要彎，庶宛轉牌下，不爲折礙，蓋就牌勢也。無牌，則刀短不可入陣，惟馬上用之。

(八十五圖) (九十五圖)



長三尺二寸，重一觔十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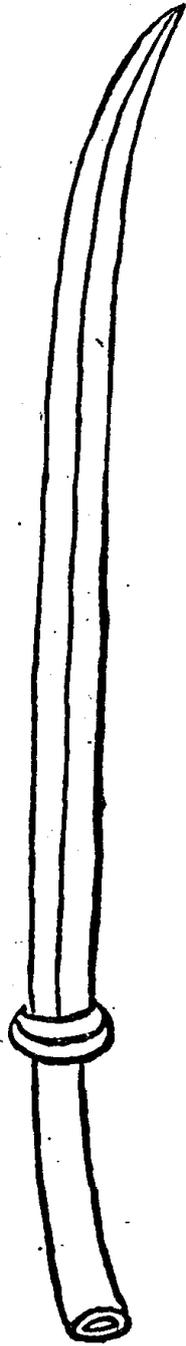


柄長三寸。

長刀

自倭犯中國始有之。跳舞光閃而前，吾兵已奪氣矣。吾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身多兩斷，緣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賊遠則發銃，近身則無他器可攻刺，惟此刀輕而且長，可備臨陣棄銃之用。

(十六圖)



刀長五尺，後用銅護刃一尺，柄長一尺五寸，共長六尺五寸，重二觔八兩。

倭

倭國每生兒，親朋鐵斂相賀，卽投於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刀，利不可當。今勳衛之家，世武爲業，而家無銳刃。今人亦宜倣此，箕裘弓冶，不足爲笑也。

【註釋】①勳衛，勳臣有保衛國家之責者也。②世武，世代以武力爲業也。③箕裘弓冶，禮，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言克承父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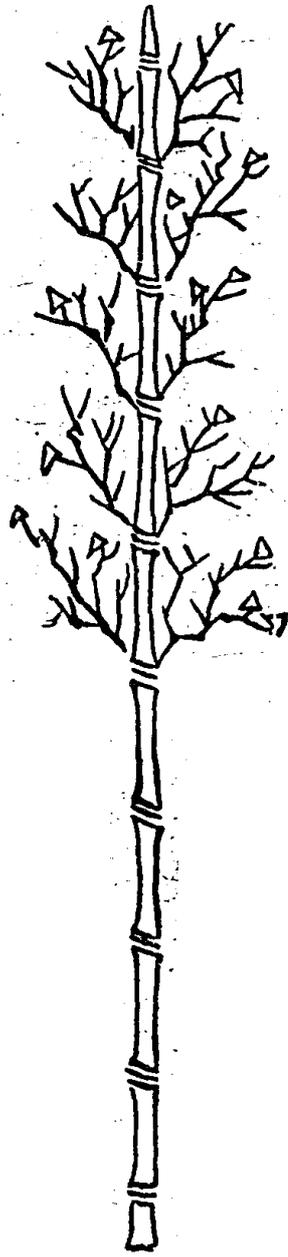
筓

狼筓

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枝節枒杈，長一丈五六尺；此器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居室，未有門戶扃鍵，盜賊能入者。雖然，得人用之，則可制人，不得其人，則制於人矣。當擇力大者，以牌

盾佐其下，長槍夾其左右，鑕鉞大刀接翼於後。蓋筊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用此者，臨敵白刃相交，心奪膽怯，惟筊枝繁盛，遮蔽一身，足以壯膽，方敢站定。除近手二層外，餘俱用倒鉤冠其杪。根後要粗重，手執於中，要前後相稱，寧後重，每前重，附枝軟則刀不能斷，層深則槍不能入。

(一十六圖)



浙閩用毛竹，不如兩廣用筋竹。此南方利器，北方風勁，

一吹卽裂。

【註釋】○斨此字字書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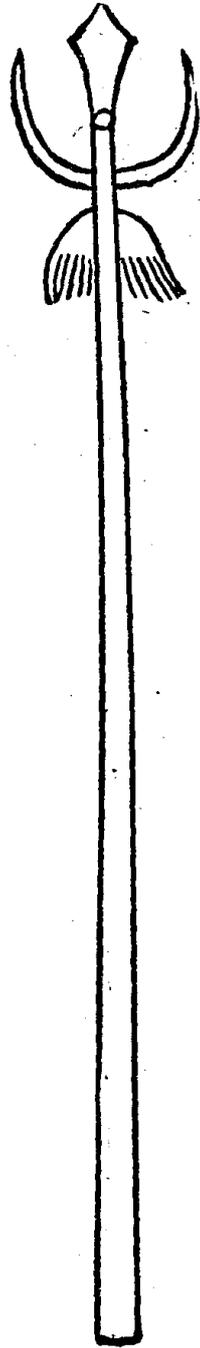
鈹

鑢鈹

柄上八尺，粗寸半，上用利刃，橫以彎股，刃有兩鋒，中有一脊。造法：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彎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核桃大，安於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關之，但橫股壯矣。正鋒頭冠於木杪，細而淺，每擊多墜；必正鋒與橫股合爲一柄。杪入鐵庫旣深，橫股庫又粗，任擊不落。此器可擊可禦，兼矛

盾兩用，馬上最便。若中鋒太長，兩橫太短，則不能架賊器；若中鋒與橫股齊，則不能深刺。故中鋒必高二寸，兩股平平可架火箭，不用另執箭架，賊遠則架箭，然後發之，近則棄箭而用本器，萬全萬勝矣。

(二十六圖)



爰

考古之爰，長丈二而無刃，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俗所謂齊眉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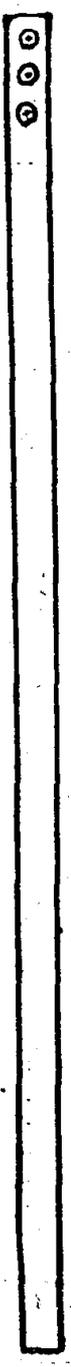
也。古人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八稜。備此一器，以擊敵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扎刀也。

大棒

此器勢短，步卒習用。然無刃，以何爲刺，今加一刃。刃長則棒頭

長七尺，重三觔八兩。

(三十六圖)



製嘴鴨 (四十六圖)



刃長二寸，有中鋒，一面起脊，一面有血槽，磨精，重四兩。

無力，不能壓他棒，只可二寸，形如鴨嘴，打則利於棒。刺則利於刃，兩相濟矣。

狼牙棍

乃格鬪第一利器。八面鋒稜，槍刀有時鈍折，棍獨縱橫不壞。凡有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或用鐵釘釘四面，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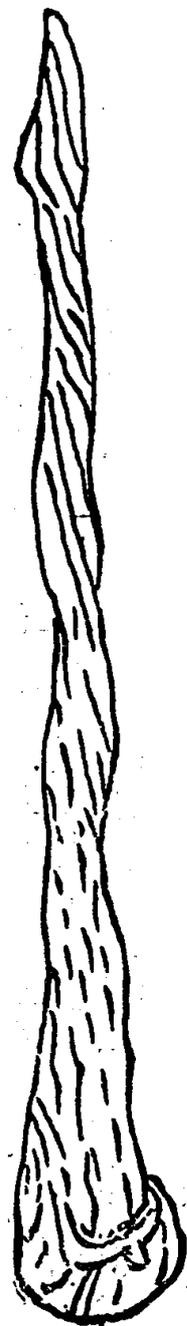
鐵箍木棍

長四尺四寸，大頭圓七八寸，每人一根。

世傳棍法有三：曰少林棍，曰俞家棍，曰蔣家大棒。惟蔣家大棒爲最。

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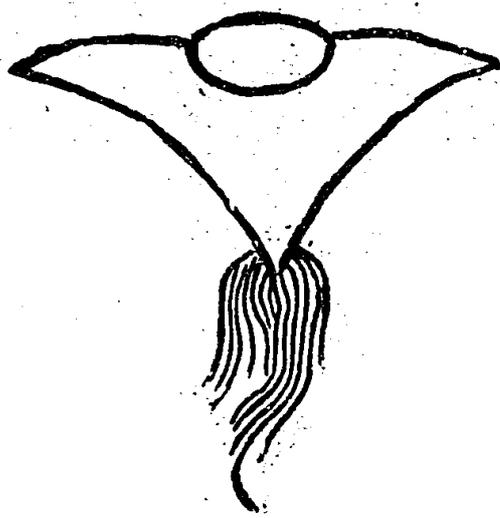
(五十六圖)



兜牟

以細籐爲之。內用綿帽一頂，帽表用布二層，帽裏用布一層，內用絲綿繭紙，以絹線緝之，帽後不合口開，高三寸，以便臨時量頭大小。目綴盃內，盃頂用紅纓，一則壯觀，一則順南

(六十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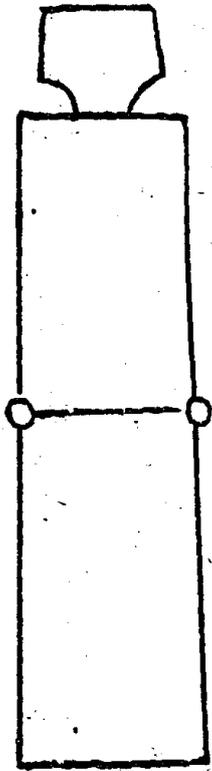
方之色。

臂手

每一副，用布內外四層，亦用棉花綫。紙，以絹線緝之，與北方鐵者同。此則活便輕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處在肱曲間，以便屈伸。

【註釋】○綫，古繭字。

(七十六圖)



以上二項，官製給軍者如此。若自製則外用絹段，內用蠶綿。

，尤妙。

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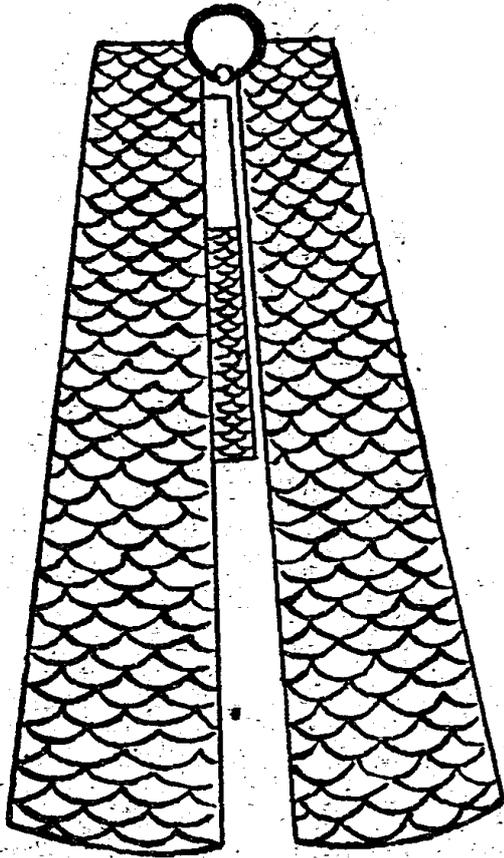
甲論

甲爲用命之本，當鋒鏑而立於不敗之地者此也。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馬燧○以短長三等，制造鎧衣，士皆賴以全肢體，便進趨。古人之甲以皮，後人之甲以金。南方地形險陷，多用步兵，難以負重，天雨地濕，銹爛易生，萬不可用矣。此外有藤有角，而體重難久，鉛子易入。今擇其利者，惟有緝甲，用絹布不等，須厚一寸。造甲之法，步軍欲其短，馬軍則欲其長，弩手欲其寬，槍手則欲其窄，用有不同，制亦應異。苟拘於定式，昧於

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閉後膺，而前袴不掩；瘦者挂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絳撲，有斷弦脫筈之憂，揮劍刺槍，則甲不傅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濘不前。小有不便，則拆

去甲葉，而遺棄不收；
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
而拋擲不顧。制作之
難，費耗之廣，不幾於
徒費乎！故君子必謹其

圖 六 十 八



微於制作之初也。

【註釋】①函人，函，甲也，函人，製甲者也。②甲士，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③馬燧，字洵美，邠城人。

紙鎧

紙鎧起於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註釋】①唐宣宗，名忱，憲宗之子，在位十三年。②有功，字弘敏，偃師人。徐商見前。

綿甲

以綿花七觔，用布盛如夾襖，粗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

鋪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晒乾收用。見雨不重，黴黥^㊀不爛。烏銃不能火傷。

【註釋】^㊀胖脹，水浸而肥大也。^㊁黥，黑也。

紙甲

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鎚軟，疊厚三寸，四方寸釘。如遇水雨侵濕，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舂碎，篩取米大屑，調生漆傅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入。

田況甲成試射

慶曆元年，太常臣田況言：「今賊甲皆冷砧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努可入。我兵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豈中國之巧力，不如一小羌乎？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令打造鈍鋼甲，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以賞罰之。」

【註釋】○慶曆，宋仁宗年號。○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

馬甲

周馬之身，惟頭面胸臆，最爲要緊，不可中傷。苻離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壽星腦額而死。故制爲貼腦，用綿布衲作一片，貼在馬面子內額腦之間；脫遇矢石，可透鐵面，尙有鐵額可隔，此馬面所以合用鐵額大全裝。雞項大而秋錢小，或暑月悶熱，雪雨冰結，

撤去秋錢，尙有鷄項可蔽肥肉，此馬甲所以合用小全裝。吾軍馬甲，垂下過鞵①尺許，故重滯綰絆；賊軍馬甲，只平腹下，用虎班布裙，遇箭皆被矯矯②，故輕捷俏俊；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鞵。鷄項重，則頭低項曲，馬被控仰；鷄項輕，頭高項直，馬臆鬆寬；此鷄項所以合用綿布衲。赤身帶甲，則擦損肌肉；襯以藉褥，則護惜皮毛；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用馳滑辣甲圈兩件。是爲馬甲制也。

【註釋】①鞵，音說，馬鞵也。②矯積，屈之也。

估值寬

軍中制器，恆浮慕節省之名，不究實際之用。器以節省，愈恣苦窳。將使擐甲③登陴，摩厲④待戰，苟非畀以堅甲、鈛戈、勁弓、強

弩、迅猛神奇之火器，技不精，膽不壯，驅使入陣，空殺無辜，是以國僥幸也。謂宜軍需修造，悉遵舊估，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而不以卒與敵乎！

【註釋】○擐甲，擐，貫也。左傳：文公躬擐甲冑。○糜厲，預備利器也。○鈇，利也。

用法重

昔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矢射甲，射不貫，卽斬矢人；射貫，卽斬函人；斯固嫌於過刻。然作奸冒破，法在必懲，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卽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之時，卽鐫官匠姓名，送營試驗。

。不堪，坐名鞭貫，臨敵誤事，必斬以徇。治軍器，用軍法，理或宜然。

【註釋】○矢人，製矢之人，○斬以徇，斬以號令其罪也。

自衛新知卷五目錄

清野第五

清五穀

總論 李牧急入收保 陳俊絕賊食 秦人芟麥 趙犂徙糧入城 寇準瘞穀 劉子羽預
徙梁洋之積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于謙運通州糧

清芻草

太宗勅燒雜秋草 劉仁恭焚草 劉錡毒草 夏元昊赭地 幹濟不據車駝岡 于謙

清竹木

總引

清硝磺鉛鐵

總引

清油蠟

總引

清屋宇

總引

劉綺焚城外民居

趙立徹廢屋

种師道詰李邦彥

一八

清雜物

總引

清地面

總引

清水泉

總引

秦人毒涇

長孫晟毒水

劉綺毒穎

毒藥

毒水方

又方

毒酒方

萬般毒

一三三

自衛新知卷五

惠麓酒民 編次

歌雪居士 重訂

清野第五

兵法：「日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爲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借兵費●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註釋】○費，音咨，持以與人也。費糧，卽以糧與人。○具，預備也。無具者，無預備也。

清五穀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糶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糧長，糶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者，米入官爲守城兵夫用。

酒民曰：『凡清野俱以愚民不從爲憂。不知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置之宜也。必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夫小民雖愚，非不不知賣盜之爲害也』

；然而屢令不從者；其弊有二：一由城中積貯無所，蓋鄉民生於鄉，長於鄉，城內略無立錐之地^⑤，其忍輸而暴露之乎！一由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於假名賒借，不爲己有，此所以甯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碍官地，聽其告佃，以爲倉廩。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僧衆道衆，編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寺觀，其餘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照米數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女，旣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典守。官與憑照，不得諸人爭執，候事平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備賑等名，白取一粒者，定行參劾。親與指誓天日^⑥，剖心示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二頑梗

，悍不從令，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民情，後盡王法，不數日間，米盡入城矣。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糴糶官不得問；惟禁出城。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蓋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在城之米而糴於在城之人，則「囊漏貯中」^①之說也。或問：「附郭坦道，則易清者也；若羊腸鳥道^②，不便出米，爲之奈何？」曰：「吾旣不便出，賊亦不便入矣」。卽應指授方略，俾本處百姓，各據險要，立砦^③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宜^④，若因一二不便，疑沮^⑤大事，豈丈夫作略耶？」

【註釋】①資，給也。資盜糧者，以糧給盜也。②入官，卽沒收充公。③清野，將田野

食物肅清，使敵人無所掠奪。④體，察也，謂設身處地，以察其情。曲體，卽婉曲以體察。⑤貸，寬免也。不可貸之法，謂所定之法，決不可寬恕也。⑥無立錐之地，謂一無所有也。錐末至微，并立錐之地而無之，形容其甚貧乏也。⑦指誓天日，言指天日而宣誓也。卽俗語對天罰咒。⑧囊漏貯中，卽袋穿漏後，物仍貯於中也。⑨羊腸鳥道，言路徑之最狹小曲折者也。形容其路之曲小如羊腸，祇有飛鳥之道。⑩砦，音寨，藩落也。山居立柵爲砦。⑪制宜，定適宜之辦法也。⑫沮，音直，阻止也；敗壞也。疑沮大事，言因疑心而敗壞大事也。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①，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②，備匈奴。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③」。匈奴終歲無所得。

【註釋】①李牧，戰國時趙北邊良將，以拒匈奴；及破秦功，封武安侯。②代，雁門，

卽代郡之雁門關也，在今山西代縣西北三十里。①保，守也。如言保護保衛。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酒民曰：「陳俊真能中賊要害者也。」

【註釋】①漢光武帝姓劉，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擊銅馬賊諸部，連破之。②陳俊，東漢南陽人，字子昭，從光武擊銅馬，所向必破，以功封祝阿侯。③殄，

音填，上聲，滅絕也。

秦人芟麥

晉桓溫○伐秦○，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而還，失亡以萬數。

【註釋】○桓溫，字元子，晉人，封南郡公，都督中外軍事。○秦，東晉時苻健稱秦，

史稱前秦，後為姚萇所滅，仍其國號，史稱後秦。○芟，音衫，刈草也。芟麥，言將麥刈割也。

趙驍徙糧入城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驍○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

，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陳，犍襲擊之，斬楷，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確磴^④，併骨肉食之。置春磨寨^⑤，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註釋】①黃巢，唐宛句人，富於資，收養亡命。僖宗時，應募討李仙芝，後自稱齊帝，爲李克用所破，自刎死。②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治。③陳州，今河南淮陽縣。④趙犍，唐宛邱人，善騎射，黃巢將孟楷寇項城，犍擊擒之，官至忠武軍節度使。⑤確，音對，春具也。磴，音礙，碎物之器。⑥置春磨寨，言設置專管春磨之營寨也。

寇準瘞穀

澶淵之役，寇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徙者，隨在瘞藏。

【註釋】①澶淵，地名，在今河北濮陽縣西，宋真宗與遼人盟於此。②寇準，宋下邳人，字平仲，真宗景德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遼兵大入，準請帝親征，遂幸澶淵，遼乃奉書請盟，罷兵而還，封萊國公。③壁，軍壘也。堅壁，言築堅固之軍壘也。④瘞，讀若翳，埋藏也。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襲其後

○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也。

【註釋】○劉子羽，字彥修，建炎中，金人窺江淮，張浚合五路兵以進，子羽爭之，浚

雖衄師，卒以全蜀，子羽之功居多。○梁洋，地名，梁，在今陝西南鄭縣；洋

，在今陝西洋縣。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

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註釋】○熙河，在今陝西商縣東南。○劉惟輔，朱涇州人，為熙河步軍副總管，金人

陷秦州，惟輔將騎禦之，舞狛刺其先鋒將，敵為奪氣而退。

于謙運通州糧

土木^①之難，敵乘勢^②。長驅而南。于謙^③曰：「通州^④倉欲守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⑤。」通倉遂空，敵解去。

【註釋】①土木，地名，本稱土木堡，在今河北懷來縣西，明英宗征瓦剌，兵敗被擄於此，史稱土木之難。②乘勢，趁得勝之勢也。③于謙，明錢塘人，字廷益，正始末，召爲兵部左侍郎。英宗北狩，郕王監國，謙力阻遷都之議，親自督戰，却瓦剌兵，也先遂遣使議和，歸上皇。④通州，即今河北通縣。⑤直，即值，工價也。以贏米爲之直者，即以餘米爲運米之工價也。

清芻草

自衛新知 清野第五、清芻草

太宗勅燒薙秋草

唐薛延陀。真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遣使告急，太宗勅思摩燒薙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註釋】薛延陀，勅勒諸部之一，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利陁氏，居今外蒙古及西伯利亞之地。①真珠可汗，即真珠毘伽可汗，為薛延陀酋長，姓一利陁氏，名夷男，唐太宗時有賧兵二十萬。②思摩，唐時突厥將，③太宗，為唐太宗，即李世民。

劉仁恭焚草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每霜降，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註釋】○盧龍，地名，在今河北遷安縣。○劉仁恭，唐深州人，豪縱有智數，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掘頭，官盧龍節度使。○契丹，國名，東胡種，後魏時，建號曰契丹，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由唐及宋，代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

劉錡毒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敵馬食草者輒病。

夏元昊赭地

契丹主帥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

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老^①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進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註釋】①夏，國名。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史稱西夏。②元昊，西夏主，本姓李，宋賜姓趙。③猶豫，疑惑不定也。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④赭，音者，使山赤裸無草木也；亦空盡無物之義。⑤老，兵久於外曰老。

韓濩不據牟駝岡

韓濩不^①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②，天駟監^③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④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註釋】①幹滴不，金太祖第二子，卽完顏宗望。啓伐宋之策，與宗翰率兵攻宋，陷汴京，立張邦昌爲帝，俘徽欽二帝，卒諡桓肅。②牟駝岡，在今河南開封縣西北。③天駟監，宋時在牟駝岡，有天馬監，爲養馬之所。④郭藥師，金鐵州人，初爲遼將，遼亡，以涿易二州歸宋。宋使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殺張覺，函其首以與完顏宗望，藥師怨之，遂降金。宗望能懸軍深入，得全勝者，藥師之力也。

于謙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敵所急者草，諸廠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敵馬！」

酒民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

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牟駝岡之已事可鑑。如前明京城東北鄭壩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儲積最多。當有大吏請卽其地築爲一城，以護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積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敕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居士曰：「兵恃馬以爲強，馬恃草以爲命；斷草則馬失其命，而兵失其強矣」。

清竹木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業。如違，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鐵

總引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非輕，不可棄以資敵。客販冶坊，多在城外，須先查舖行及冶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押摧硝磺鉛鐵，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現買。

清油蠟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之。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舖，仰保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豆油、桐油、麻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有公用，照時價現銀交易。仍督官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枷號，其油入官。

清屋宇

總引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卽其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幫城起闔。而登；皆無

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註釋】○闔，音因，城內重門也。

劉錡焚城外居民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居民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便嚙指，無此胸衿胆力矣。

【註釋】○嚙指，咬指不決也。

趙立徹廢屋

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徹廢屋，城下燃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

稍引退。

【註釋】○撻懶，金將。○楚州，今江蘇淮安縣。○趙立，宋徐州人，以勇敢隸軍籍。

靖康初，金人大入，盜賊羣起，立數有戰功。金圍楚州，詔以立守，立募士焚其梯，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首而絕，諡忠烈。④徹，音出，毀壞也。

种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徹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酒民曰：「明季賊破光州^④，非攻而破之也，不過逼勒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挖掘，城以此陷。緣近城房屋，半係鄉紳之業，堅不聽燬，以至於此。恨不得按三尺^⑤而問之」。

居士曰：「徹屋一事，難言之也。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徹毀不及，競絀^⑥之道，惟得其宜可也」。

【註釋】①种師道，宋時人，字彝叔，累官京畿河北制置使，知兵有謀。靖康中，金人

南下，師道將援兵至闕入對，爲戰守之計，人心以安，然其言不能盡用。後京

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卒諡忠憲。②政事堂，唐宋時

於禁中置政治堂，以議庶政。③李邦彥，宋懷州人，字士美，爲文敏而工，然生

長閭閻，習猥鄙事，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自號李浪子；宣和間，拜少宰，都人目爲浪子宰相。④光州，卽今河南潢川縣。⑤三尺，謂劍也，漢書：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⑥絀，音求，急也。競絀，言緩急也。詩經：不競不絀。

清雜物

總引

以上數款，不過略舉其大者言之爾。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鐵磚瓦芻芻糗糧畜牧等類，盡徙入城。徙不逮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爲賊資，且借爲攻城具也。

清地面

總引

濠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持；有臺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豐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大樹竹木，則敵可資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担池中，可以涉水。須禁絕之！

清水泉

總引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秦人毒涇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長孫晟毒水

自衛新知 清野第五 清水泉

隋達頭 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註釋】①達頭，隋時突厥之主，名玷厥，將兵犯塞，為隋師所敗，未幾國亂，奔吐谷渾。②塞，音賽，邊界也。犯塞，即侵犯邊界也。③長孫晟，隋洛陽人，字季晟，性通敏，善騎射，開皇中，突厥南侵，拜車騎將軍，又為受降使者，突厥畏之。④突厥，種族名，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有阿史那者，以五百家奔茹，茹居金山，該山形似兜牟，彼土方言，謂兜牟為突厥，因以名其部。隋唐之際極盛，淹有漠東西萬里，至回紇興，而突厥亡。

劉錡毒頰

金元朮攻順昌，宋劉錡遣人毒頰上流。戒軍士雖渴死，毋

飲於河，飲者夷^⑤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註釋】①兀朮，金太祖第四子，卽完顏宗弼，善騎射，屢侵宋，江南呼爲四太子。②順昌，今安徽阜陽縣治，宋劉錡嘗敗金兀朮於此。③劉錡，宋順德軍人，字信叔，美儀狀。善射，與夏人戰，屢勝；金兵圍順昌，錡要擊大破之，爲宋中興四將之一。④潁，水名。出河南登封西境潁谷，東南流，經禹縣，臨潁，西華，商水，與沙河合而東流，是爲沙河。又東南流，入安徽境，至正陽關，入於淮。⑤夷，滅也。夷其族，卽滅其族也。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死，後軍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於慢毒。趙王如意^①以十四日死，宋江^②諸人以五日死，皆慢毒也。今誠得五日十四日之毒，何敵之不

泝澦百金方 清野第五 清水泉

二六

可斃哉！

【註釋】○趙王如意，漢高祖寵姬戚夫人之子，封趙王，爲呂后毒斃。○宋江，宋郟城人，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莫敢撓其鋒。後受撫，中毒而死。

又方

麻花并尖，苦參對配。或加白芷艸烏，共研末，注陰澗井泉。

又方

雷公籐 巴豆 五月草 常山（爲末用）

毒酒方

川烏（毒） 草烏（毒） 五月草 天仙草 陀羅花子 每五分浸酒一罈

萬般毒

桃花砒(紅) 瑪瑙砒(五色) 鉄脚砒(黑) 狼毒(熱) 附子(熱) 天雄

(熱) 川黃(利) 巴豆(利) 蛇埋草一云：將毒蛇埋下，種荆芥，採而陰乾爲末入藥。一云：即馬旋草，採時手背犯之，輒腫。 金絲

斷腸草入腹，腸則寸斷。 鈎吻(斷腸) 爛骨草 封喉草(啞) 血肉草毛髮沾之，血湧。 姜

粉(迷) 鬧羊花(迷) 甘遂(逆) 常山(嘔) 半夏(噤) 江子油(毒)

鐵脚連(毒) 大小蓼(毒) 巴戟(毒) 巴霜(毒) 竹黃(毒) 墨記草(毒)

蜈蚣(毒) 虺蛇(毒) 蝰蛇(毒) 班毛(毒)

辨辨百金方 清野第五 清水泉

二八

自衛新知卷五終

自衛新知卷六目錄

險要第六

據險

王平議據興勢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郭元振寘和戎城自亭軍 种世衡城故寬州 劉子羽保四川 吳玠保和尚原 楊存中不割和尚原 釣魚山

設險

順安軍 滄州 馬燧引晉兵決汾 孟珙障沮漳之水 孟宗政潛水 余闕三塹 魏勝築城環孤山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圖六十九、圖七十)

失險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梁主不守采石之險 宋不守關之險 宋不守河之險 宋不守獨松關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辨證百金方 險要第六 目錄

自衛新知卷六

惠麓酒民 編次

三素居士 重訂

險要第六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守者，非特守于城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犄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游兵，絕其糧道。以戰爲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絕路也。輯險要。

【註釋】①設險，在險要處設防守之具也。②犄角，犄音羈，軍陣分兩面以待敵者，曰

犄角。

據險（可以爲法）

王平議據興勢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綿亘○百餘里。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

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引軍還。費禕進據二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死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註釋】①曹爽，三國魏人，字昭伯，爲司馬懿所殺。②駱口，在今陝西整屋縣西南。

魏正始五年，爽伐蜀，率卒從駱口入，敵因山爲固，兵不能進。③漢中，在今陝西省南鄭縣。④涪，今四川涪陵縣。⑤王平，蜀漢宕渠人，字子均，諸葛亮征隴西，平以牙門將屬馬謖，謖違亮旨，大敗，惟平所領獨全，累功封安漢侯。⑥興勢，山名，在今陝西洋縣北。⑦黃金，縣名，在今陝西洋縣東北。⑧比，音便，到也。比爾間，卽到那時候也。⑨劉敏，蜀漢泉陵人，爲揚威將軍，與王平鎮漢中。⑩綿亘，延長也。⑪費禕，蜀漢郫人，字文偉，先主時，爲太

子舍人，後主卽位，累功封成鄉侯，甚見推任。⑤太傅懿，卽司馬懿，魏正始五年時爲太傅。⑥夏侯玄，三國魏人，字太初，爲司馬懿所殺。⑦武皇帝，卽魏武帝曹操。⑧三嶺，山名，在陝西省。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于北河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宥。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

北皆大磧^①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②北，置烽堠^③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④畋^⑤牧，滅鎮兵數萬。

【註釋】①張仁愿，唐下邳人，有文武才，爲朔方總管，乘虛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

②突厥，種族名。③料兵，清查兵卒也。④默啜，突厥主，繼兄骨咄祿而立，武后時，爲唐擊敗契丹，册爲立功報國可汗，後屢寇邊，武后怒，改默啜爲斬，後爲九姓逆卒所殺。⑤唐休璟，唐始平人，名璿，以字行，以儒者號知兵，行師料敵，未嘗敗。⑥中宗，唐高宗第七子，名顯。⑦直，當其地也。儀禮：直東序西面。⑧磧，音積，沙漠也。⑨牛頭朝那山，在今綏遠薩拉齊縣西北九十里，唐張仁愿於此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⑩堠音候，土堡也。烽堠，設以探敵者也。⑪畋，音田，田獵也。

郭元振置和戎城白亭軍

自衛新知 險要第六 據險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于南陝口，寘和戎城；北積寘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

【註釋】○郭元振，唐涼州都督。○輪廣，縱橫也，東西曰輪，南北曰廣。○薄，音博，逼近也。

种世衡城故寬州

宋种世衡爲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延綏寧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註釋】○种世衡，字仲平，宋洛陽人。累官至環慶路兵馬鈐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

，所至不煩縣官，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①鄜州，在今河南內鄉縣。②延安，在今陝西膚施縣東南。③寬州，在今陝西膚施縣。④寧夏，今甘肅省寧夏縣。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敗於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

，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爲此言乎？浚然^①子羽言，子羽卽單騎至秦州^②。召諸亡將。時諸亡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③聚兵扼險于鳳翔^④。大散關^⑤東之和尙原^⑥，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⑦聚熙河^⑧兵於岷州大潭；孫僱賈世方^⑨等聚涇原^⑩。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

【註釋】①張浚，字德遠，宋綿竹人，宋中興四將之一，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②富平，在今陝西富平縣。③興州，在今陝西路陽縣。④夔州，今四川奉節縣。⑤劉子羽，字彥修，宋人。⑥宣司，官名，卽宣慰司，指張浚。⑦然，以爲是也。⑧秦州，今甘肅清水縣。⑨吳玠，字晉卿，宋隴州

人，沈毅有志節，金人入侵，與弟璘，同心抗敵，卒保全蜀。⑩鳳翔，今陝西鳳翔縣。⑪大散關，在陝西大散嶺上。⑫和尚原，在陝西寶雞縣西南。宋紹興初，吳玠大敗金兵於此。⑬關師古，宋人，張浚部將。⑭熙河，在今陝西商縣東南。⑮孫偓，賈世方，皆張浚部將。⑯涇原，在今甘肅省東。

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於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棚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

，遂大敗遁去。

【註釋】①璘卽吳璘，吳玠弟。②烏魯折合，金將，善騎射。③迭休，輪流更替休息也。

楊存中不割和尚原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尙原以畀之。楊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中，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

【註釋】①畀，音比，給與也。②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宋人，少警敏，膂力絕

人，忠孝勇敢，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高宗嘗以郭子儀比之。③隴右，在今甘肅隴坻以西，新疆迪化以東，及青海東北部地。④睥睨，音俾倪，斜視貌。⑤秦雍，今陝西省境。

釣魚山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詣府上謁。玠賓館之，奉甚厚。居數月，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爾」。對曰：「蜀口地形之勢，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於十萬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綦布星屯，列兵聚糧。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始可守。

【註釋】○播州，今貴州遵義縣。○冉璉冉璞，宋播州人，兄弟皆有文武才，爲吳玠畫

築城釣魚山之策，後果賴之。○堊，音惡，石灰也。○屏，音丙，退也。

設險（可以爲法）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宣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闕，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

虞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營之。

【註釋】①宋太宗，太祖弟，名匡義。②陳恕，字仲言，宋南昌人，真宗時，拜吏部侍郎，病劇，薦寇準自代。③雒州，今河北保定。④溝洫，田中水道也。

滄州

滄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允則云：「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

【註釋】①滄州，在今河北省南皮縣。②斥堠，偵探敵情之人也。③夷，填平也。④浮圖，塔也。⑤安撫司，官名。

馬燧引晉兵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邊數有警，乃引晉水注城東，瀦爲池。寇至，計省守陣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固堤。

【註釋】①馬燧，字洵美，唐郟城人，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圖形凌烟閣。②晉陽，

今山西太原。③王業所起，唐高祖自晉陽起義，遂定天下，故曰王業所起。④瀦，音豬，水所停也。⑤汾水，卽汾河，源出山西寧武縣西南之管涔山。

孟珙障沮漳之水

宋孟珙^①鎮江陵^②，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③，不知沮洳^④有變爲桑田^⑤者；今自城以東，古嶺先峯，真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⑥，卽至城外」。乃修復內隘^⑦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⑧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⑨。三百里間，渺然巨浸。

【註釋】①孟珙，字璞玉，宋絳州人，與元將夾攻金人於蔡州，遂滅金，復屢拒元師，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②江陵，今湖北江陵縣。③三海，在湖北江陵縣，孫吳時，引諸湖及沮漳水，匯江陵以北，阻拒魏兵，號稱北海，海有上中下，故曰三海。宋孟珙重修之，以拒蒙古。④沮洳，水浸處下濕地也。⑤桑田，滄

海變爲桑田，喻世事之變遷。④鳴鞭，儀仗中所用之器，振之發聲，以使人肅靜者，亦曰靜鞭。⑤內隘，城內險阻之地也。⑥沮漳，水名。沮水在河北遷安縣，大者名沙河，小者名青龍河；漳河，在河北清河縣南。⑦蓄泄，貯水曰蓄，散水曰泄。

孟宗政瀦水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陣，易於馳騁。乃於西北濠外，瀦水爲瀦。以限騎。

〔註釋〕①孟宗政，字德夫，宋絳州人，幼豪偉，有膽略，知棗陽軍，屢敗金人，威震境外。②棗陽，在今河北襄陽縣。③瀦，音甯，謂泥水淤積道上也。

余闕三塹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陣，隍外環以深塹。

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註釋】①余闕，字廷心，元廬州人，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②浚隍增陴，隍，音黃，城池也，陴，音皮，牆也。浚隍增陴，謂開深城河增厚城牆也。

魏勝築城環孤山

魏勝。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俯瞰。城中虛實，受敵最劇。勝築重城，環山於內，寇不能害。

【註釋】①魏勝，字彥威，宋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金人南侵，勝集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遂取海州，屢敗金兵。②瞰，讀如坎，俯視也。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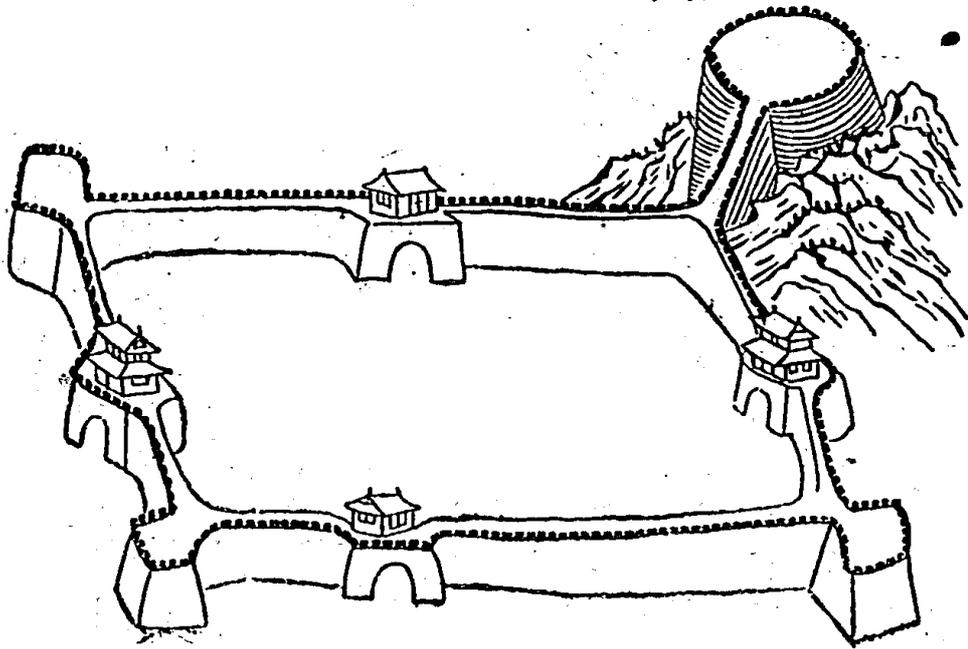
自衛新知 險要第六 設險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

酒民曰：「城外山險，賊至即以兵堅守免為賊先據。下窺城中虛實。魏李二公，環包於內，更妙。圖附後」。

【註釋】○李庭芝，字祥甫，宋隨人，守揚州，元兵圍揚，遣使招降，庭芝悉誅之，後卒被擒遇害。○平山堂，

(圖 六 十 九)



在江蘇江都縣西北五里蜀岡上，宋

歐陽修建。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砲守之。賊即入城，可保小城，或登臺遠擊。

失險(可以為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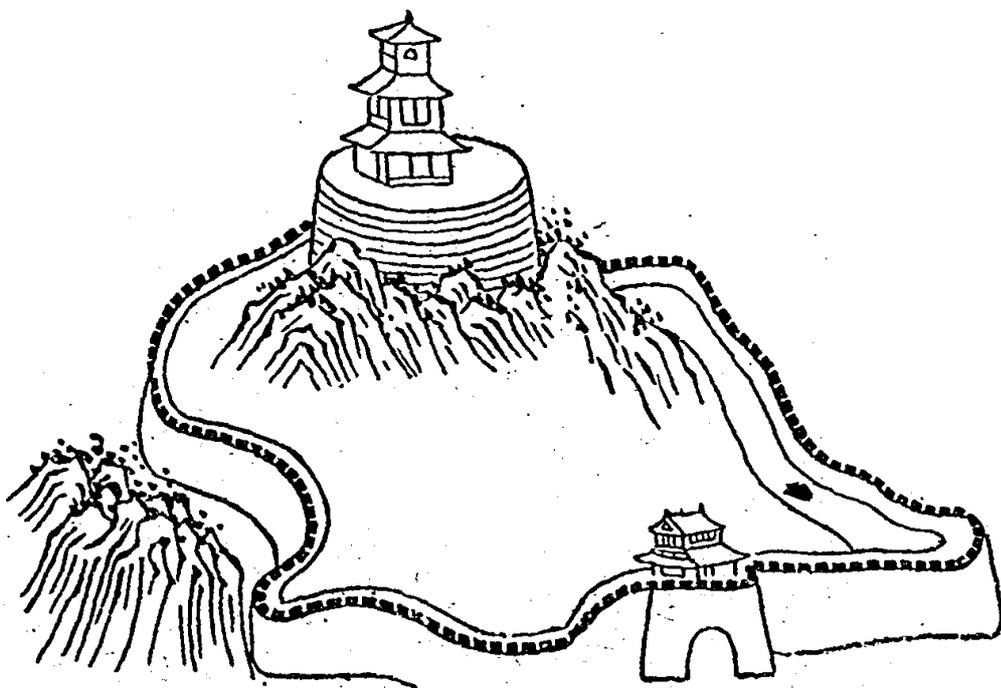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

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

(十七圖)



今井陘^④之道，車不得方軌^⑤，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⑥，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⑦。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爲二子^⑧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⑨密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⑩上。

【註釋】④張耳，漢大梁人，與陳餘爲刎頸交，後與餘有隙，耳走漢，漢遣耳與韓信破

趙，斬餘泚水上。⑤李左車，漢人，初仕趙，封廣武君；韓信張耳擊趙，左車

進深溝高壘之計，陳餘不從，信遂用背水陣斬陳餘；以千金募生得左車，有縛

至麾下者，信解其縛，師事之，遂用其策，下燕齊諸城。⑥成安君，卽陳餘，

漢人，仕趙，號成安君。韓信破井陘，斬餘於泚水上。④井陘，在河北井陘縣。⑤方軌，謂兩車並行也。⑥壘，音累，卽營牆。⑦戲下，戲同麾，戲下，猶言部下也。⑧二子，言張耳韓信也。⑨間，音諫，偵探也。⑩泚水，在河北元氏縣西羣山中，東流入槐村，長五十餘里，韓信斬陳餘於此。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鄧艾。至涪，停住不進。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鄧艾遂長驅而前，破瞻斬之，成都不守。

【註釋】①諸葛瞻，字思遠，亮子，蜀漢人，鄧艾自陰平進窺成都，瞻督諸軍至涪不進，爲艾所敗，戰死綿竹。②鄧艾，字士載，三國魏棘陽人，少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通營處所。景元中，大舉伐蜀，艾督軍自陰平道以氈自裹，推

轉而下，遂入成都，平蜀。③涪，水名，源出四川松潘縣東北雪欄山。④黃崇，蜀漢人，隨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屢言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決，卒爲鄧艾所敗；崇帥厲軍士，期必死，竟沒於陣。⑤猶豫，懷疑不決也。爾雅曰：猶，如麕，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恐爲人害，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曰猶豫。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暉帥交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註釋】①南燕，晉時五胡十六國之一，鮮卑族。慕容德據滑臺，今河南滑縣，稱燕王，史稱南燕。②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姪，德無子，立爲太子，及德死，以晉義熙元年嗣位。③劉裕，南朝宋武帝，彭城人，小字寄奴，初仕晉，後篡位。

④公孫五樓，南燕將。⑤輕果，僂疾果決也。⑥大峴，山名，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南，卽穆陵關也。爲齊南天險，東晉劉裕，攻南燕，過大峴，喜形於色，遂滅南燕。⑦段暉，字長祚，後魏姑臧人。⑧逆，迎也，逆戰，卽迎戰也。⑨歲星，卽木星，亦稱太歲，約十二歲而一周天。術數家以太歲所在爲凶方，忌掘土建築。⑩王鎮，南燕將。⑪東馬，謂路險拘束馬足也。⑫廣固，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北八里，堯山之陽。

梁主不守采石之險

侯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一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據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道，引兵

臨江。梁主問策於尙書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

【註釋】①侯景，字萬景，梁朔方人，有膂力，初仕魏，後奔梁，弑梁簡文，自立爲漢

帝，王僧辨等討平之。②歷陽，今安徽和縣。③莊鐵，梁歷陽太守。④建康，

今江蘇江寧縣，⑤血刃，言不必動刀兵也。⑥采石，卽牛渚山，在今安徽當塗

縣西北二十里，梁太清二年，侯景由此渡江，趣建康。⑦道，與導通，卽導也

。⑧羊侃，字祖忻，梁梁甫人，侯景陷歷陽，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景

執侃兄長子鸞以示之，侃不爲動。⑨壽陽，今安徽壽縣。⑩瓦解，言解散如瓦

自裂也。⑪朱異，字彥和，梁人，徧覽五經，尤明禮易。⑫辦，猶成功也。⑬

闕下，天子宮闕之下也。

宋不守關之險

粘沒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進屯澤州。

【註釋】①粘沒喝，卽完顏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屢侵宋，攻克汴州。②

平陽府，今山西臨汾縣。③澤州，今山西晉城縣。

宋不守河之險

金斡瀆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

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度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註釋】①韓滄不，金太祖第二子，卽完顏宗望，啓伐宋之策，與宗翰率兵攻宋，陷汴京，立張邦昌爲帝，俘徽欽二帝，卒諡桓肅。②相，滄，州名，相在今河南安陽縣，滄今河南滄縣。③梁方平，宋徽宗時宦官，權傾中外。④迪古補，金韓滄不部將。⑤奄至，忽然至也。⑥滑州，今河南滑縣。

宋不守獨松關

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贏兵數百守此，我豈得遽渡哉！」遂犯臨安。

【註釋】①兀朮，金太祖第四子。卽完顏宗弼，善騎射，屢侵宋，江南呼爲四太子。②廣德，今安徽廣德縣。③獨松關，在今浙江安吉縣東南四十五里獨松嶺，歷史

兵事上，視爲要地。④戊，守兵也。⑤臨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建都於此。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①北七百里。有渝關②，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寘八防禦軍③，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勦。幽州歲致繒纈④，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⑤。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⑥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⑦之間。

【註釋】①幽州，在今河北省。②渝關，一作榆關，卽山海關。③防禦軍，卽防守兵也。④繒纒，音增曠，繒絲織物之總稱，纒棉絮也。⑤契丹，國名，東胡種，後魏時，建號曰契丹，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由唐及宋，代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⑥邀，遮留也。⑦周德威，字鎮遠，後唐馬邑人，勇而多智，爲盧龍軍節度使，⑧營平，地名，營州今河北朝陽縣治，平州在今奉天境。

辨辭百金方 險要第六 失險

三〇

自衛新知卷六終

自衛新知卷七目錄

方略第七

安插鄉民	二
羊侃 于謙 照驗法	
安插難民	四
難民帶米	
盤詰奸細	五
壕外立欄 驗牌放進 分門出入	
設墩臺	七
墩臺制 (放砲扯旗口訣、放砲扯燈口訣) 守墩約 查墩約 (圖七十一、圖七十二)	
擺塘報	一四
重偵探	一四

假便宜	一五
分信地	一六
編丁壯	一七
派守具	一八
早分塿	一九
預演習	一九
量軍馬	一九
選鋒彈壓	二〇
遊兵策應	二二
奇兵更番	二三
屯兵外拒	二四
養人力	二四

晝息

備犒賞	二四
激勸	
和衆志	二五
擇賢能	二六
專號令	二七
戢青矜	二七
恤下情	二八
置吊車	二九
置繩梯	二九

(圖七十三、圖七十四)

并澁百金方
方略第七
目錄

自衛新知卷七

惠麓酒民 編次

雅言居士 重訂

方略第七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怡哺^①，牀下怖伏，凡今之人，匪^②歌則哭；運斤成風^③，於焉逍遙；目無全牛^④，可以奏刀。輯方略。

【註釋】①怡哺，怡然乳哺也。②匪，非也。③運斤成風，喻技之神也。莊子：郢人堊

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

自衛新知 方略第七 安插鄉民

④目無全牛，莊子：庖丁曰：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安插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栖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羊侃

梁百姓聞侯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疑，皆以宗室間之。

于謙

己巳之變^①，于謙^②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③。

【註釋】①己巳之變，英宗正統十四年己巳，瓦剌入寇，帝親征，師潰，虜執帝北去。

②于謙，明錢塘人，字廷益，正始末，召爲兵部左侍郎，英宗北狩，郕王監國，謙力阻遷都之議，親自督戰，却瓦剌兵，也先遂遣使議和，歸上皇。③囂，音枵，喧嘩也。

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將鄉居士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壯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必細開，官標仍

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即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凡避賊投城堡墩寨者，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於富民，則每口以一石爲率。難民來自他方，恐有奸細混入，且慮耗本城之粟，議者恆欲絕之。但百姓避死而來，一概拒絕，是自我斷其生路也。心旣不忍，百姓裸身而至，一概收留，是聽其耗我資糧也。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資多而便於遷徙者也，當明著爲令，

每口費●粟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無粟而有粟矣。且令十家共遞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否者，竟行斥逐，奸細亦何所容乎？

【註釋】○裸身，空身也。○費，音咨，資粟，持粟也。○揭，名帖也。

盤詰奸細

壕外立柵

詰奸者多在門●內，且以尅贏●之卒，執朽鈍之兵，不堪太甚。萬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壕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爲前後拒，六十名爲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面，查驗無弊，付牌

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爲一班，其牌周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仍設嚴兵防守。

【註釋】⊖門，城門也。⊖尪羸，音王累，衰弱也。

驗牌放進

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措詐。爾。今於每城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一人，佐貳官。衛官一人，輪管，各帶有眼力辯言貌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別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等人，必得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概攔阻！

【註釋】⊖措詐，措勸敲詐也。⊖佐貳，謂輔貳之官，清代稱州同、州判、縣丞、巡檢

、典史，爲佐貳官。

分門出入

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衆往來擠塞，得以乘機混入，無由物色爾。以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違者卽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一魚貫而行，不許誼譁僂越，則法度清肅，而譏察官吏，神閑氣定，得以安詳物色，奸細無所容矣！

【註釋】①僂越，僂雜混亂也。②譏察，查問察訪也。③物色，察訪人物也。

設墩臺

墩臺制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

一墩，小房一門，床板二扇，鍋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炒鹽米一月，種火一盃，五軍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粗徑二尺，長三尺，燈羊角染紅色爲之。上用油盞，防雨；下加墜石，防風。長竿一根。糖鐵重繩全備。墩軍職掌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晝則放砲扯旗，夜則放砲扯燈，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如有違犯失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放炮扯旗口訣

一砲青旗賊在東，南方連砲旗色紅，白旗三砲賊西至，四砲元旗北路逢。

放炮扯燈口訣

一燈一砲賊從東，雙燈雙砲看南風，三燈三砲防西風，四燈四砲北

方攻。

酒民曰：「大約斥堠，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墩法舊舉狼烟[㊟]，但南方狼糞絕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且遇陰霾，何以瞭望。懸旗懸燈，其法誠便」。

居士曰：「余曩見江陰趙鳴珂，有各省傳「烽歌」，一日夜可傳七千餘里，真防守之良法也。將來當另刻一編，以增於後」。

【註釋】[㊟]種火，卽火種也。[㊟]狼烟，邊亭烽火，用狼糞，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

[㊟]拱把，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孟子：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守墩約

自衛新知 方略第七 設墩臺

一、本墩失悞放砲扯旗扯燈，賊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砲扯旗扯燈，而本墩後接者，軍法示衆。

一、本墩見賊放砲扯旗扯燈，而隣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墩軍不准調用，每月一名運薪水，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半月一換赴墩。若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有下墩回家者，無警細打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割耳，勒限實辦。該管官連坐。

一、遇警後，但經放過火器油燭，不許過三日，卽要補完。違者以缺少軍需法治。

查墩約

一、每月不拘次數，不定日期，四面分撥人員點查，不到者綁解治罪。

一、差點人員敢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墩親到，却在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細打，沿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火種有無，次看火藥油燭完欠，次看號銃裝收何如，次看旗燈有無損壞，次看旗桿豎實何如，桅繩扯試是否堅壯，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

目，次看碗

碟睡臥處所

，是否在墩

宿歇。

一、試銃試

旗，扯旗而

不放銃，放

銃而不扯旗，皆不接應，知是演習也。

一、初立墩必須照依報警習學，預於十日，前通行
隣近居民，及上司知會。否則恐驚地方耳目，後不

墩臺圖

(圖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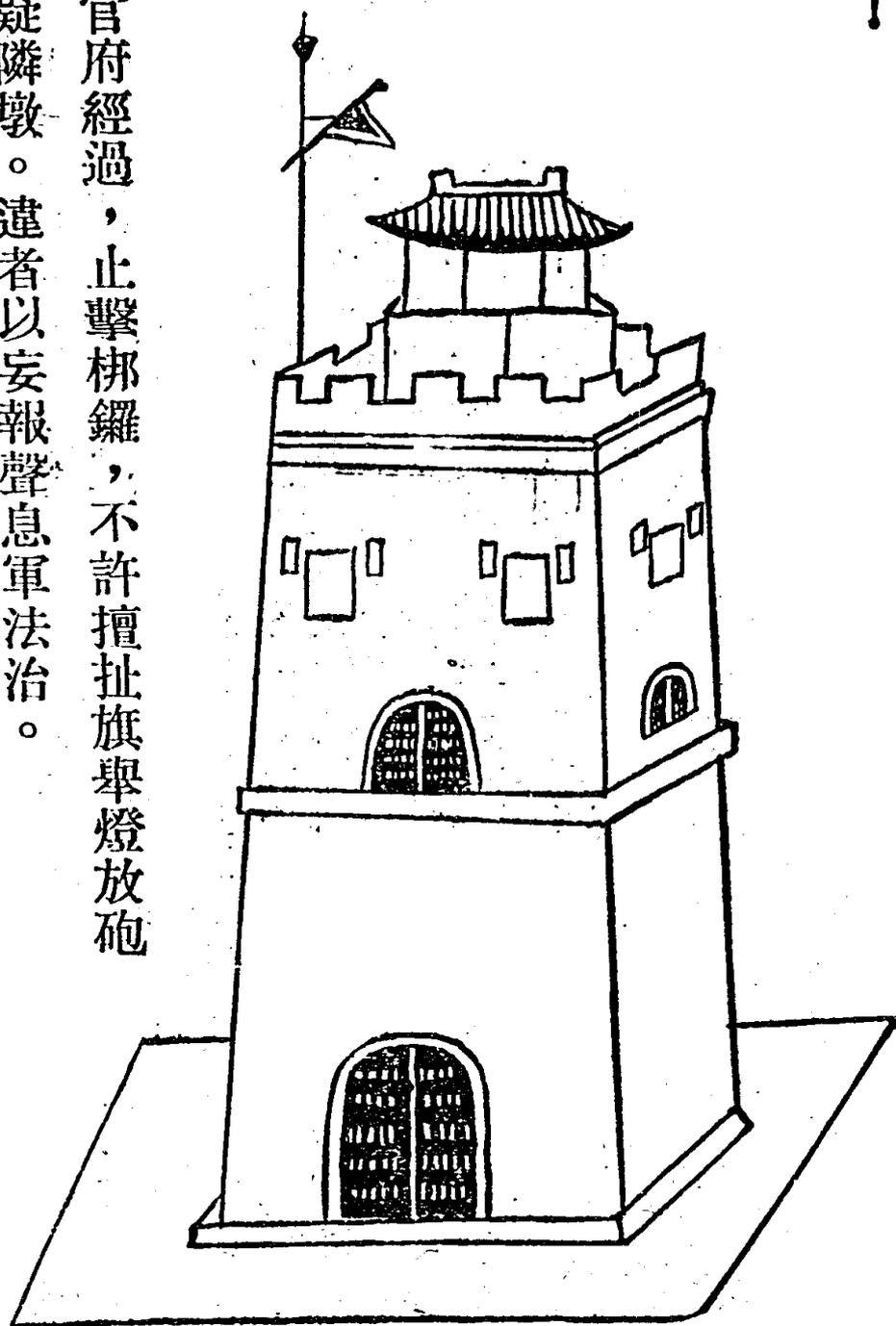


信矣！

空 心 墩 圖
(二十七圖)

一、官府經過，止擊梆鑼，不許擅扯旗舉燈放砲，以疑隣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法治。

自衛新知 方略第七 設墩臺



擺塘報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爲一塘，每一塘撥五人，人各領起火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雨具一副。各照派過信地，出城哨探，如遇賊至，卽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擺塘約至隣境交界卽止，擺塘人約三日一交代。如出探遲期，及應備隨身火藥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輒回，並偷藏人家廠園林內者，軍法示衆。

重偵探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喪耳目，則爲廢人；軍喪偵探，則爲廢

軍，乃用兵第一要務。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破格重賞。蓋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着也。

酒民曰：「孫子云：『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爲一囊之錢，數段之采，便肯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乎？故用兵一事，須大手筆人爲之也。」

假便宜

守土官爲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爲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紳孝廉：若上舍子衿內，有老成練

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爲之，聽其處斷一面之事。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⑤之威權，便宜行事。

【註釋】^①副倅，副官也。^②上舍子衿，前清時監生秀才也。^③借，假託也。

分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監生員省發^①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②已定，庶事有責成。

居士曰：「李綱^③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卽此意。陳規^④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註釋】^①省發，省中發下之候補官也。^②信地，分派經管之地也。^③李綱，字伯紀。

宋邵武人，政和進士。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譏。高宗卽位，首召爲相，修內治，整邊防，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④陳規，宋安丘人，字元則，知順昌府，金兵攻城規與劉綺巡城督戰，屢挫敵鋒，兀朮自將鈇浮圖來援，規勉激將士，軍殊死戰，斬獲無算，兀朮宵遁。著有守城錄。

編丁壯

守城必派堞夫，編夫雖論門戶，富家大廈千間，貧家一室懸罄，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且非獨此也，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彼貧者餬口不暇，豈能餒其腹，餒其家，執干戈而扞矢石乎？必也酌量闔城堞夫共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照家計厚

薄，公派堞夫多寡。如家丁義男，不足所派夫數，許出值僱募貧民，代爲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

一、每堞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拒禦。若只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極，賊乘倦攻之，豈不悞事！

一、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通計本城，其有若干堞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各城樓及對城外冲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慣

習官兵，准備裝放。塚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爲有力。

早分塚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塚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先安排。

預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於每日飯後巳時，照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巳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量軍馬

城中車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主於彈壓；遊兵若干，主於策應；奇兵若干，以備更番。各墩、各塘、各探、各門、各臺、各巡視庫獄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多剩，皆統於中軍，以聽調用。

【註釋】○更番，輪流替換也。

選鋒彈壓（此係中軍）

遇賊寇臨城緊急，主將宜簡練驍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爲腹心，親自統率鎮撫城中，恐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祇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

如唐郭晞^①援邠州，軍士白晝羣行，丐頡^②於市，有不慊^③，擊傷市人，推釜鬲囊盎^④於道，甚至撞壞孕婦，邠州守白孝德^⑤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也。如淖齒^⑥將楚兵數萬救齊，擢齊潛王^⑦之筋，懸之梁上，畢受其楚毒而死，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反爲客所操縱，刼制其主耳。強主之道，莫先於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起羣者，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爲腹心，張爲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剿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戢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於主兵。若尪而胄^⑧，丐而甲^⑨者，譬如羶羊^⑩，見草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

【註釋】①命中，中去聲，命中，言善射者，命之中則中也。漢書：力扼虎射命中。②郭晞，唐郭子儀第三子，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③顏，音顛，搶掠也。④慊，音怯，滿足也。⑤盎，碗蓋也。⑥白孝德，唐安西人，李光弼部下裨將，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回紇兵入寇，孝德擊敗之，後以勝吐蕃功，封昌化郡王。⑦淖齒，戰國時楚將。⑧齊湣王，齊宣王子，名地。既立三十六年，稱東帝，蘇代說之去帝，復爲王，兵力甚盛。其後燕秦楚合謀伐齊，王出亡衛，復不遜，衛人侵之，至鄒魯，勿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相王而殺之。⑨尪而胄，言以疲弱之人，戴盔以充兵卒也。⑩丐而甲，以乞丐穿甲，當兵也。⑪羶羊，音焚，土怪也。此處作羊解。

遊兵策應(四枝)

守堞舉表①，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胆略，善火

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方，壯其聲勢。每方之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攻城，舉三表；賊攀牆，舉四表。夜則加烟於表上，虞侯戰隊，視舉表處急援。但一門有倣，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

【註釋】①表，標也，猶標準也。②虞侯，官名，軍校之名稱。③壁，城牆也。

奇兵更番（二枝）

四門城堞，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久兵力不支。須設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城西南隅。有倣各照信地，急爲應援，與遊兵更迭休戰，以保萬全。或城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屯兵外拒

凡遇敵敵，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城中相爲掎角^①，牽綴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爲上策，輕出爲下策，畏避不敢出爲無策。

〔註釋〕^①掎角，分兩面以待敵者曰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養人力

晝息

戰卒不睡，恐賊向夜乘疲竊入，須晝令輪班休息。

備犒賞

激勸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遇官兵垛夫，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對衆獎賞。庶人心激勸，爭相防守矣。

和衆志

昔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則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寧家保國」。至敵強寇偪，同舟遇風，誰爲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弟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橫奸私執拗敗羣之人，衆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財，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

貴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我發也。
。首事^①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

【註釋】^①吐谷渾，讀作突欲魂，國名。兩晉慕容葉延始建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其故地也。^②阿柴，吐谷渾酋長。^③首事，謂首先起事之人也。

擇賢能

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拗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奮發力

不強健者不爲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付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專號令

政出多門，軍家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守一人，副貳以下，有擅自改易旌旗軍號等類者，重治。卽果有未便，合須改易，亦必先申主守，聽憑裁奪更移，使人畫一可守。

戢青矜

從來城守，必派諸生，謂其才能禦侮，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揮，用資扞圉。乃籍其方略，收禦敵之功者固多，受其把持，成決

裂之勢者不少，則豪生逞臆橫行，主守莫敢問也。今聞倣時，須集教官諸生於明倫堂設誓，有敗類者，鳴鼓攻之^④。倘塚夫足用，不必派諸生登陴，而以本坊緝奸事宜托之，本坊諸生，家自爲守可也。

【註釋】①諸生，前清秀才也。②同仇，謂同其仇敵也。詩經：與子同仇。③扞圍，扞，守衛也。圍，邊疆也。扞圍，卽守衛邊疆也。④鳴鼓攻之，言驅逐也。論語：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病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夏月，城上散瓜果，給扇傘，貯冰水，煮

香菇飲之類，以防暑暍。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火爐，以禦寒冷。尤可憫者，小民生意斷絕，餬口無資，而宦家富室，討息催租，急如星火；獨不思城一破，則房且不存，租於何有，本且盡去，息於何收？貪而忍，忍而愚矣！主守合曉諭勸免，待事平之日，再徵催未晚也。

置吊車

四門及敵臺左右，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然須問明，方許吊入。

置繩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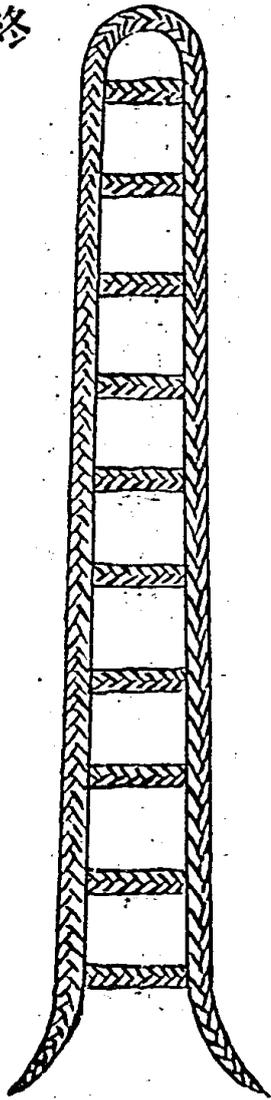
巨繩繫橫杙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自衛新知 方略第七 置吊車 置繩梯

自衛新知卷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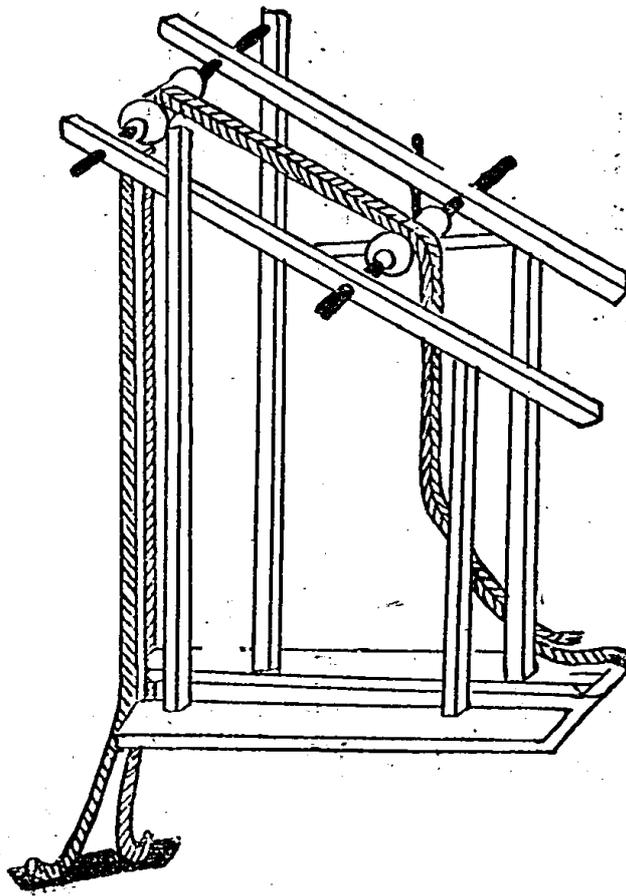
梯 繩

(四十七圖)



車 吊

(三十七圖)



洪辭百金方
方略第七
置繩梯

自衛新知卷八目錄

號令第八

行軍號令……………二

斷斬

中軍號令……………五

四方號令……………六

旗幟燈火……………七

守塚號令……………八

分班 統領 按名責治(圖七十五、圖七十六、圖七十七、圖七十八、圖七十九、圖八十、圖八十一) 僱役僱值 有警輪守 無警輪巡 傳食 濟渴 歇宿法 便利法 糞砲灌法 懸燈說(圖八十二、圖八十三) 積石(圖八十四) 插器(圖八十五) 灰瓶(圖八十六) 泥水 壘臺 設柵門 斬逃亡 備取索 巡邏兵 巡邏官 加犒勞

泚辭百金方 號令第八 目錄

二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齊心(劉騎、李菁) 壯膽 (李顯忠) 定氣(麴義領兵先登、張宏範逼宋于

匡山) 定脚 專目 靜聲 堅志 燭奸

遊兵號令

四〇

三〇

自衛新知卷八

惠麓酒民 編次

繡佛居士 重訂

號令第八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徙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均爲將之首務也。輯號令。

【註釋】○徙木，秦商君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立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反汗，易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之出，如汗之出而不可反也。後人遂以令出而收回者，爲反汗。

行軍號令

斷斬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矣。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往復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怒言，怨其不賞，主將所用，倔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嘆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學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澀鏹，旗纛凋弊，此謂欺軍，

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鬪是攢非，構怨吏士，令其不悅，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人民，淫亂婦女，此謂奸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偪帳[㊟]屬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似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行列喧譁，不馴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痛，以避艱難，甚或佯死，因而逃遁，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

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斬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令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涕泣而斬馬謖，穰苴立表而誅寵臣，此皆先遵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註釋】①動，輒也。②偪帳，偪與逼同，偪帳謂逼于帳也。③屬垣，以耳垣而竊

聽也。④結舌。不發言也。⑤阿私，阿比也，瞻徇也。⑥馬謖，字幼常，宜城人。⑦寵臣，謂莊賈，有寵於齊景公。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主守居之。設立中軍黃旗一面，黃紙雙燈一盞，單燈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如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炮百枚，大銅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銃亦六口，用止三口，多三口者，備不响也。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炮吹鼓手八名。凡遇上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炮三聲，即將黃旗豎起，以便齊人上城。

。遇下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鳴鑼二字，吹手見此旗方鳴鑼。即將黃旗落下，以便諭衆下城。遇夜以燈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掌號之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燈，切不可鳴鑼。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日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小旗，餘方仿此。擊鼓催兵，落旗鼓止。如夜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單燈，餘方仿此。擊鼓催兵，落燈鼓止。游兵戰隊，各認方色策應，兩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失誤者斬。

四方號令

四面城樓，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爲率。而遊兵將領雉城長，各

認本方色旗。如本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色旗，夜則叉起本方色單燈，擊鼓催兵，無事則鳴鑼止之。至於油燭火藥選軍種火等項，俱照中軍。

旗幟燈火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桅竿長五丈。晚用黃紙雙燈。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旗四面，桅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單燈，黑紙鑼明，以綠代之，下仿此。

四角、六丈大旗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南方、上半紅，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北方、上半黑，下半青；桅

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單燈，如東南方上青下紅，餘可類推。

每百垛、二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五尺。晚用小單燈。

每二十五塚、一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晚用小單燈。

每五塚、五丈各方色小布旗一面，竿七尺。晚用小單燈，壁城下。

中軍坐纛旗、五采爲邊，照四門四角大小方色旗各一面，以便傳警

。晚用各方色單燈。

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製八卦之旗，以太極爲中軍，其詭設物象書符畫魅者，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守塚號令

分班

守塚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塚，用灰粉白，內書塚夫姓名，各認定防守，分班更換，以休養精力。如頭班一晝一夜

，次日即換二班，再次即換三班。各寘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諉。

統領

五垛爲一伍，立一能幹者爲伍長；二十五垛有城長；百垛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旗。伍長填五垛夫姓名在旗內；城長書五伍長姓名在旗內；雉長書四城長姓名在旗內；以便統領查核。東面自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旗寫東城一東城二字號，雉長旗寫東雉一東雉二字號；餘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白日正豎旗號，各長輪守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按名責治

垛口上用石灰塗白，排書各戶所出正身僱身，俱要真正姓名。其鄉

紳所出某人，及有力大戶僱人數多，俱上書本名，下書所僱姓名，以便臨時查點。既受若○值，應代若彼，如有違誤，替身按法問罪，主人但以失於譏察，輕重抵罪。

【註釋】○若，當作其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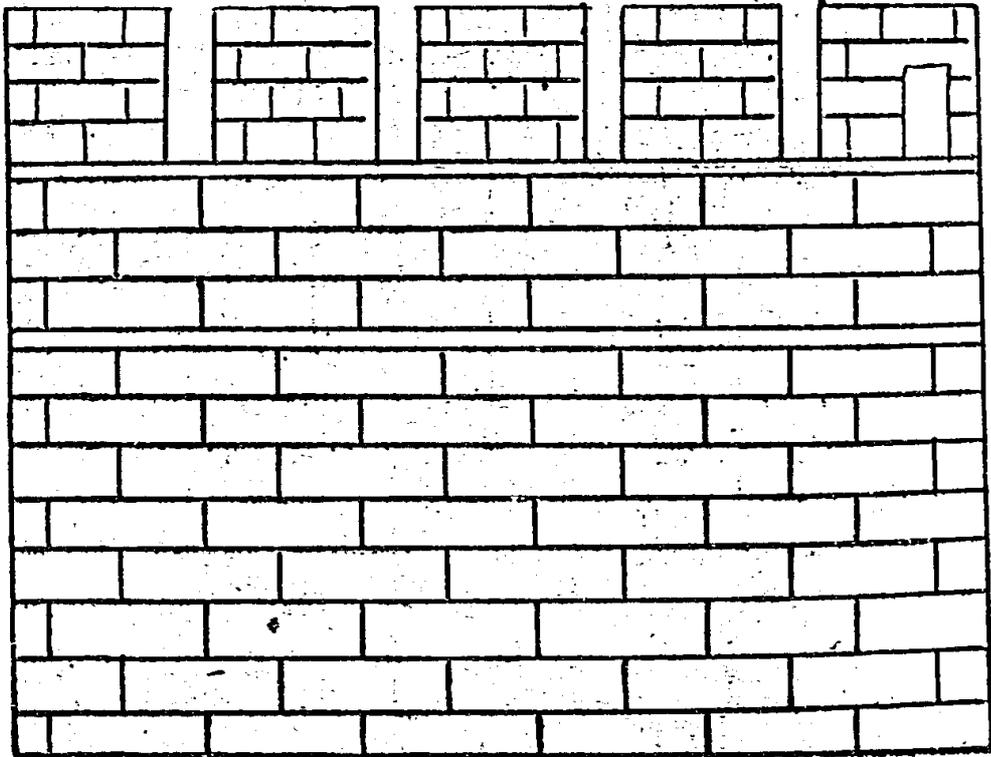
天字號堞長旗

(五十七圖)

自衛新知 號令第八 守堞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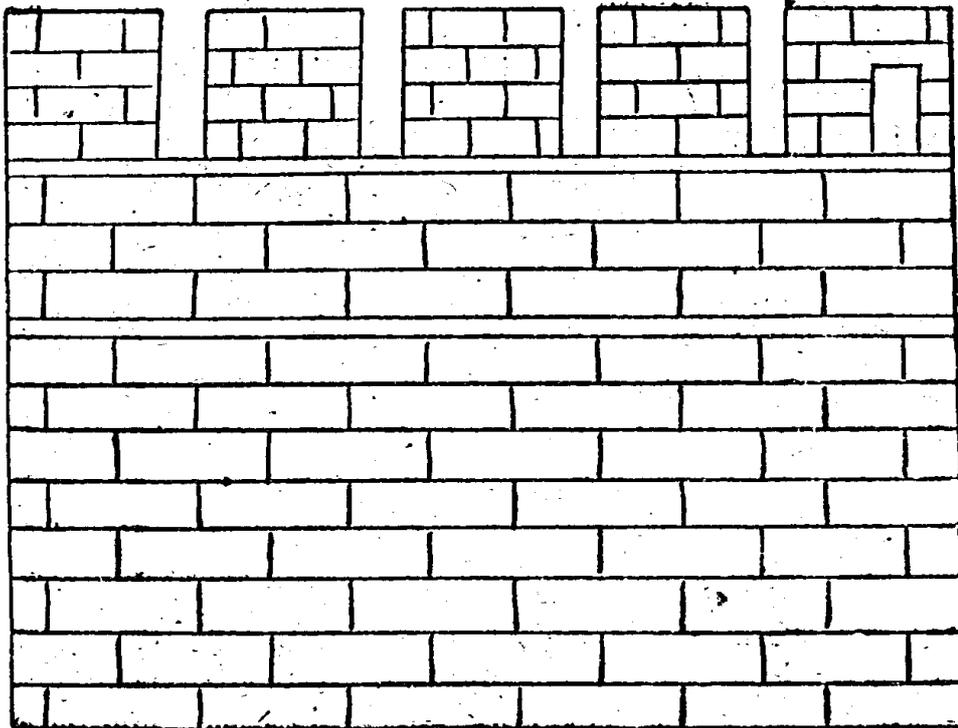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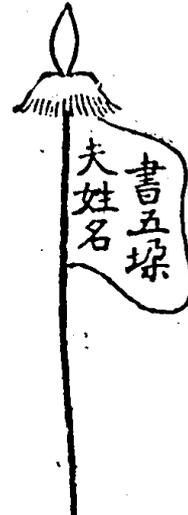
方空內，
 乃用石灰
 粉白，書
 堞號堞夫
 姓名。後
 各堞仿此
 ，不盡留
 白空者，
 恐其混着
 ，誤爲堞
 眼也。



地字號塼長旗

(圖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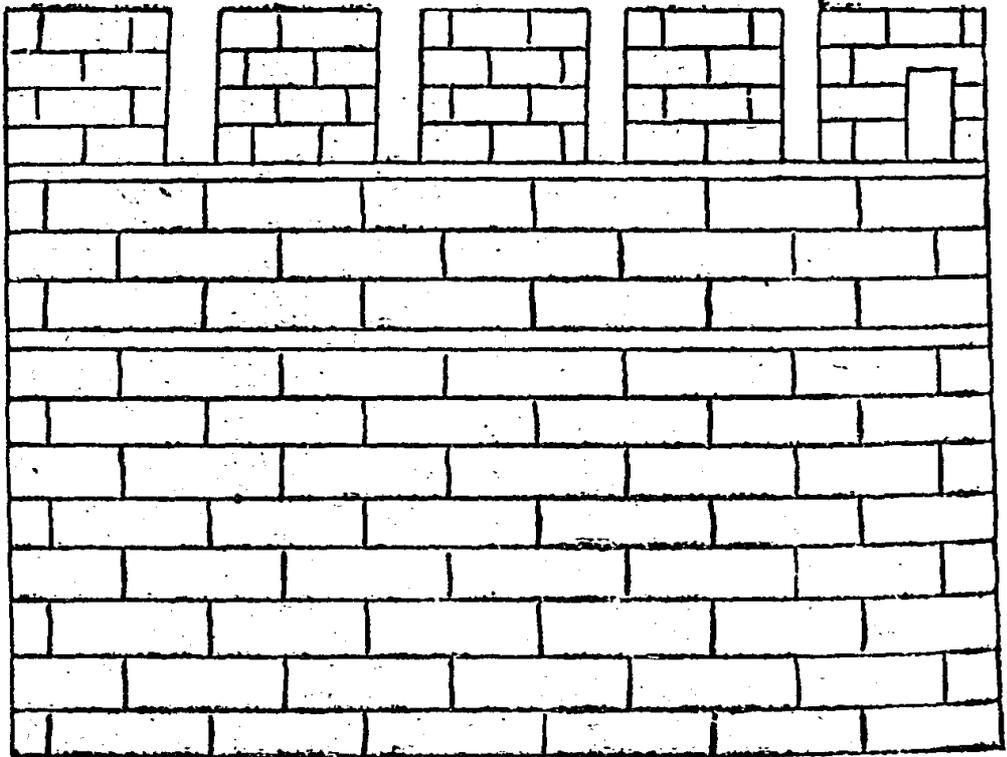
方金百辭泚
第八令號
令號守塼



元字號塼長旗

(圖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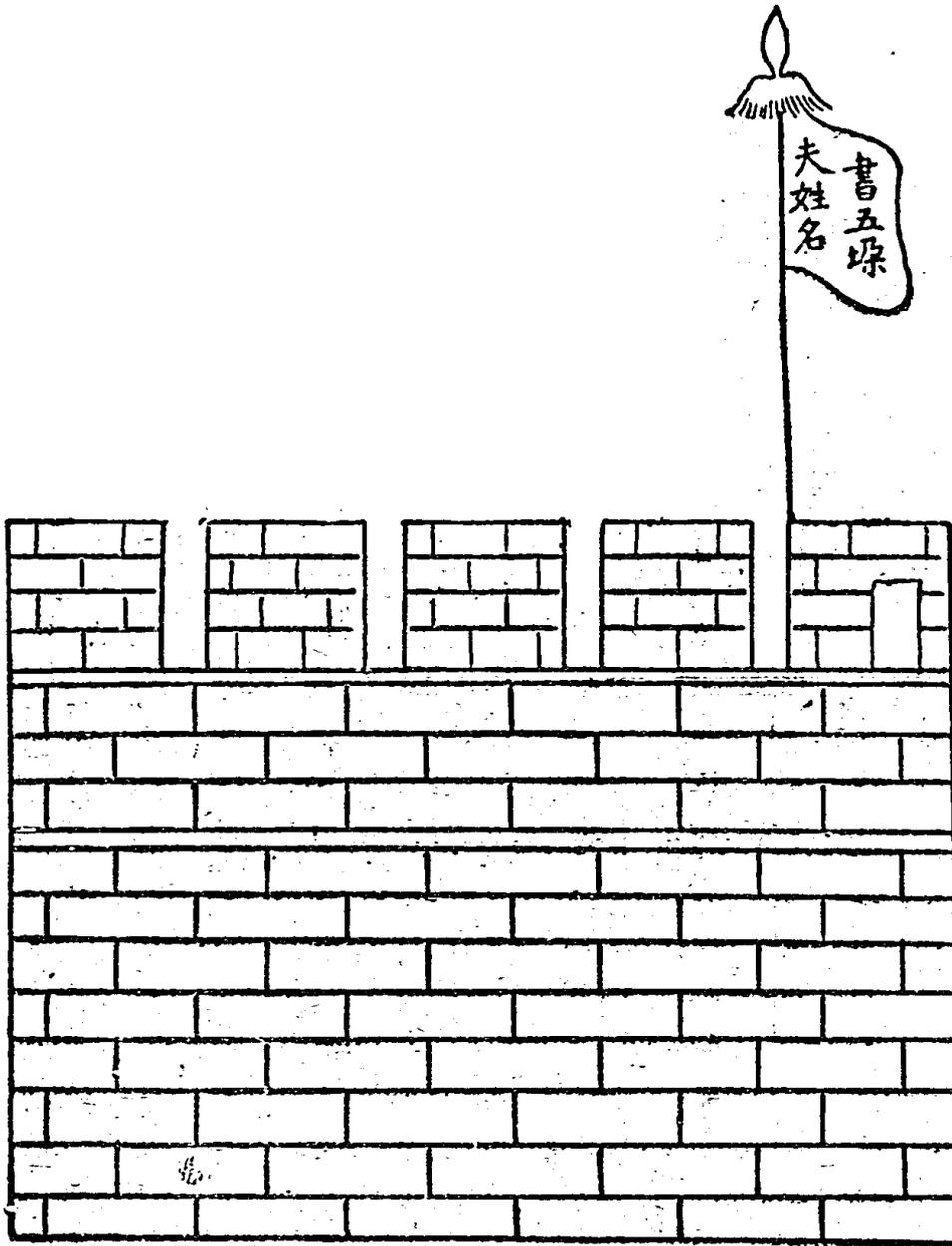
自衛新
知
號令第八
守塼號令



黃字號塼長旗

(圖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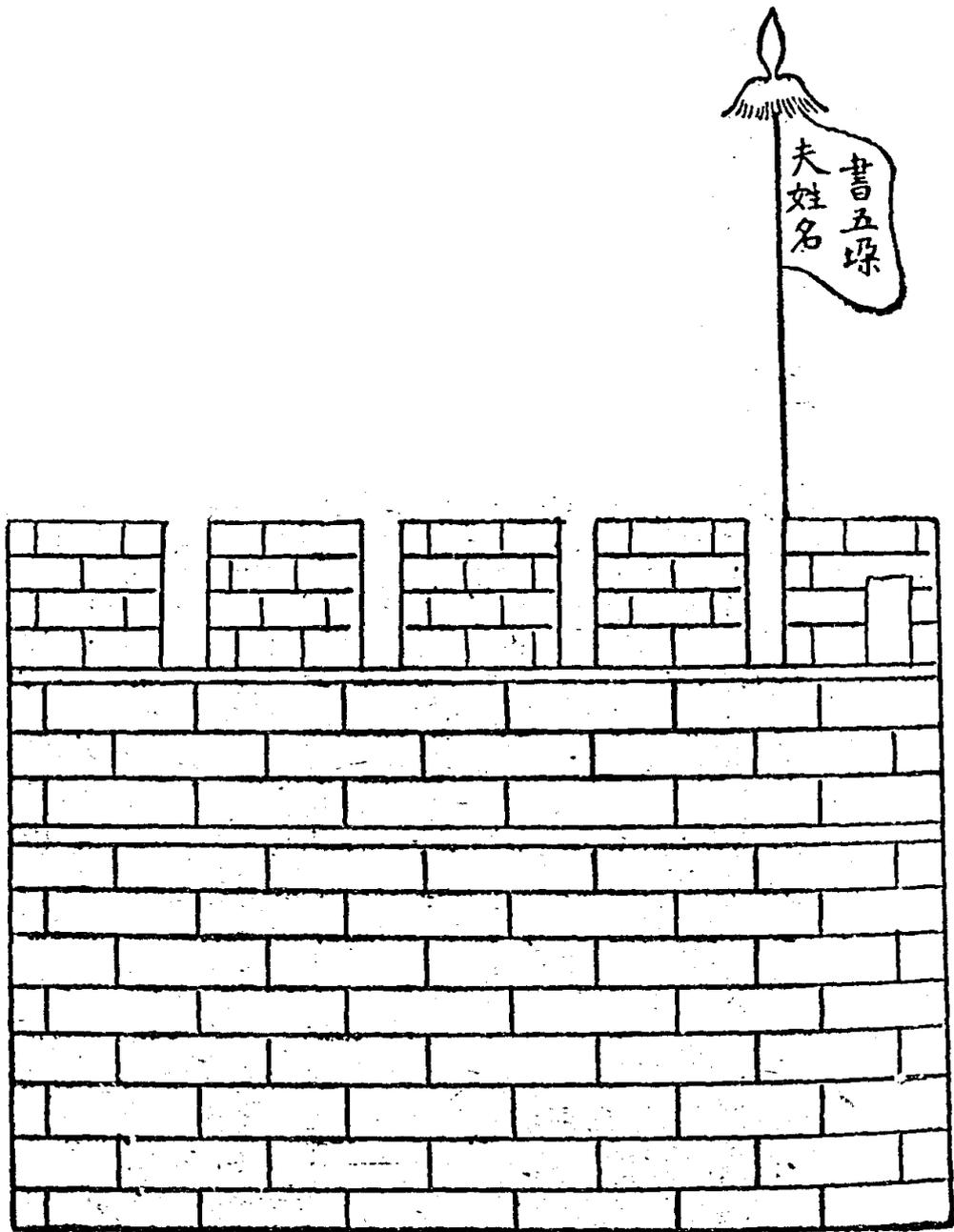
泝辭百金方 號令第八 守塼號令



宇字號塼長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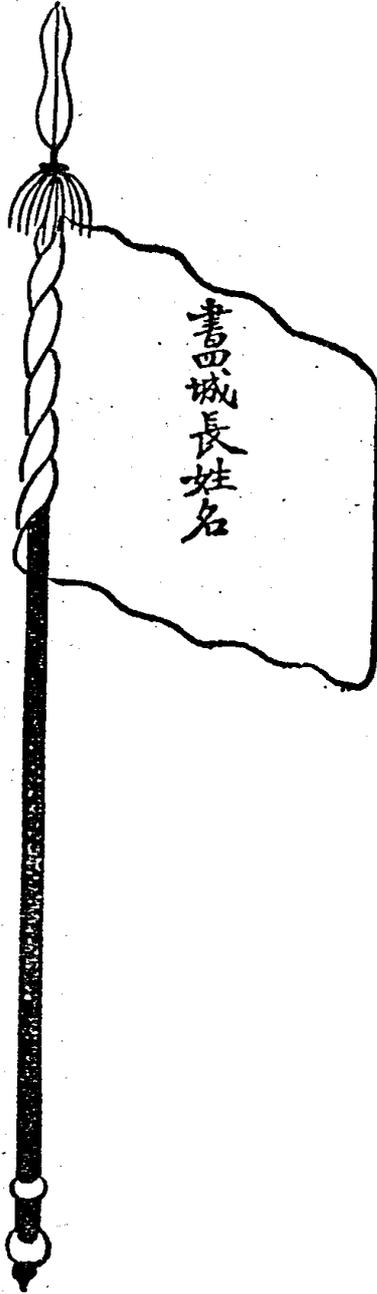
(圖七十九)

自衛新知 號令第八 守塼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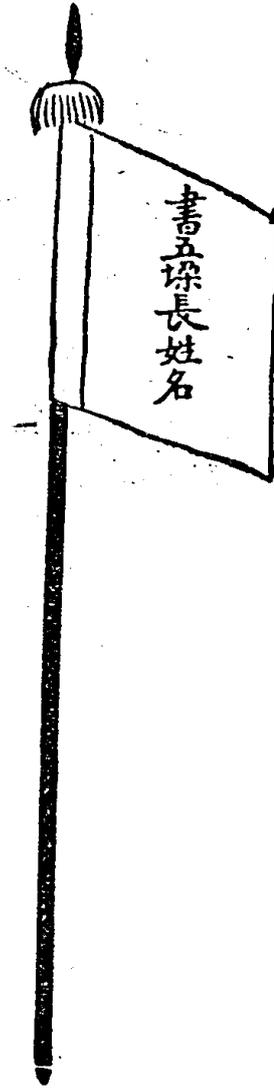


僱役僱值

旗長雉
(一十八圖)



旗長城
(十八圖)



後仿此，二十五塚立一城長，四城長立一雉長。

洪辭百金方 號令第八 守塚號令

守堞有僱募者，俱要强壯守分良民，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文，錢十文者，薪資也。殺賊有功，犒賞在外。

有警輪守

五堞爲一伍，一當有警，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堞各實一石堆，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旣高，則可以俯瞰五堞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臥。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每伍實一木牌，注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諉失誤，伍長提督之。該直者，要注定眼力，不得減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

防飛矢銃彈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砲响，懸起雙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軍燈落止號，方許就睡。

無警輪巡

無警夜巡，以三十堞爲一排。每夜止用一堞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帶器械鑿火，靜行視聽，不必擊梆。有所見聞，鳴鑼警衆，止在三十堞界內往來巡視。次早將牌轉送下戶，每月輪流一遍，周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耽誤。

傳食

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堞屬一火頭。一日三飯，三更時麵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板取。每鹽菜總一盤，有送私食者不禁。

濟渴

每五堞寘大水缸一口，一以濟渴，一以備火。

歇宿法

每堞口五箇，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遮蔽風雨。遇有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另立。

便利法

五堞共大鐵鍋一口，砌如竈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內。

賊來攻城，勢必仰面，煮令沸熱，杓澆箭噴，各聽人便。

糞砲礮法

先以人清磚槽內盛煉，擇靜晒乾打碎，用篩羅篩細，盛在瓮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觔，草烏頭半觔，巴豆半觔，皂角半觔，砒霜半觔，砒黃半觔，班毛四兩，石灰一觔，桂油半觔，入鑊內煎沸，入薄瓦罐，容一觔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鐵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梅甘草實口中，以辟其毒。

居士曰：「但以諸毒同糞煎熬，順風揚澆，賊有觸者，卽痛爛見骨，亦甚便也。此法見唐顯悅廣救命書」。

懸燈式
(二十八圖)

【註釋】○瓮，瓶也。

懸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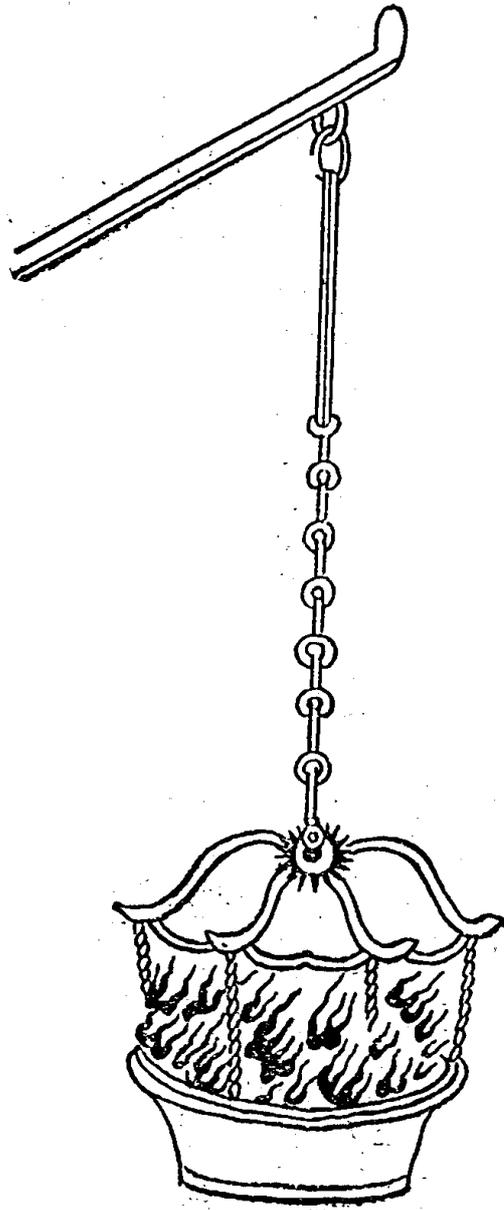
每五堞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瓦一片，以防風。若篾箬篷蓋尤佳。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



自衛新知 號令第八 守堞號令

火球式
(圖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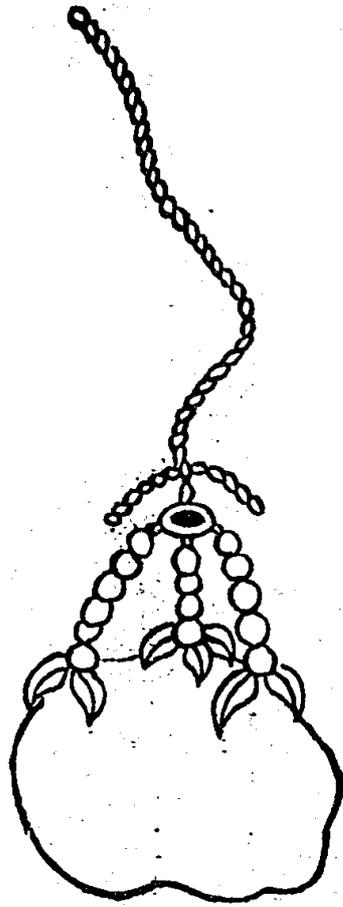
積石



洪辭百金方 號令第八 守塚號令
 離地七尺。火光下散，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卽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塚用一火球，所費比油燭減易。鐙油塚長派備。

石有三種：一曰擲石，自一觔半至五六觔者，每垛一堆，高圓三尺；又五六十觔者五塊，措辦不及，令入城者人納一塊。一曰大石，每垛一塊，或磨盤，或陸軸，或捶衣石，大約一人之力能舉者，預布垛頭，賊有推車頂門，下梯肩版，即將此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鄰垛一石擊之，不中又借一石，必退而後已。一曰懸石，用上大石，足鑿一孔，下繫鐵繩，上繫麻繩，用法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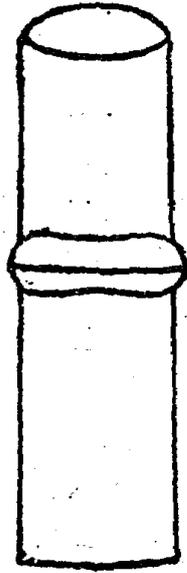
懸石
(四十八圖)



插器

用有底通節粗竹二尺，每丁埋一箇在塚口裏面，各軍所執器械槍刀銃矢插筒內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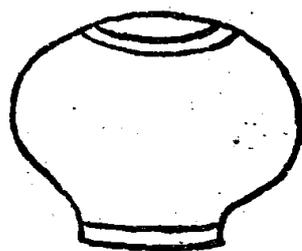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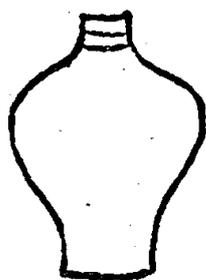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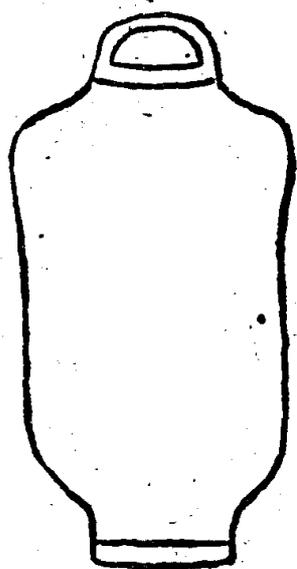
插器
(五十八圖)



灰瓶

取細石灰入小瓶內，每垛預積一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乃從上拋下擊打，灰飛損目，不能久立。

灰瓶
(六十八圖)



泥水

賊戴木排、門扇、木船、竹圈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槍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泥擲之，泥在木上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於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戴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壘臺

堞口太高，難以外望。各照信地，泥壘小臺，須要堞口齊胸，以便下視。若原有石砌臺基更妙。

設柵門

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堞夫私下，亦不許閑雜人潛上。

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送飯換班開放，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如警急，則茶飯挈送城上，止於換班放出。

斬逃亡

守堞夫下城逃走，遊兵拿獲到官，立斬。

備取索

城上每段立一典掌，寘小旗數面。凡遇需用物件，寫字帖旗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簡備用雜物，各爲部分，謹伺舉旗，卽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雜役軍人，量爲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又每雉須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巡邏兵

各堞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堞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寘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視，止挑燈執旗，往來堞口，不許叫喝打梆搖鈴。若有堞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堞口燈火斷滅者，隨掣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賣法重治。若掣一旗，賞銀一方，則堞夫自無力賄免，而可以免賣放之弊矣。

〔註釋〕○掣，揭取也。

巡邏官

設役巡邏，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馬匹，寘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官收驗；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爲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堞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掣其更旗巡旗，次早并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守堞之人。

加犒勞

夜中或值風雨，正好人乘機竊發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簔笠臨時取用。當風雨之夜，無論家人僱人，格外加勞。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遇有警報，中軍晝則放砲扯旗，夜則放砲扯燈，各軍民隨即照派信地，各執器械，俱向外立定。如有遲延不到者，塲長指名報官，本犯即以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

齊心

守城要心齊。城上四方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爲急，各爲自己身家守，非爲他人效命也。先要齊心一體，勿懷慳心，我飽而人飢；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至於一塲有急，一伍協

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劉錡

劉錡^①守順昌^②，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③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遂大敗金人。

【註釋】①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②順昌。卽今安徽省阜陽縣治。③礪，磨也。

李芾

李芾^①至潭州^②，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③爲援，繕器械，

持芻糧，柵江修壁^④。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⑤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註釋】①李芾，字叔章，衡州人。②潭州，即今湖南省長沙縣治。③峒，蠻人所居曰峒。④壁，軍壘也。⑤殊，有極字之意。

壯膽

守城要膽壯。死賊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爾。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一賊扒城，便爾膽顫；見一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箇

箇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鬪，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李顯忠

金帥李撒帥步騎十萬攻宿州，李顯忠竭力捍禦。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砍之，敵即退。

【註釋】①宿州，即今安徽省宿縣。②李顯忠，青澗人。

定氣

守城要氣定。凡百步以外，則吶喊沖塘，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

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槍砲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必待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此勢險節短之意也，記取記取！

殺賊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垛口，靜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

麴義領兵先登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將嚴綱，獲甲首千餘級。

【註釋】①袁紹，字本初，汝陽人。②公孫瓚，字伯珪，令支人。③楯下，盾與楯通，用以禦兵刃者。

張宏範逼宋於厓山

元張宏範帥舟師逼宋於厓山，豫構戰艦於舟尾，以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幙，弓弩火石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大潰。陸秀夫抱其主昷赴水死。

酒民曰：「敵攻城，每先遣游騎，於百步外馳驟旋繞，誘發火器。只待數放之後，或子藥匱乏，或銃熱不堪再裝，方合力齊攻。坐此失事者不少，慎之慎之！」

【註釋】①張宏範，字仲疇，定興人，執文文山于五坡嶺，破張世傑陸秀夫於厓山，因以亡宋。②厓山，在今廣東省新會縣南大海中。③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

④昺，度宗庶子，名昺，在位二年，被張宏範所襲，宋亡。

定脚

守城要脚定，各守信地。賊徒攻城，每每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箇字爾。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雖一面十分緊急，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三面之人，不許移動。若過他人二垛，斬首示衆。

專目

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垛之人，遠望近視，頭不

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三眼刺槍，則端相賊心；使鑿斧大棒，則端相賊頸；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轟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堞長城長雉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見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衆。

靜聲

守城要聲靜。喧譁囂亂，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低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聽賊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人高聲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

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豎旗號，不許一人喧嚷。卽有攻打被傷之人，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堞閒語者，割耳示衆。

【註釋】○屏，除去。○柝，夜行所擊，以警盜者也。

堅志

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時

斬首，懸高竿示衆。

居士曰：『蘇老泉所謂「泰山崩於前而顏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此二語，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註釋】○賀州，卽今廣西省賀縣地。

燭奸

守城要燭奸。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飢；以寧耐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寒我胆；乍動乍靜以疲我精神；緩進零沖以耗我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徹圍毋喜；疾攻毋驚；歸師毋躡；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僞隙毋乘；忽退毋懈；久持毋

數。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給一本，如某項人某數款要緊，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字字依行。

【註釋】○數，厭也。

遊兵號令

每門每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遊兵，卽行接應，不許稽遲。

各門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

各門備快馬數匹，以傳警信。

自衛新知卷八終

自衛新知卷九目錄

禁約第九

禁奸盜

重法 羊侃 李綱 宗澤 馬知節

二

禁歇家

五

禁樂戶

五

禁茶坊

五

禁酒肆

六

禁混堂

六

禁浪遊

六

禁風火

七

禁積薪.....七

禁訛謠.....七

禁喧嘩.....八

禁夜行.....八

禁私開禁門.....九

禁虛發矢石.....九

勢險節短法

禁妄動.....一〇

張遼火起勿動 段秀實不許救火

禁吹响器舉竿表.....一二

禁擅離信地.....一二

禁擅入信地.....一三

雷麴者

禁近城房屋	一四
禁近城土阜	一四
禁私回賊話	一五
禁私開賊書	一五

辨辭百金方 禁約第九 目錄

自衛新知卷九

惠麓酒民 編次

幕天居士 重訂

禁約第九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將未能令，軍必敗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是刑上究，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罰，必自貴者始●。輯禁約。

【註釋】○太公，姓呂，名尚，字子牙，東海人。●震，震動也。●必自貴者始，對於賤者而言，如穰苴之斬莊賈是也。

自衛新知 禁約第九 禁奸盜

禁奸盜

重法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奸爲盜。但有拿獲者，當時打死示衆。有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設法，賑借存恤。

【註釋】○手本，下官見上官之名帖也。

羊侃

梁侯景初圍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卽劫盜之漸也。

【註釋】○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武庫，藏兵器之所。○羊侃，字祖忻，梁甫人。

李綱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則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又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疋者，妄砍傷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註釋】①李綱，字伯紀，邵武人。②內侍，即宦官也。

宗澤

宋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

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賊者，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註釋】①宗澤，字汝霖，義烏人。②樓櫓，露上無覆之屋，戍守以望敵人者也。③舍賊者，借舍與賊也。④屏息，屏氣也。

馬知節

宋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答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爲內盜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卽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卽戮之。自是無敢犯

者。

【註釋】○馬知節，字子元，薊人。○定遠軍，即今河北省東光縣治。

禁歇家

歇家。不許居住城內，恐有奸人窟宅。

【註釋】○歇家，旅館也。

禁樂戶

凡不良之人，挾重貲而至，多以倡家爲窟宅。倡家惟利是視，自不必詰所從來，矧有「倡卽是盜」者，宜嚴行驅逐。

禁茶坊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者，慮酒後之言有漏泄也，須嚴禁之！違

自衛新知 禁約第九 禁歇家 禁樂戶 禁茶坊

者即將房入官，變價充餉，兩隣連坐。

禁酒肆

酒肆，亦數奸之所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或從民便，止許零沽，不得留人聚飲。違者罰亦同前。

【註釋】○數奸，謂藏奸之所也。

禁混堂

不良之人，每每寢宿混堂，宜併禁。

【註釋】○混堂，洗浴之處。

禁浪遊

奸人日間無計藏身，每託閑遊，掩人耳目。遇做之日，凡有浪遊名

勝庵院者，許人擒住究實，重賞告者。

酒民曰：「歇家、樂戶、茶坊、酒肆、混堂、及名勝寺院，果皆藪奸之所也，若有明智之人，正宜留之，以爲捕役耳目之徑，一概拒絕，尙屬下策。但格外之事，恐非所及，故甯取其次者」。

禁風火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

禁積薪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寘隙地爲便。

禁訛謠

自衛新知 禁約第九 禁風火 禁積薪 禁訛謠

警報狎至，訛言易興。有等造言生事之人，或妄泄軍情，或虛張賊勢，而輕聽好事者，又從而播傳之，最爲搖亂人心。卽時梟首不宥。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接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

禁喧譁

凡見賊大言喧譁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臨敵回頭擅動者，割耳。夜驚者，治其所由，本官連坐。

禁夜行（決當禁）

城內柵闌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徹夜不止，則柵闌徹夜不關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僚佐，率精兵持鎖鍊，專緝犯夜之人，重

懲一二勢家之惡子弟，及悍僕豪奴，則小民自不敢犯，而盜賊無由乘機竊發矣。

【註釋】①勢家，有勢力之家也。

禁私開禁門（加外鎖一法別見方略部）

城門謂之禁門，以見不宜擅啓閉也。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門官偷安自便，高臥在家；守門軍得錢賣行，啓閉任意。從此誤事，爲禍不輕，如有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禁虛發矢石

勢險節短法

凡遇攻圍，俟賊近城，令慣熟弩手善射者，乘便射打，務要奇中，

毋得亂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具，皆用於十步之內，著著見功，方爲的當。大略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遠攻不中，既費力，又損器，何爲哉？

禁妄動（恐爲賊所乘也）

賊內應多在夜間，或於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或放砲爲號，卽有十餘人雜入我軍，偷至城上，砍傷守堞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延衆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戒嚴軍士，守城者守城，妄動卽斬；守門者守門，妄動卽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授首矣。

【註釋】○覆轍，謂車覆也。○授首，謂被殺也。

張遼火起勿動

魏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爾。」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斬之。

【註釋】○張遼，字文淵，馬邑人。○長社，即今河南省許昌縣治。

段秀實不許救火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夜焚蒿積，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即下令軍中：「行者皆止，坐者

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以徇。

【註釋】○段秀實，字成功，汧陽人。○涇州，在今甘肅省涇川縣北五里。○蒿積，草類。

禁吹响器舉竿表（恐爲賊之應也）

兵臨城下之時，城中居民，不許妄豎高竿，亂吹响器；并樂器小炮，概不許作。

禁擅離信地

分派既定，各有職掌矣！守門者守門，守臺者守臺，守堞者守堞，守方者守方，守庫者守庫，守獄者守獄；中軍居中軍營，遊兵居遊

兵營，奇兵居奇兵營，戰兵居戰兵營。務令如山如林，整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首示衆。

禁擅入信地

凡面生可疑之人，假託閑遊，貫串信地者，必奸人欲潛行窺伺者也，卽時拿送究治。凡營兵欲買食物，每隊自有火兵一名，給牌入市，餘皆并禁，萬不宜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入營盤，如修脚、篋頭、補皮匠、賣點心之類。

鬻麵者

邛州。牙將阡能叛，高仁厚帥兵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

泝辭百金方 禁約第九 禁近城房屋 禁近城土阜

一四

【註釋】○邛州，即今四川省邛崃縣地。○高仁厚，唐僖宗時人。

禁近城房屋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臨城，起闖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於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註釋】○闖，城內重門也。

禁近城土阜

池外高外阜之土，不宜存留，一則恐賊借以填濠，二則恐其礙我砲路。

禁私回賊話

凡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回。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令別面，隄防暗算。

禁私開賊書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簡實，徑導詣主守。內外軍民，不得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拿，解主守究問。

辨辭百金方
禁約第九
禁私開賊書

一六

自衛新知卷九終

自衛新知卷十目錄

設防第十

防門

火月城 楊智積益薪助火 槎牌 (圖八十七) 金錐板 (圖八十八) 鐵插板 鐵鉉 (圖八十九) 刀車 (圖九十) 鑿扇 七星池 (圖九十一) 溜筒 (圖九十二) 火車 (圖九十三) 水囊 (圖九十四) 水袋 (圖九十五) 麻搭 (圖九十六) 唧筒 (圖九十七) 鐵鈎 (圖九十八) 姚仲酒缶 孟宗政隄火 水井 水缸

防牆

突門虛敵臺 備修築 木柵 偃月城

防塼

懸簾 懸戶 (圖九十九、圖百) 絮被 傍牌 木女牆 劉錡 (圖百一) 連鎖大環 奈何木 (圖百二、圖百三) 浮籬 (圖百四) 垂鐘板 篋籬笆 皮竹笆 木馬子 狗脚木

洞子 (圖百五、圖百六、圖百七、圖百八、圖百九、圖百十)

防奸細 三五

嚴搜逐 清保甲 查流寓 查僱工 查遠歸 查寺廟 查客店 立內柵 加外鎖

防窮民 四〇

總論 虞詡三科募士 王式開倉賑米

防內應 四三

敵人奸細為內應 本城反側為內應

防詐門 四七

幽州挾詐 七先挾詐

防詭冒 四八

詭冒敗卒 詭冒援兵 詭冒婦人

防暴來 五一

八日兵至新城 竇泰奄至秀容 李顯忠 王德

防潛襲 五三

韓軌宵濟入華州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防離叛

田單計剽齊卒 劉鄩計殺彥溫

防風雨晦冥

李愬乘雪擒元濟 李全乘冰襲泗州

防佳時令節

高歡元旦破秀容 狄青上元奪崑崙 成祖中秋破雄縣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徐溫破虔州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种師道請備金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郭淮備陽遂 李光弼嚴警邏 韓遊瓌備東北 畢再遇

防賊求和挾詐

五五

五六

五九

六一

六三

六四

六七

泚瀋百金方 設防第十 目錄

四

侯景僞和

防隙地.....六八

兗州水竇 下邳深塹

防火變.....六九

火備 又

防火藥.....七一

磚庫

防草場.....七二

防獄.....七三

流賊攻廬州

防庫.....七四

防七乘.....七四

自衛新知卷十

惠麓酒民 編次

圍峯居士 重訂

設防第十

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合抱之棟，摧於蛀壤；一瑕百瑕，理勢然也，防之爲道難言哉。必也善守如環，使敵無間可入，斯爲貴矣。
。輯設防。

防門

火月城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門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出。

楊智積益薪助火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元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註釋】○隋文帝，名堅，華陰人。○楊元感，素子，華陰人。

槎牌

槎牌，量其城門高下闊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排釘錠裹，頂上照門挖一尺闊長渠○，將槎牌預爲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牌用粗繩繫住。若遇焚門

式 牌 樣

(七 十 八 圖)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門



，土壅不及，將槎放下隔阻。

【註釋】○渠，水所居也，今當稱低陷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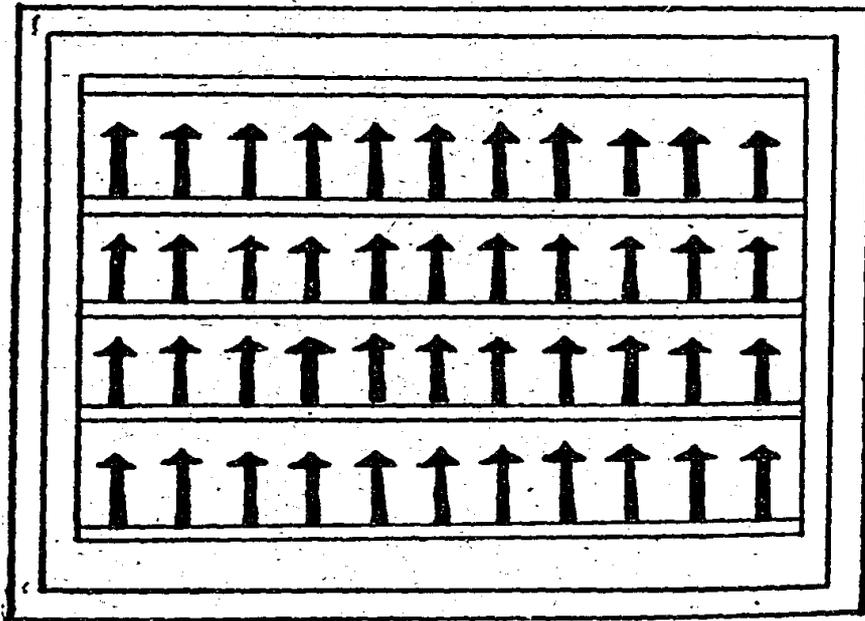
金錐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成陷馬坑，闊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牆脚虛頹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闊而上狹。蓋上陷於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內置金錐板。城上門口，仍列壯士，用強弓勁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爲鈎搭斬截之具。無事用堅木搭上爲跳板，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擊去跳板，用薄蘆蓆虛蓋浮土。賊入輒陷。

金 錐 板 式

(八 十 八 圖)

舊製陷坑內，用鹿角、木鐵菱角，蒺藜，不如用金錐板妙。錐用鋼鐵為鋒，極尖銳，長二尺許；堅木為板，長五尺，闊二尺，密釘金錐，平鋪坑內。錐鋒蘸虎藥少許，見血封喉立死，賊馬一入，所值蹄立穿。



鐵插板

插板用榆槐堅木爲骨，其闊兩邊各掩過城門一尺，幔以生牛皮。周圍用鐵葉裹釘完密；下用狼牙釘，極其鋒利；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各立二柱；柱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柱下各立撐柱，以防傾圮；柱上設一轆轤，爲絞索之用；兩柱間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插板中亦空一竅；絞至兩竅相對處，卽以一巨鐵釘拴入其中。如欲闌阻賊兵入城，但拔去銷釘，其插立下，勢重千鈞，當之者立爲齧粉。

插板勢重，必以絞車升之。

鐵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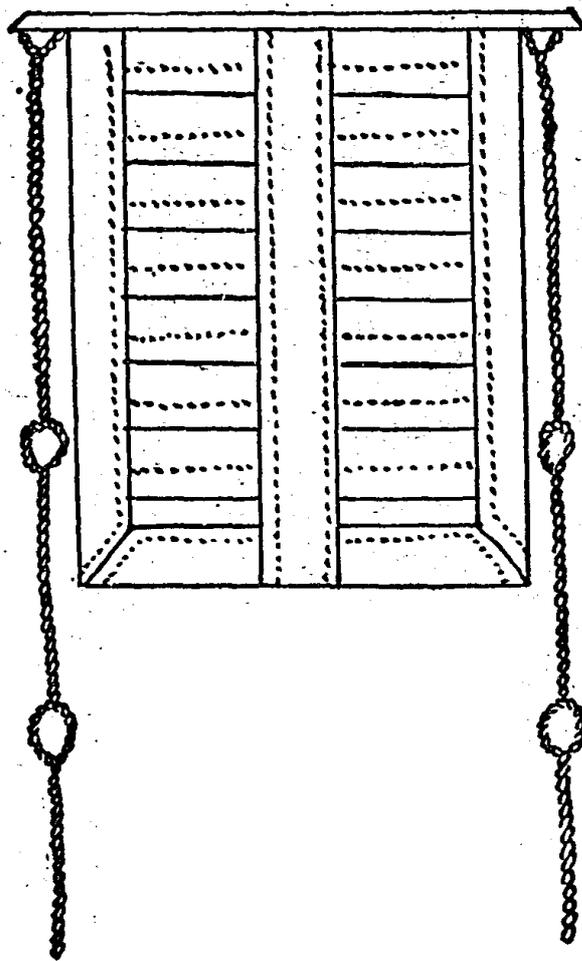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酒民曰：「月城設陷坑，坑內實金錐板。賊即破門，敢進一步，便陷死地矣。較火月城策，似稍勝之。又必實鐵插板，何也？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故約過一二百人，即便下此，使其前敗後絕，任意殲之爾。」

【註釋】①靖難兵，明建文帝用齊泰黃子澄之謀，削奪諸藩，燕王棣內不自安，遂指齊黃為奸人，請入清君側，名其兵曰靖難。②鐵鉉，鄧人。③燕王，即明成祖，名棣，明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④層積，層累也。⑤殲，盡殺之也。

鐵插板式

(圖八十九)



洪辨百金方 設防第十 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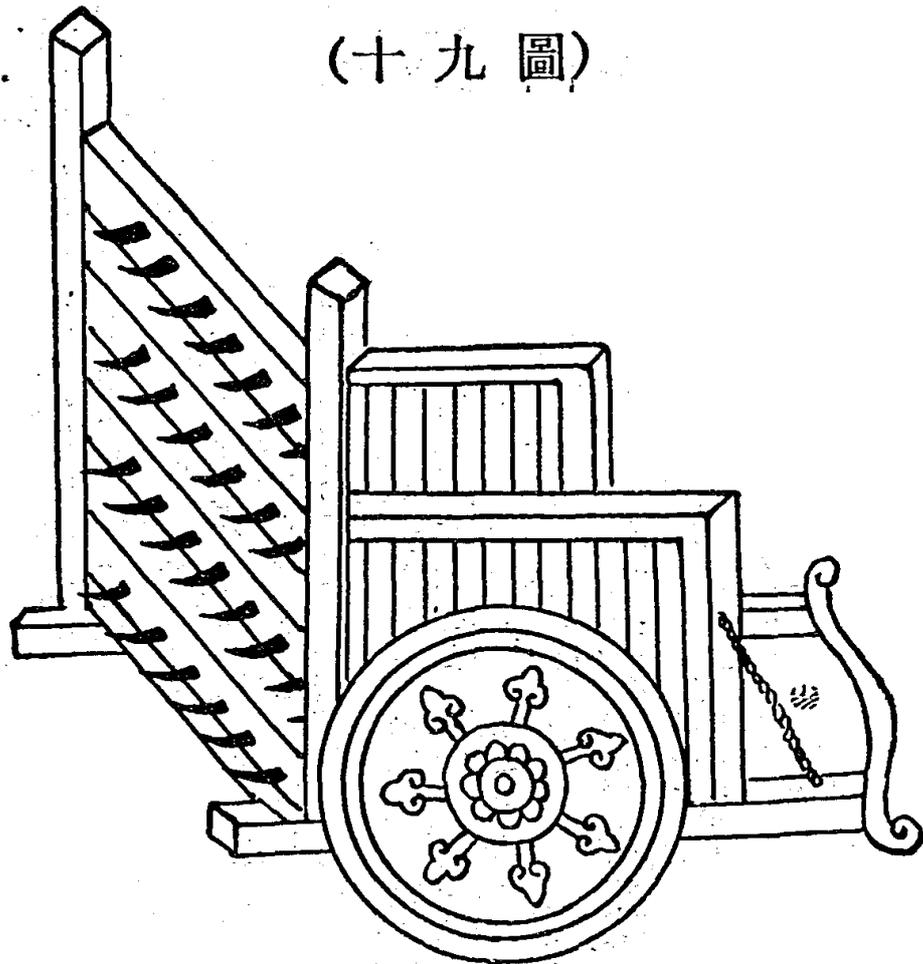
刀車

以兩輪車，自後出
鎗刀密布之。敵攻
壞城門，則以車塞
之。此車宜設二乘
，一向外防賊徒外
攻，一向內防奸細
內應。

酒民曰：「今人
一聞倣報，將門

式車刀

(十九圖)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門

用石疊砌，用土填塞，甚爲可笑。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刀車鑿扇，皆妙法也」。

鑿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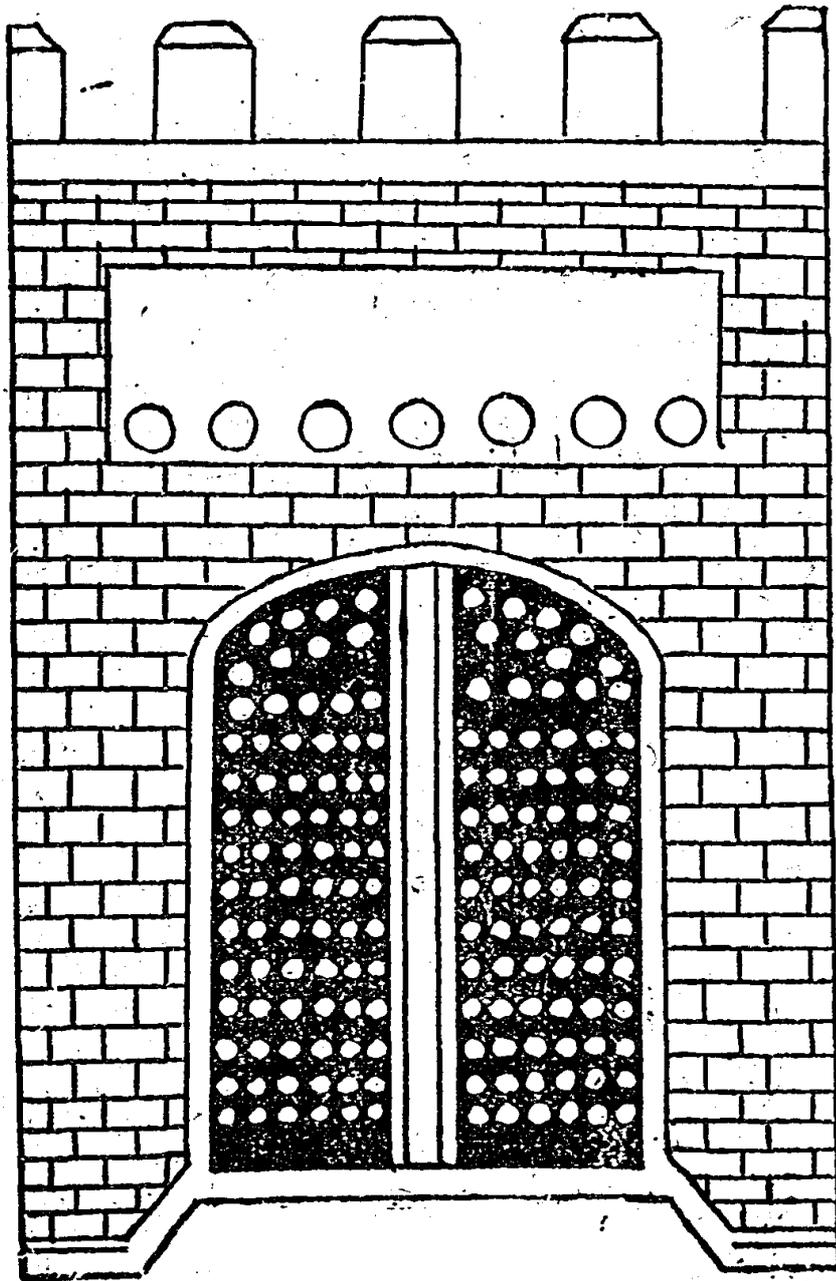
侯景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今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百倍。鑿扇甚妙。

七星池

凡賊攻城，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闊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闊五寸，鑿爲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爲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橫鑿寸闊一縫，借之泄水。眼大可

七星池
(一十九圖)

下砲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閘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按侯景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蜃，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門洒水，久之方滅。此即前七星池之意也。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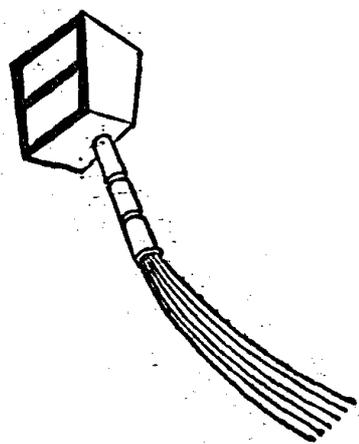
【註釋】①殺，滅削也。②匝，環繞一周也。③沃，灌溉也。

溜筒

賊有以火燒城者，宜用鐵溜筒，貯水傾滅之。或曰：「宜下濕沙滅之，若用水，則油焰愈熾，多致失事」。

(二十九圖)

上用竹筒，下用鐵管。城上注水於木斗內傾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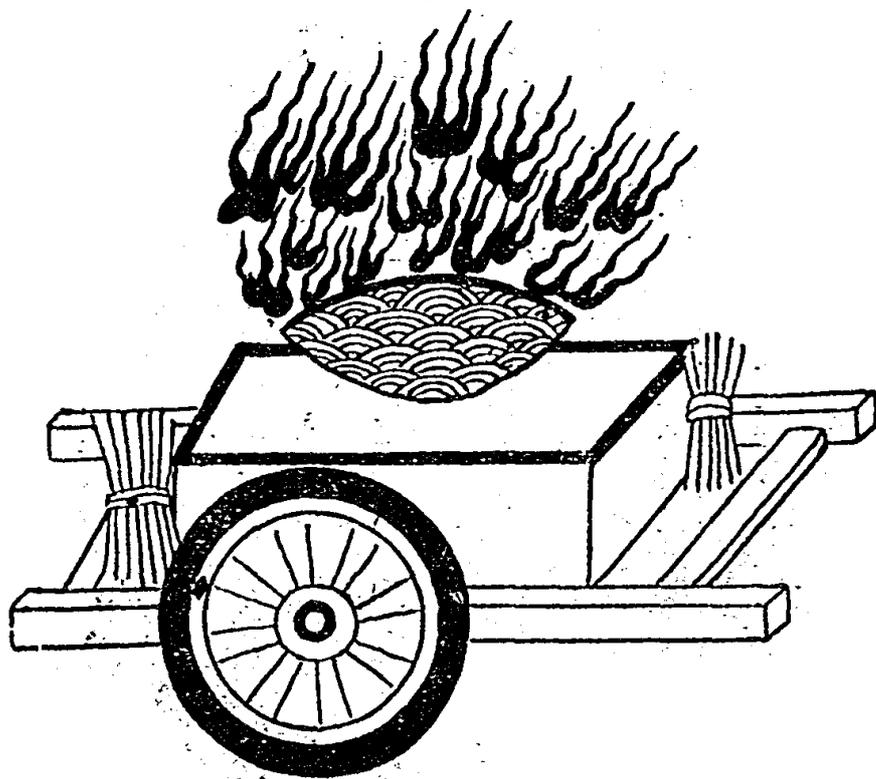


火車

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鑊，滿盛以油，熾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焚也。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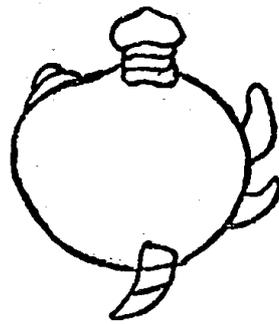
(三十九圖)



水囊

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水囊，亦便。

水囊式
(四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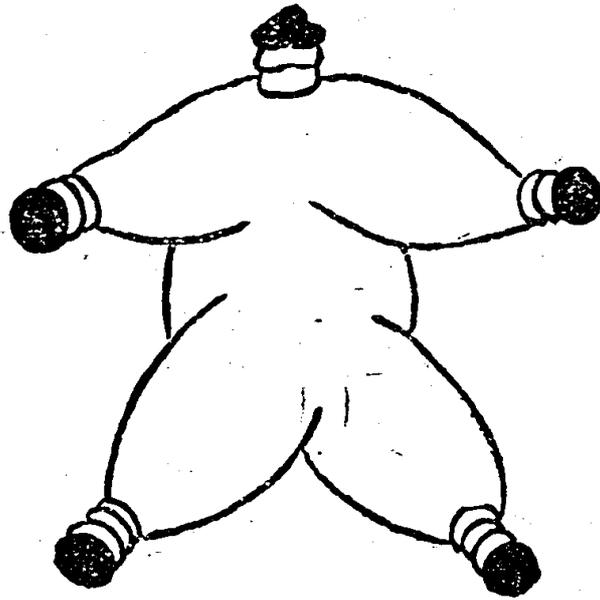


水袋

以牛馬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支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柵，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註釋】○蹙，迫也。

水袋式
(五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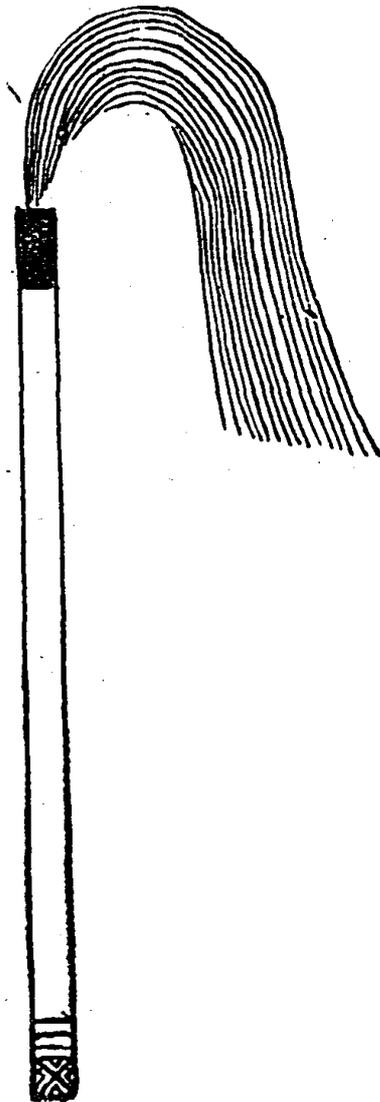
麻搭

以八尺杆繫散麻二斤，醮泥漿水蹙火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門

麻搭式

(六十九圖)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杆，自竅唧水。

唧筒式

(七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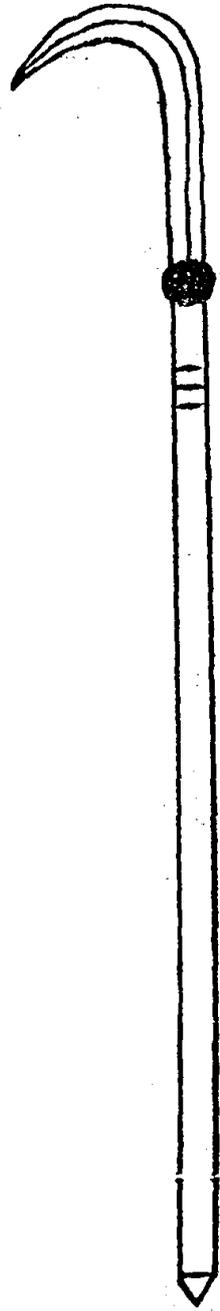


鐵鈎

東魏高歡攻玉壁，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焚樓。韋孝寬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

【註釋】○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杜陵人。

鐵鈎式 (圖八十九)



姚仲酒缶

金人攻仙人關，用火焚樓，姚仲以酒缶撲滅之。

【註釋】○仙人關，在今陝西省鳳縣西南，接略陽，及甘肅省徽縣界。

孟宗政隄火

金帥完顏訛可^①，擁步騎傅^②棗陽城。宋孟宗政^③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④以隄火^⑤。

酒民曰：「又一法，用晉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註釋】①完顏訛可，共有兩人，皆金內族。②傅，附也。③孟宗政，絳州人。④瀦水，當承水解。⑤隄火，當作防火解。

水井

城中宜多濬井泉。須於寺廟空閑之地，添井三五十眼：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備火攻猝救。

水缸

凡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貯大小缸數口，而五塚亦共貯一缸。如爲飛火所燃，隨燃隨撲，庶不至取救遠水，成燎原之勢。

【註釋】○燎原，言火盛難滅也。

防牆

突門虛敵臺

攻城之具，用塊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轎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是以鉛彈遇之，車往來番去，鉛彈予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爲之，每去一輒，則以衝入，五

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夾擊，安能害我。其制已詳首卷，茲不復贅。

【註釋】○活銷，活絡之銷子也。○鉛彈，以鉛爲彈也，同鉛。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磚一二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鐵掀二張，鋼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木柵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杆之，敵

終不得入。

【註釋】○杆，木挺也，用以捍敵。

偃月城

金完顏訛可攻棗陽，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城頽。孟宗政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沖，距城頽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

【註釋】○翼傅，輔之也。○深坑倍仞，掘地深之以倍增其高也。○躬，親臨曰躬。

防堞

懸簾

堞口第一切要之物，每堞口作木架一箇，兩足在內，栽城上，緊貼

兩堞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毡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堞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須用兩帶繫堞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堞邊傍，遠視高撐，近視低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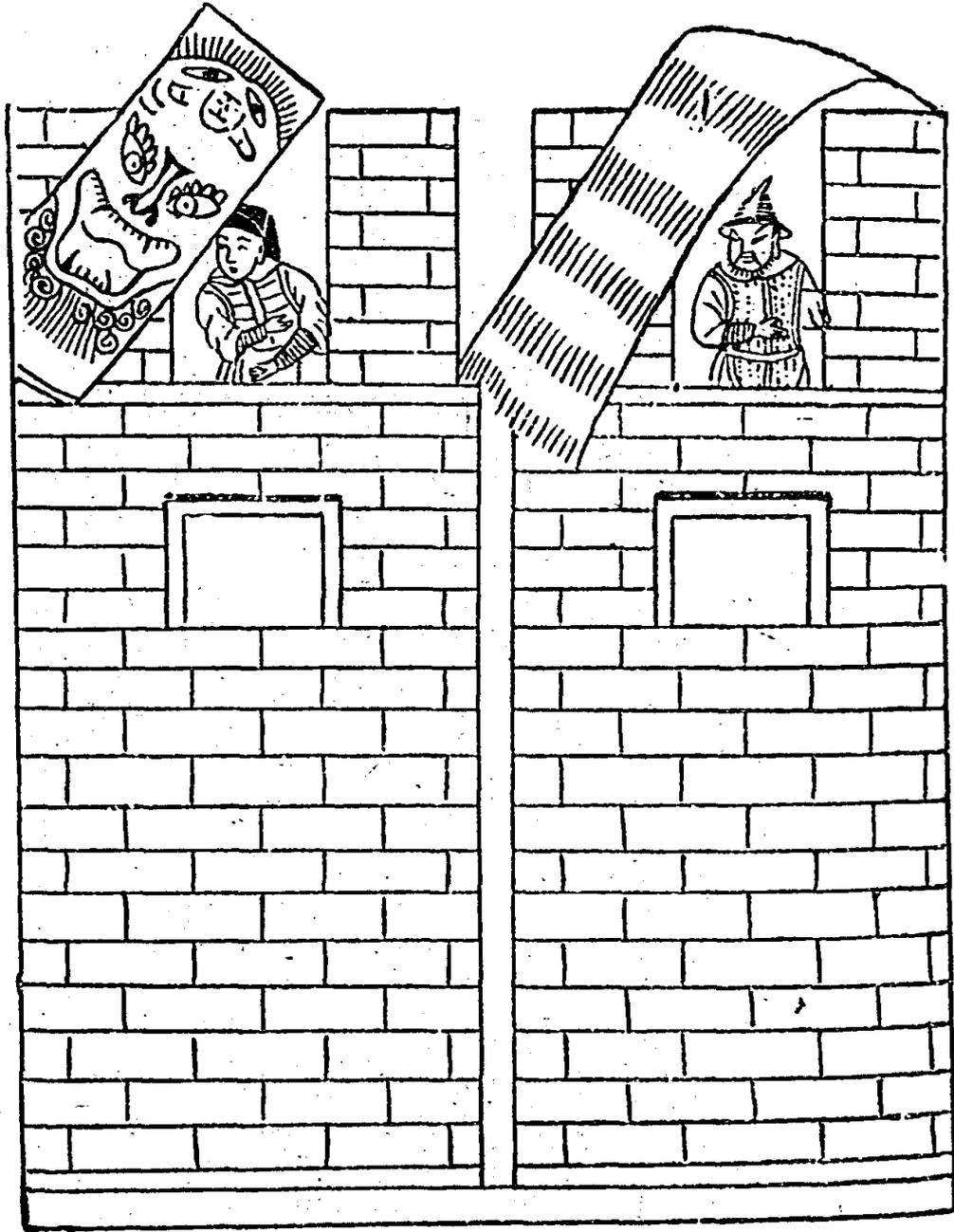
懸戶

懸戶，則以轉軸，作爲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鵝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流矢。

懸戶式
(百圖)

懸簾式
(九十九圖)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塼



絮被

懸簾費重，不如以民間絮被代之。隨被大小長短，造成木框；被上密綴小帶爲耳，以兩竿揭出城外五六尺，用水浸透。被既虛懸，復藉水濕，矢不能貫，火不能燃。守陣百姓，有恃無恐。又保護女牆，一被遮二堞，以代懸簾，法簡功等。

【註釋】①女牆，城上垣也。

傍牌

又防鉛銃，須要旁牌遮蔽。一堞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堞一牌亦可。人家鍋蓋，堞夫執之，亦能却矢；况牌乎？

木女牆

以版爲之，高六尺，闊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代之。

劉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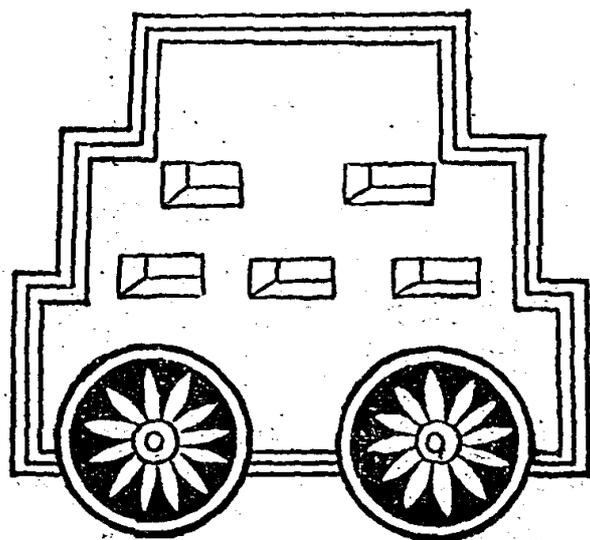
宋劉錡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木造痴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牆，周匝蔽之。即代以木女牆之意也。

【註釋】○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順昌，

今安徽阜陽縣治。○偽齊，劉裕。

連鎖大環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壕



尹子奇圍睢陽，以鈎車鈎城上棚閣，鈎之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實連鎖大環，拔其鈎而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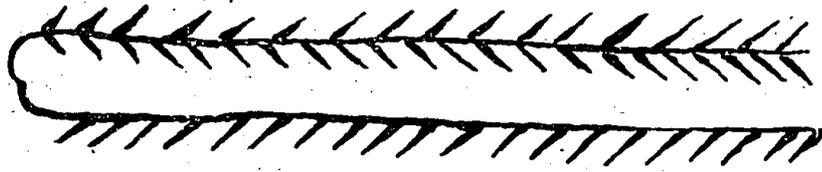
酒民曰：「其法未詳，載此以待巧思者意會。堞身甚薄，賊每攻城，先用大鈎鈎倒，使守城軍民，無所隱蔽，最爲誤事。連鎖大環之制，宜考也。」

奈何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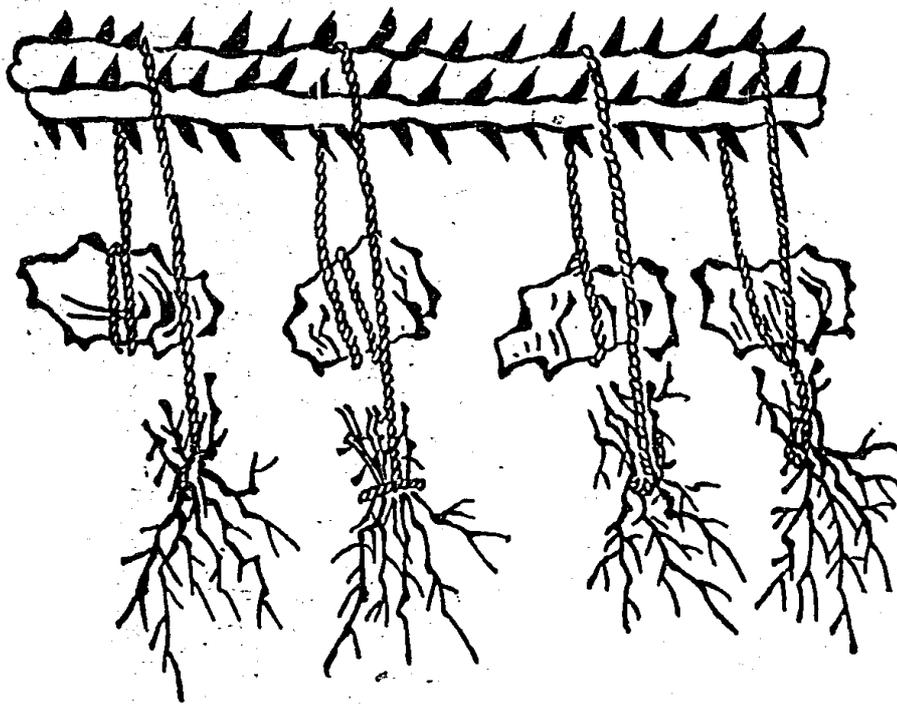
賊若攻城，不懼日攻而懼夜襲。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則實奈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卽將奈何木通城頓置堞牆上。木上倒綴「虎怕刺」，每刺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刺束，一頭縛十餘斤重石塊，將

石連繩纏於木刺，垂墻頭之外邊。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刺木隨落，賊自取傷，而守堞兵夫且又警覺，卽拋打磚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其木宜取足近城木樹。

木 何 奈
 (二 百 圖)



荊石繫木何奈
 (三 百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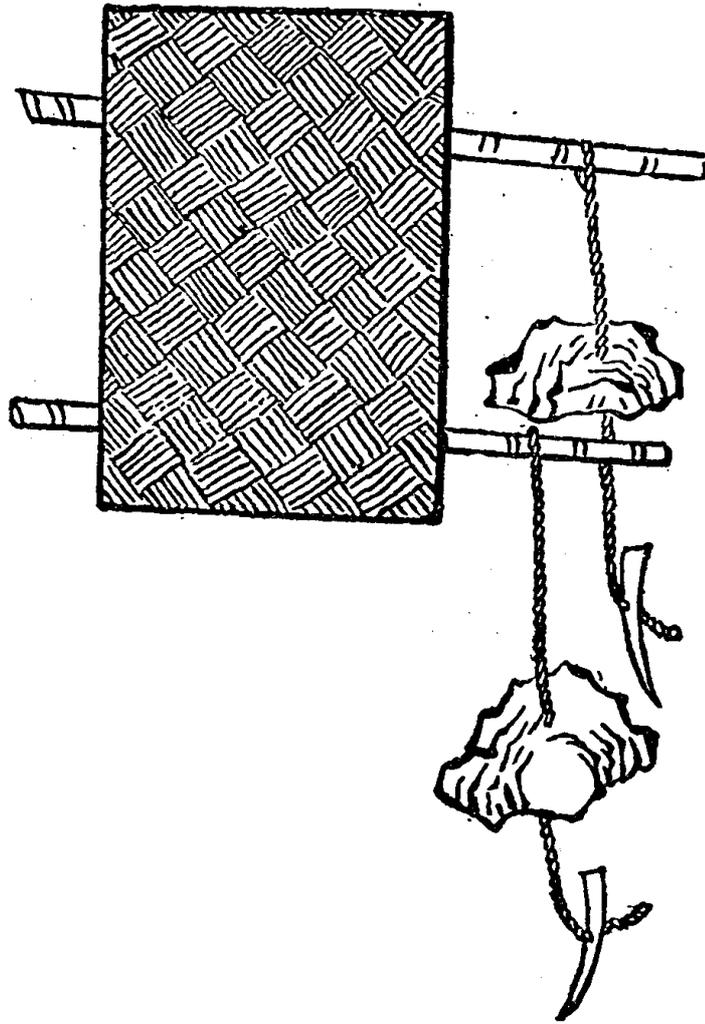


洪辭百金方
 設防第十
 防堞

浮籬

奈何木下，堞口之外，益以浮籬。每扇約闊三四尺，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駕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二根，比籬闊三四尺，以一半伸出堞外，一半放入堞內。其外閣浮籬，籬上壓以磚石，天晴加寘石灰數包於上。其內用繩縛，墜石虛懸，用木釘釘於地下，鬆緩其繩。若賊加梯籬上，籬軟不能勝梯，磚石下擊，兩竿翻入牆內，守堞者且自驚覺，卽倦睡亦醒。若賊寘梯籬下，而攀附上登，則頭觸浮籬，亂石又墜矣。

式籬浮架竿兩
(四百圖)



垂鐘版

長六尺，闊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柵，前後

有伏兔拐子木。

篋籬笆

荆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縵生牛皮，背施橫竿，長七尺。戰棚上木馬倚之，女牆外狗脚木挂之。

皮竹笆

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闊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窻，可以射外。

木馬子

一橫木下寬三尺足，高三尺，長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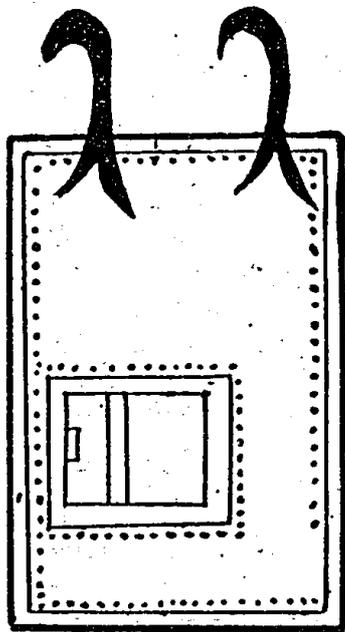
狗脚木

植二柱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為高下，柱上施橫鈎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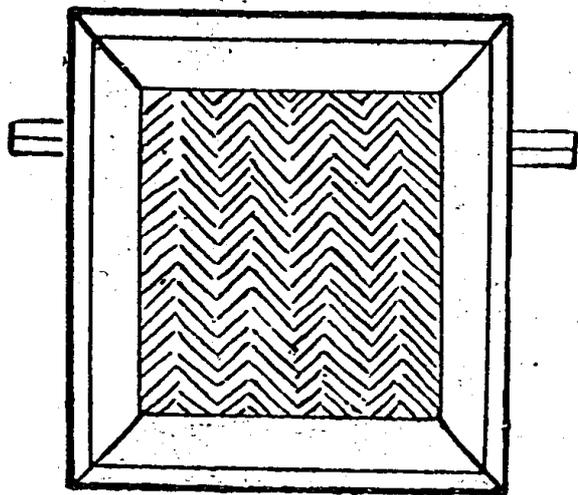
洞子

用木製，長一丈，闊三尺，外直裏邪，外密裏稀。密處以大麻繩編如竹筴樣，城樓闕即遮蔽之。

垂鐘版
(五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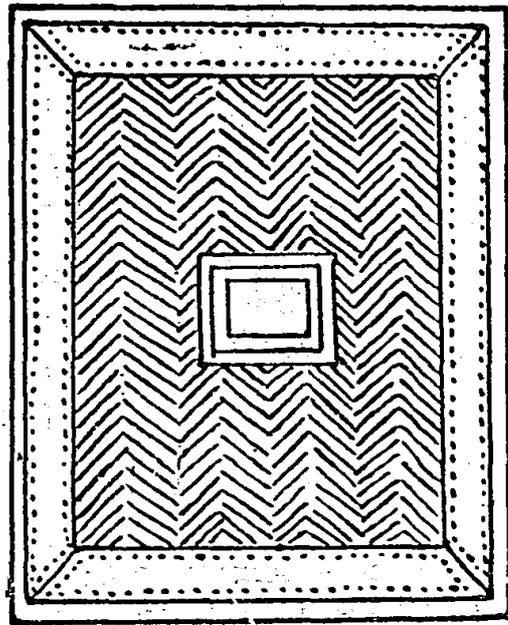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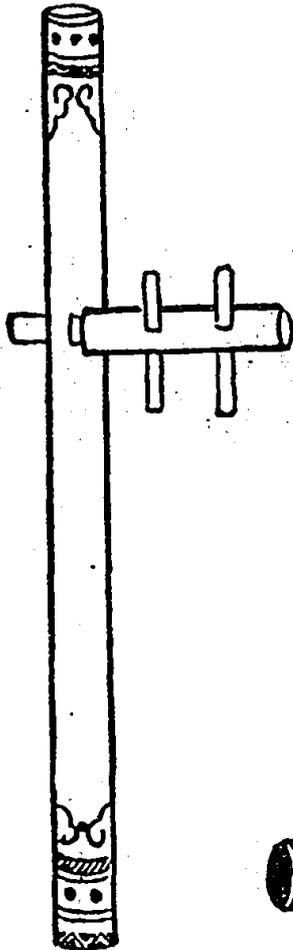
篋籬
(六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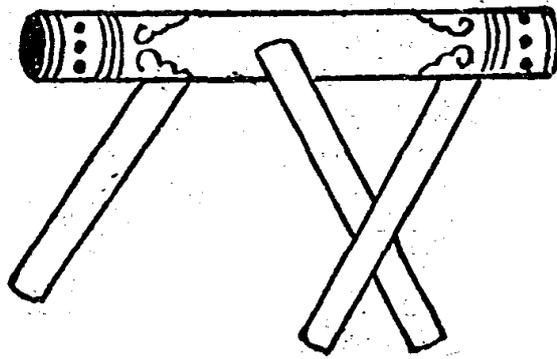
木脚狗
(九百圖)

笆竹皮
(七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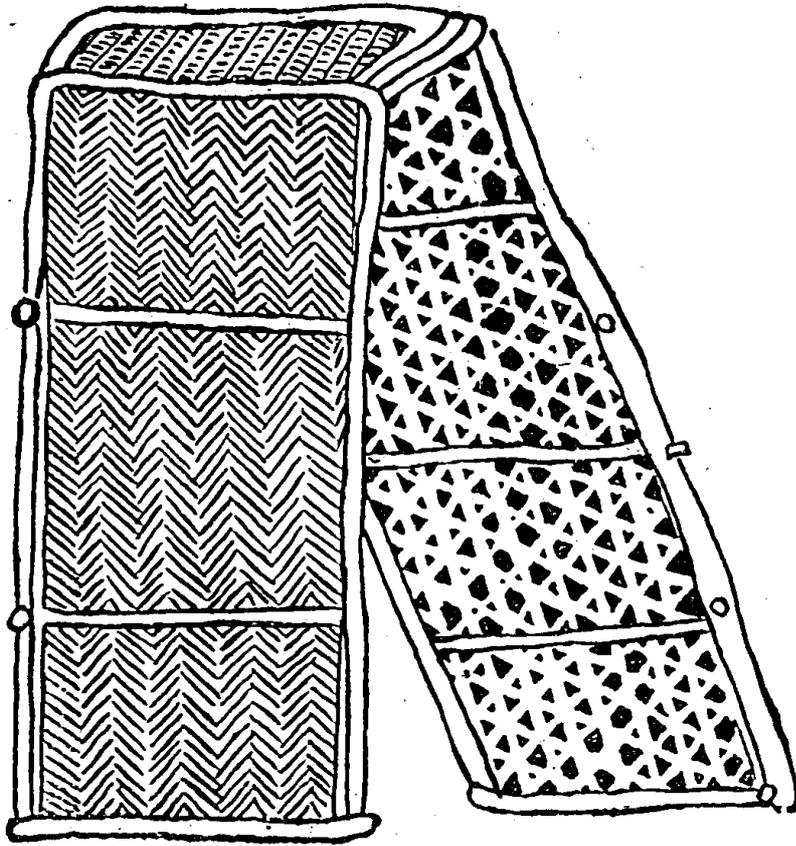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壕



子馬木
(八百圖)



洞 裏邪
子 外直
(十 百 圖)



防奸細

嚴搜逐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爲應。或一年半年，裝爲客人、僧道、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果、修脚、篋頭，在本城躑。探道路，采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給守門牢伴爲腹心，買囑在官人役爲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須預先謹防，臨時搜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概混留者，查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梟示。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註釋】①躡，偵探。②皂快，捕役也。

清保甲

凡欲防奸，須嚴保甲。預就每方之中，編定五家一牌，令其相爲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容隱不舉，事發連坐。卽原係居民，若兵臨城下，如有踪迹詭祕，舉動可疑者，亦許諸色人等稽察報官。若捉獲真正奸細一名，登時賞銀十兩，以示獎勸。每家給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出入，城門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與比屋一體編戶。若僑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何人，生理何

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而無親戚保結生理者，一概驅逐出境。

查僱工

染坊、麵坊、糟坊、磨坊、絲作、毡作、銅作、錫作、鐵作、木作等店，類多各處僱工人，必取隣里保結，果係久僱，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結者，竟行驅逐，如店主容留，鳴官憑坐。

查遠歸

奸細不盡屬遠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即貴家大族，寧保無不肖子弟，及亡奴悍僕，竄入賊中者；里人恐其挾怨中傷，即明屬可疑，莫敢輕舉。然與其網疎而僨事，曷若過防爲萬全。凡在外遊食經商，一旦來歸者，不論賢愚貴賤，該地方一一報官，另作一冊

；責其族主隣右，具不致疎虞甘結。庶便時爲覺察，仍明示過防之意，不必避嫌；待至事平，銷毀原冊。此在良民，原不患其稽核，而懷奸輩始不得逞矣。

【註釋】○中傷，陷害之也。○網疏，謂審查不嚴，如魚網之不密也。○僨事，覆敗其事也。

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無名庵觀，見一客至，便視爲奇貨，安問從來。宜責成「僧綱司」，及本寺「住持」，先將各寺東西南北，造冊四扇，某庵有牒僧幾衆，無牒行者幾衆，名山偶到客僧幾衆，此外流僧，一概驅逐。其行脚往來，惟准禪堂施飯

，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齋供，說帳談因者，俗名「懊僧」，與盜無異，嚴示地方驅逐之。至於過客，一概不許寄寓，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查出即以容留奸細論。「僧綱司」與「住持」，一體治罪。其「道紀司」^④亦單造一冊，法如前行之。

【註釋】○僧綱司，僧官，明清於各府設之。○住持，僧寺之主曰住持。○行脚，僧人之游行十方者。④道紀司，道官，明清於各府設之。

查客店

凡城外關廂，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開保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尤須暗行物色，以防不虞。

立內柵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奸細

城中最慮潛伏，須於各街巷口，設寘柵闌，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卽官府夜行，亦須番察，以防奸細。

加外鎖

甕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撥謹慎有身家者十餘壯丁守之，以防城內奸細砍門而出。

防窮民

總論

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尙未來，額首祝天，而日望其來者，又皆窮民也。先事而誅之，則冤甚，且不可勝誅；臨事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可勝

防。然則奈何？要知窮民之情，所以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也，不過因其生計盡絕，且圖救一刻之飢寒，除一刻之死亡爾。所謂做一飽鬼，死亦瞑目之說也。但令安撫得宜，衣食不乏，則皆我荷戈登陣相與戮力扞賊之赤子也。反側之罪，豈獨在民乎？故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卽此意也。古人如漢虞詡唐王式輩，皆能識此機者，今載於左。

【註釋】○反側，懷貳心也。○許洞，字淵夫，一字洞夫，吳縣人，一作吳興人。○王式，太原人。

虞詡三科募士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

爲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酒民曰：「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卽今所謂天罡打行也；不事家業者，卽今所謂游手游食無籍光棍也。之數等者，法所必誅，詎能急取，用意深矣」。

【註釋】①朝歌，古沫邑，故城在今河南省淇縣東北。②掾吏，古佐貳官之通稱。③賞

，貸也，貸卽寬免也。

王式開倉賑貧

唐裘甫亂浙東，詔王式討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

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寘酒大會。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民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實足資之爾」。皆拜曰：「非所及也」。

【註釋】○械，桎梏之屬。

防內應

敵人奸細爲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丁徒葺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

【註釋】①邢，今河北省邢臺縣西南，襄國故城，卽其地也。②禮至，衛大夫。③掖，挾之也。④維州，故城在今四川理番縣西十里。⑤吐蕃，卽今西藏地。⑥門者，守門之吏。⑦李希烈，遼西人。⑧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一帶是。⑨李元平，本宗室疏裔。⑩郭郭，城外大郭也。⑪版築，築牆以兩板相夾，置土其中，而以杵築之也。

本城反側爲內應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鄆，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緇而登，登者六十人，緇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唐吳少誠④遣兵掠臨潁⑤，兵馬使安國寧與節度使上官浼不叶⑥，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⑦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⑧，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唐蠻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酒民曰：「惜乎城中人，技止此耳，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殲旃⑨，不更快乎？」

【註釋】①莒，周時國名，卽今山東省莒縣。②紀鄆，卽今江蘇省贛榆縣東北。③縑，

以繩懸之使下墜也。④吳少城，潞人。⑤臨潁，卽今河南省鄆城縣地。⑥不叶

，叶古文協，不叶卽不和也。⑦劉昌裔，字光後，陽曲人。⑧縑，重絹而其色

微黃者，漢後往往用以賞賚。⑨旃，助詞。詩經：上慎旃哉。上與尚同，言庶幾慎之也。

防詐門

幽州挾詐

唐幽州①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②夜至，守將不內③，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爲中使報夜至城下。守將遽納之，賊衆隨入，遂陷弓高。

【註釋】①幽州，卽舊京兆，及河北省易縣以東之地。②中使，宮庭之使。③內，與納同。

也先挾詐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詐門

英宗○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郭登○閉門不納，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註釋】○英宗，名祁鎮，明宣宗子。在位二十三年。○北狩，謂爲瓦剌也先所虜，執之北去，稱狩，諱之也。○虜，卽謂也先。○上皇，本稱天子父，卽太上皇，今英宗既失國，弟景帝即位，因亦稱爲上皇，蓋尊之也。○郭登，字元登，濠人。○劉安，宿遷人。○孫祥，大同右衛人。○霍瑄，字廷璧，鳳翔人。

防詭冒

詭冒敗卒

唐蠻進寇嶺州，竇滂遣交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蠻衣交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

【註釋】○嶺州，即今四川省西昌縣地。○犍爲，即今四川省樂山縣地。

詭冒援兵

後五代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環甲執矢，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

【註釋】○趙暉，字重光，瀘州人。○王景崇，邢州人。○鳳翔，在今陝西省鳳翔縣一

帶。④殪。殺之也。

詭冒婦人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

車有障者曰藩。蓋詐為婦女也。

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託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入縣衙一寄。却以強兵載婦女累離。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註釋】①吳，國名，周初泰伯居吳，後其子孫稱王，國始大。②析歸父，字子家。③

媵，以姪娣送女曰媵。④欒盈，欒黶子，晉平公時為下卿，其母為范宣子女，

性淫，盈患之，母懼，愬諸范宣子，宣子逐之，盈奔楚，又奔齊，析歸父送之

還，亂既作，為晉人所圍，遂滅其族。⑤曲沃，在今山西省聞喜縣東。⑥絳，

在今山西省翼城縣東南十五里。④桃林縣，即今河南省靈寶縣地。⑤羣羅，面衣也。舊唐書輿服志：武德貞觀之際，宮人騎馬者皆著羣羅，雖創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

防暴來

八日兵至新城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竇泰奄至秀容

魏爾朱兆①在秀容②，高歡③遣竇泰④，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泰奄至兆庭，軍人驚走，兆自縊死。

【註釋】①爾朱兆，字萬仁，北魏秀容人。②秀容，在今山西省朔縣西北。③高歡，字賀六渾，蓀人。④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

李顯忠

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李顯忠圖之。請騎三千，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

【註釋】①夏國，卽西夏，元昊稱帝後，據有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揸肅西北部，共傳九主，一百九十五年，爲蒙古所滅。

王德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械姚獻於朝，欽宗問狀。

，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爾」。

【註釋】①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②隆德府，今山西省長治縣治。③愕眙，驚視貌。④欽宗，名桓，徽宗子，在位二年，爲金人所執。

防潛襲

韓軌宵濟入華州

西魏①王羆②爲華州③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④從河東宵濟⑤，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尙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⑥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註釋】①西魏，後魏之末，孝武帝西奔，依宇文泰，都長安，是謂西魏，禪位于北周。

字文覺。①王熊，字熊熊，霸城人。②華州，即今陝西省華縣地。③韓軌，字伯年，狄那人。④宵濟，夜中渡河也。⑤挺，杖也。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唐李師道①，置「留後」院②。於東都③，潛納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④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東都西南，高山深林。都城震駭。

【註釋】①李師道，高麗人。②留後，官名。唐中叶後，節度觀察，如有事故，則其繼

嗣或部下，用留後之名，以統轄其衆。③東都，唐書地理志：東都王城曲折，

象南宮垣，名曰太微城，宮城象北辰，藩衛曰紫薇城，都城，武后號曰金城。

④呂元膺，字景夫，東平人。

防離叛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則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註釋】①反間，用計以使之離間也。

田單計劃齊卒

齊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剗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剗，皆怒堅守，惟恐見得。

【註釋】①田單，齊臨淄人。②即墨，故城在今山東省平度縣東南。③剗，割鼻也。

劉鄩計殺彥溫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劉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註釋】①葛從周，字通美，鄆城人。②劉鄩，安丘人。③陽，詐也。④族，刑及父母妻子曰族。

防風雨晦暝

李愬乘雪擒元濟

唐李愬^①謀襲蔡州^②，夜起師。會大雨^③雪，天晦，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④。」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⑤。雪甚，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佑等砍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⑥，傳夜自如^⑦。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⑧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註釋】①李愬，字元直，李晟子，臨潭人。②蔡州，即今河南省汝南縣治。③雨，凡自上而下皆可謂之雨。故如下雪下雹，可云雨雪雨雹。④吳元濟，清池人。⑤

懸瓠，城名，又名懸壺，以城形若懸瓠故名，爲南北朝時兵爭要地，在今河南

泝避百金方 設防第十 防風雨晦暝

五八

省汝南縣。⊗柝，夜行所擊木也。⊕自如，言令其照常擊柝也。⊘薄，偏近也。

李全乘冰襲泗州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雪，淮冰合。全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壕冰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酒民曰：「無備而有患者如此；有備而無患者如此；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註釋】①李全，北海人。②泗州，在今安徽省盱眙縣東北。③傅，與附同。④荻炬，以荻爲火炬也。⑤李三，卽李全小字，蓋全本農家子，行三。

防佳時令節

高歡元旦破秀容

魏爾朱兆旣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庭，軍人因晏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衆並降散。兆自縊死。

狄青上元奪崑崙

宋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懼崑崙關險阨爲

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④，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沔^⑤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⑥」。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此，無能爲也」。

【註釋】①廣源州，在今安南涼山西北，與廣西省龍州縣接界。②儂智高，廣源州蠻人

。③邕州，今廣西省邕寧縣地。④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⑤崑崙關，在

今廣西省邕寧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崑崙山上，⑥賓州，即廣西省賓陽縣地。⑦孫

沔，字元規，會稽人。

成祖中秋破雄縣

靖難。兵起，楊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註釋】○靖難，明建文帝，用齊秦黃子澄謀，削奪諸藩。燕王棣內不自安，遂指齊黃為奸人，請入清君側，因名其軍曰靖難。○雄縣，今河北省雄縣。○燕王，名棣，即成祖，明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權尋退。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敵退而實進

，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還。

【註釋】①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據江東，稱帝二十四年。②滿寵，字伯寧，昌邑人。③表，上表聲請召亮豫諸軍也。④尋，旋也，言俄頃之間也。

徐溫破虔州

吳遣劉信^①將兵攻虔州^②，譚全播^③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乃還。徐溫^④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旣解，相賀而去，全播所守者空城爾。大兵再往，必然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雩都^⑤。

，追執之。

【註釋】①劉信，中都人。②虔州，即今江西省贛縣。③譚全播，南康人。④徐溫，字敦美，五代吳海州人。⑤零都，即今江西省零都縣。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

【註釋】①呂好問，字舜徒，壽州人。②傾國復來，言盡出其全國之兵，而復來伐我也。

种師道請備金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敵去而復來

金師北去，种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北轅之禍。

【註釋】○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滄，宋滄州景城郡，在今河北省滄縣東南四十

里。○衛，宋衛州汲郡，即今河南汲縣。○孟，宋孟州河陽軍，在今河南省孟

縣南。○滑，宋滑州靈河郡，即今河南省滑縣地。○二帝，謂徽欽二宗。○北

轅，言二帝車駕北去，為金所虜也。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註釋】①周亞夫，沛人，封條侯。②吳，謂吳王濞，漢文帝時七國反，故命亞夫拒之也。③東南陬，陬，隅也，卽東南角也。

郭淮備陽遂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爾。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註釋】①郭淮，字伯濟，陽曲人。②北原，卽今山西省太原縣。③亮，卽蜀丞相諸葛亮。

李光弼嚴警邏

唐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

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註釋】○李光弼，柳城人。

韓遊瓌備東北

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註釋】○朱泚，昌平人。○韓遊瓌，靈武人。

畢再遇

畢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匱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磨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

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門遁。

【註釋】①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

防賊求和挾詐

侯景僞和

臺城●被圍既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勅止援兵。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不息，臺城遂陷。

【註釋】①臺城，在今江蘇省江寧縣治玄武湖旁。②王偉，陳留人。③石頭，在今江蘇

泝辭百金方 設防第十 防隙地

六八

省江寧縣西石頭山後。

防隙地

兗州水竇

唐昭宗 幸鳳翔，朱溫 率師迎於岐下。王師範 欲乘虛據兗州，劉鄩 先遣人詐爲鬻油者，入城伺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啣枚而入。一夕而定。

【註釋】①唐昭宗，名敏，後改名暉，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爲朱溫所弑。②鳳翔，在今陝西鳳翔縣一帶。③朱溫，碭山人，初從黃巢爲賊，降唐後，賜名全忠，僭號稱帝，國號梁。④岐下，岐山之下，在今陝西省岐山縣。⑤王師範，青

州人。⑥劉鄩，安邱人。⑦竇，孔穴也。⑧枚，形如箸，兵士啣之，所以禁喧囂也。

下邳深塹

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

〔註釋〕①岳飛，字鵬舉，湯陰人。②邳州，即今江蘇省邳縣地，古邳國，秦下邳縣也。③語，告也。④下邳，故城在今邳縣。⑤塹，坑也。

防火變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火變

火備

賊人內應，多以舉火爲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突，奸徒因得乘機竊發。今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貯一水缸，各坊備長火鈎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水桶五付，轆轤十付，澆桶十付，長梯五付，長槍五把，以防一時火變。則持鈎者十人，將起火屋，并下風屋鈎倒，以水濕絮袋撲之。司汲十人，汲水入桶；担水五人，登梯十人，運澆。持長槍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擄者。城中居民，止許本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奔看混救。卽係守城堞夫巡官守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奸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爲變矣。若本坊保甲，救護不力，致有延燒

，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以軍法重治。

【註釋】○狼突，猶所謂豕突狼奔，形容急遽之意。○轆轤，汲水之器，以軸置于木架之上，一端懸重物，一端貫長轂，上懸汲水之斗，並有曲木，用手轉之，以引汲水之器者也。

又

凡委積。及樓柵、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氈覆泥塗，准備水具。

【註釋】○委積，凡積儲雜物曰委積。

防火藥

磚庫

自衛新知 設防第十 防火藥

李之藻[○]奏略云：「守城最吃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盛甲廠一處，指京師言。不惟地遠難於取用，抑且聚積或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窳[○]，外築牆垣，每庫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藥用壘盛，上加泥護，禁斷燈火。預備水具，各派專役。嚴司典守。稍有不謹，定從軍法。凡一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庫，即係奸細，登時拿送究治。

【註釋】[○]李之藻，字振之，明仁和人。[○]窳，同窖，穴地藏物之處也。

防草場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拿送究治。

防獄

獄囚自分必死，每幸賊來，再圖生計；所以怠緩失守者，多致內爲外應，防之不可不密也。輕係者宜放卽放，重辟者宜除卽除。仍宜嚴諭獄官，不得尅減獄食，不得受賄縱死囚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仍時委心腹，伺察非常，亦須防之一端也。

【註釋】①輕係，謂罪輕而被拘者。②重辟，罪重而致死者也。

流賊攻廬州

明流賊屢攻廬州，志在必取。太守吳君，專以輯內應爲主。自帥家丁，沿門搜索，果獲奸民爲賊應者，當時斬首擲城外。賊以謀

泄，遂退。一日，復來攻；吳君竊計民間奸細已盡，近見送獄食者，視平時有加，事屬可疑。隨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原係衙蠹，潛通外寇爲內應，於是梟首示賊。賊譟詈解去，自此絕意廬州。

【註釋】①廬州，卽今安徽省合肥縣治。②輯，應作緝，搜捕也。③案，同按，查驗之意。④蠹，古蠹字，衙蠹，謂署中之吏役，藉以作弊者。

防庫

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統重兵彈壓，默消奸謀。

防七乘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地遠人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刃不利，矢石不定，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沖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辨辭百金方 設防第十 防七乘

七六

自衛新知卷十終

自衛新知卷十一目錄

拒禦第十一

拒土山

明制其上 陰制其下

拒磴道

松明乾蒿

拒填濠

鐵珠子 水燈 濠橋 (圖百十一、圖百十二)

拒雲梯

火箭 三穴 地道然火 撞竿 (圖百十三) 降魔杵 (圖百十四) 吊擐 (圖百十五) 拒
篙 (圖百十六) 叉竿 (圖百十七) 跳樓 雲梯 飛梯 竹飛梯 蹠頭飛梯 (圖百十
八、圖百十九、圖百二十、圖百二十一、圖百二十二、圖百二十三)

拒衝車

燕尾炬 (圖百二十四、圖百二十五) 攻車 布幔 (圖百二十六) 絞車 (圖百二十七、圖百二十八、圖百二十九、圖百三十、圖百三十一) 鐵汁 鐵汁神車 (圖百三十二)

二二三

拒地道

穿地橫截 掘長塹 深坑 郝廷玉由地道入城 劉仁恭穴地入城 魏聽 (圖百三十三) 完顏昂實塹 風扇車 (圖百三十四)

三三五

拒矢石

木幔 皮簾 (圖百三十五、圖百三十六) 竹立牌 (圖百三十七)

三三九

拒砲

虛柵糠布袋 攢竹砲 襄陽砲

四二

拒火

拒烟

拒水

四五

四五

四六

决堤 晉陽 合淝

拒蟻附攻城……………四九

夜叉播 狼牙拍 (圖百三十八、圖百三十九) 飛鈎 (圖百四十) 車脚播 (圖百四十一)

(播石架 (圖百四十二) 播木架 (圖百四十三))

拒攀城……………五四

鏹斧 (圖百四十四、圖百四十五) 剉手斧 (圖百四十六)

拒撞木……………五六

鈎鎌 (圖百四十七)

拒鈎竿……………五七

推刀 (圖百四十八、圖百四十九) 鈎竿 (圖百五十)

拒馬……………五九

地澁 木鹿角 鐵蒺藜 搗蹄 (圖百五十一、圖百五十二、圖百五十三、圖百五十四)

(鐵鹿角 (圖百五十五) 踢圈 (圖百五十六) 馬拖 (圖百五十七、圖百五十八、圖

百五十九) 馬筒 種冰 斷木 青窠 (圖百六十) 白窠 獻白 獻青

濟瀝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目錄

自衛新知卷十一

惠麓酒民 編次

香坪居士 重訂

拒禦第十一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墨子^①能困公輸^②。彼昏不識，一鼓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冲；或從遠擊。審思四法，相師相尅。輯拒禦。

【註釋】^①墨子，名翟，宋人。^②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

拒土山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土山

明制其上

侯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閒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賊不能進。

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韋孝寬更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

【註釋】○宣城王，名大器，簡文帝嫡長子。侯景廢帝，大器被害，年二十八。○玉壁

，在今山西省稷山縣西南。③韋孝寬，字叔裕，杜陵人。

陰制其下

侯景又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羊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史思明寇太原，爲土山以攻城。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註釋】①羊侃，字祖忻，梁甫人。

拒磴道

松明乾蒿

尹子奇圍睢陽，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張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

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註釋】①松明，深山老松之心，有油如蠟，可以代燭。

拒填濠

鐵珠子

前五代宋臺軍圍壽陽，劉勔用草包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閒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註釋】①壽陽，今山西省壽陽縣地。②劉勔，字伯猷，彭城人。

水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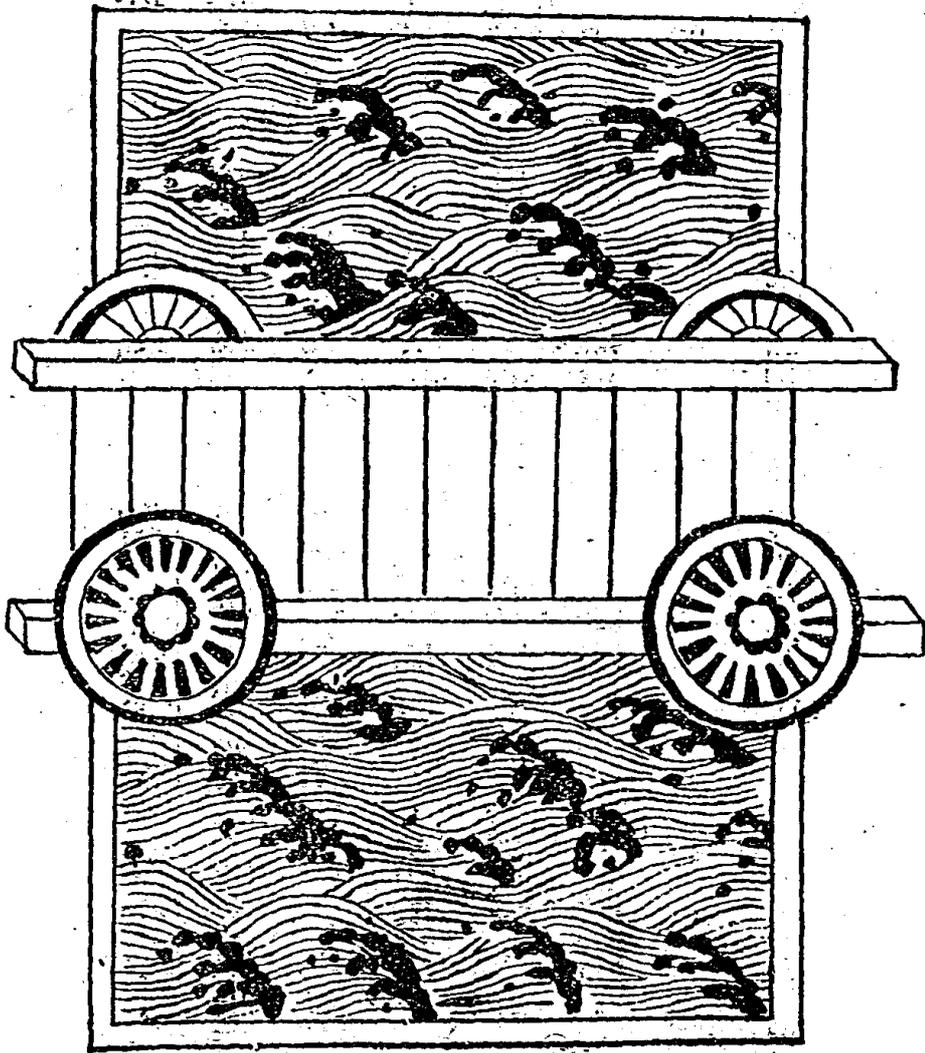
金粘沒喝。攻太原，諸縣皆破，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①上，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②覆，然後寘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先穿壁爲竅，寘火鞴^③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④，終不能填。

【註釋】①粘沒喝，又稱完顏宗翰。②縵，繡也。③薦，草席曰薦。④火鞴，風箱也。⑤亘天，上燭於天也。

濠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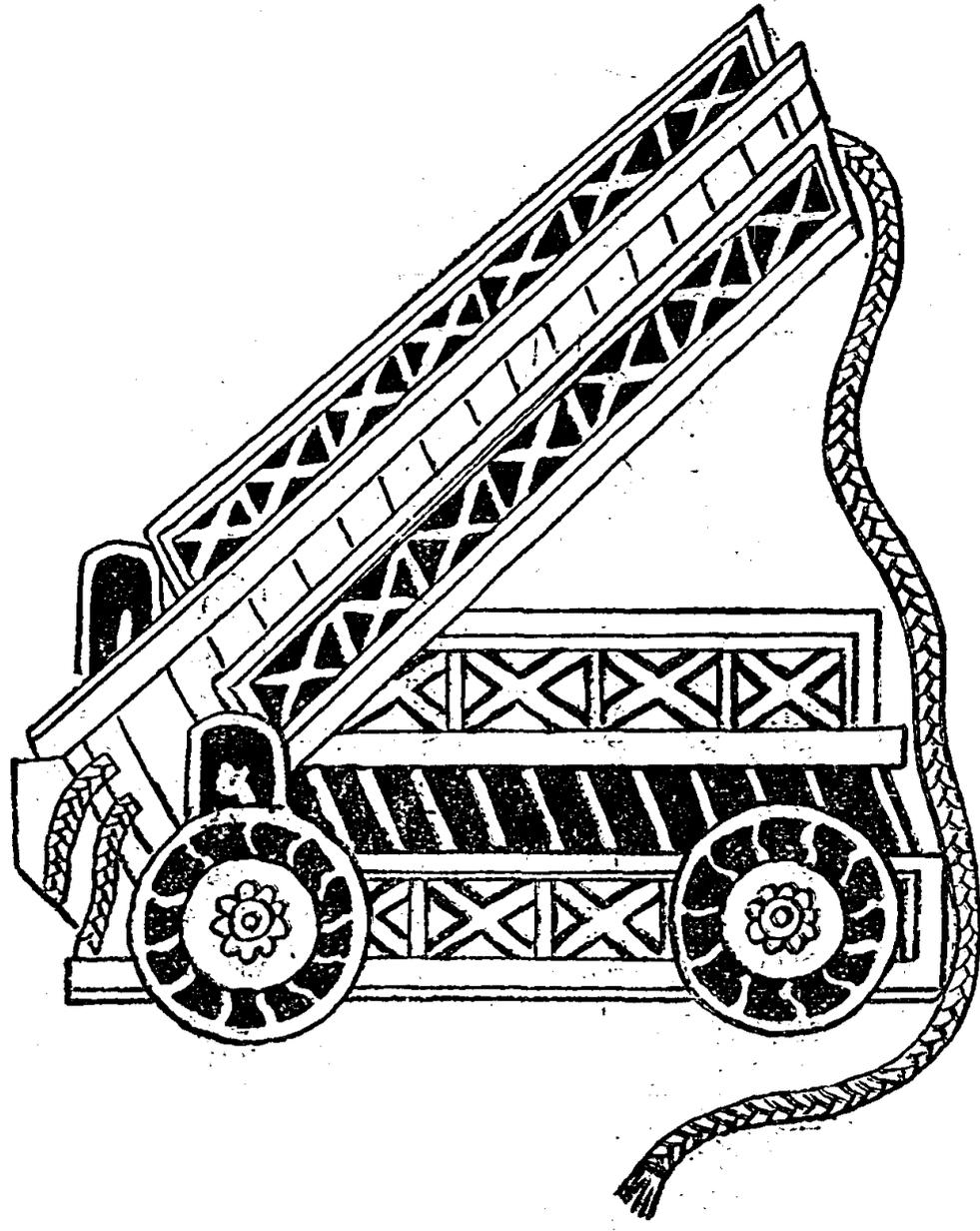
長短以壞為準，下施兩巨輪，首貫濠兩小輪，推進入濠。輪陷，則橋平可渡；若濠闊，則用摺疊橋。其制

(一百一十圖)



以兩濠
 橋相接
 ，中施摺
 轉軸，
 用法亦
 如之。
 知此法
 ，則知
 所以禦
 之矣。

（二百十
 橋圖）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填濠

拒雲梯 (附鵝車)

火箭

蜀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

【註釋】○陳倉，即今陝西省寶雞縣治。○郝昭，字伯道，太原人。

三穴

唐張巡守睢陽。賊爲雲梯，勢如半虹，寘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寘大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大木，木末寘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

【註釋】○柱，以木支之曰柱。

地道燃火

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兗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兇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俵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輓輶，寘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

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獻歎不自勝，拊其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日，卽令燃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梯，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時城上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

雲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註釋】①兕革，野牛皮也。②上謂唐德宗。③渾城，蘭州人。④侯仲莊，蔚州人。⑤韓澄，字伯源，南海人。⑥儵廣，闊狹也。⑦輶，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以繩爲脊，以生牛皮蒙其上下，可藏十人，推之直抵城下，金火木石，皆不能傷之也。⑧告身，給奏授判補之官之憑，唐時謂之告身。⑨歔歔，悲泣氣咽之貌。⑩前却，前進或後退也。

撞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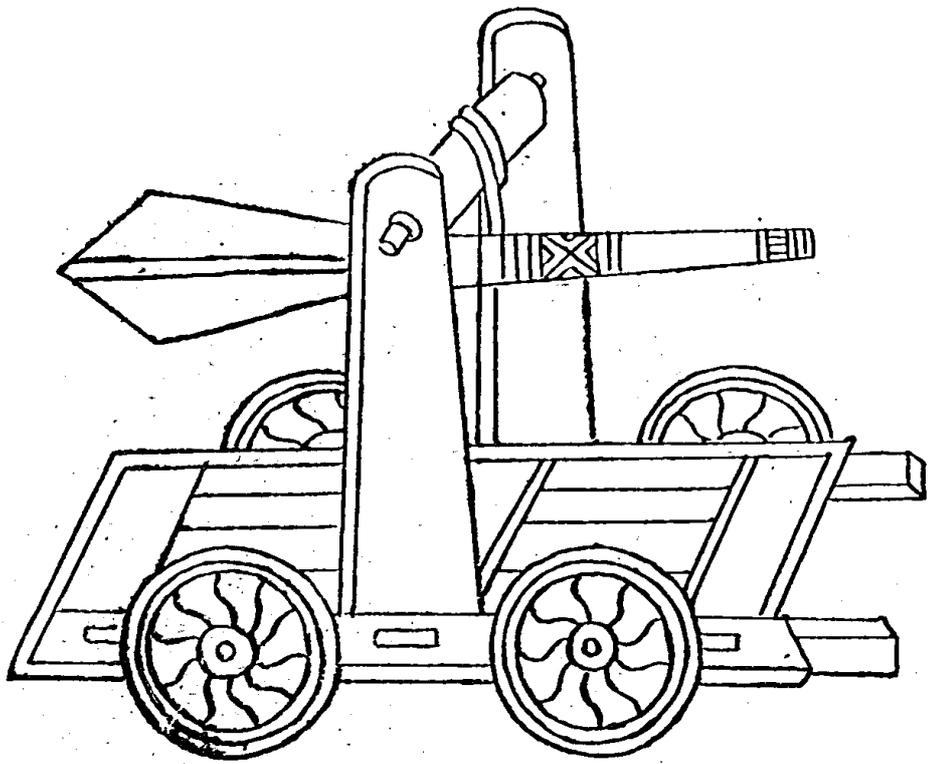
吳玠○守殺金卒。金人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之。

【註釋】①吳玠，字晉卿，隴干人。

撞車

(三百圖)

以鐵葉裹
撞竿首，
逐便移徙
。伺飛梯
臨城撞之
，較降魔
杵為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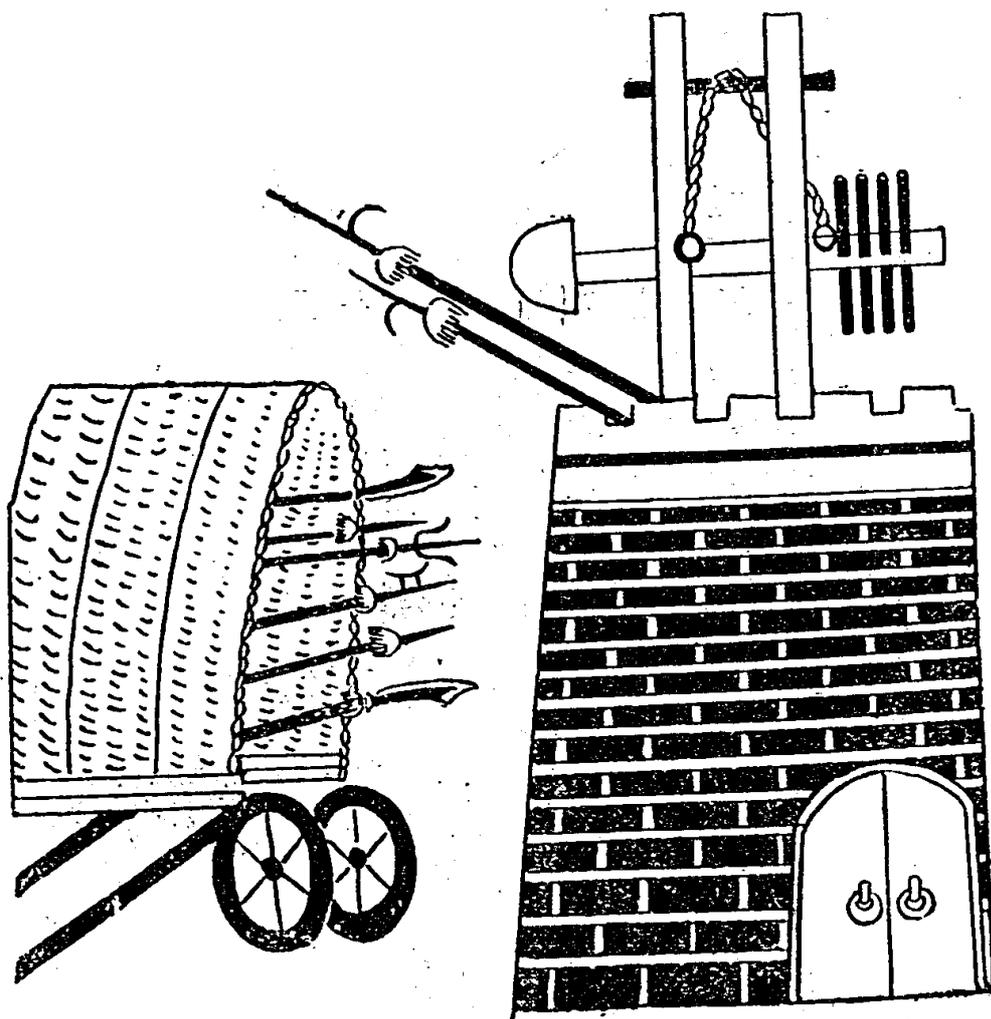


降魔杵
 攻車臨城
 ，設杵撞
 住，又用
 撓鈎鈎之
 ；然後投
 以火炬，
 擊以銃砲

(四 十 百 圖)

吊擐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雲梯



狀類桔槔，用

大杉木二條，

一橫一豎，繫

以大索。前用

鐵索貫石，或

鐵貓兒，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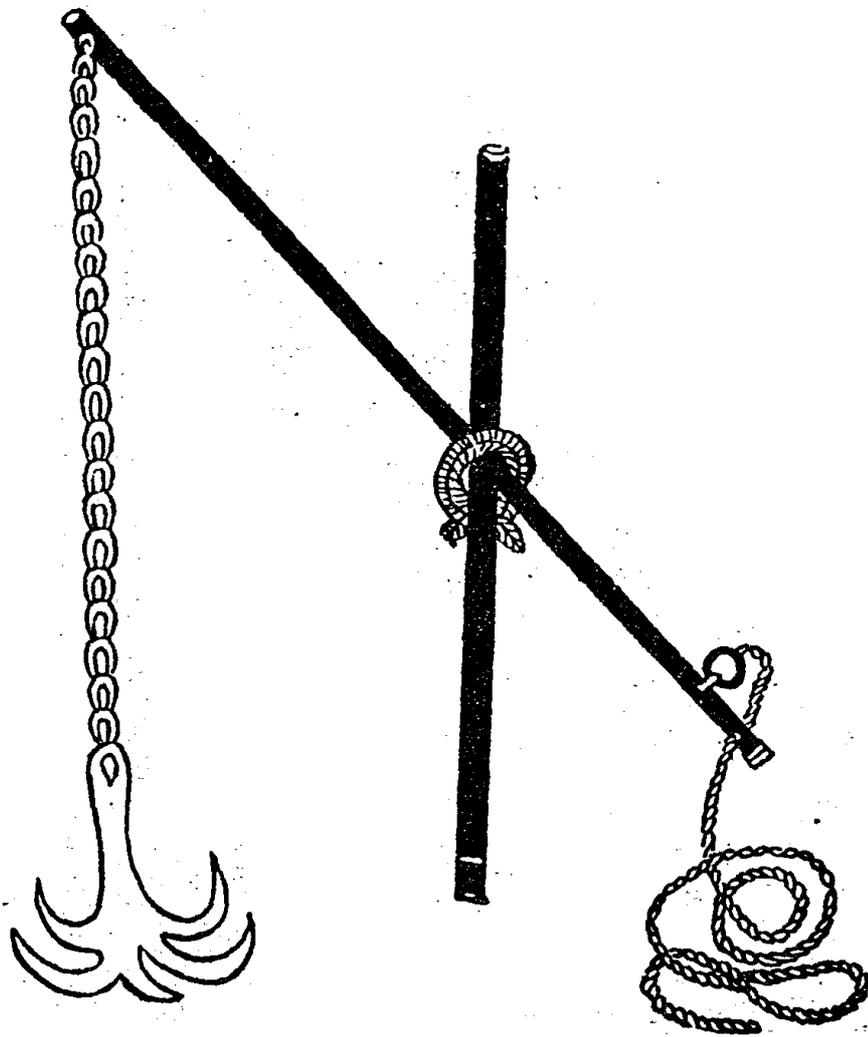
二三丈；後用

大繩丈餘，數

人扛拒攻車。

(五 十 百 圖)

拒篙



長堅木爲之，可禦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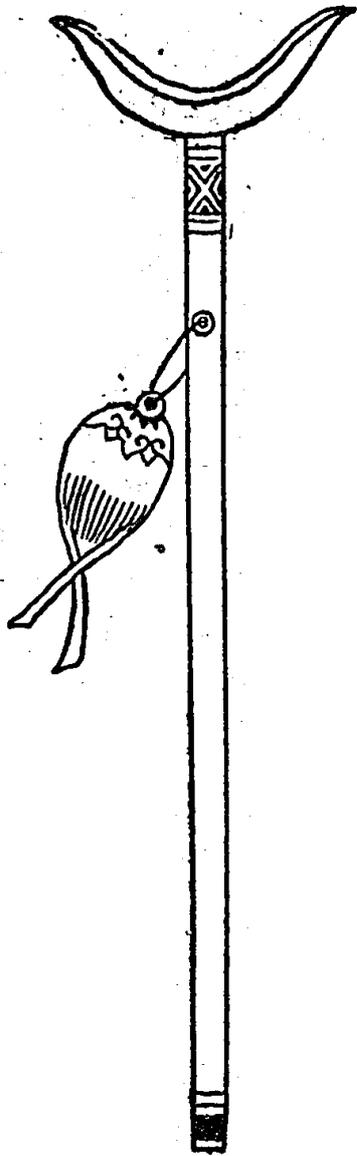
(六十百圖)



叉竿

長二丈，兩歧，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者。

(七十百圖)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雲梯

跳樓

金粘沒喝攻太原，其鵝車如鵝形，下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鵝車至，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前。

酒民曰：「此外復有「行天橋」「摺疊橋」「翻空踏雲」「搭天」「呂公巢車」等車，總之，欲自上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凡讀書用兵，最忌頭緒錯亂；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姑附圖說數則於後，以備觀覽」。

雲梯

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障以生牛皮。推進及城，則起飛梯于雲梯上，以窺城中。

飛梯

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着城推進。

竹飛梯

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脚澁[●]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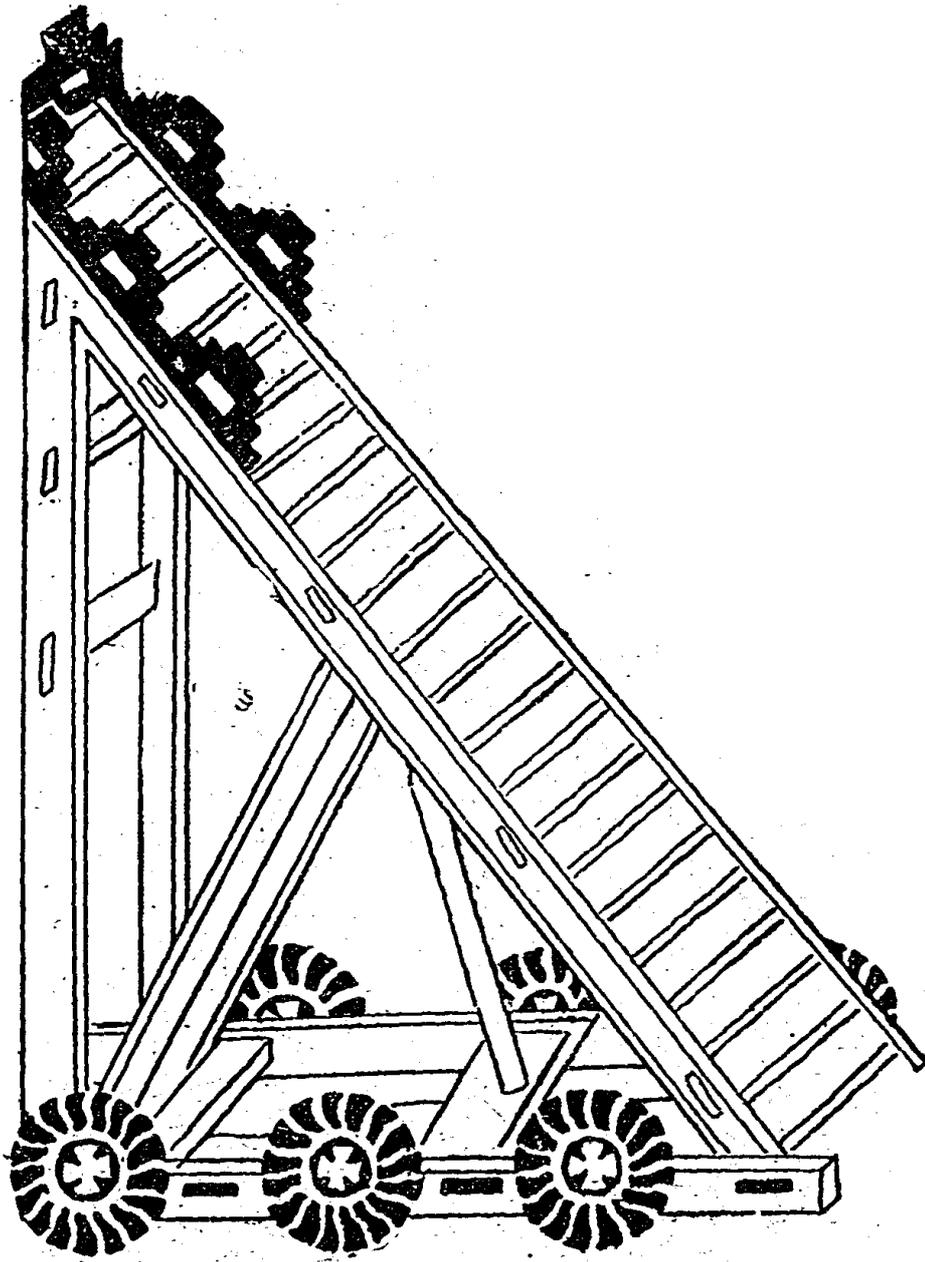
【註釋】○脚澁，馬蹄所裹之鐵也。平時用以裹馬蹄，此時乃借用之。

躡頭飛梯

如飛梯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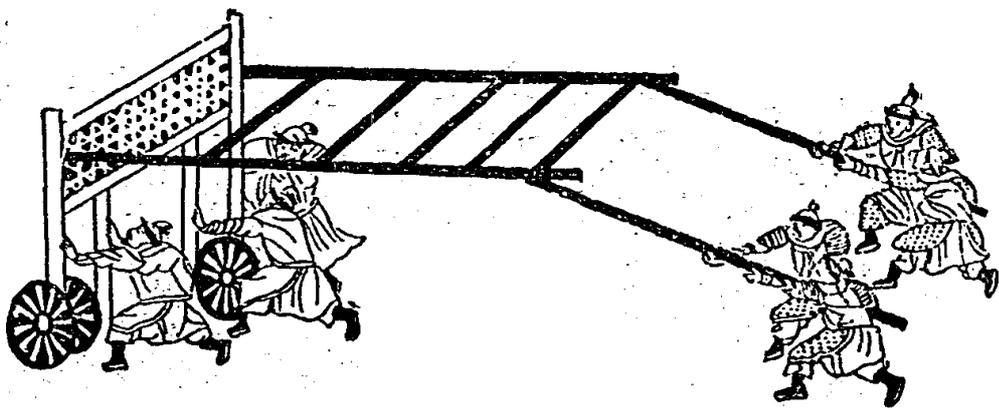
行 天 橋
(圖 百 十 八)

辨辨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雲梯



(九十百圖)

者城至末車雲踏梯翻此



(十 二 百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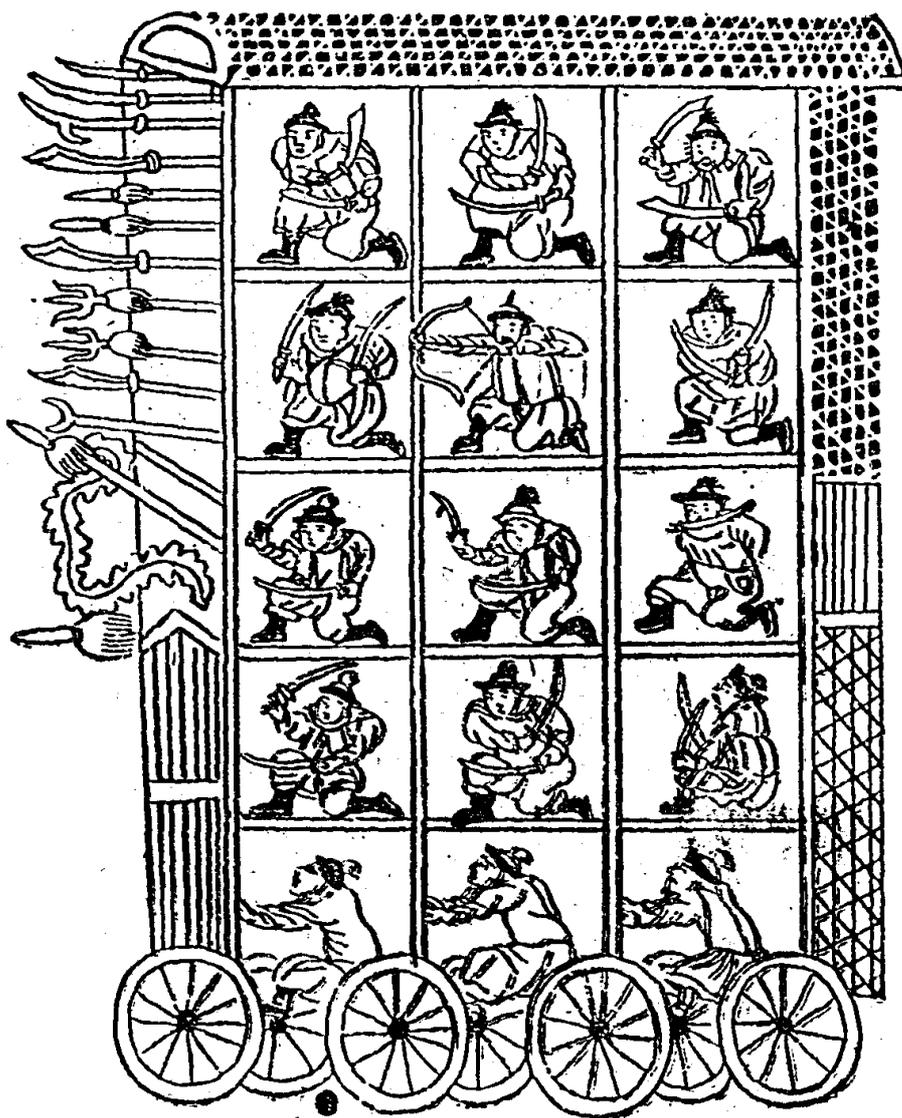
者城至已車雲踏梯翻此



泝泝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雲梯

(一百一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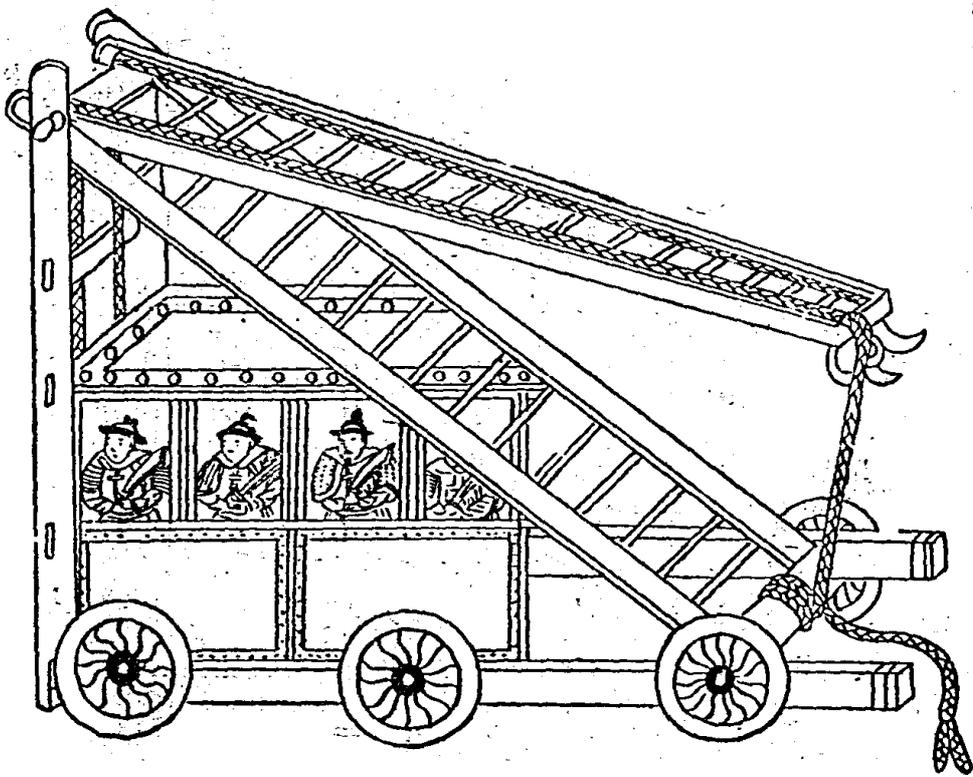
此呂公車攻城之具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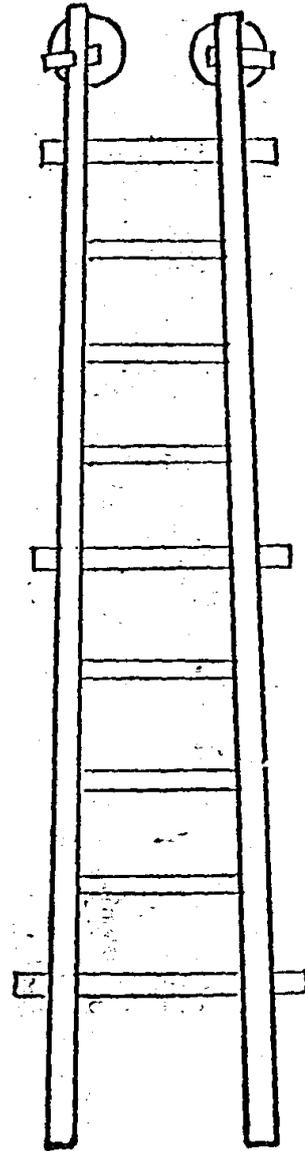
(二百二十二圖)

此雲梯攻城之具



洪游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雲梯

飛梯
(三百二十二圖)



拒衝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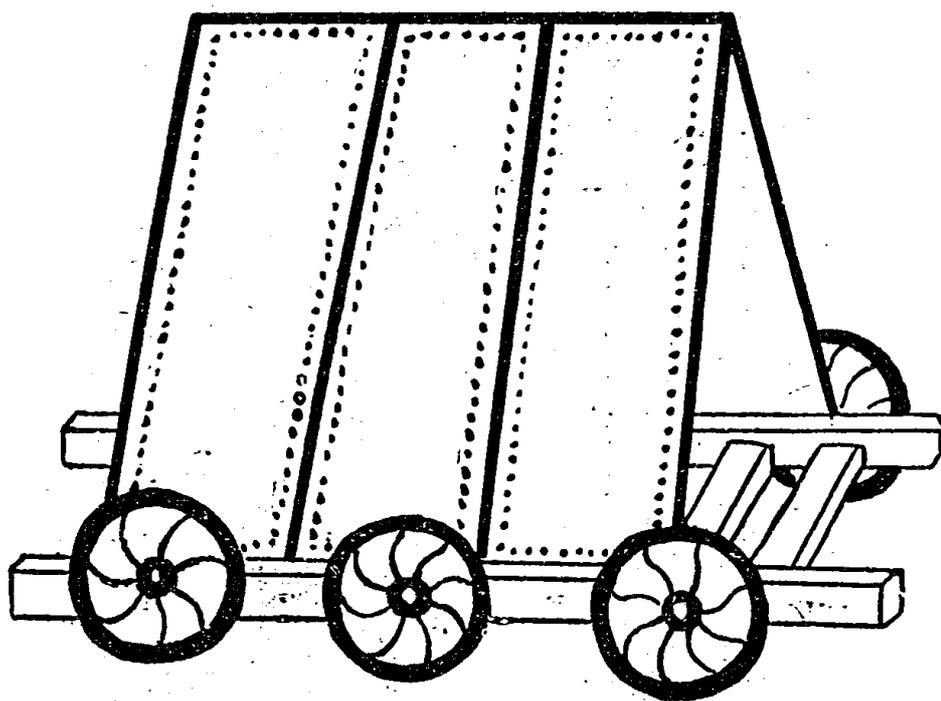
燕尾炬

侯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
 羊侃使作燕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

【註釋】⊖叢擲，聚而擲之，勢若雨下也。⊙俄，至短速之時間曰俄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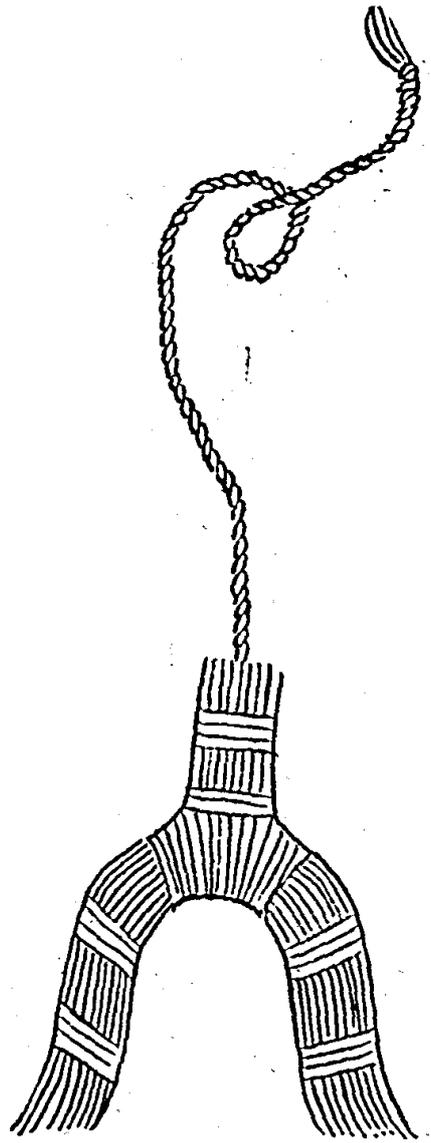
尖頭木驢式
(四百二十圖)

形如轆轤車，
惟增二輪，
上橫大木為
脊。長一丈
五尺，上銳
下方，高八
尺，以生牛
革裹之，內
蔽十人。推
逼城下，以
攻城作地道



東葦草，下分兩歧，如燕之尾，以脂油灌之。火發，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燕尾炬
(圖二百二十五)



攻車

韋孝寬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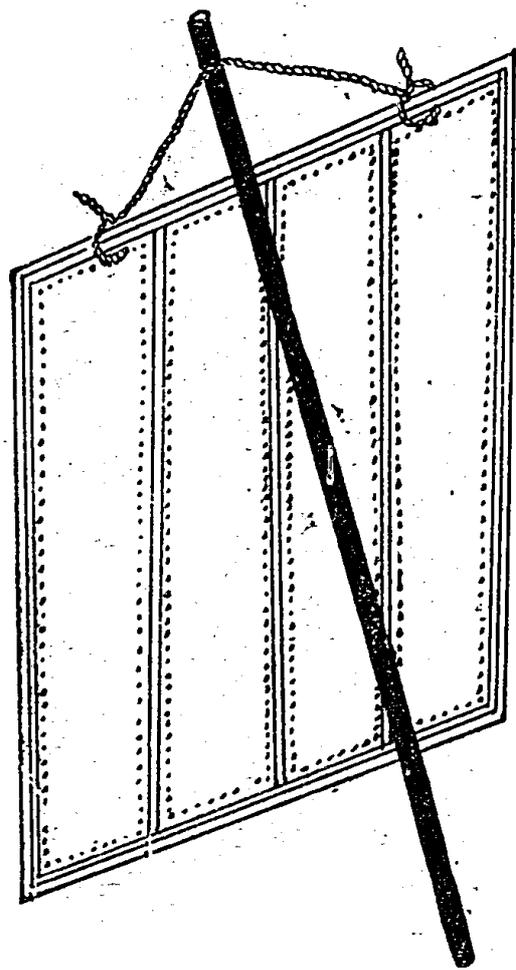
車不能壞。

泝滸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衝車

【註釋】○楯，與盾同，戰時用以禦兵刃。

布幔

布幔式
(圖二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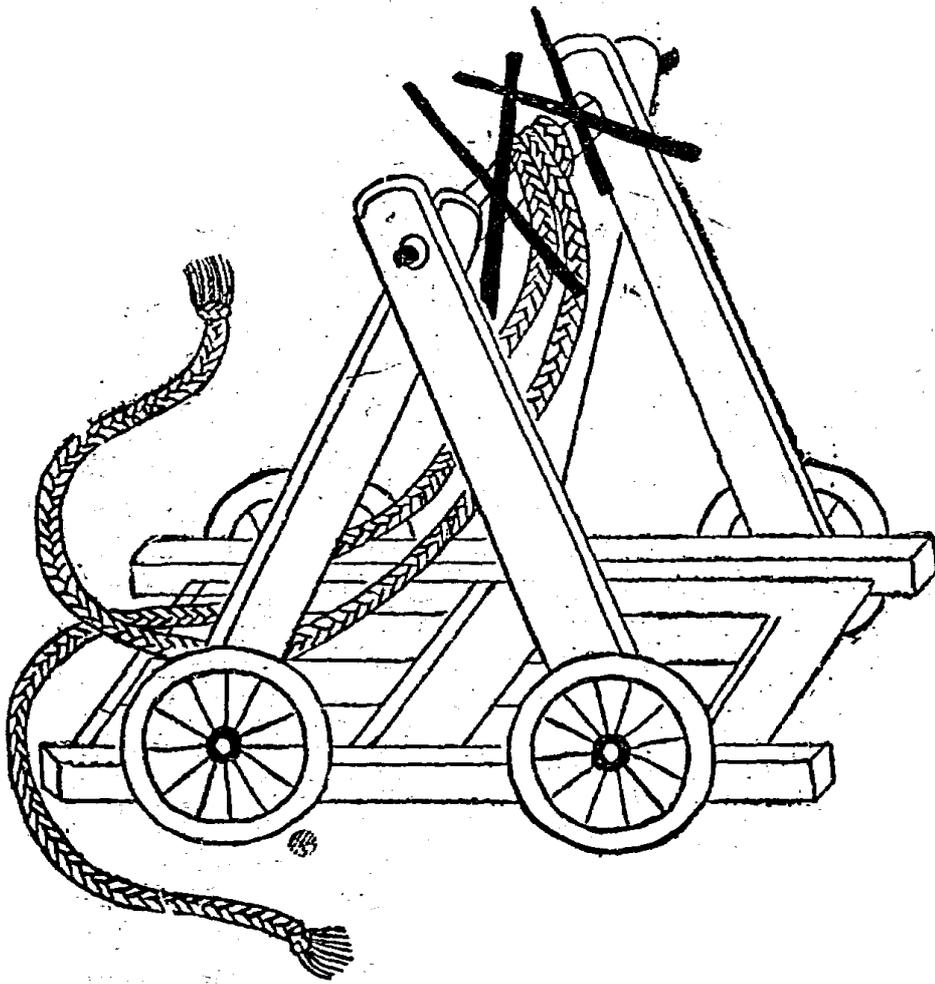
以布復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挂。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石勢。一說：結粗繩爲網，如布幔張挂，亦可護女牆樓櫓。

【註釋】①女牆，城上垣也。②樓櫓，屋之上露而無覆者，古時戍守者用以望敵。

絞車

合大木爲床，前二叉手，上爲絞車，下施四輪，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逼城，遙拋鈎索，挽令近前；卽以長竿舉大索，鈎及而絞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城，且擲木石，使驚懼不敢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繩至驢上，引絞車鈎索，挂搭木驢，復曳上，挽取入城。

式 車 絞
(七 十 二 百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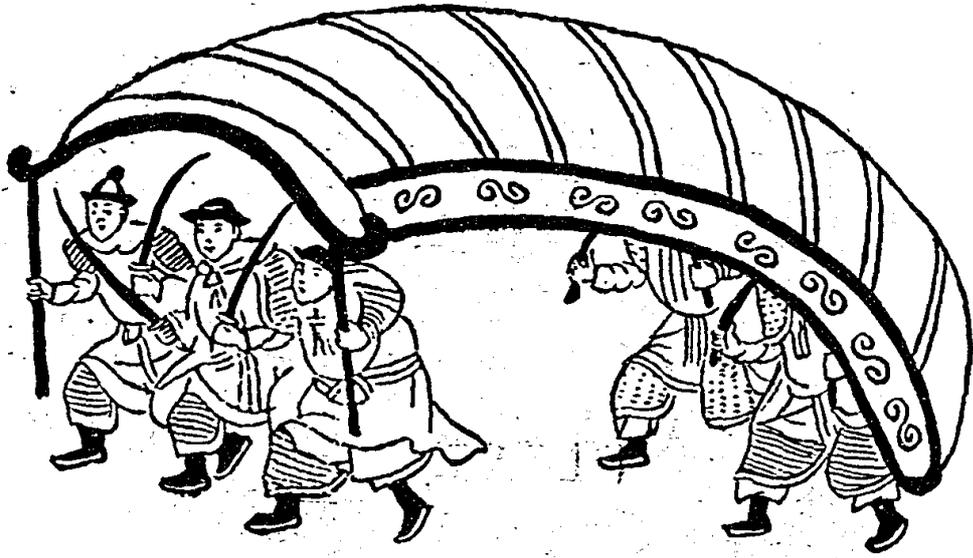


汧澗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衝車

(八百二十圖)

半截船攻城之具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衝車



(九百二十圖)

此厚竹圈篷攻城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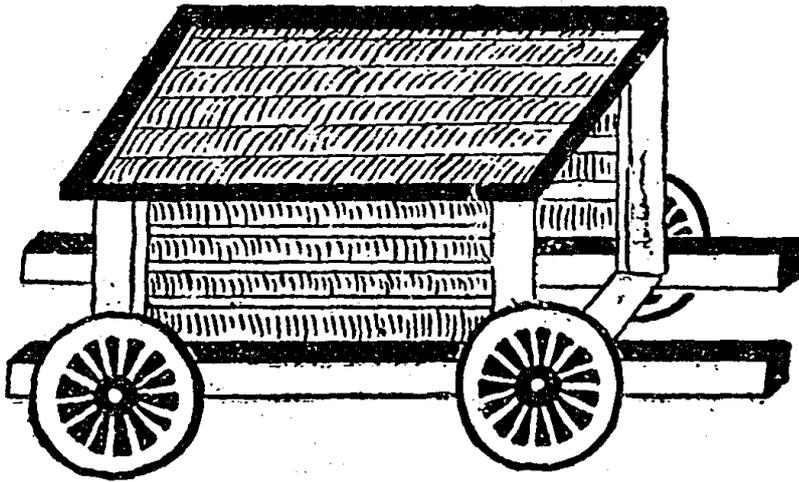
二九



(十三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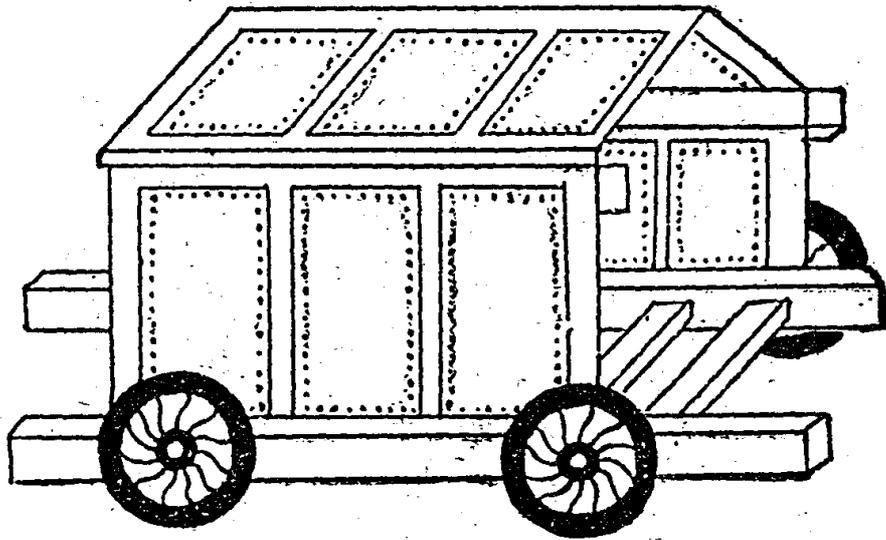
此木牛車攻城之具

以堅木厚板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輪，自內推進，以蔽人。



(一十三百圖)
此輜車攻城之具

下虛上蓋，
如斧刃。其
中勿施桃板
。可容人着
地推車，載
以四輪。其
蓋以獨繩爲
脊，生牛皮
蒙之。直抵
城下。



鐵汁

唐楊慶復守成都，蠻寇取民籬重沓^①，濕而屈之以爲篷，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劓^②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死，乃退。

此外有「洞屋旱船」「鈎撞車」等器，各色甚多，附數圖於上。總之，欲從中而頽城者，皆冲車類也，惟欲自下攻城者，止有地道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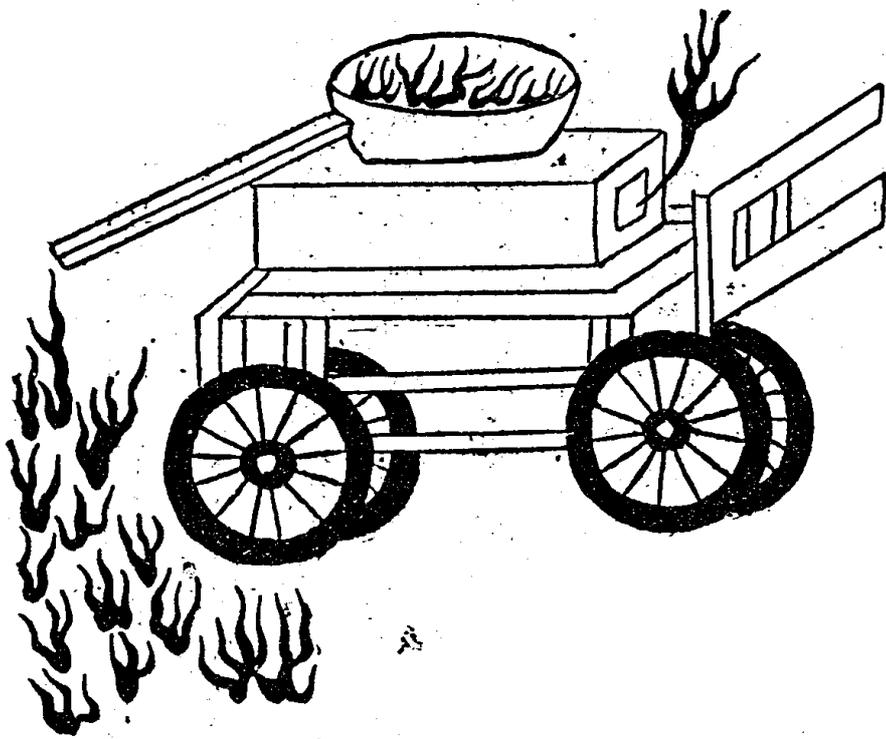
諸器攻城，極爲利害，一不能制，城立頽矣。敵臺突門之制，絕妙于占。

【註釋】①重沓，疊至數重也。②劓，掘之也。

鐵汁神車

攻城之具，莫如雲梯，尙可以虎蹲砲，單稍砲擊而碎之。至於洞屋木驢，上用鐵葉生牛革幔成，遮蔽身體，上禦矢石，下伏賊兵，推之城下，鑿城穴地，滾木擂石，俱不能傷。法用堅木造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載以冶爐，鎔以鐵汁，夾鐵爲篩汁之槽。槽用夾層，其中貯水，以防鐵汁漫漏；槽上又加竹槽一層，竹槽內塗漿泥，晒至極乾。銅鐵常炙火上，令熱易化。如賊用洞屋木驢，隨推神車，以鐵汁注於城下。萬道火星，四散迸擊，雖厚木層革，遇之立穿，真無敵利器也。

鐵汁神車式
(二百三十三圖)



洪辭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衝車

拒地道

穿地橫截

諸葛亮攻陳倉，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郝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掘長塹

東魏高歡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韋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簡戰士屯塹，入者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更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冲，咸卽灼爛。

深坑

金人攻棗陽，孟宗政掘深坑防地道。

郝廷玉由地道入城

安太清據懷州，李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安太清送京師。

【註釋】○懷州，即今河南省沁陽縣治。○郝廷玉，李光弼愛將。

劉仁恭穴地入城

唐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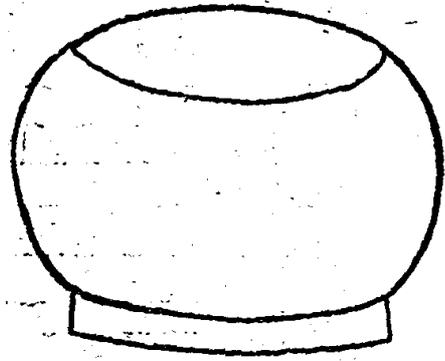
【註釋】○盧龍，今河北省北部及熱河南部等地。○易州，即今河北省易縣地。○劉仁

恭，深州人。

窺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聰人坐甕中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急用火器，或毒烟薰之。

聽 襲
(三十三百圖)



完顏昂實塹

宋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金完顏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退。

風扇車

二柱二桃

，高闊約地

道能容。上

施轉軸。軸

四方施方扇

。凡地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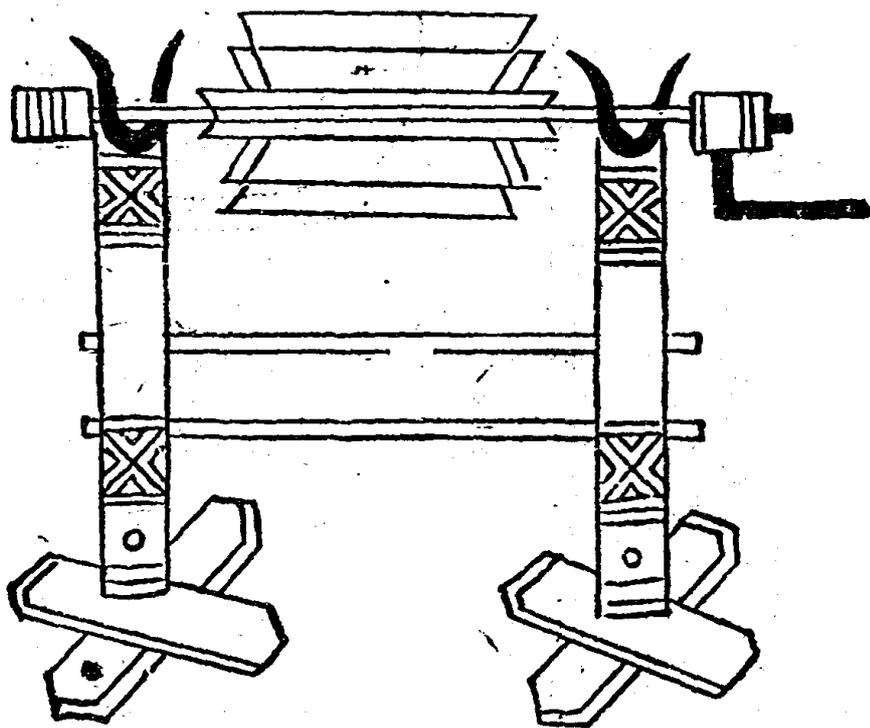
遇敵人，用

扇颺。石灰

，簸。火毬

風扇車

(四百三十四圖)



烟以禦之。

【註釋】①桃，梯之橫木曰桃。②颺，使物飛揚也。③簸，本揚米去糠之法，今乃使烟四布之意。

拒矢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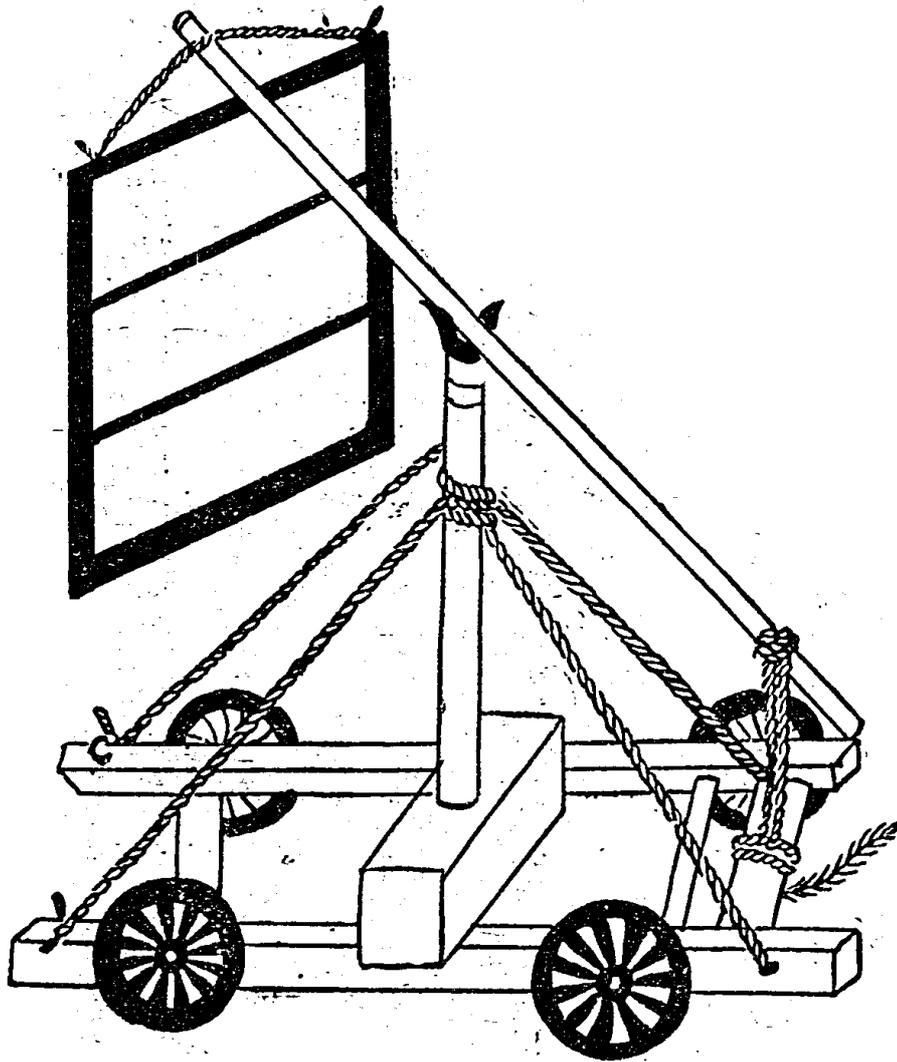
木幔

以薄板爲櫃如屏，裹以生牛皮，施桔槔，載以四輪，以繩挽之。凡有攻城蟻附者，則以幔禦矢石。

皮簾

以牛皮爲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則張挂之。皮不紉緊，蓋柔能制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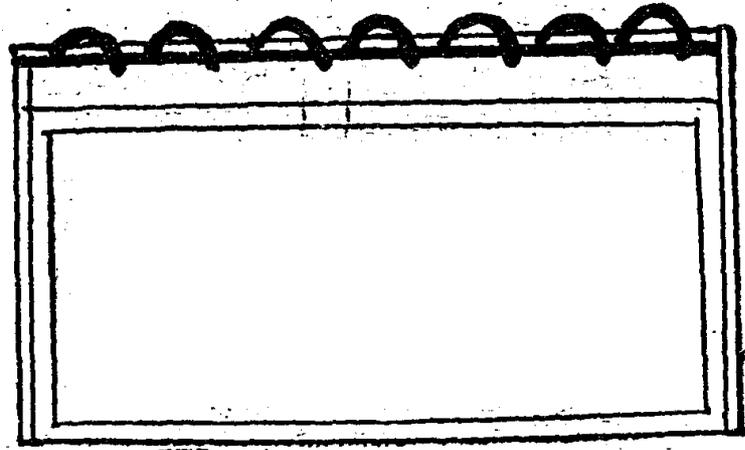
木 幔
(圖三百三十五)



游辭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矢石

皮 簾

(圖三百三十六)



竹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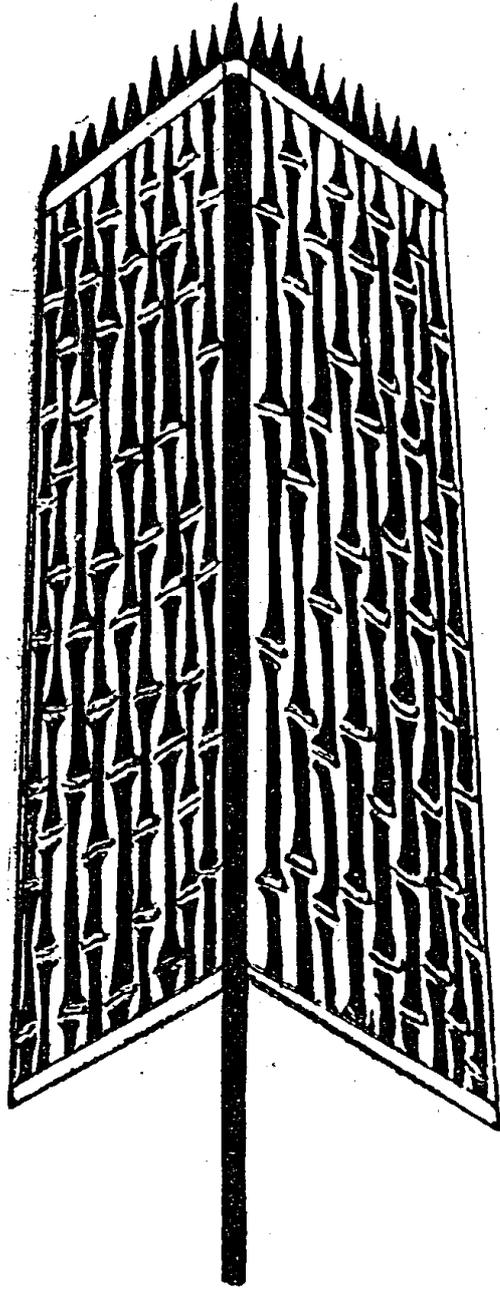
取厚竹條，闊五分，長五尺，用生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一法：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矢石

用全生牛皮穿孔，以厚竹編之，尤堅。如無竹，以木爲之，高五尺，闊三尺；背施橫樞，連關拐子長三尺，謂之木立牌。

【註釋】⊙樞。木有所逼束也。

牌立竹
(七十三百圖)



拒砲

虛棚糠布袋

金人每攻城，先列克敵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卽時復成。

攢竹砲

蒙古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璧。假山爲之，大小各有輕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磗，或碌磚爲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

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氈褥固復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熱，不可撲救。

【註釋】①艮嶽，宋徽宗所築，在今河南省開封縣城內東北隅，以在汴京之東北，故以爲名。②太湖，古名震澤，亦名具區，更有五湖笠澤之名。在江浙兩省之間，中多小山，最著者爲東西兩洞庭山，水石之勝，實爲天然圖畫。③靈壁，卽今安徽省靈壁縣，有磬石可以作磬，所謂泗濱浮磬是也。④磴，石磨也。⑤碌礪，又作礪礪，或礪礪，將石爲圓筒形，中貫以軸，外加木匡，曳行而轉壓之，用平場圃，并可用以礪禾麥者也。

襄陽砲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砲，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

，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或問：「如此神器，何以禦之？」曰：「若明以虛制實，以柔制剛，以峭制壓之法。如尖頭木鹽式。庶幾可矣。」

【註釋】①襄陽，今湖北省襄陽縣一帶是。②陳，列也。

拒火（詳具設防部）

城內凡高埠門樓，火攻可及之處，皆宜預備人夫，并救火器械，隨時撲滅。免致驚擾居民，以致失事。

拒烟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火 拒烟

賊縱放毒烟，則列甕缶之類，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其面於上，則毒烟不能犯鼻目。

拒水

決堤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牆壁，壅諸門及低陷之處。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鏟，每舟三十人，自開暗穴，唧枚而出，決其堤堰。

晉陽

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

意。智伯行水，魏桓子^①御^②，韓康子^③驂乘^④。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⑤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⑥，以汾水^⑦可以灌安邑^⑧，絳水^⑨可以灌平陽^⑩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

【註釋】①魏桓子，名駒，魏侈之孫。②御，御車也。③韓康子，名虎。④驂乘，古時乘車在車右之人也。⑤肘，捉人之肘也。⑥跗，足背也。⑦汾水，源出山西寧武

縣西南管涔山。⑧安邑，即今山西省夏縣安邑縣地。⑨絳水，源出在今山西省曲

泚泚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水

四八

沃縣南。⊕平陽，即今山西省臨汾縣。

合淝

梁韋叡進討合淝，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堰成水通，而魏援兵大至。初戰不利，諸將議退巢湖，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綏，其前無却，妄動者斬！」因令取繳扇磨幢，立之堤下，示無動意。叡素羸，累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鬥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竟潰。

酒民曰：「晉陽獲全，襄子能決堤之效也；今淝竟潰，魏人不能

决堤之驗也」。

【註釋】①章叡，字懷文，杜陵人。②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縣城北，有故城。③死綏，退軍曰綏，將軍死綏，謂軍敗而退，則將軍當死之也。④板輿，若今之肩輿。

拒蟻附攻城

夜叉播

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許，徑一尺，周回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擊攻城蟻附者。

【註釋】①蟻附，如蟻之相附而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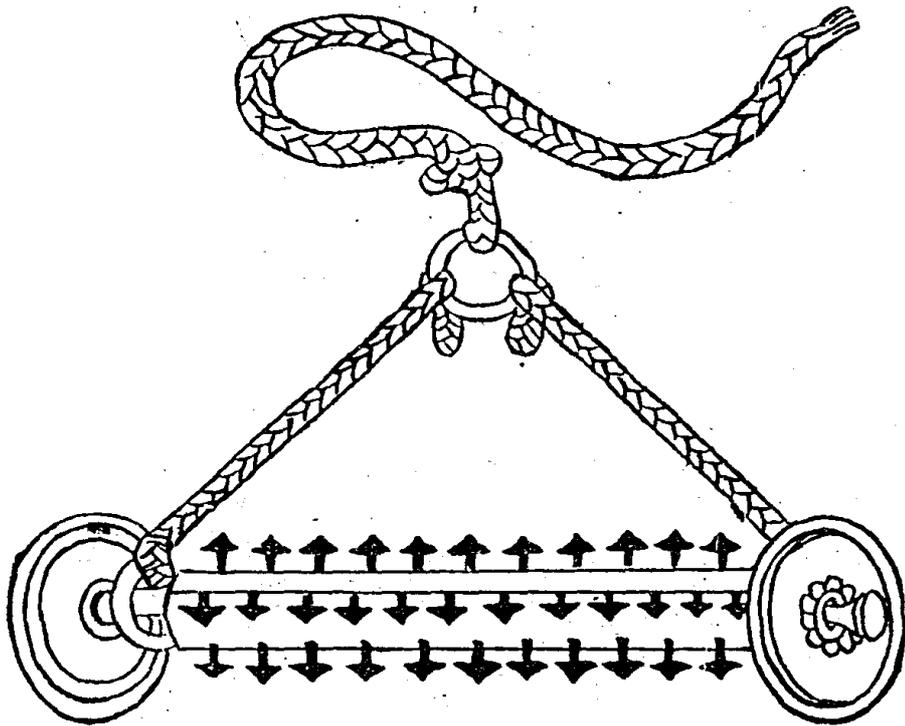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蟻附攻城

狼牙拍

合榆木爲箕，長五尺，闊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二千二百個，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刀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

夜叉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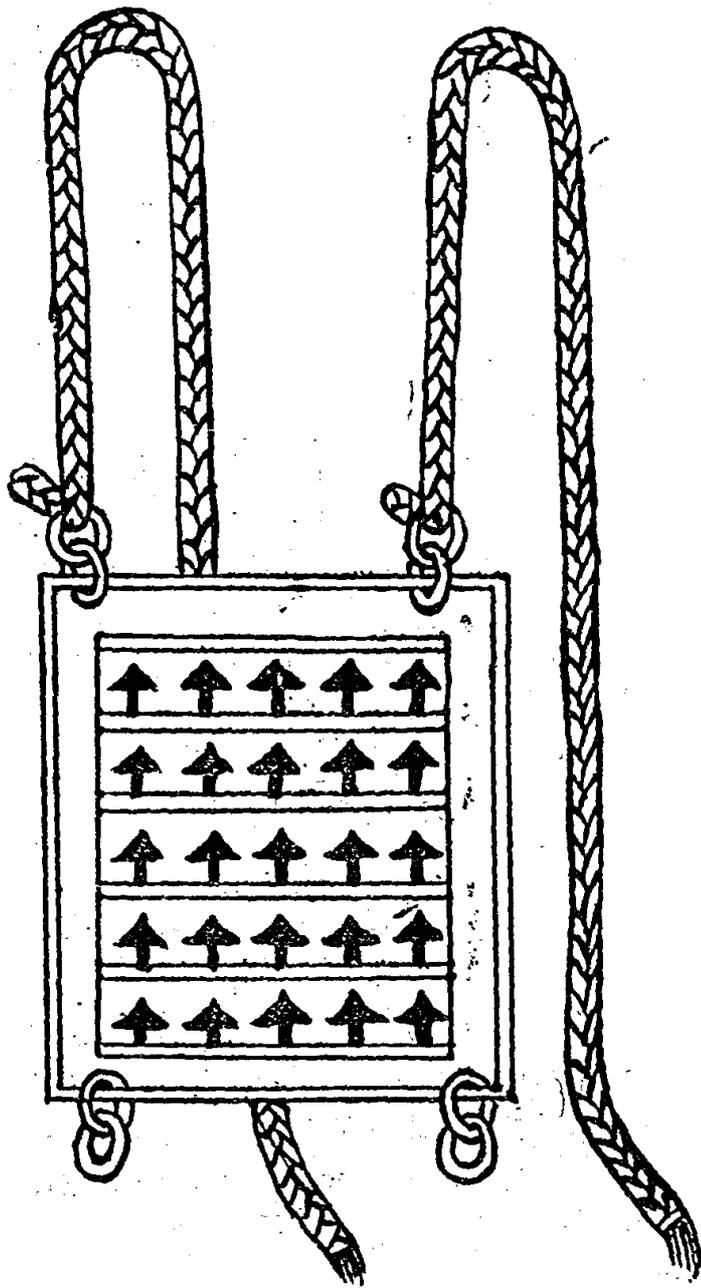
(八百三十八圖)



狼牙拍

(圖百三十九)

貫以麻繩，鈎於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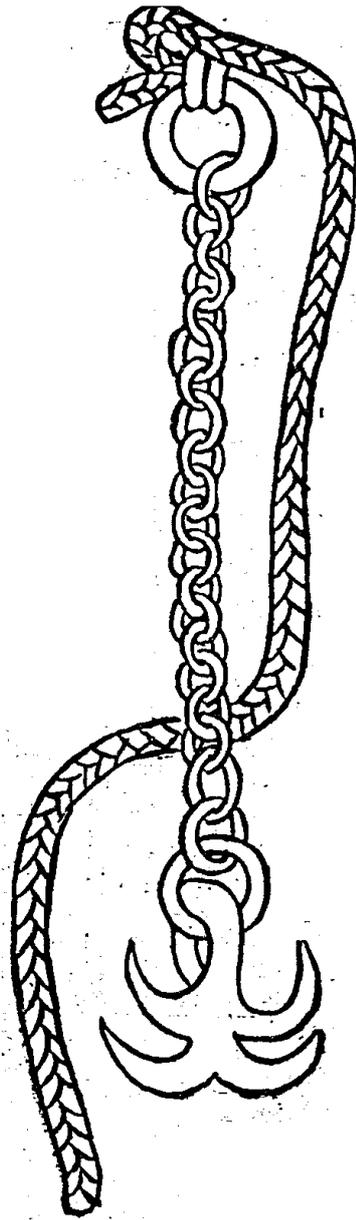


飛鈎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蟻附攻城

一名鐵鷓脚。鈎鋒長利四出，以鐵索貫之，麻繩續之。敵人攻城，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處，則擲鈎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取三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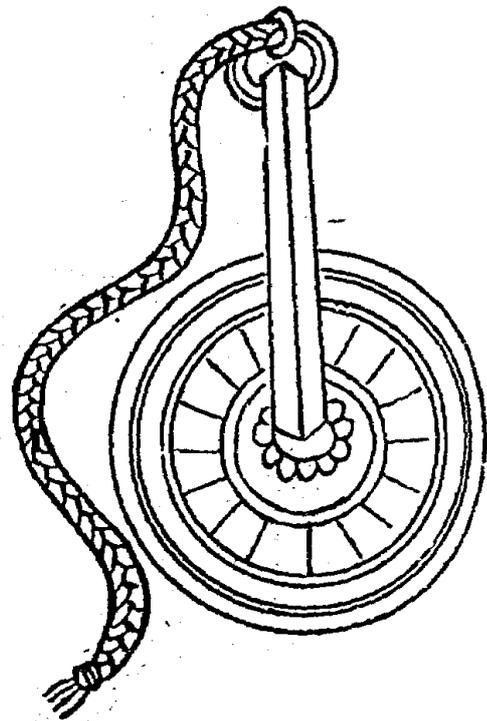
飛 鈎
(十四百圖)



車脚播

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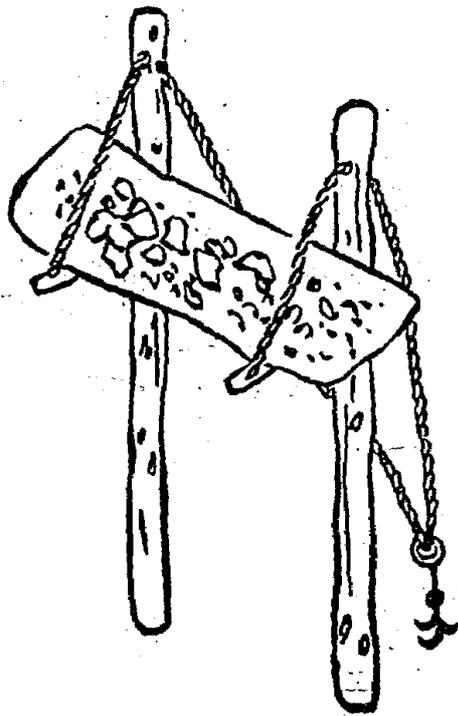
播脚車
(一十四百圖)



播石架

賊攻城衆多，必作
播石架，置滾石於
上，以繩作活結，
傾擊之。

(二十四百圖)



播木架

賊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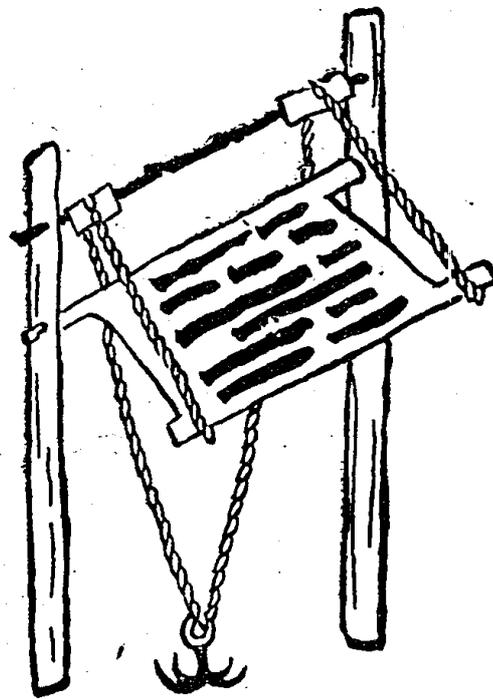
播木架，

寘滾木於

上，溜擊

之。

(三十四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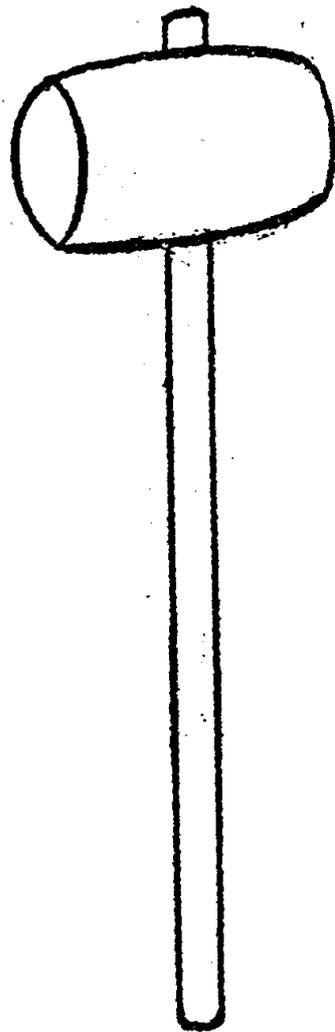
拒攀城

鑿斧

頭重三斤，柄長二尺，每塚一件。賊至塚口，或暗約奸細上城，用斧盡力砍之，後錘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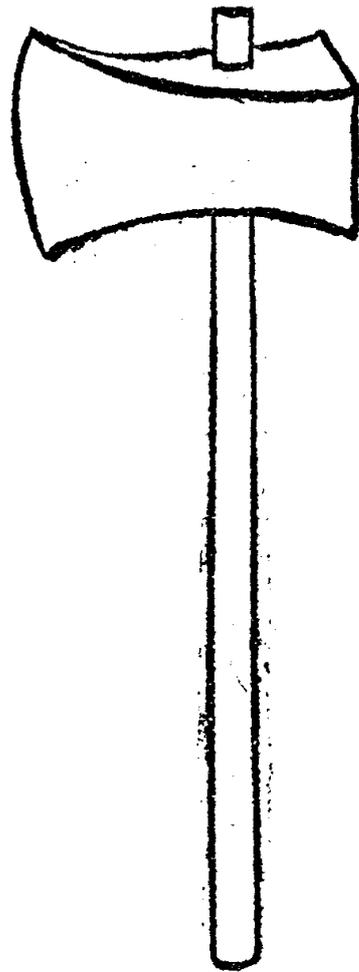
剉手斧

鐵 錘
(五十四百圖)



斧 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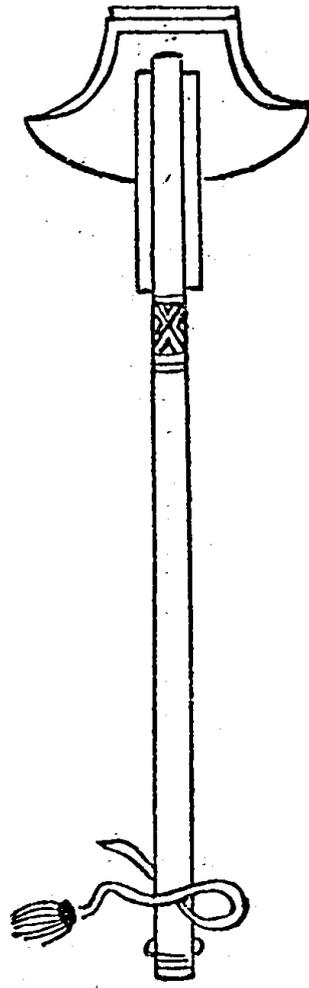
(四十四百圖)



直柄橫刀，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闊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

四刃，長四寸。用於敵樓戰棚，蹈空版下，鈎刺攻城人，及所攀城人手。

剗手斧
(圖百四十六)



拒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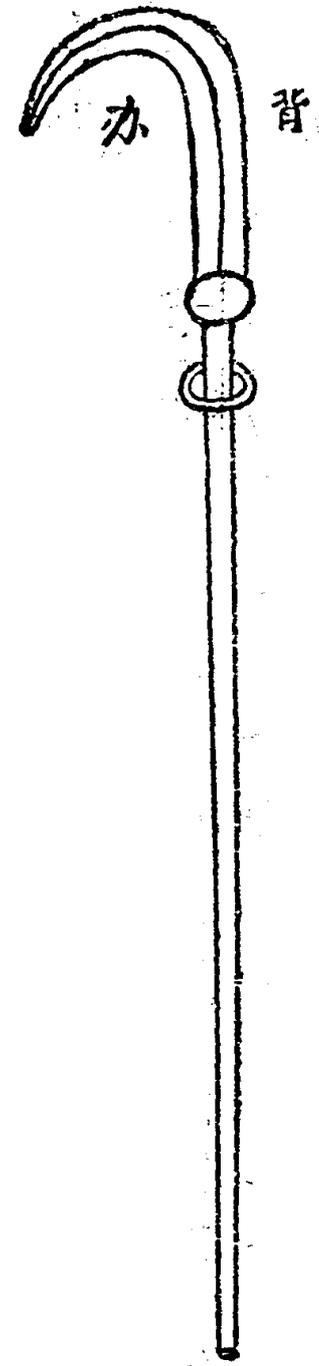
鈎鎌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懸撞女牆，頃刻墻倒。此時須用三四鈎鎌鈎挽，割斷其繩，木自墜下。又名「提鈎」。

昔年倭^㊀攻桐鄉^㊁，用此破之。但要純鋼鋒利，一鈎即斷。

【註釋】^㊀倭，倭謂明代倭寇也。^㊁桐鄉，即今浙江省桐鄉縣地。

(圖百四十七)



拒鈎竿

推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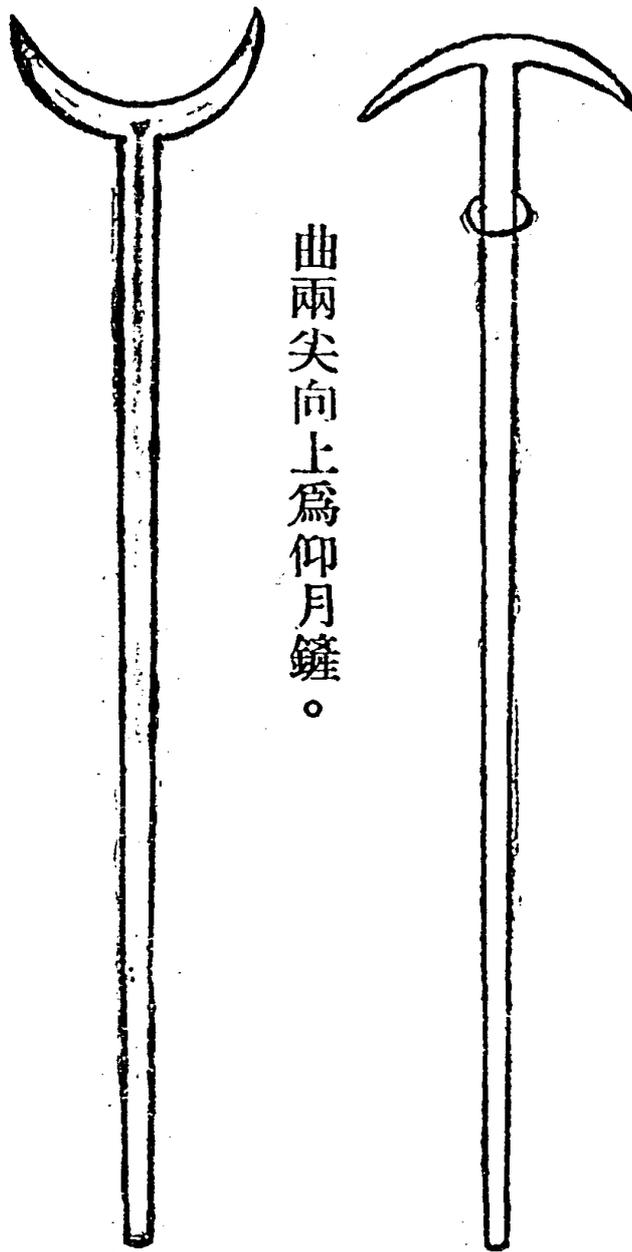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刃向外，須極鋒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鈎竿上城，待扒至半城時，順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即斷。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鈎竿

每五梁實
一件。

(九十四百圖) (八十四百圖)

刃 刀 刃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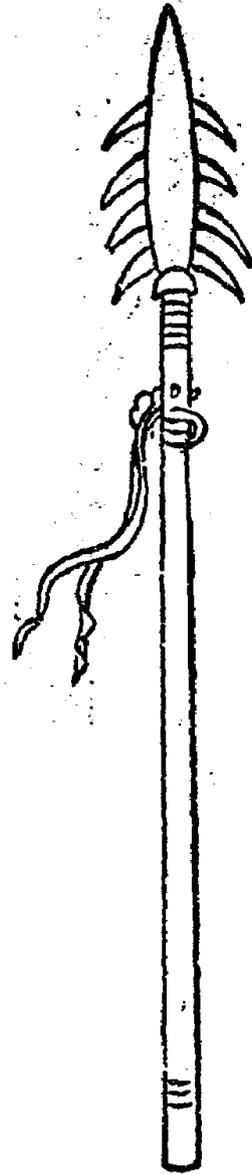


曲兩尖向上為仰月鏟。

鈎竿

如槍，兩旁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鐵葉，施鐵刺如雞距。

式竿鉤
(十五百圖)



拒馬 (餘見營陣部)

地澁

逆鬚釘布版上，厚三寸，長闊三二尺。

鹿角木

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闔馬足，須徧布城外。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馬

洪辭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馬

鐵蒺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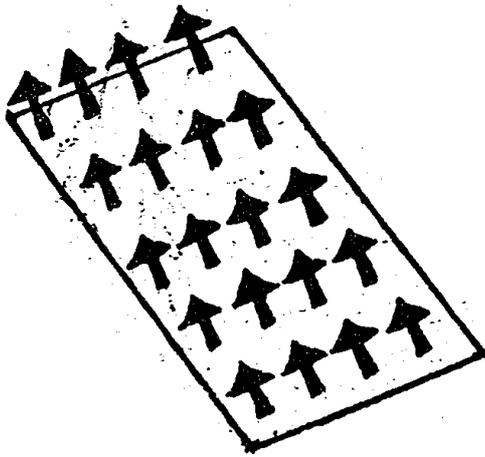
置賊來要路，古所謂「渠谷」也。

搗蹄

四木鬥方，徑七寸，橫施鐵逆鬚釘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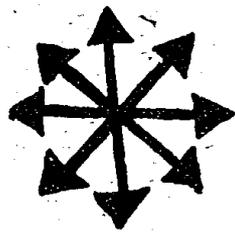
地 濫

(一十五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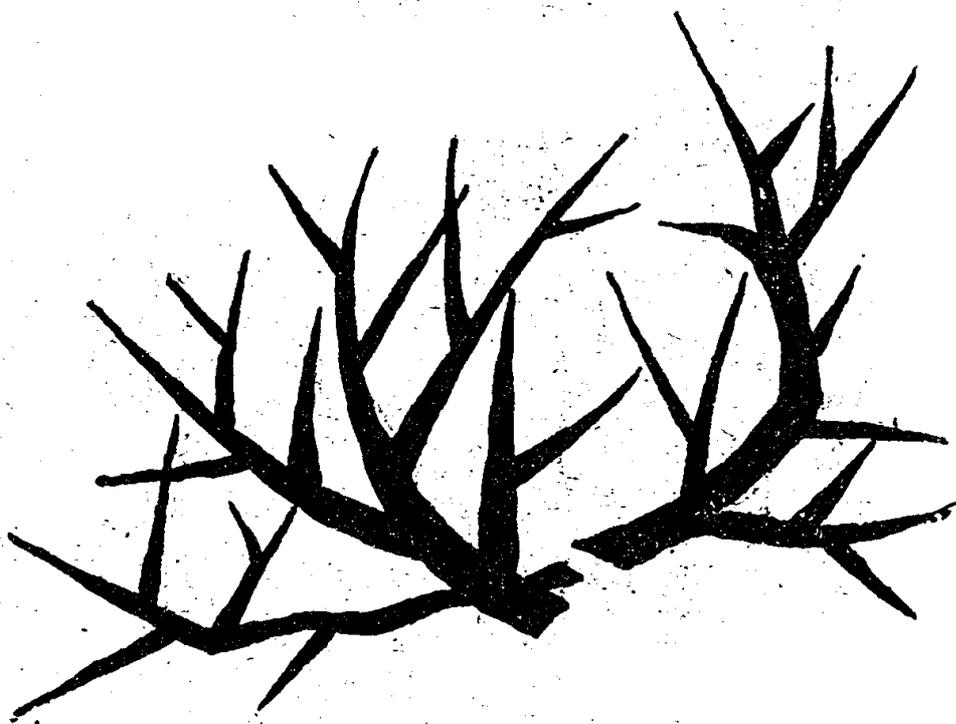
鐵 蒺 藜

(二十五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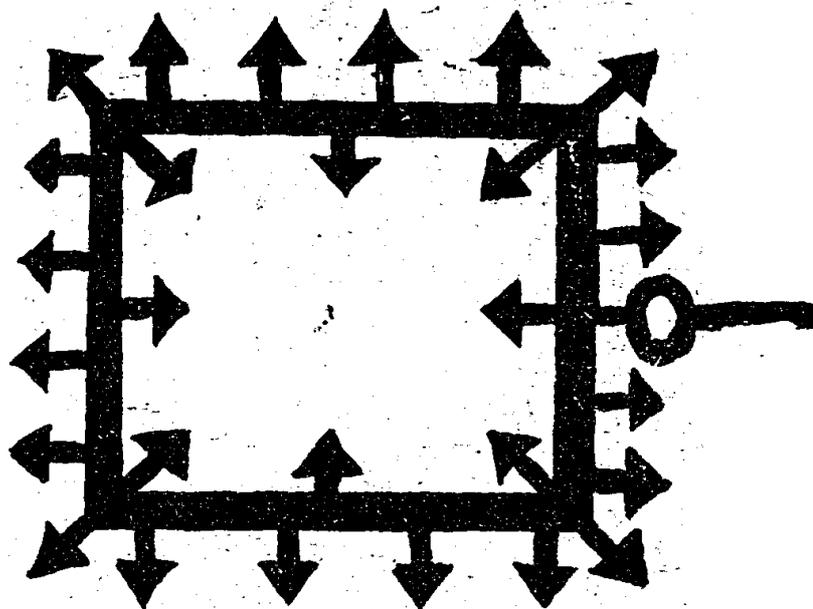


木 角 鹿
(三十五百圖)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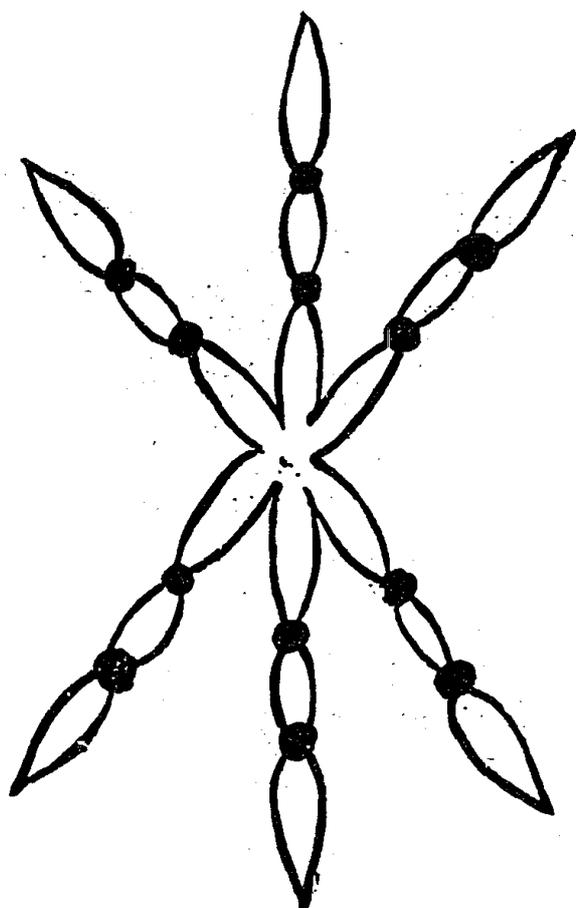


蹄 搗
(四十五百圖)



鐵 鹿 角

(圖百五十五)



鐵鹿角

用木三條，交叉撐架兩頭木尖貫鐵槍，可收可放。

泚澁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馬

踢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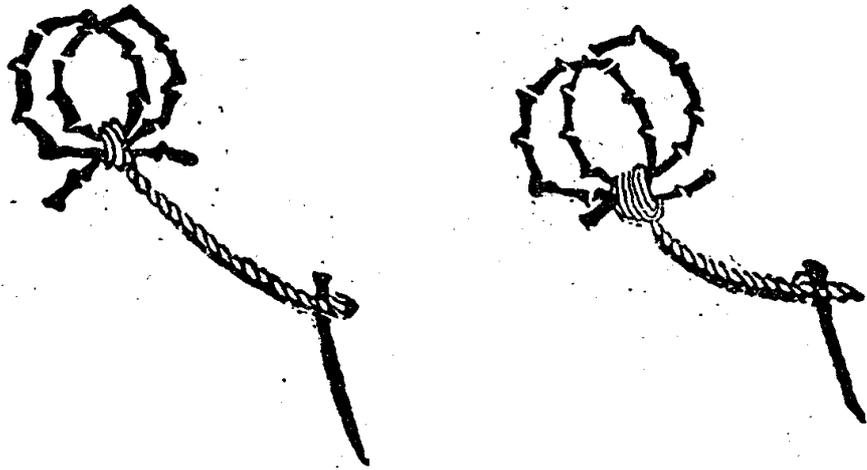
以竹爲圈，插於馬道；以索結繫竹圈；以釘釘草蓋處，或浮土埋之；馬至，套圈輒倒。

又有用活結繩圈，再加竹圈上。馬至套圈，縱出竹圈，而此活結繩圈，一動輒緊，馬足曳住。

馬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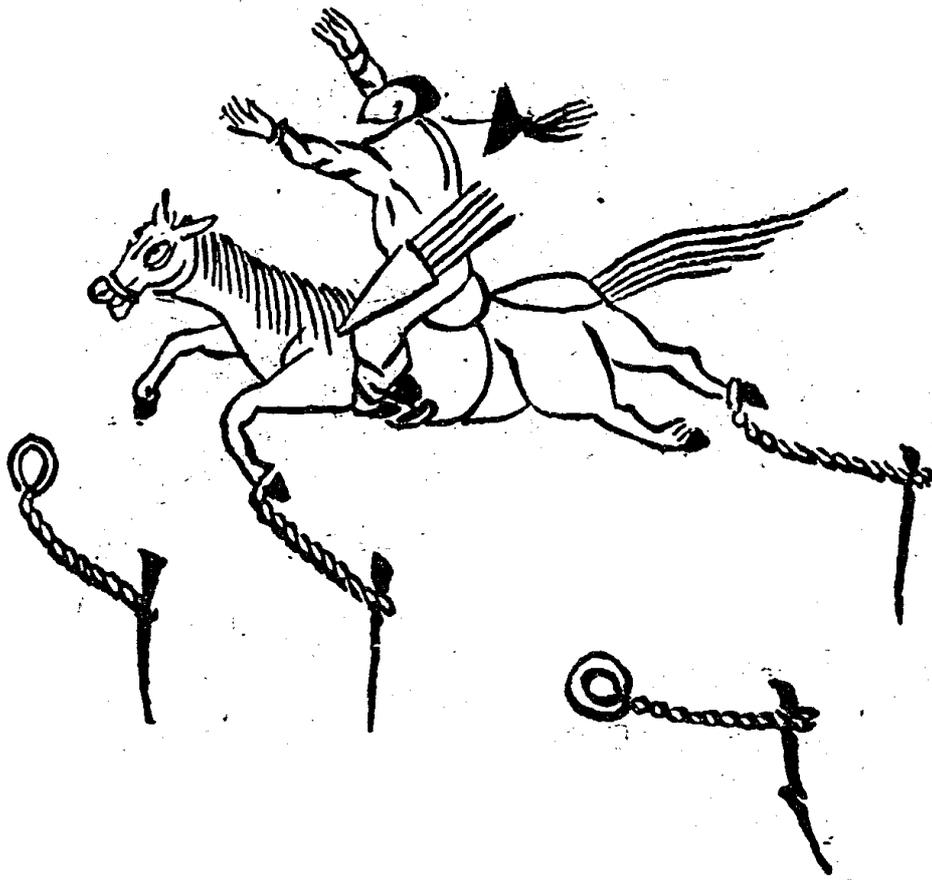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馬

(六十五百圖)



用竹削成筋，大長數倍於筋。其錐頭銳，用以鑽地。尾用熱湯煮過，槌碎，和麻皮成索，索尾安扣頭，扣轉於竹片之上。仍將槍桿曳索於竹片首。若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槍，自戳馬腹。

(七十五百圖)



坑字品
(九十五百圖)

石馬攔
(八十五百圖)

自衛新知
拒禦第十一
拒馬

。

塹處布寘

空闊無城

二形俱於



馬筒

或磚砌；或木桶；或無底瓦瓶；或通節毛竹；伏埋隱地內。筒底插鐵錐，鐵刺馬足，且陷且刺，不能前進。穿深一尺，每隔尺許，設一筒。遇曠闊無城塹處，必當布置，以限賊騎長驅。

種冰

凡賊來遇嚴冬之時，相度坡塘城岸高低處，令軍士灌水，乘寒結冰，使其滑溜，令賊不得趨，馬不得騁。又可灌水凍沙爲營塹，曹操嘗用之。

斷木

度林木賊所必由處，伐斷其木，橫亘塞路。又須留根一半相連，使

檯移不便。結合野草，亦可以絆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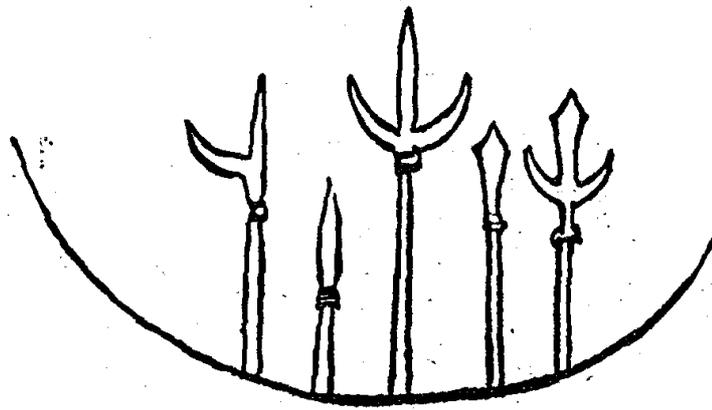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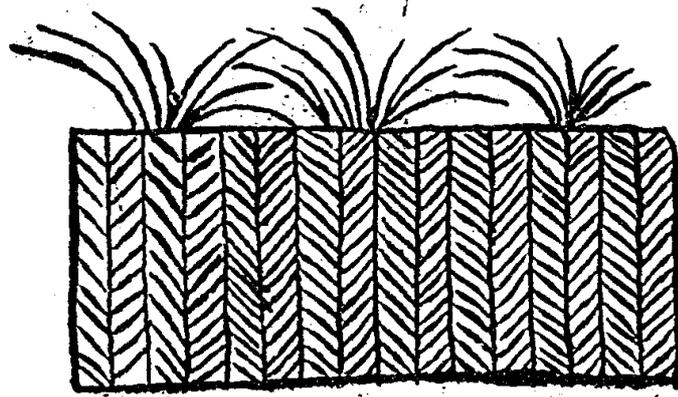
青窠

麻麥草芥生處掘窠，下插凶器，上閣竹竿，鋪以蘆席。移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白窠

於泥沙白地處掘窠，照前鋪置，亦就彼處沙土覆之。

(十六百圖)



游辭百金方 拒禦第十一 拒馬

六八

獻白

賊馬入境，必乏水飲，宜於陂池溪澗中，設置錐刺，使馬奔飲受傷。

獻青

馬見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地中插槍刺。

酒民曰：「如芻誘、餌誘，不如置毒之妙也」。

自衛新知卷十二目錄

營陣第十二

陣

陣論 (圖百六十一) 孔明 李靖 六花陣 吳璘 疊陣 張威 撒星陣 王夔 圓陣 戚繼
 光 鴛鴦陣 遼人陣法 孫武子 常山蛇陣辨 孔明 瞿塘方陣辨 孔明 八翼陣辨 (圖百六
 十二) 九軍陣法 駁議 四方平定陣法 駁議

營

總論 法戒 營地所宜 營地所忌 營之壘 木柵附 營之溝 營之門 營之道 營
 之官 營之算 營之器 (圖百六十三、圖百六十四、圖百六十五、圖百六十六、圖百
 六十七、圖百六十八、圖百六十九) 鬼箭 (圖百七十、圖百七十一) 狼牙板 拒馬
 軟壁 剛柔牌 空胡鹿 望樓 望遠鏡 (圖百七十二、圖百七十三) 營之防 兵候
 外探 拓隊 夜號 夜巡 營之制 備夜戰 營之禁 割驢耳 鷓鴣考 行師留營

車

自衛新知 營陣第十二 目錄

游辭百金方 營陣第十二 目錄

二

總論 又論 車營制敵 車材 車士 車制 小車 火車(圖百七十四) 歷代車效考
車之時宜 車之地宜 用車說牌制 用牌

自衛新知卷十二

惠麓酒民 編次

讀莊居士 重訂

營陣第十二

孫子云：「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敢與我戰」。惟能如是，然後可以審利而動，不利而止。無紀律者，則不然；遇賊即戰，非敢戰也，自守無具，不得不戰也；一戰即敗，非欲敗也，自勝無策，不得不敗也；一敗即走，非樂走也，自固無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則土

崩瓦解，兵將相離而全軍覆沒者，何也？弊在陣法不明，營規不立，車戰法亡爾。若能明陣法，立營規，用車戰，則不動如山，而戰與不戰之權，可以操之自我矣。輯營陣。

【註釋】①孫子，名武，撰孫子十三篇，爲兵家言之最古者。②動，動兵也。③不動如山，言穩固也；如言撼岳家軍難也。

陣

陣論

營陣之法，自軒轅黃帝始。神農世衰，諸侯遞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肆征弗率，乃觀星象布陣，厥名「握奇」。嗣後則太公。有「五行三才陣」，周公。有「農兵陣」，楚武王。有「荆尸陣」，

鄭莊公^①有「魚麗陣」，齊管子^②有「內政陣」，晉荀吳^③有「崇卒陣」，吳姬光^④有「雞父陣」，孫武子有「乘之陣」，韓淮陰^⑤有「垓下陣」，諸葛公^⑥有「八陣圖」，李藥師^⑦有「六花陣」；下此如「太乙」「常州」「車輪」「罟罟」「衝方」「雁行」「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飛頸」「長虹」「重霞」「八卦」，去古益遠，愈詭愈支，失其旨矣。是以將弁眩惑，無所適從。非敗於廢法，卽敗於泥^⑧法，豈小故哉。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⑨」，仰觀積卒^⑩，見於天文。則陣法不始於人而始於天，雖神聖如黃帝諸人，無非因此推演，總不出其範圍，何況下焉者乎？按舊說云：「積卒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有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

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以爲前後左右四獸之局。向於前者爲前拒[☉]，鳥陣也；向於後者爲後拒[☉]，蛇陣也；向於左者爲左角[☉]，龍陣也；向於右者爲右角[☉]，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也；內體方[☉]，地陣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冲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由此觀之，則昭昭[☉]之上，天之所以顯示於人者，其陣至

簡而盡，至整而固，雖有聖智，何以加此。無奈後人不知實理，務求奇元，沿至於今，更有五弊：一曰失奇正之宜。蓋制陣之法，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氤氳變化之時，四方交互而出，遊奕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曾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近見諸將新陣法，舉陣皆動，心竊疑之。蓋變多則煩，動則亂，兵之至危，固莫甚於此也。試觀孔明爲一代國師，其名內陣，則曰地、曰軸、曰衡者，何也？蓋取靜之義也；靜則主守，其兵爲正。其名外陣，曰天、曰冲、曰風雲者，何也？蓋取動之義也；動則主戰，其兵爲奇。豈有舉陣盡

動之理耶？其將固可襲而虜矣。此一弊也。二曰昧分合之勢。蓋軍有前後左右中，古制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四軍，環遶拱衛，意固取於分爲掎角，便乎救援也。今則不然，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却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一閱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團聚一隙之地，於古開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何恠乎一遇交鋒，便受賊圍，一處稍却，全陣皆却哉？謂宜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相離，聲援相接；一陣有失，諸陣尙全，一營被圍，諸營皆救，指臂一成，攻守皆利。當分不分，謂之糜軍。此二弊也。三曰暗疏密之法。蓋布陣之方，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人間容人，此定式也。嘗觀宋史兀朮，最號梟勇善戰，然順

昌之役，大爲劉錡所敗者，止因北軍甚衆，捱立無縫，一遇交鋒，皆偪仄掣肘，不得運動；而錡軍疏疏落落，欲前則前，欲後則後，欲左則左，欲右則右，長槍大劍，擊刺自如，是以勝爾。今人遇賊，不鳥驚獸散，輒蠅聚蜂攢；情形如此，所以不待接戰，便致奔逃。皆由布陣將官，疏密無法故也。可仿古式，每軍前後左右，俾各占地二步，以示人間容人之意；至一隊，又各相容，庶幾往來攻守，道路井然，可免壅塞之患矣。此三弊也。四曰不識行陣合一之機。兵法曰：「行則成行，止則成陣」。非有二理也。唐史思明極善野戰，遊兵及於石橋；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豈非部勒有方，隱於成行之中，寓成陣之法耶？近日以陣

爲陣，以行爲行，軍行就途，或先或後，或行或止，不認隊伍，不分次序，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若路逢暴寇，風飄雨驟，突來格鬪，不識何以禦之！古人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豈其故爲遲鈍哉！由其行必爲戰備，而大半精神，用之於整飭部伍，今特著爲式。三軍起行，自中軍及四正四隅入陣，各有先後倫次，不許稍紊，卽遇暴之鬥，其陣立脚便成，已先爲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矣！斯法簡而易操，慎不可忽！倘冥行妄蹈，謂之亂軍引勝。此四弊也。五曰不諳旗鼓關係之重。夫一軍之中，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則金鼓旌旗者，固一軍之耳目也，今則少有其旨者矣。嘗見操熟諸軍，竟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

由於習慣一定陣勢，却非從自己耳聽金鼓，目視旌旗，心知方向而成者。倘遇兩敵交鋒，地方非舊日教場，敵人非舊日裝塘，此時隨機應變，全由將官旗鼓指使，欲令進則進，令退則退，令西則西，令東則東，方可望勝，若平日止靠成套，搬演故事，不曾教他專心致志，去看將官旌旗，去聽將官金鼓，一到危急之時，縱是金之鼓之，耳如不聞，旌之旗之，目如不見，豈不殆哉！今特申明此義，專教旗鼓。凡我三軍，眼不可亂視，惟將官旗幟是瞻；耳不可亂聞，惟將官金鼓是聽。試想一軍之中，斬人者刀，刺人者槍，殪人於百步外者弓弩，摧鋒於數里外者銃砲，豈不利害。然古人只云祭旗，只云釁鼓，可見旗鼓，乃三軍耳目，關係固甚重也。吳起臨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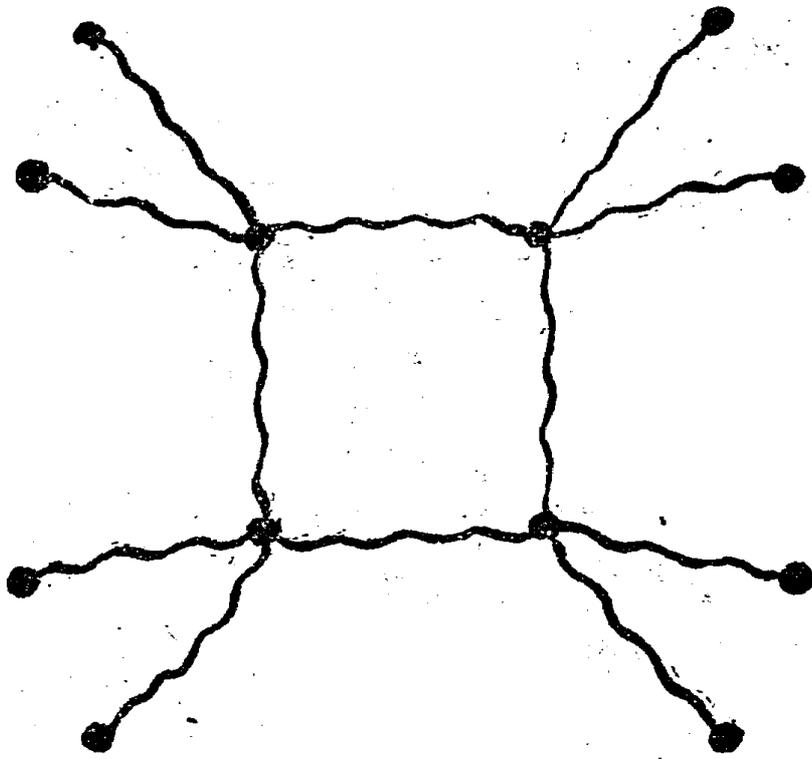
左右進劍，起却之曰：「大將專主旗鼓爾，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可不慎歟！今日操演愈熟，三軍耳目愈昏，今日陣法如此，明日陣法如此，毫不知變，以悚動其耳目心思故爾。此五弊也。夫苟一陣之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勢，疏密得法，行即成行，止即成陣，所麾從移，所指從死，金之則退，鼓之則進，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註釋】○軒轅黃帝，史稱黃帝生于軒轅之邱，故稱軒轅。其地在今河南省新鄭縣。黃帝，姓公孫，以國于有熊，因又號有熊氏。○神農，姜姓，始教民爲耒耜，興稼穡，故稱神農，又稱炎帝。傳及榆罔而衰。○肆，遂也。○弗率，弗用命也。

。⑤握奇，黃帝臣風后撰有握奇經。⑥太公，即呂尚。⑦周公，姓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⑧楚武王，名熊通，楚之始僭王號者。在位五十一年。⑨鄭莊公，名寤生。⑩管子即管仲。⑪荀吳，即中行穆子。⑫姬光，即吳公子光，又稱闔閭。⑬韓淮陰，即韓信，封淮陰侯。⑭諸葛公，即諸葛亮。⑮李藥師，即李靖。⑯泥，拘泥也。⑰天垂象兩語，見易經繫辭。⑱積卒，星名，見宋史天文志。⑲昭昭，明也，言天也。⑳氤氳，元氣蘊釀也，㉑遊奕，或即作遊弋解。㉒軍陣分兩面以待敵曰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㉓指臂，相助之義，如臂之與指也。㉔兀兀，即完顏宗弼。㉕順昌，今安徽省阜陽縣治。㉖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㉗掣肘，作事被牽制也。㉘行，行列也。㉙吳起，衛人。

積卒五營

(圖百六十一)



游辭百金方 營陣第十二陣

孔明

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至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註釋】○孔明，諸葛亮字。○八陣，諸葛亮推演兵法所作之陣。○閏，歲時之閏，謂閏月也。此用以比補其缺漏。

李靖六花陣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爲分合變化之節，在陣法特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拄之不一，而因以

制夫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

【註釋】○李靖，即李藥師。○花步，花猶五花八門之花，花步，言其步伐祇具外觀也。

吳璘疊陣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鉄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爲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

，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酋習不祝胡蓋遇，二酋老於兵，胡蓋善戰，嚙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揮，士殊死鬥。金人大敗，降者萬餘。

【註釋】①吳璘，字唐卿，吳玠弟，隴千人，兄弟皆南宋時拒金名將。②東伍，約束隊伍也。

張威撒星陣

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簇。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

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註釋】①張威，字德遠，成州人。②偏裨，將佐也。③聲金，鳴金也。④簇，箭頭

也，此同堆。

王夔圓陣

宋利州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爾。」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

【註釋】○利州，即今四川廣元縣地。○嘉定，即今四川省樂山縣地。

戚繼光鴛鴦陣

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每牌用長槍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伍頭執挨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交鋒，筈以救牌，長槍救筈，短筈救長槍，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註釋】○狼筈，用大毛竹長一丈五六尺，末施利刃，長一尺，旁附枝節，用以拒敵者。

遼人陣法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

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諫，沖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後乘之，此兵之所以強也。

【註釋】○水杪，謂水與杪也。杪謂乾糧。

孫武子常山蛇陣辨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千爲騎兵，布爲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

？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②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爲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入陣法，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沖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裴緒附會之說，何足以爲法耶？

【註釋】^①率然，常山蛇之異名。^②常山，山名，在今浙江省常山縣東三十里地，神異經，所謂會稽常山也。^③魚復江，亦名魚復浦，在今四川省魚復縣東北。

孔明瞿塘方陣辨

黃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裏爲正，表爲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衝，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名四正爲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爲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沖，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衡軸沖之號，斯兩得之。後人不知其說，各以己意，牽合握奇經文，強比而同，其謬甚。

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靖以旛名隊號爲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況於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註釋】○巽，東南也；艮，東北也。○離，坎，正南也；坎，正北也。○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

孔明八翼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辨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參用騎兵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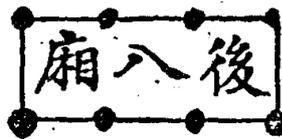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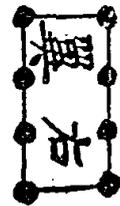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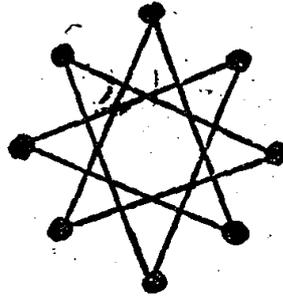
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遊兵環遶於後，非特爲殿。後爾。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沖，爲突，爲揚，爲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註釋】(一)殿，軍後曰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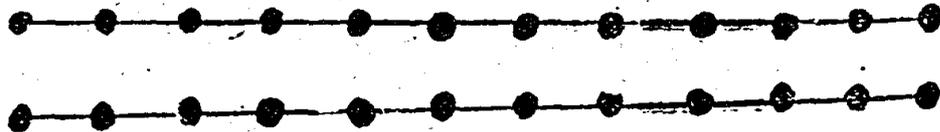
陣翼八

(二十六百圖)

自衛新知 營陣第十二陣



一一三



九軍陣法駁議

熙寧^①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以駐隊繞之，若依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垂丘阜溝澗林木之碍者，兼九軍兵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②，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③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④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

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

【註釋】①熙寧，宋神宗年號。②林薄，草木叢雜之處，謂之林薄。③渾渾淪淪，言整個不相離也。④井田，周禮：井田之法，以地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百畝爲私田，以形如井字，故謂之井田。

四方平定陣駁議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軍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軍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軍陣中，三沖三敵，卽此了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

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明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欲求敵愾，似宜通之。

〔註釋〕○武穆，謂岳飛。○敵愾，謂禦其所怨恨之人也。

營

總論

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爲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時近時遠

，以爲爪牙。勝則率然盤踞之勢也；卽不勝，而有營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遇獲亦殺；雖驅之走，必不肯矣。則練營實爲練胆之本也。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爲之。遇平則方列，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爾。

法戒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兵，**穀**、**弓**、**弩**，皆數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具。方青之未至也，**張忠**、**蔣偕**先往

，一旦見賊，則疾馳便戰，又不知爲營衛，敗則皆望風走，盡合近日敗局，特表出之，以爲法戒。

〔註釋〕○穀，弓滿也，謂張弓以待發也。◎張忠，開封人。◎蔣偕，字齊賢，鄆人。

營地所宜

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爲之四備。

營地所忌

一不居天灶。天灶者，大谷之口。兵法曰：「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灶」。

一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一不居地柱，謂形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一不居地獄，謂形如仰盆，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中，謂之地獄。」

一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一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雖解，及糧運阻絕。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秋冬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一不居江河溝澗汗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壅。兵法曰：「春夏居宜高，以防暴水。」

一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昔張郃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

一不居無草之地，恐馬失芻牧。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

一不居死地，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生疾病。

一不居惡名，如入竇，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兵法曰：「故村虛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

酒民曰：「凡過此地，竝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

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註釋】①蒙密，蒙戎繁密之意。②張郃，字儁乂，鄭人。③馬謖，字幼常，宜城人。

④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⑤砦，山居木柵曰砦。

營之壘

舊制：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愈高愈妙。

木柵附

若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勢險，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皆泥塗，以防火攻。

【註釋】①板築又作版築，版築，築牆以兩板相夾，置土其中，而以杵築之也。

營之溝

凡營盤挑濠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垣，內高外低，勿碍火砲行路，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濠。先將舊濠修濬寬深，而後挑外濠，但使城濠多得幾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則能奮勇殺賊，退亦不免於死。營盤不鑿濠立塹，此棄物也。

【註釋】○烽信，舉烽火以爲信號也。

營之門

漢匈奴大入邊。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

⑨以亞夫⑩爲將軍，軍細柳⑪。上⑫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⑬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⑭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⑮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⑯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⑰，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⑱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⑲，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耶」！

【註釋】①匈奴北狄之一種，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②霸上，霸亦作灞，霸上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③棘門，在今陝西省咸陽縣東北。④亞夫，周勃子，沛人。⑤細柳，在今陝西省咸陽縣西南。⑥上謂漢文帝。⑦之，往也。⑧先驅，前導也。⑨都尉，漢時官之稱都尉者甚衆，此都尉，乃郡將。⑩持節，古之使者，持節以爲信，故卽以爲名節，符節也。⑪壁門，營門也。⑫介冑，介，甲也，冑，兜鍪也。⑬式車，式，敬禮也，古者男子立於車，有所敬，則俛而憑式。

營之道

尉繚子○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師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

全，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俯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屬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奸」。

【註釋】○尉繚子，書名，計二十五篇，戰國時尉氏人尉繚著。○溝洫，田間水道。

營之官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卽須幹當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卽差本隊催促；如有逃走，卽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騾。有疾者醫，有瘡者剪剔傅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一下營訖，司冑及佐，卽巡隊簡較兵甲器使等，如有破綻損污，卽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記案，準法科決。

一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命糜費。

【註釋】①牒，官中文書，謂移文也。

營之算

立營必先計人數，配地多少，寧使人浮於地，不可地浮於人。此孫子所謂「地生稱，稱生勝」之說也。

酒民曰：「今聚二人於室內，而不先量其臥處食飲起居之地，則

囂然紛矣。故營不可以無算，算者，豫道也。」

營之器（餘見拒禦部）

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攖。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鐵爲之。二曰蒺藜，礪之以鋒，淬之以毒，以鐵爲之。三曰茅針，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鐵爲之。四曰鵝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鐵爲之。五曰菱角，以鐵爲菱角。六曰皂角。以鐵爲皂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筌插撒擲在地者也。

如用蒺藜等器，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草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於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卽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躡千里之馬足，未有奇於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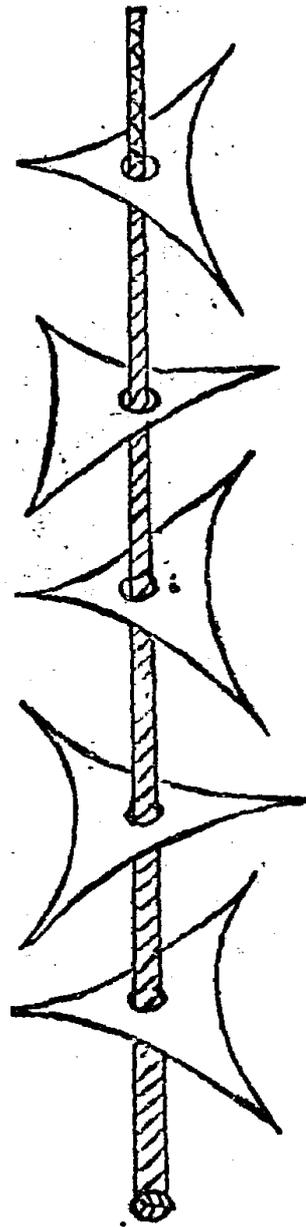
【註釋】○倉卒，卽倉猝，急遽貌。○櫻，觸也。○帶，所以接其柄者。○淬，染也。

刺 球
(三十六百圖)



安營蒺藜

(圖百六十四)



蒺藜繩連，利於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五箇，用繩串入蒺藜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間花五層，每隊共計十五根，附帶槍牌之上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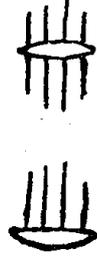
項 鵝

(六十六百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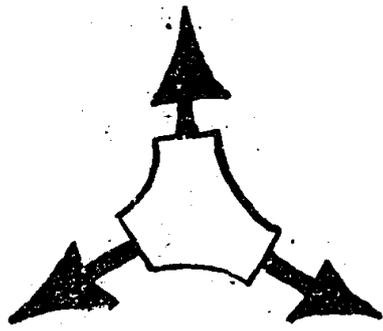
針 茅

(五十六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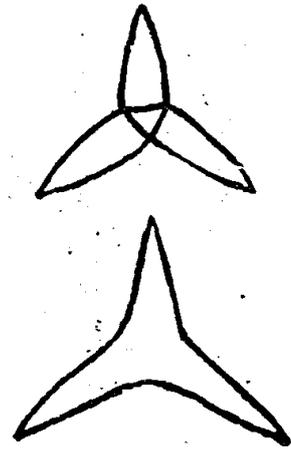
角菱木

(八十六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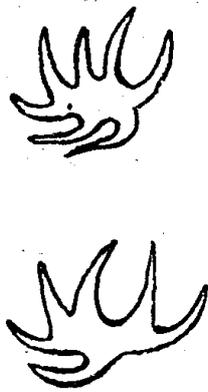


角菱鐵

(七十六百圖)



角 皂
(九十六百圖)



鬼箭

鐵蒺藜之小者，糞汁毒藥製之，截脚肉爛，故曰鬼箭。裝竹筒內，筒用茅竹去皮，蓋使不裂也。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以爲阻馬守險之用。行則懸之腰間。

筒 式

(十七百圖)



自衛新知 營陣第十二

四三

鬼 箭 撒 式

(圖 百 七 十 一)

狼
牙
版

洪
濂
百
金
方
營
陣
第
十
二



四
四

用版釘狼牙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砂礫之中，皆能陷賊騎於道狹險要者也。

拒馬

設拒馬以制沖突，敵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後，短兵不備，被沖卽窘，拒馬者，攜壘以行，而兼車之用。

軟壁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絮被，用水浸透，挂於架上，張之陣前，以堵鉛彈。

剛柔牌

其架用木爲長橈，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

，皮裏用好蠶綿三斤，用布衲爲一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鬆團爲一毬，挨行排之。又用蠶綿五斤，衲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周，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價重，而官司不能辦爾。此外或用鐵爲鋒；或用鵝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其遮禦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臥結實。

空胡鹿

凡軍中至夜，選聰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

望樓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者，以爲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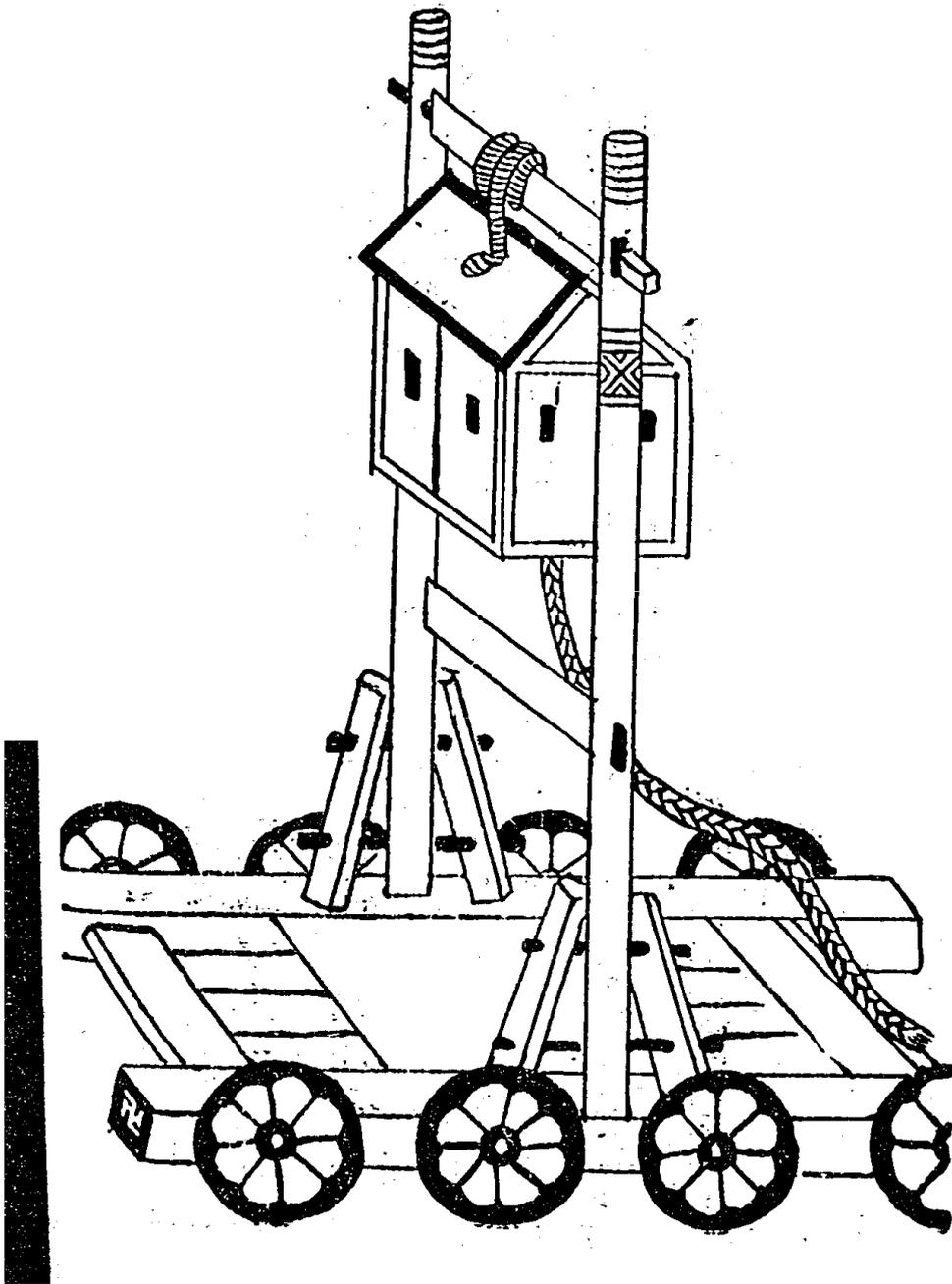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顛仆，夾柱者爲佳，三柱者尤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望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今中國謂之千里鏡，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如近，視小爲大。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我可預備戰守。安放銃砲，必不可少者。

望 樓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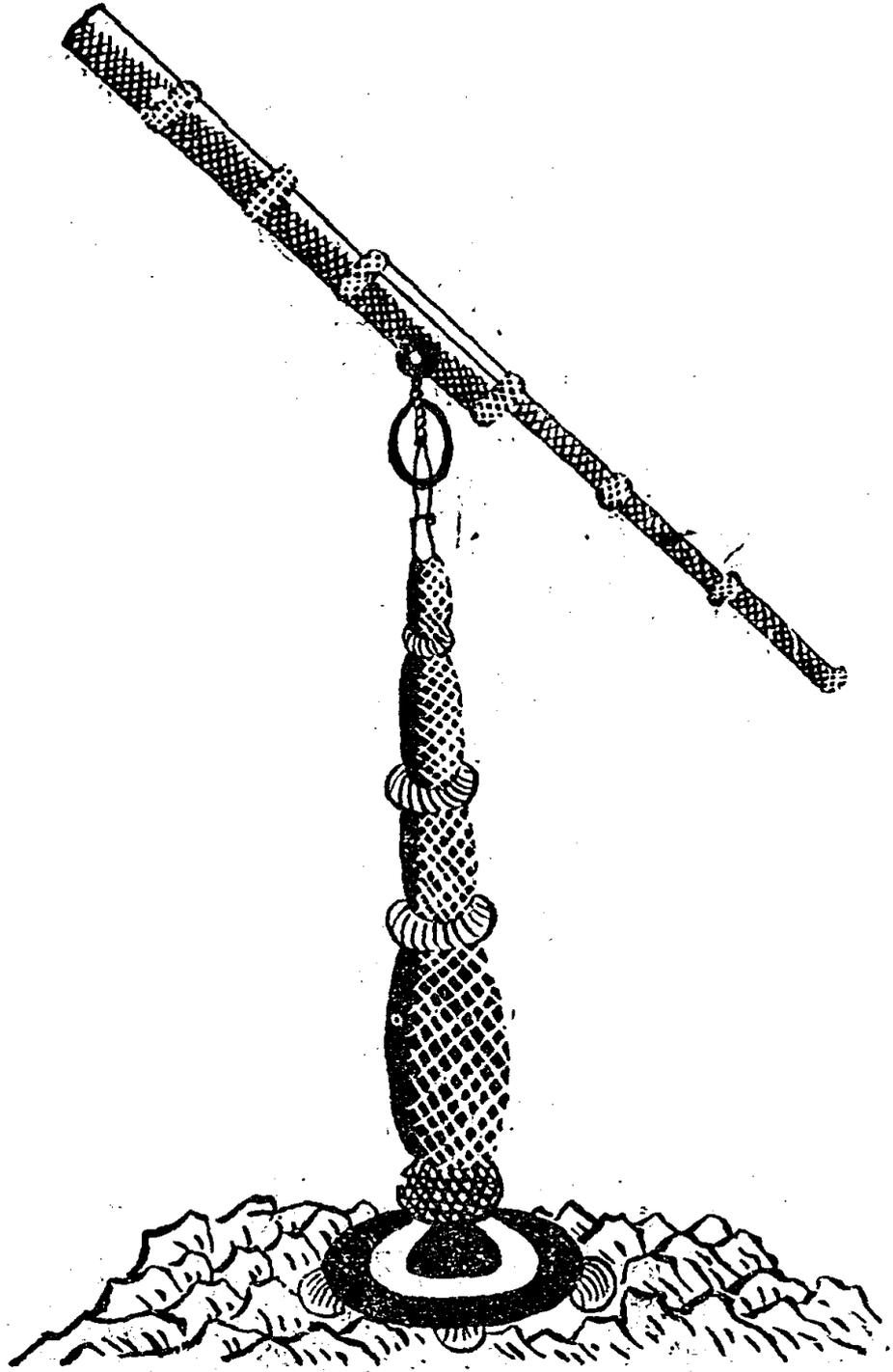
(圖百七十二)



濟滌百金方營陣第十二營

望 遠 鏡
(三百七十三圖)

自衛新知 營陣第十二營



營之防

夜則難防矣，其要在於遠探候，明更籌，辨奸僞，略次於左：

兵候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舖，每舖給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卽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外探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令「夜不收」。迭作番次，於營四面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緊急，馳報軍中。

【註釋】○夜不收，軍中偵事者之稱。

拓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卽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量抽戰士，充其隊，去幕五十步均布。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輒犯大營。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裨將開拆，卽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緊者下一字，使各暗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卽答某字，卽兩無言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卽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卽是奸細，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喝，巡緊人卽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卽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緊人記其舖分，報主將查究；巡緊人不到者，值更人報主將查究。

營之制

昔司馬懿與孔明對於渭南。孔明病卒，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政服其部分有方，敵不得而犯耳。又按晉羅尙遣人夜襲李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

臥不動，伺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若立營無制，則數賊竊入，一軍皆驚矣。今次其說於左：

【註釋】①渭南，即今陝西省渭南縣地。②政，正也，下所取正也。③羅尙，字敬之，

襄陽人。④李特，字宏休，成漢宕渠人，本巴氏族。

備夜戰

按兵法有云：「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

望，足以弓弩相救。賊夜入營，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我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盡應，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奸人潛入一營，砍營殺士，諸營卽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無不驚擾，雖多置斥堠○，嚴爲備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註釋】○屹然，矗立不動貌。○斥堠，偵探敵情者。

營之禁

一下營訖，軍士欲進城貿易者，每隊着火兵二名，給牌出入；餘有擅離信地者，軍法示衆。

一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卽不禁。

割驢耳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註釋】○司馬楚之，字德秀，溫人。○柔然，又稱蠕蠕芮芮，爲東胡之別種。○覘伺

，窺伺動靜也。

鬻麵者

邛州●牙將阡能叛，高仁厚●帥兵五百人往伐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

【註釋】○邛州，今四川省邛崃縣東南。○高仁厚，唐僖宗時人。○邏者，巡察者也。

行師留營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猝有不虞，就近憑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鳥獸散，徒資寇兵也。

車

總論

李綱●請造戰車，曰：「虜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筩●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扞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窮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

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鈎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余子俊^①曰：大同^②宣府^③地方，地多曠衍，車戰爲宜。器械乾糧，不煩馬馱，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因獻圖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遲重難行，率歸於廢，故有「鷓鴣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棄之爾！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爲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浮易圯^④。趙充國^⑤屯田，亦萬

世爲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萬全之法也。嗚呼！苟無實心任事之人，卽盡聖帝明王之法制，皆題之曰「鷓鴣」可矣！

【註釋】①李綱，字伯紀，邵武人。②靖康，欽宗年號。③筦，同管，今作相貫之義。

④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⑤大同，卽今山西省大同縣一帶是。⑥宣府，卽今河北省邊外延慶縣，至山西省大同一帶沿長城者是。⑦圮，毀也。⑧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⑨築舍，卽築室。詩經：如用築室于道謀。譬如有所興築，不能自行決斷，而與無相關涉之人謀畫，議論多而無益于事也。

又論

金人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沖前，前雖死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卽銳兵從後殺之。待其沖動我陣，而後

銳兵始乘其勝，與西北人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請造雙輪戰車，約三四千輛爲率。每車載大砲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槍，輪打夾運，行則沖陣，止以立營，方爲穩便。

【註釋】○率，一定之限制也。

車營制敵

今人一講車戰，則笑以爲迂，似以庭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命，退無遽走，並非與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保而無亡失。守邊之策，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

，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賊騎來逼；則將軍上火器，次第制之；賊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賊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賊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賊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註釋】①迂，謂迂闊而不近情理也。②李牧，戰國趙北邊良將。

車材（以堅爲貴）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貪婪①減剋，又以朽腐爲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②，比至乘車而戰，非衡③軸④折，則輪轂⑤裂，爲誤甚大。平日費

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荆^④木，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派定一車之式，鋸爲條方，採運前來，不過度嶺^⑤一日，略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通州^⑥，造爲戰車，則堅固溫厚，保無決裂。以四年一采，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愈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註釋】①婪，音嵐，亦貪也。②櫛風沐雨，謂風櫛其髮，雨沐其首，極言勞苦也。③

衡，車轅端橫木也。④軸，所以持其輪者。⑤轂，車輪中心之圓木，以輻輳其外，軸貫于中者也。⑥紫荆，落叶喬木。⑦嶺，山頂可通道路者，此指大庾嶺

。⑧通州，今爲河北省通縣。

車士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轅，相爲更番，後有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

車制（以輕爲貴）

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挽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隻輪小車，每車二人推之，一人挽之，兩車相連，可蔽四十人，戰則隨地形環布爲陣，軍馬居中；敵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敵不敢逼；所向無前，敵不敢遮。其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所

中非人卽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守皆宜。止則環列爲營，旁施鹿角，連以鐵繩；再制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電掣，然列牆以遇敵人，阨險以邀敵歸，據水頭以困敵馬，誠可化弱爲強，以寡敵衆。或遇屯田，亦可以防衛；而車制輕便，前有險阻陷沙，可以扛擡而過，視之挑濠掘塹自保不暇者，萬萬不侔矣。且每輛所費無多，每車千輛，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也。

【註釋】○侔，齊等也。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便。

因其制可爲戰車甚便，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載，其費廉，其利廣。

酒民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三者兵之至要也。今日行軍，衣甲器械，既各自資，若復責以裹粟米，挾輜重，力必不勝；若輕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欲不敗得乎！南方地卽阻隘，僞用此車，每伍車一乘，每乘夫二名，如古廝徒炊子之用。公用輜糧，悉在其上，卒然遇敵，立地成營，一便。兵有所依，不思逃竄，二便。施放火器，心定持滿，三便。利則進攻，不利退守，操縱由我，四便。輜重糧食委積，盡在軍中，卽被圍困，足以自全，五便也。」

【註釋】①炊子，司馬法有炊家子，蓋若後世營中之火夫。②卒然，突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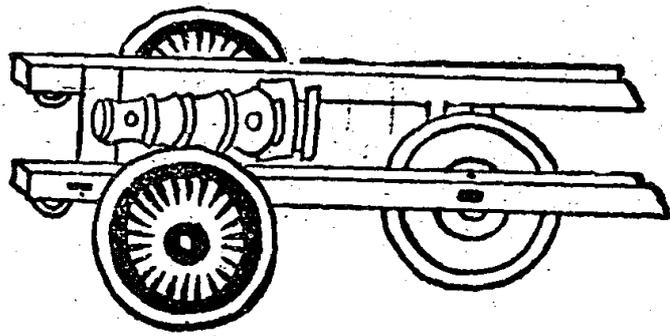
火車

用車爲陣，以禦敵沖，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矣。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之類，不可不預辦也。

式車銃神公葉

(四十七百圖)

自衛新知
營陣第十二車



存此二
式，餘
可類推

歷代車效攷

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李陵至浚稽山，卒與虜遇，衆寡不敵；乃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爲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

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

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郡盜破散。

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魏鄆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①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馬隆^②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相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涼州^③遂平。

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④伐南燕^⑤，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

胸。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內。楊素曰：「此外自固之道也。」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陣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曾改易」。古人節制，信可重也。

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裴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

馬燧爲戰車，冒以狻猊象，行則以載，止則爲陣，討田悅。

燧乃推大車，焚悅將楊朝光柵，破之。

此車之用於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庶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之陵突也」。

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車上置獸面木牌，垂氈幙軟簾，以禦箭鏃。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挂搭如城壘，前列大槍數十，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上置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十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便習不使人見，以其制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此車之用於宋者也。

【註釋】○衛青，字仲卿，平陽人。○李陵，字少卿，成紀人。○浚稽山，在今外蒙古

喀爾喀境內。④光武，姓劉，名秀，長沙定王名發之後，在位三十三年。⑤漢靈帝，名宏，章帝子，河間孝王名開之曾孫，在位二十一年。⑥蒼梧，山名，在今湖南省寧遠縣。⑦桂陽，即今湖南省郴縣地。⑧零陵，故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北二里。⑨楊璇，字璣平，會稽人。⑩田豫，字國讓，雍奴人。⑪馬隆，字孝興，晉平陸人。⑫涼州，即今甘肅省武威縣一帶是。⑬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南朝宋之始祖，即宋武帝，在位三年。⑭南燕，五胡十六國之一，鮮卑族，慕容德據滑臺，自稱燕王。曰南燕者，所以別於北燕前燕後燕也。⑮臨朐，故城在今山東省掖縣之北。⑯達頭可汗，名玷厥，曾與啓民可汗相爭，爲隋所敗，奔吐谷渾。⑰楊素，字處道。⑱裴行儉，字守約，河東人。⑲馬燧，字洵美，郟城人。⑳狻猊，野馬也，穆天子傳：狻猊野馬，走五百里。㉑田悅，盧龍人。㉒咸平，真宗年號。㉓吳淑，字正儀，丹陽人。㉔輕慄，輕率慄悍也。㉕魏勝，字彥威，宿遷人，㉖拒遏，阻遏也。

車之時宜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車之地宜

平易車利，險阻則害。

用車說

或曰：「平原曠野，利於用車；若連山峻嶺，浮河積石，車不可用。」。答曰：「大車不可用，輕車獨不可用乎？雙輪者不可用，單輪者獨不可用乎？昔馬隆偏箱，未聞其以地險路狹之故，遂廢此長技也」。

或曰：「敵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

之輪，有所扼^①，馬有所制，可奈何？答曰：「彼之力，能掘地爲溝，我之力，獨不能平溝爲地乎？且用車之力，卽當思濟車之窮，奈何爲束手恃器之說也？而又不聞六韜^②軍用之說耶？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③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張以環利通索，欲堅固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雖長河大江，可以立濟；咫尺之溝，何足爲疑！」

或曰：「責軍以運車，是未見敵，而先竭其力於推挽矣。又或軍士不諳推挽，恐有破轅折軸之患，奈何？」答曰：「約計一軍，當身器甲糧糗，不下四五十觔，負四五十觔而趨，不一舍^④疲矣，再行三

舍，疲極矣，卒然遇敵，豈能戰乎？有車以代爲之載，正息其力也，豈竭其力哉？且古人行軍，自戰士之外，必另設廝徒負養之卒若干人。應於每隊，約給火夫二名，行則專主車務，止則專司樵汲，此兵法所謂以治勝者也。」

【註釋】○掘，止也。○六韜，兵書名，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之別，舊題爲太公望作。○一舍，師行三十里爲一舍。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沖，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水陸舟車，皆可爲用，卽古櫛盾之屬，以其能衛蔽

也。明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爲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以木綿桑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但主於衛，須以長短械爲之應援，其法具後。

用牌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健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藩衛，次用槍手四人，傍牌後遮身；次用斧手二人；再次用銃手四人；長短相間，迭爲應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兵有失，通隊俱斬。

居士曰：「用軍利於北而不利於南，利於陸而不利於水，若用牌

，則南北皆宜，水陸俱便。而再能以戚少保●鴛鴦陣之法，爲損益之便，所當無敵矣。是在爲將者，臨時制宜，不必拘以用車用牌之說可也」。

【註釋】○戚少保，謂戚繼光。

自衛新知卷十三目錄

水戰第十三

大江要道

總論

舟戰

舟製

大勝小	堅勝脆	順風勝逆風	順流勝逆流	防淺	防砲	防火	防風	防覆防鑿	六			
八掛六花船	門艦 (圖百七十五)	樓船 (圖百七十六)	輪舟 (圖百七十七)	神飛火	輪舟 (圖百七十八)	鷹船 (圖百七十九)	沙船	叭喇唬船 (圖百八十)	開浪船	八		
槳船	遊艇	漁船	走舸	蒙衝 (圖百八十一)	無底船	鴛鴦槳	子母舟 (圖百八十	二)	聯環舟 (圖百八十三)	木筏	破船舸	四二

束伍 旗色 責成 柁工 水兵 泗人言文達 泗人司馬福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劉
錡用泗人繫舟 張貴用泗人赴郢浮水軍

水戰之器

五一

攔火飛篷（應用法藥、製法、又製蓬索藥方、圖百八十四）飛波甲（圖百八十五）藁
箭 護腎護脚（圖百八十六、圖百八十七、圖百八十八）水馬 火箭 火飛抓（圖百
八十九）三飛（圖百九十、圖百九十一、圖百九十二）火桶（圖百九十三）噴筒（圖
百九十四、圖百九十五）合餅子（圖百九十六）朝腦水秀才 石油 江豚油 逆風火
藥 火種方 水老鴉 鈎鏃（圖百九十七）撩鈎（圖百九十八）拍竿 鐵綆 鈎
距 犁頭鏢（圖百九十九）小鏢（圖二百）罟網

水戰附攷

七七

周瑜焚曹操 俞通海焚陳友諒 兀朮火箭焚海舟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杜惠慶
步兵夾岸破盧循 侯瑱就順風 章昭達據上流 吳爲鐵鎖截江王濬破之 魏爲橋柵跨
淮馮道根破之 梁以竹笮聯艘斷河李建及破之 歐陽紇以竹籠盛沙石置水遏船昭達
放之 魏以鐵鎖斷河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王僧辨以大艦斷江 王軌以鐵鎖貫車輪斷
清水 浮梁渡江

兵夫列船式……………九四

(圖二百一) 每船器械 捕盜自備 各兵自備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目錄

泚瀝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目錄

自衛新知卷十三

惠麓酒民 編次

六漱居士 重訂

水戰第十三

東南之地，守江重於守城，水戰急於陸戰。謂天塹不足恃歟？則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困於瓜州，苻堅困於淝水矣。謂徒險果足恃歟？則杜預嘗襲樂鄉，胡奮嘗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采石矣。信乎扼險者勝，恃險者亡也，故當以防江爲戰守之要策。輯水戰。

【註釋】①天塹，隋兵伐陳，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虜軍豈能飛渡！此數語見南史，言天然之塹坑，有險要可守也。②魏武，謂曹操，以後諡爲武也。③居巢，卽今安徽巢縣。④曹丕，字子桓，操長子，譙人。篡漢，在位六年。⑤濡須，在今安徽省巢縣南，有水出巢湖。⑥拓跋，鮮卑族，北魏之姓，鮮卑語，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姓。本書拓跋，謂北魏太武帝。⑦瓜州，在今江蘇省江都縣南。⑧苻堅，字永固，略陽臨渭氏人。國號秦，卽前秦。在位二十七年，爲姚萇所縊死。⑨淝水，卽今安徽省合肥縣之肥水。⑩杜預，字元凱，杜陵人。⑪樂鄉，在今湖北松滋縣東。⑫胡奮，字玄感，臨涇人。⑬夏口，卽今湖北省夏口縣地。⑭賀若弼，字輔伯，代人。⑮廣陵，卽今江蘇省江都縣一帶是。⑯曹彬，字國華，靈壽人。爲宋代名將，下江南時，不妄戮一人。⑰采石，在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北二十里，有山名采石山。

大江要道

總論

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間，其要不過十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之最緊者二：建康之浦口，鎮江之瓜州是也。若江上無虞，則城內居民，皆可安堵如故；倘輕棄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鼠入穴中，立受偪仄；而東南數郡，皆有燎原漂木之變矣。嘗以歷代史書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舍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

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太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註釋】①常潤，謂常州潤州，即常州鎮江一帶是。②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縣。③石首，即今湖北省石首縣。④投鞭，喻兵馬之衆。前秦苻堅將伐晉，石越諫曰：晉國有長江之險，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也。⑤

偏仄，卽偏側，言相濟也。⑥三齊，皆今山東地，謂膠東濟北與齊也。⑦劉裕，卽南北朝宋武帝，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人。受晉禪，在位三年。⑧南燕，十六國之一，鮮卑族慕容德據滑臺稱之。⑨下邳，卽今江蘇省邳縣東。⑩桓溫，字元子，龍亢人。⑪燕，此燕謂後燕慕容垂之國，與前南燕異。⑫枋頭，在今河南省濬縣之西南。⑬王鎮惡，南北朝宋人，王猛之孫。⑭蒙衝，古之戰艦。蒙又作艨，狹而長者，可以衝突敵船也。⑮渭橋，在今陝西省長安縣。⑯建平，在今四川省巫山縣。⑰三峽，在四川湖北之間大水中，一瞿塘峽，二巫峽，三西陵峽，計長七百里。兩岸連山，並無斷處，舟行甚險。⑱王濬，字士治，湖人。⑲楊素，字處道，弘農人。⑳何尚之，字彥德，滬人。㉑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㉒瓜步，在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㉓盱眙，卽今安徽省盱眙縣地。㉔魏太武，姓拓跋，名肅，明元帝長子。在位二十八年，爲宦官宗愛所弒。㉕宋，南北朝宋，劉裕之國號。

舟戰

大勝小

戚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艙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鬥船力而不鬥人力，是以每每取勝」。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兀朮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於江中，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截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士殊死戰。官軍以海艙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大

敗。

明陳友諒圍南昌，太祖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太祖不懌，親執旗四麾，右師小卻，太祖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卽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寘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

【註釋】①戚繼光，字元敬，明定遠人。②福船，福建所製之船也。③倭船，當時倭寇

之船也。④兀朮，金完顏宗弼原名。⑤韓世宗，字良臣，延安人。⑥黃天蕩，在今江蘇省江寧縣東北八十里。⑦金山，在江蘇省丹徒縣西北。⑧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⑨金主亮，本名迪古乃，字元功，性極淫亂殘暴，後爲其下所殺，追廢爲庶人。⑩部分，猶言部署也。⑪殊死，謂決計效死也。⑫海鱸船，海鱸，卽露脊鯨，船形似之，故以爲名。⑬陳友諒，沔陽人。⑭太祖，謂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人。在位三十一年。⑮小卻，卻，退後也，小卻，略退之意。⑯郭興，一名子興，初與滁陽王同名，因去一字，遂名興，濠人。⑰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⑱晡，日過午曰晡。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沖擊，福船卽碎，不能當鐵力之

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沖。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傅瓘擊吳，吳遣彭彥章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兵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傅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傅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磨兵登岸，虜驚引去。寶引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沿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

卽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禱於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兀，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顏鄭家奴^⑤六人斬之。

【註釋】①吳越王璆，姓錢，名具美，臨安人，爲吳越國王，在位四十一年。②傅瓘，

錢鏐第七子，後名元瓘，在位七年。③吳，楊行密據淮南，國號吳。④彭彥章

，官吳百勝軍使，拒越兵敗，遂死。⑤金亮，卽金廢帝亮。⑥蘇保衡，字宗尹

，天成人。⑦李寶，河北人。⑧東海縣，故城在江蘇省灌雲縣鬱洲。⑨海州，

在今江蘇省東海縣東北。⑩石臼島，在今山東省日照縣東十五里。⑪唐島，在

今山東省膠縣南一百里。⑫完顏鄭家奴，鄆王昂子。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頽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

【註釋】①李神福，洺州人。②田頽，字德臣，合肥人。③沂，逆流而上也。

防淺

吳權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漢主命其子宏操，將兵救公羨。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

卒覆溺者大半。宏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

明太祖討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屢濱於危，所乘舟偶膠^④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太祖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⑤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⑥，會諸將兵至救之，賊始退。

太祖敗陳友諒於鄱陽湖，友諒欲退保鞋山^⑦，明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明舟渡淺於左蠡^⑧，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⑨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⑩亦密言於太祖，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敵見明

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

【註釋】①交州，在今貴州省普法縣西。②漢主，謂成漢李雄。③杙，音弋，槩也，卽樁也。木製者曰木杙。④膠，黏也。⑤韓成，虹縣人。⑥弛，懈也。⑦鞋山，卽江西省九江縣之大孤山。⑧左蠡，在江西省都昌縣西北五十里。⑨俞通海，字碧泉，巢人。⑩劉基，字伯溫，青田人。

防砲

鄱陽之戰，太祖亦屢瀕於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晌，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

防火

元張宏範^①襲厓山^②，張世傑^③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④海中，中艙外舳^⑤，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⑥居其間，爲死守計。宏範薄^⑦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⑧，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⑨，宏範無如之何。

【註釋】①張宏範，字仲時，曾爲元滅宋。②厓山，在廣東省新會縣南大海中，張宏範滅宋于此。③張世傑，范陽人，拒張弘範于厓山，爲颶風壞舟溺死。④碇，鎮舟石也，今作停舟解。⑤艙舳，船尾曰艙，船首曰舳。⑥帝，帝昺。⑦薄，迫也。⑧茅茨，薪屬。⑨熱，焚也。

防風

張世傑與張宏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已，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隨水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酒民曰：「兵法云：凡戰背風，軍勢就順。風之於戰，乃極明淺極切要者也。今之借口習天官者多矣，及問以某日有風，某日無風，某日風起何角，皆懵然莫辨。嗟乎！以區區有聲有氣之物

，尙不能知，反欲妄言禍福，孰令聽之哉！」

按大學衍義補②有「兩頭船」之說，蓋以海運爲船巨，遇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遠，莫爲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沖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註釋】①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②海陵山，在廣東省陽江縣西南七十里海中。③函，匣也。以匣承之也。④懵然，茫然也。⑤大學衍義補，大學衍義，宋真德

秀撰，因大學之義敷衍之，故名。大學衍義補，明邱濬撰。

防覆

海鷗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

形如鵝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防鑿

舟用尖底，庶可無虞。舟底有用密釘者，則奸細從水底鑿船，可無慮矣。

舟製

八卦六花船

此船，江海中攻守皆用，不懼風濤；攻則敵不能當，守則敵不能近，故水戰首此，以保全勝。用厚楠木板，作五槽底，槽前平頭，槽後爲尾，有八卦六花之義，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輪，後有舵

樓。順風用篷，逆風轉輪，其快如風。底中一槽，高七尺，闊六尺；旁二槽，高六尺，闊五尺；儘邊二槽，高五尺，闊四尺；每槽相離，置輪一尺五寸，其闊三丈六尺，兩頭接鋪平，中間上作艙，長三丈六尺；槽前平頭三丈六尺，槽亦三丈六尺；尾起柁樓，底空內定八輪；居中作官艙，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八尺；兩舷各闊九尺；前後中共三桅，篷索用藥水刷過，遇水不濕，火到篷即滅；周圍立挨牌；艙上用生牛皮包裹；底用狼牙釘品字密釘，以防奸細水怪，此統軍大將取勝也。

鬥艦

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掉空，船內五尺，又建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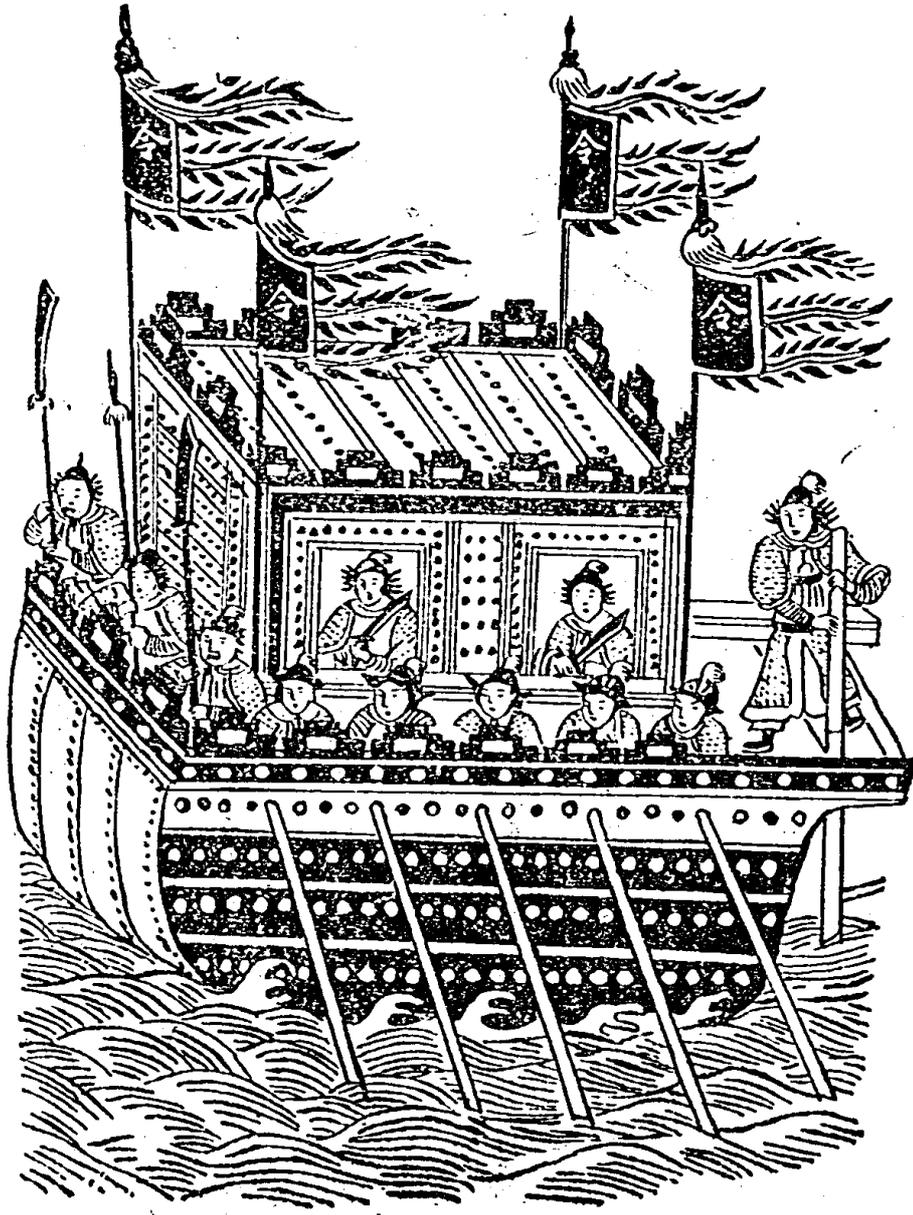
，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士。上無覆蔽，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

晉謀伐吳，詔王濬^①修舟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②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怪獸於鷁首^③，以懼江神水怪。

【註釋】①船舷，船邊也。②女牆，本城上垣，今船上設女牆，蓋效其製。③王濬，字士治，湖人。④鷁首，鷁如鷺而大，善飛翔而不畏風，船首畫之，故名鷁首，然亦作船之通稱。

艦 門

(五十七百圖)



汧游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舟製

樓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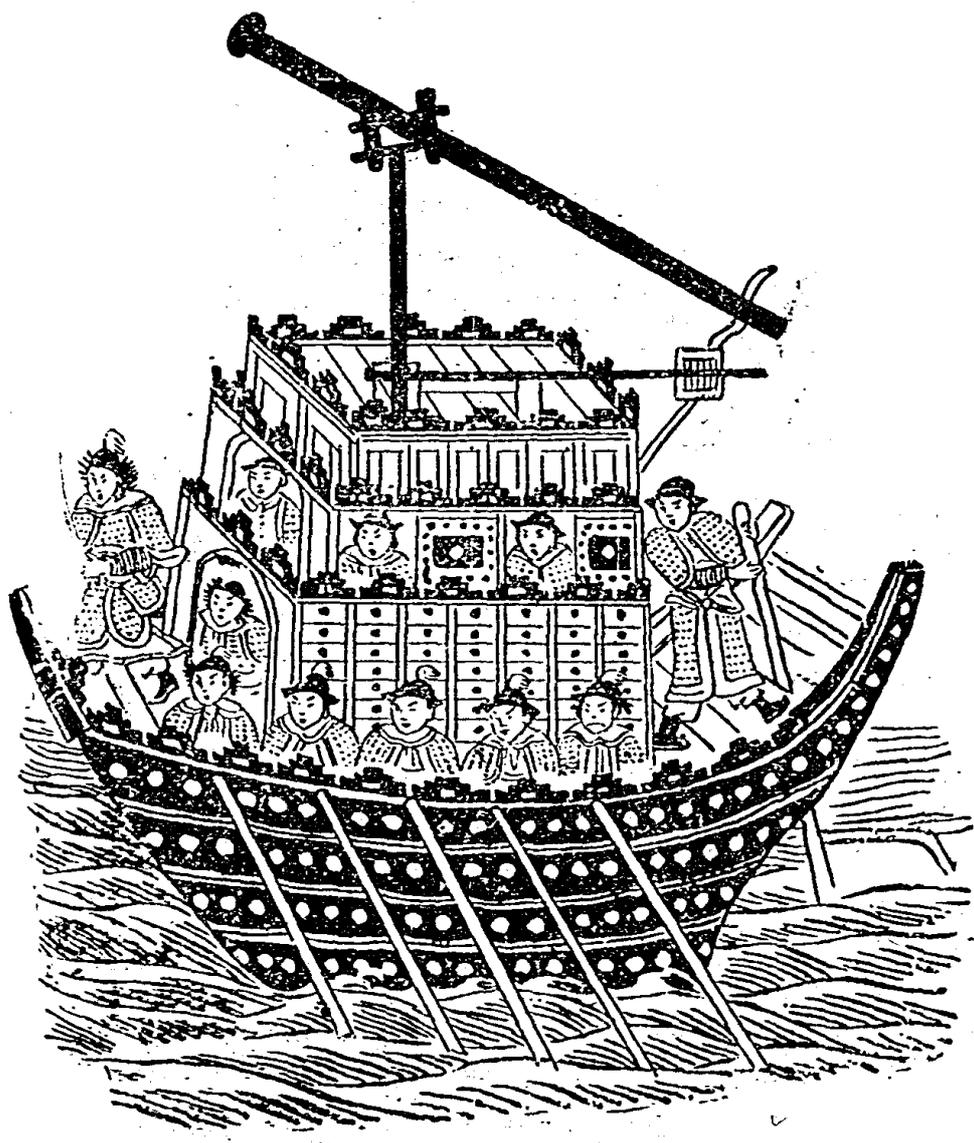
案漢有樓船。將軍，其法：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外施毡革禦火，寘砲車擗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似不便於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設，足張形勢而鎮風濤。

以上諸船，皆用以壯威者也。

【註釋】○樓船，船之有樓者。

樓 船

(六百七十六圖)



游辭方百金 水戰第十三 舟製

輪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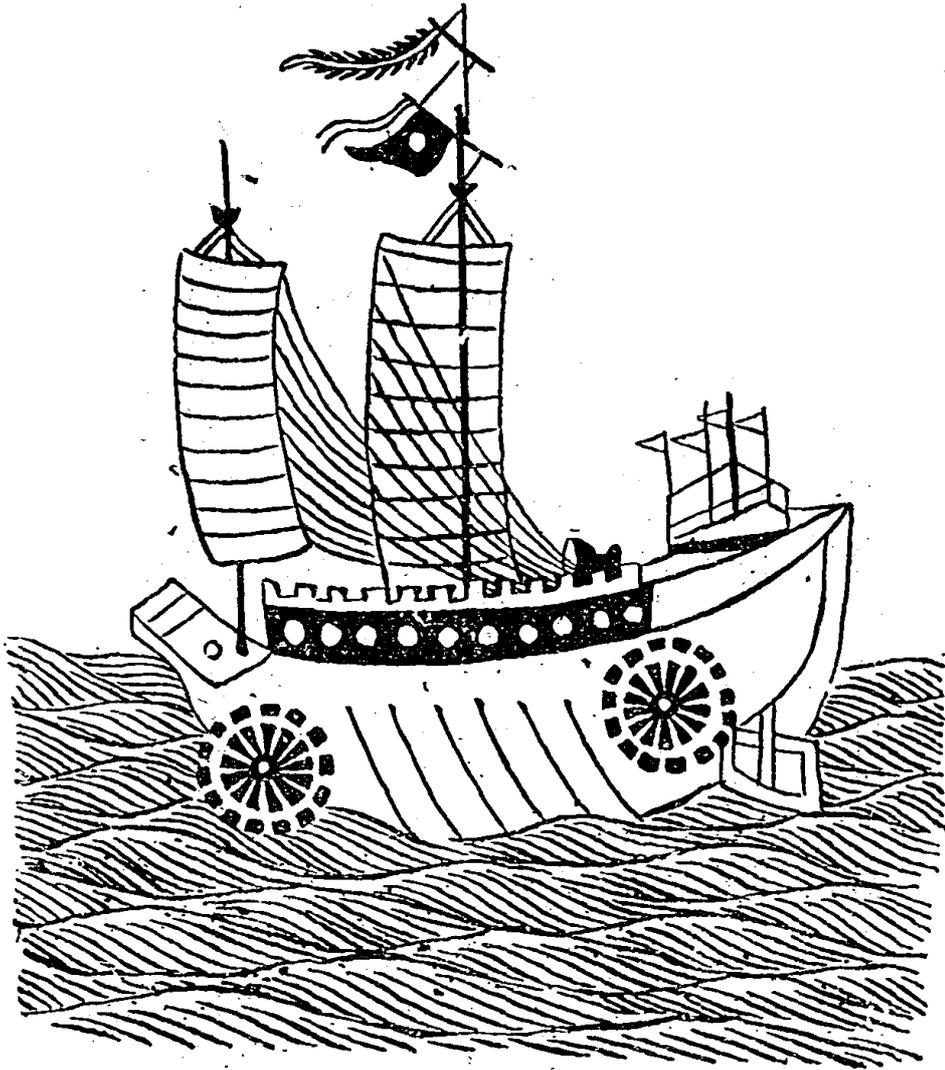
岳飛破楊太於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磨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遂壓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酒民曰：『邱瓊山○有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必以帆，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仿而製之，亦一法也』。

輪 舟

(圖七百七十七)



洪辭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舟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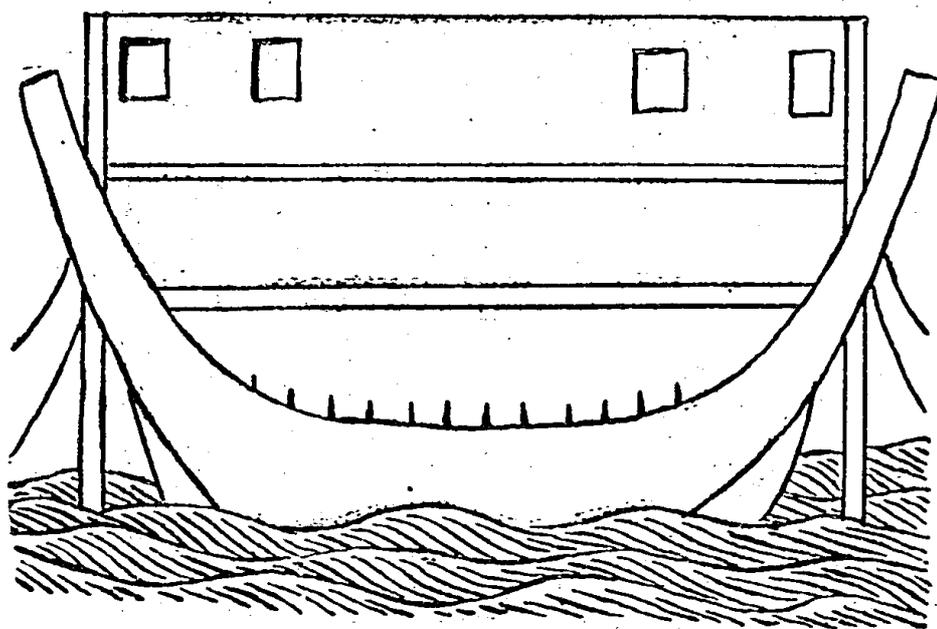
【註釋】①劉豫，字彥游，阜城人。②七寶山，在安徽省無爲縣東北五十里。③卓，立也。④邱瓊山，卽邱璿，字仲深，瓊山人。著有大學衍義補，見前。

神飛火輪舟

陸戰用車騎，水戰用舟船，一定之制也。此船之式，狀類海船，周圍以生牛革爲障，或剖竹爲笆，以擋矢石，上留銃眼箭眼，看以擊賊。上中下分爲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用刀板釘板，兩旁設飛槳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遇賊詐敗，棄而與之，精兵暗伏艙下，待賊登船，機關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可·以·就·而·戮·之·矣·。若沖入賊船隊內，兩旁暗伏火器，左·沖·右·突·，勢·不·可·當·。用此船一號，足抵常用戰船十號。顧用之者，在得其人耳。

神飛火輪舟

(圖七百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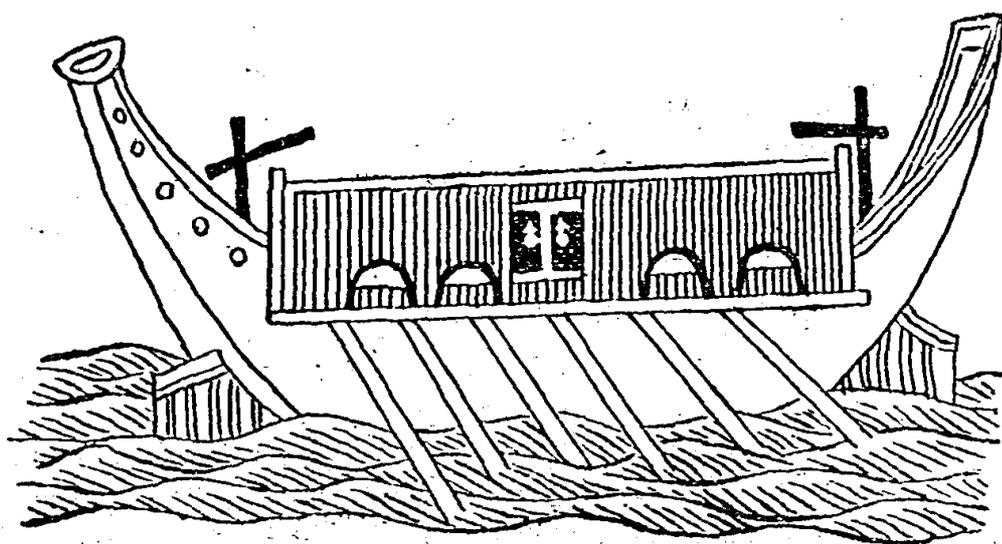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窗，可出銃箭，窗內隱人盪槳。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沙船

沙船能調舵。使鬥風。明舊制，

(九十七百圖)



深嚴。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寢弛，不但雙桅習以爲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權取而用之，但於兩舷增設戰棚，以爲蔽衛，亦利水戰。

以上諸船，皆用以戰敵者也。

【註釋】①調餞，亦作掉搶，吳楚謂帆上風曰掉搶。謂借左右使向前也。②深嚴，謂極致其嚴厲也。③寢弛，漸懈也。

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約四丈，未有小官艙臄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枝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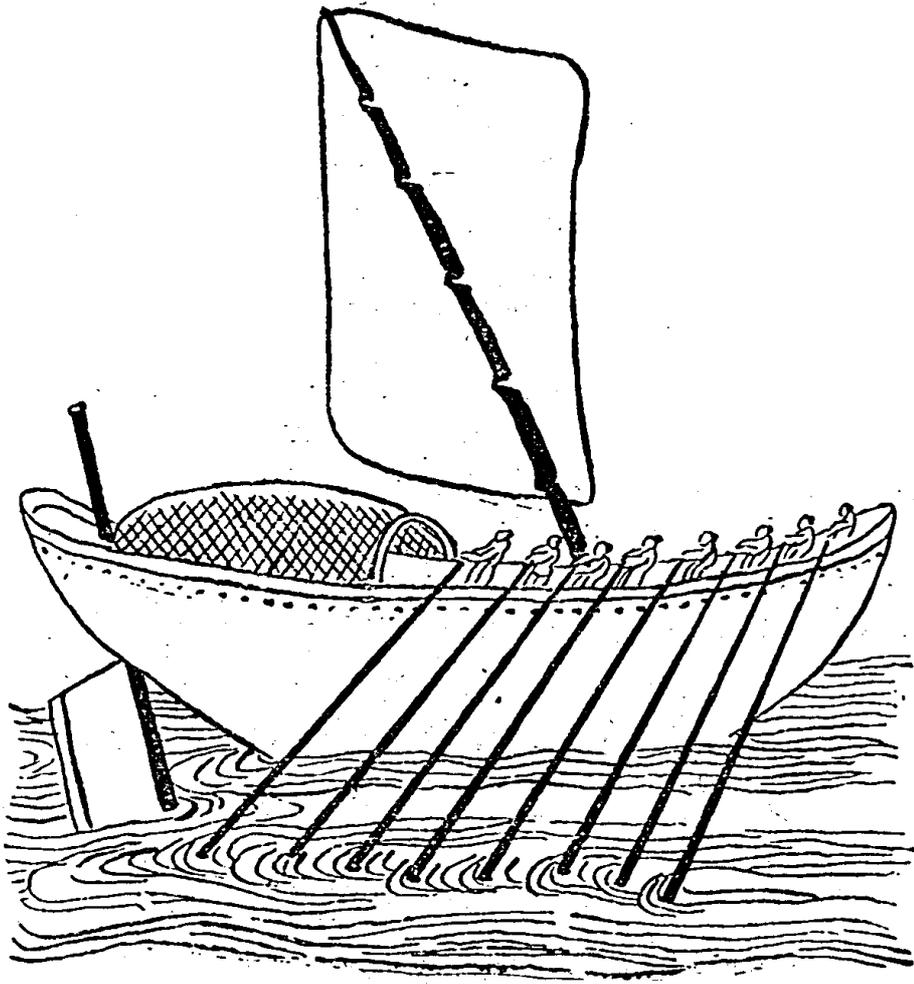
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

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酒民曰：「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烏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沖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烏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

叭 喇 唬 船

(圖 百 八 十)



洪 游 百 金 方 水 戰 第 十 三 舟 製

開浪船

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行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八槳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可供哨探之用，今閩廣浙直●皆有之。

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多槳船五百艘，無論風勢逆順，捷疾如飛。

【註釋】○直，謂直隸省，今改稱河北省。○趙善湘，字清臣，宋宗室，居明州。

遊艇

無女牆，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

【註釋】○計會進止，謂計算其進退也。

漁船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爲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走舸

走舸者，用十四槳，船舷上立女牆，棹夫及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

蒙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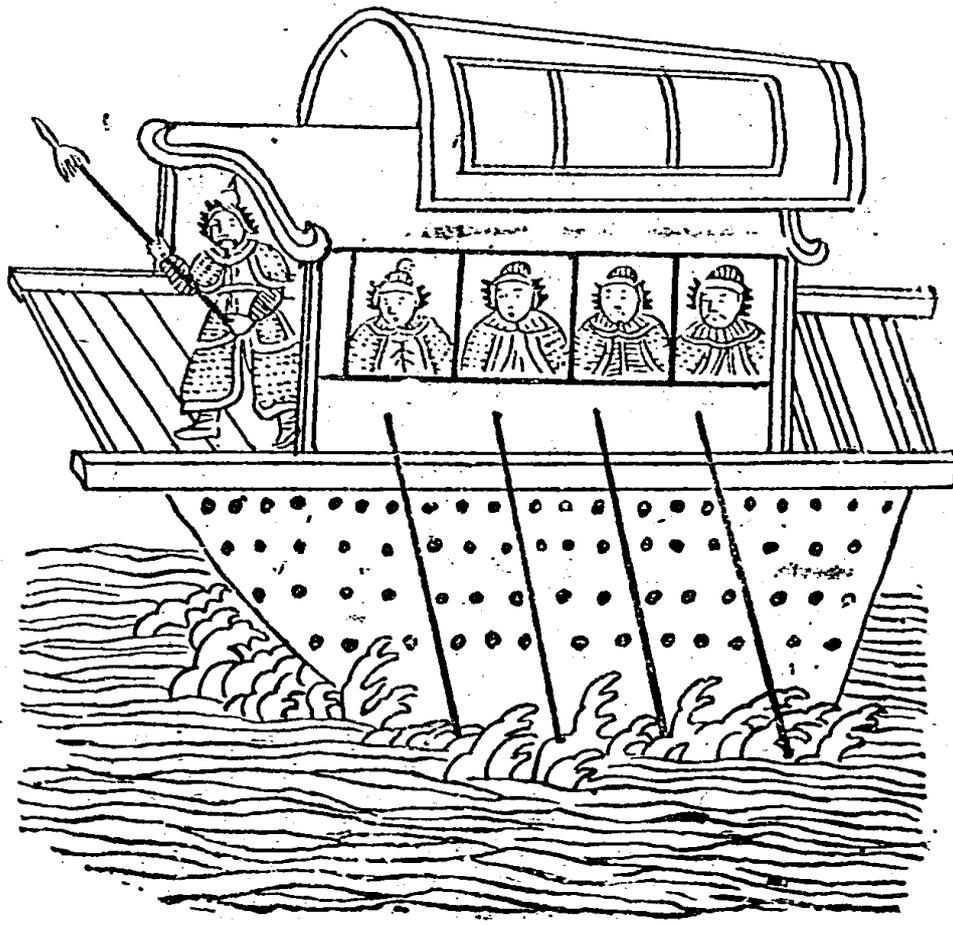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

【註釋】①蒙衝，戰艦名。②泝，逆流而上也。

衝 蒙

(一十八百圖)



洪濬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舟製

無底船

襄城之圍，張貴爲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船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戰誘敵，未有過於此者。

酒民曰：「又法：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

【註釋】(一)張貴，宋度宗時人。

鴛鴦槳

二舟并一處，不用篷桅，各長三丈五尺，闊九尺，生牛皮張裹，棹槳人并槳靶，俱在艙內，槳尾自內入水，每邊八把，艙上留箭眼。

赴敵，則兩邊飛棹相迎，近則放神器，分兩邊夾攻，令彼左右難救。

以上諸船，皆用以掩襲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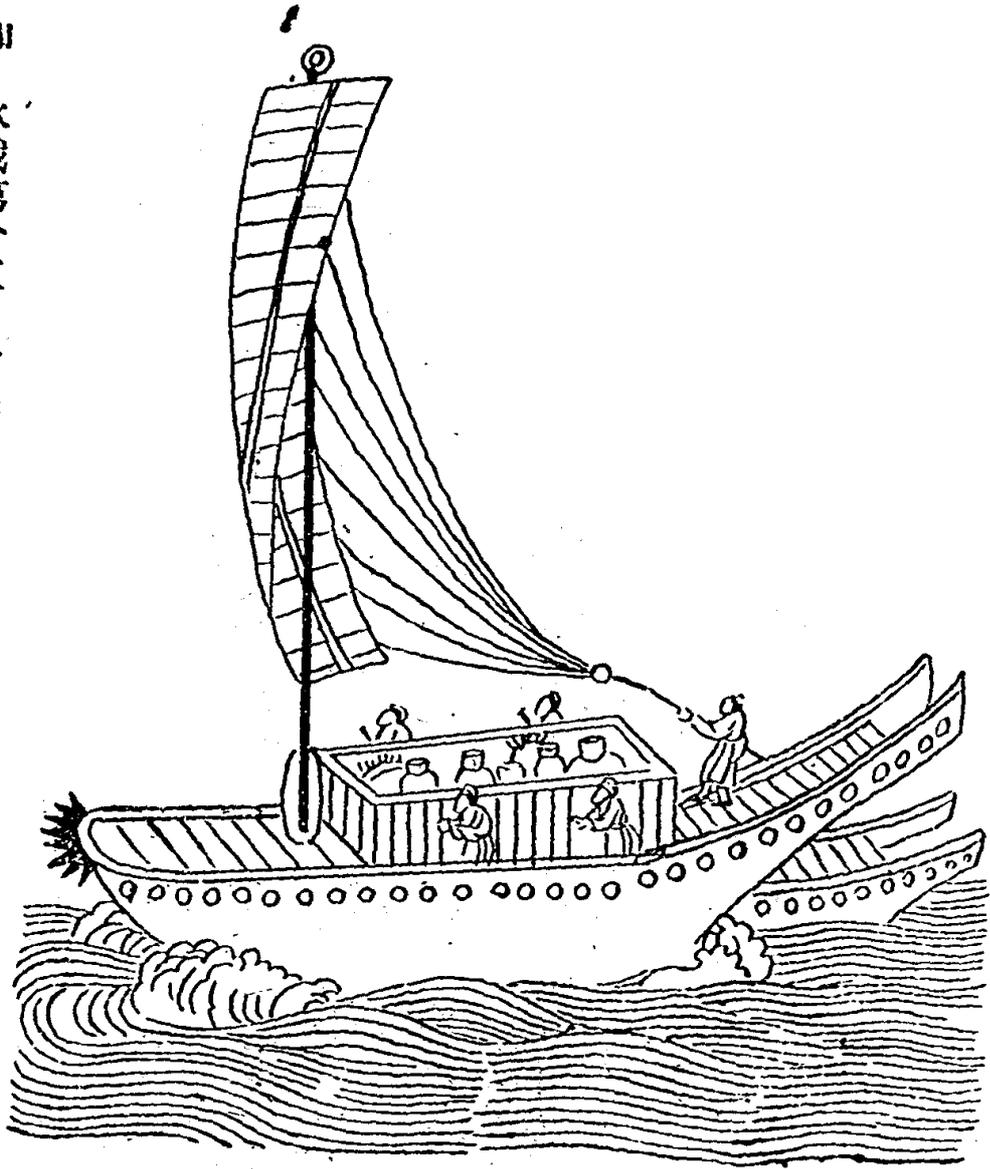
子母舟

子母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幫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亦有蓋板掩人。兩邊四棹，前母船使風棹槳，艙內裝茅薪，置火藥，船頭兩腋，俱用狼牙釘錠，鋼尖快利。一抵彼船，即將母船發火，與彼并焚，我軍後開子船而歸。

舟 母 子

(二十八百圖)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舟製



聯環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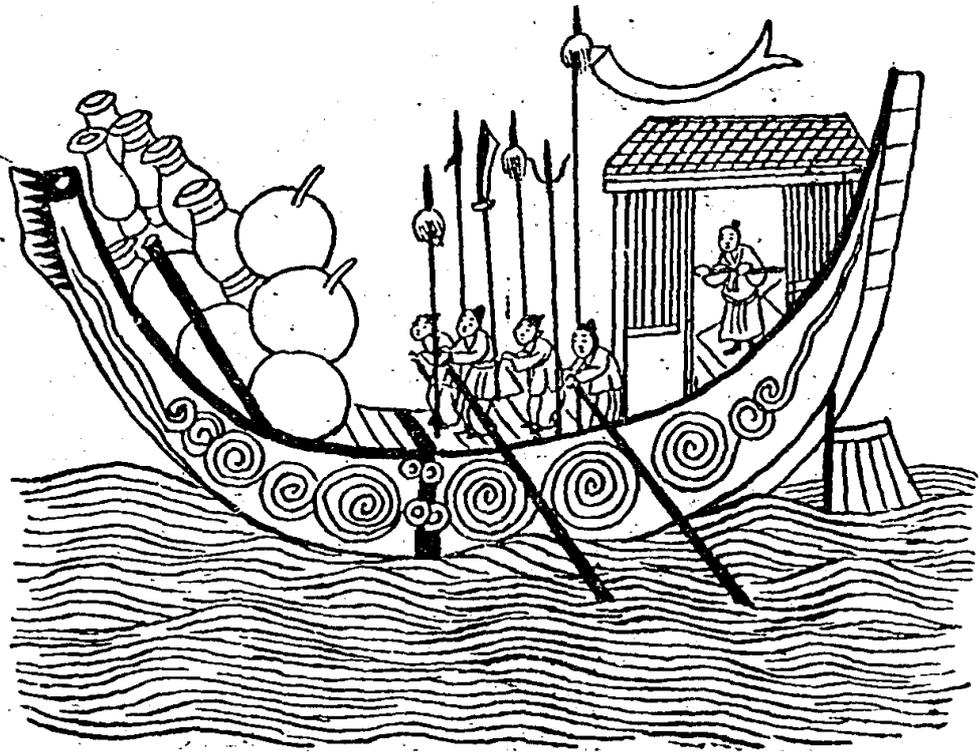
其舟約四丈許，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爲二舟，中聯以環。前截載大砲神烟神沙毒火等器，舟首錠大倒鬚釘數枚，後截兩旁拖數槳。載兵士。遇賊，或乘順風，或自上流相機徑趨賊營，以舟首釘撞於賊舟之上，前環自解，後截則回。乘賊心驚惶，用器擊之，乃水戰之奇策也。環者，大鐵圈兩箇，錠前截後截，用鐵鈎兩箇鈎住，撞於賊船，則放其鈎而後截卽回本寨。

以上諸船，皆用以焚燒者也。

舟 環 聯

(三十八百圖)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舟製



木筏

焚敵之船莫如火，碎敵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以堅固，量其高過於敵船。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用神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椿木識之。其戰船居於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筏上以絮被遮蔽於前，將二三十具，一字排列。賊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伺看賊船將入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諸火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

三十座之筏，一齊擊發，賊船未有不損者。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必須者也。

【註釋】○筏，編竹木以渡水也。分言之則木曰箠，竹曰筏。

破船舸

用大木五根，各長三丈餘，將木居中鑿空，仍鋪平，以厚麻粘之，前後橫拴，串釘一處如筏。兩邊六輪，上作船艙，輪軸在內。前平頭長一丈，艙長一丈五尺，尾長七尺，安柁樓。前平頭，上安破舟銃，其銃如神槍樣，槍頭如蕎麥樣。用純鋼極快利，頭長三寸，後桿長四寸，如槍，安寘銃內。凡一舟前用三具，約木頭與水頭相平。約船相近，艙內點放火線，槍徑打入船內。

此用以守者也。

酒民曰：「一水汪洋，了無邊岸，以此爲守，宛如限帶封域。矣。兵法所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註釋】○封域，封疆之界也。

水戰之師

東伍

船號最忌名色雜沓不一，不一則號令繁；雜沓則士難辨；混淆無有綱領，何以坐籌制勝。只一號至六號而止，每一寨係一將領，不拘船之大小多寡，均勻分派；不拘參遊都守把總，一例曰主將。親船爲中中司，擇第一堅大者，中軍領之；餘分爲中司左司右司，每

分二哨，前司後司又各分二哨，共十哨，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爲一艇[㊟]，哨官領之；兩哨爲一司，分總領之；三司二司爲一部，主將領之。

【註釋】[㊟]參遊都守把總，參，參將。遊，遊擊。都，都司。守，守備。把總，下級之武官。[㊟]艇，此字字書未見。

旗色

每船大旗，便用黑布；一則便於遠瞭，一則合于水性也。仍用白布取寨名一字，大書加於旗心，各照方色，製以號帶。每隊長小旗一面，各照本旗號帶方色。

每船大旗一面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師

泝避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師

四四

前司紅帶

左司藍帶

右司白帶

後司黑帶

中司黃帶

中中司雙黃帶

每船小旗五面

前司紅邊

左司藍邊

右司白邊

後司黑邊

中司黃邊

中中司加黃邊

責成

捕盜專管一船之務，凡入船客兵，俱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權，俾有專力，無掣肘之可也。舵工專管舵兼防舵，門下攻守。舵手專管舵，正頭前攻守。繚手專管帆檣繩索，主持調戢。斗手遇賊卽上斗，用犁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砲。掌號手專

司管接應司哨號令，及對敵進止號令。守艙門者臨敵牢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火損具支銷，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筒；平時督兵習藝，修治軍火器。

〔註釋〕○掣肘，牽制之意。○旋，同碇，鐵錨也。旋手，管理鐵錨者。○繚，音了。

柁工

一船之命，盡係柁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諳水勢者充之。再置副貳，以防疎虞。糧賜俱宜從優，有功先賞。

酒民曰：「昔有善捕盜者，嘗言每遇寇，必親以手拊柁工兩髀，若其股戰髀慄，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真歷練後之語也。」

【註釋】①副貳，卽俗所謂副手。②骭，脛骨也，共兩根。在前爲骭骨，在後爲輔骨。③髀，股也；慄，戰動也。

水兵

沿海鹽徒，儘可選用以充水兵，其次如浙之七里瀧。又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淮南北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俱可用也。

【註釋】①七里瀧，在今浙江省桐廬縣嚴陵山西。②金山寺，在今江蘇省丹徒縣。

泗人言文達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梁主敕曹景宗救之。

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水行底，齎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註釋】①楊大眼，西夷部落。②鍾離，地名，故城在今安徽鳳陽縣東北二十里。③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

泗人司馬福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鏐遣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因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註釋】①淮南兵，即楊行密之兵也。②吳越王鏐，即錢鏐，字具美，臨安人。③錢鏐

，鏐之三弟。④司馬福，吳越之水軍卒。

張永德用泗人擊舟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鎖，急引輕舫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註釋】①周，郭威滅漢篡位，國號曰周。②壽州，即今安徽省壽縣一帶是。③蔽川，

蔽，遮蔽也。蔽川，言其盛也。④濠泗，濠，謂濠州，今安徽鳳陽縣一帶是。

泗，今安徽省盱眙縣東北一帶。⑤張永德，字抱一，陽曲人。⑥舫，船形似刀者。

劉錡用泗人鑿舟

宋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毡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註釋】○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清河口，在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南。

張費用泗人赴郢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

【註釋】○張貴，度宗時人。○郢，即今湖北省江陵縣北之紀南城。○蠟書，以蠟丸裹書信也。

浮水軍

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之江，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練，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多槳船五百艘，無間風勢逆順，捷疾如飛。「赤鳥」「白鷁」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依八陣爲法，每一蒐閱，舟艦參錯，雜以浮水諸軍，履波濤爲部伍，角伎奏樂，如涉康莊。

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於舟上。不如陰制賊於舟下，蓋以角力尙互有勝負，運奇則操術萬全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蓋以破卒尙斬獲有限，破舟則死亡無算也。然收功全在沒人，爲將者宜預爲簡別，厚加撫養，勤爲練試，以備不時之用。中流一

壺^⑤，千金市^⑥之矣。

【註釋】①趙善湘，字清臣，宋宗室，居明州。②蒐閱，蒐，春獵曰蒐，此總言簡閱也。③角伎，角武術也。④康莊，大路也。⑤一壺，壺，匏也，輕而善浮，古人縛以渡水，失船者得此，可以免溺。故鵝冠士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⑥市，買也。

水戰之器

攔火飛篷

水戰之制，莫要於篷帆，何也？陸戰皆實地，設有不虞，再謀生路；江河湖海之間，四面波濤，篷帆一沾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潰爲水，將竹篾箬葉麻索籐繩或布浸之，晒乾再浸

，務令極透，編造篷帆，大書飛龍天兵爲號，則火箭火球火牡丹等件，沾染不着，吾兵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矣。此水戰之要具也。

應用法藥

晉石（出山西透明者佳）

脂蜜（出閩地者佳）

製法

晉石十斤 蜂脂三斤 水五斤 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爲度。

又製篷索藥方

每白礬十斤，皮硝五斤，梔子四斤，爲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刷在篷索上，以防雨火也。

式 篷 飛 火 攔

(四十八百圖)

以	書
便	某
軍	部
中	第
觀	幾
望	號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器

飛波甲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爲要。用細絹爲裏，瓠板爲甲^①，砌如魚鱗。先用礬水浸透，晒乾用；或以鵝雁翎編疊爲甲，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而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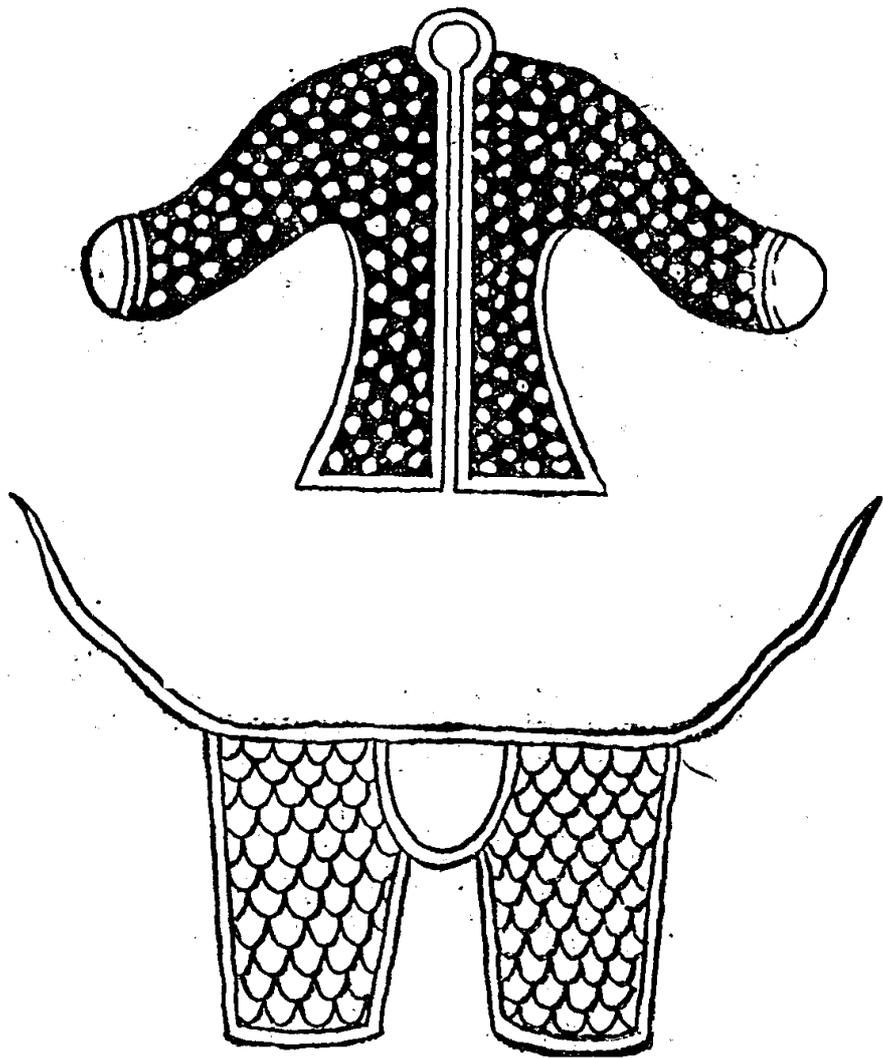
武經^②有羊皮、水袋、浮罌等製，不如此妙。

【註釋】^①瓠板爲甲，蓋以瓠爲片綴而成甲也。^②武經，兵書也。

飛 波 甲

(圖百八十五)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器



橐籥

潛伏水底，用銀打造法物，約長一尺，上分兩竅管，塞於鼻，下合一管，噙於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隨呼吸而入故也。能使口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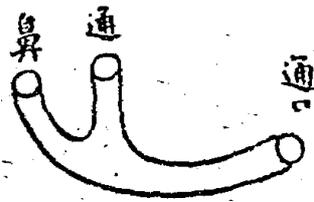
護腎護脚

用椰瓢漆黑，以護腎囊，用帛帶繫於腰內；漆絹裹脚底。蓋腎囊與脚底湧泉穴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水獸，望光而來，斯傷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之必備者。

器

式

(六十八百圖)



(七十八百圖)



(八十八百圖)



水馬

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一轡鏟，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

中易載。再用綿裹，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旁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每見江海舟人，有嬰兒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籐編輯，至於兩腋，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鬥。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箭

火箭之用，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須用

回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無益於焚故耳。如尙慮透過，當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水戰焚帆，陸戰焚寨，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舣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但恐用之無法，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一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籠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涌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火飛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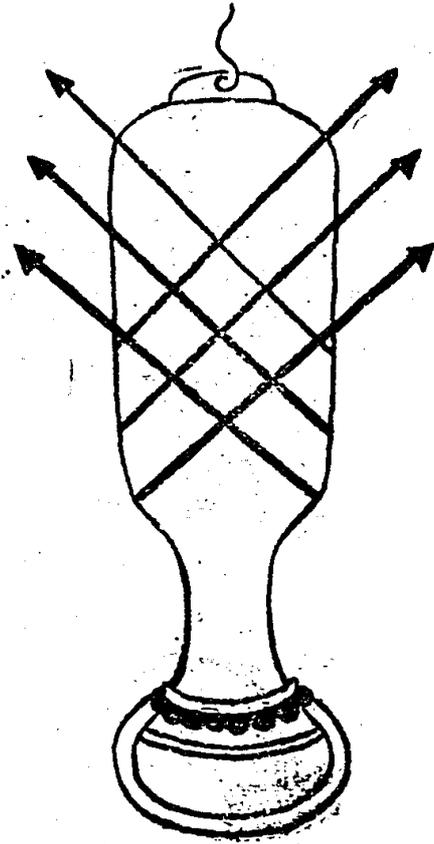
賊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其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周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周圍用倒須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外似無奇策矣。然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之意也。

〔註釋〕○可車之木，謂堅而可以製車者。

火 飛 抓

(九十八百圖)

三飛



三飛不過一法，卽一大火箭也。造法：用徑六七分荆木爲柄，長可六七尺，後杪用大翎三稜，與柄相稱，藥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同，長可七寸，粗可二寸，再大再加。鏃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瑩芒利；通計連身重

二斤有餘。然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但命中不能；惟擊聚隊，擊大舟，燒棚帆，極妙。

飛槍
(百九十圖)



飛刀
(圖百九十二)



飛劍
(圖百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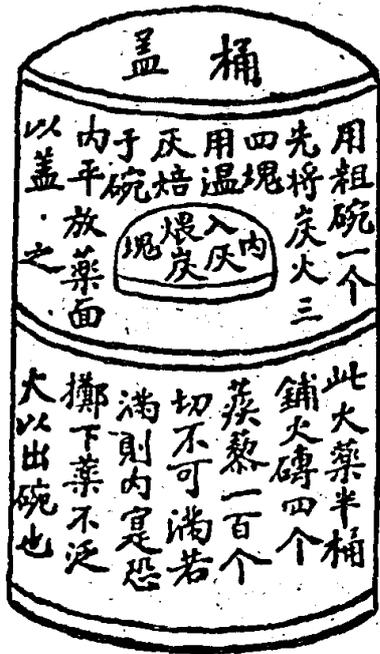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

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平閣在桶內沙上。裝完，雙手平舉，輕輕落下彼舟，火激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遇激便燃，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爲物件手足所觸動，反害本船。用時必付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得從容，不致錯亂誤事。

火 桶

(三百九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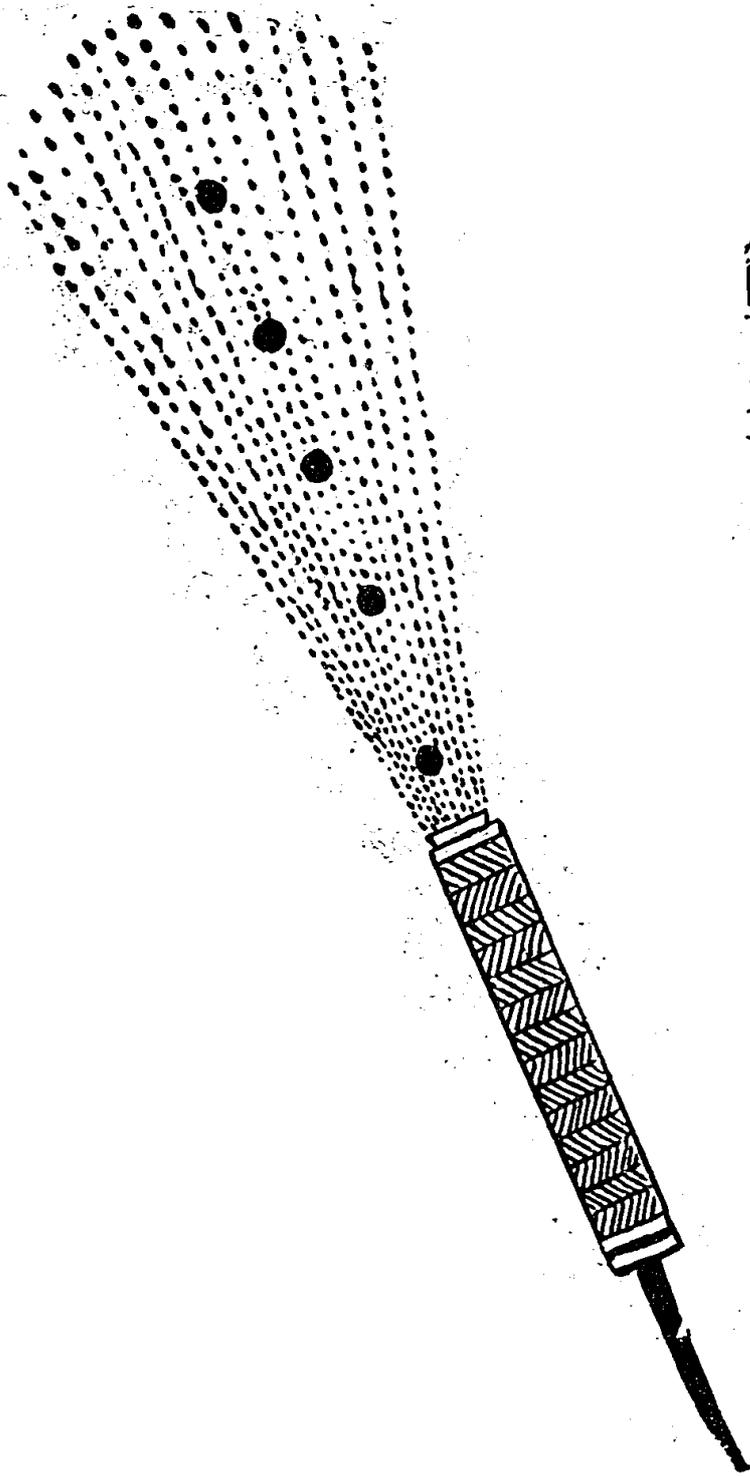


噴筒

用圓細猫竹，徑粗二寸，深長二尺餘，以麻繩纏密，下用竹木柄，長五尺。先下慢藥一層，次下送藥一層，次下餅一枚，餅照原製，務要合口。用力築之，築過力，餅碎無用也。此處要妙，如此五次完。送藥多，則爆其腹；送藥少，則出餅子不遠，此有定法，以竹筒粗細餅子大小爲送藥加減爾。餅發去可數十丈遠，徑粘帆上，其帆立燃。藥方詳制器部內。

噴筒

(圖百九十四)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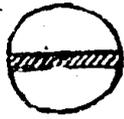
噴筒製 (五百九十九圖)

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藥子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合餅子方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稱勻分，依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

餅式 (六百九十六圖)



此渠深一分

【註釋】○渠，本溝渠河渠，今借作凹陷處。

朝腦水秀才

隔河放砲擊賊，藥內須加朝腦，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砲，亦必當用此二樣，以防水氣。

【註釋】○水秀才，蟲名，滇中有之，似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之。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篷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其油當風不滅，可合石油共爲藥。

【註釋】○江豚，俗所謂江豬也。

逆風火藥

風逆愈勁，烟燄蔽天，歌曰：「狼糞多收并艾朮，須教加入江猪骨，骨煨爲灰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逆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裏神仙訣」。

狼糞

艾朮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箬灰

樺灰

杉灰

斑貓

火種方

不灰木一斤 鐵衣三兩 炭末三兩 麩皮三兩 紅棗肉六兩
略拌米泔爲餅，每兩管一月。

水老鴉

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礮，水中發之。又爲製形如鳥啄，持之入水，以啄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駭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爲守兵所蹙。

【註釋】○蹙，迫也。

鈎鏃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器

舟中或割其繚，或勾其船，或割其棚間繩索，必不可少。須竹長而輕，刃彎而利，乃得實用。

鎌 鈎
(七十九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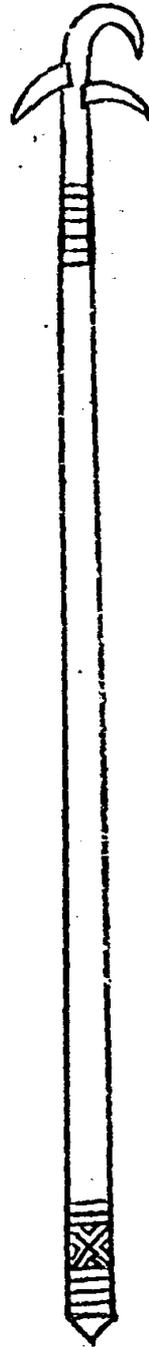


撩鈎

兩船犁沉賊舟，用此撈級，或勾搭賊船使不得去，或勾繚索以牽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勾粗梢固，十數人扯拽，勾萬鈎。而不曲，乃可。勾柄長，手執難以着准。須用三勾，一搭即得粘挂也。

○
【註釋】⊖鈞，三十斤。

撥 鈞
(八百九十八圖)



拍竿

拍竿者，施於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八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

隋高祖^①命楊素^②伐陳，自信州^③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舩艦^④等，各有差。軍下至荆門^⑤，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楊太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註釋】^①隋高祖，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滅北周及陳，統一南北，在位二十四年，諡文。^②楊素，字處道，弘農人。^③信州，在今四川省奉節縣東北。^④舩艦，小舟也。^⑤荆門，即今湖北省荆門縣地。

鐵綆

兀朮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豫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

鈎距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聞甯濠變作，先引軍設鈎距於江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鈎距所破。

【註釋】○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寧濠，卽宸濠，朱權孫，襲封寧王，故又稱寧濠，從南昌起兵反，爲王守仁所擒。○勿泄，禁勿泄漏消息也。

犁頭鏢

自衛新知 水戰第十三 水戰之器

此器，船斗船尾皆可用，下擲賊舟，中人必洞，中人必碎。斗上止容一二人，多亦難攜；發不過三五次，全在鐵重柄粗尾細，太長則攜上難，太短則不直下，鋒但利即可，不必加工，用其體重利下之勢而已。平時要習熟，先擇能上桅斗人，於高山峭壁，比桅斗尤高處，山下立小圓牌把，如一人粗，自山上擲鏢，每發必中把，方爲精熟。

犁頭鏢
(圖百九十九)



重二斤，首徑一寸，長七尺，尾徑二分。

小鏢

舟相近一二十丈內，若賊舟低小，我舟高大，用此最利，擲之如雨，無不中賊。但習之不熟，或翻筋斗，或中而無力，皆爲徒費。鋒須有鋼。頭重尾輕，用竹尤妙。竹體和軟，頭粗尾細相宜也。無竹處用木桿，須使頭粗尾細，取其發之有力而准也。用銀錢懸五步習之，能矢矢命中；又遠十步習之，至三十步止，則力盡矣。

小鏢 (百二圖)



重四兩，首徑六分，長七尺，尾徑二三分。
頭粗長三寸。

罟網 (卽壞魚網也以絕粗者爲貴)

此器，凡樓船無女牆板木者用之，懸於船外左右，防賊跳入，十數層厚，方可備槍箭，惟不能避銃子耳。先將網張無女牆船上，用矢射之，或槍截銃擊，加一層不效，再加，至十，以不穿爲准。

以上皆水戰利器也。然勝在於敵人不及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祕，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

○公孫述拒岑彭，述爲浮橋攢鈎，以拒彭之船纜，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鈎，而述兵以敗。○韋昭達征嶺南，賊爲竹籠盛沙石以拒昭達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禦晉，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捲大筏火炬燒之。

是皆敗於輕泄而貴於善祕也。

【註釋】①公孫述，字子陽，茂陽人。②岑彭，字君然，棘陽人。③嶺南，五嶺之南也，即今廣東。④截船，以鐵鍊沉江攔截之也。⑤王濬，字士治，湖人。

水戰附攷

周瑜焚曹操

曹操伐吳，周瑜與劉備進攻曹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擣

鼓大進，操軍敗退。

【註釋】①周瑜，字公瑾，舒人。②赤壁，在今湖北省嘉魚縣東北江濱。③黃蓋，字公覆，泉陵人。④中江，江中也。

俞通海焚陳友諒

陳友諒①圍南昌，明太祖率通海②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③，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④，久之，不復見，以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遶出敵舟傍；明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友諒。

【註釋】①陳友諒，沔陽人。②俞通海，字碧泉，巢人。③陳友仁友貴，皆友諒弟。④

鏖戰，竭力苦戰也。

兀朮火箭焚海舟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日，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繩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舟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一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翳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

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註釋】○擢，鼓槳也。○刑，殺也。○絕流，橫流而邀擊之也。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晉盧循。徐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利鬥艦，親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鈎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

西岸，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翳天，賊衆大敗。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註釋】①盧循，字干先，小名元龍，涿人。②舳艫，方長船也。③幡，旗幟也。④徇，號令于軍也。⑤翳天，猶蔽天也。

杜惠慶步兵峽岸破盧循

循既敗，遂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慶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燃，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自投於水。惠慶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

【註釋】①交州，今兩廣及安南境。②鳩，毒鳥也。以其羽畫酒，飲之立死。③函，以

匪承之也。

侯瑱就順風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帥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侯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並鎔鐵洒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

【註釋】①王琳，字子珩，山陰人。②文帝，名蒨，字子華，武帝兄道潭之子，在位七

年。③侯瑱，西充人。④蕪湖，在今安徽省蕪湖縣西南十五里。⑤柝，夜行所擊木，軍中擊之以資警備。⑥蓐食，于寢蓐上食之也。⑦建康，即今江蘇省江寧縣。

章昭達據上流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泊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克定閩中。

居士曰：「大凡水戰，以上流爲勢，順風爲勢，然順風抄轉可爲

逆風，逆風抄轉可爲順風，上流下流亦如之。總在主將隨機應變，看風駛船可耳。

【註釋】①陳寶應，侯官人。②建安，即今福建省建甌縣是。③晉安，故治在今福建省

閩侯縣東北。④章昭達，字伯通，武康人。

吳爲鐵鎖截江王濬破之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十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艸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

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逕造三山^③。

酒民曰：「按王濬造巨舟，沿^②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尙有膠於淺者，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註釋】①晉武帝，姓司馬，名炎，司馬昭之子，篡魏，在位二十五年。②三山，在江蘇省江寧縣西南，又名護國山。③沿，卽沿。

魏爲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千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①，南岸爲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通

糧運。梁高祖。令曹景宗，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乘鬥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註釋】○邵陽州，在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梁高祖，卽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達

，小字練兒，南蘭陵人，在位四十八年。○韋叡，字懷文，杜陵人。○馮道根

，字巨基，鄆人。⑤殪，殺之也。

梁以竹竿聯艨艟斷河李建及破之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之士三百餘人，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

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朦朧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

【註釋】①賀瓌，字光遠，濮州人。②竹箬，編篾所成之纜。箬，音昨。③戰格，列木爲之，用以守禦。④晉王，謂李克用。⑤氏，人姓，齊大夫之後有氏氏。⑥李建及，本姓王，以功賜姓李，許州人。⑦木罌，罌與罍同，瓶之大腰小口者。木罌，以木爲之，取其輕而易浮，韓信曾以之渡江。

歐陽紇以籠盛沙石置水邊船昭達放之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聞昭達奄至，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令軍人啣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

衆大敗，因而禽紇。

【註釋】①歐陽紇，字奉聖，臨湘人。②禽，與擒同。

魏以鐵鎖斷河

宋垣護之爲鍾離太守，隨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軍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註釋】①垣護之，字彥宗，略陽人。②王玄謨，字彥德，祁人。③滑臺，即今河南省縣地。④石濟，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梁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①，後魏崔延伯^②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③削銳其輻^④，輛輛接對，揉竹緼^⑤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旣以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⑥援兵不能赴救。祖悅被虜，軍大潰。

【註釋】①峽石，在今河南省陝縣東南七十里。②崔延伯，博陵人。③輞，車輪之外周。④輻，車輪中之直木。⑤緼，同繩，大索也。⑥梁武，卽梁武帝。

王僧辨以大艦斷江

梁湘東王^①命王僧辨^②等東擊侯景。侯子鑿屯姑熟^③以拒西師，景

遣兵助之。及戰，僧辨磨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註釋】○湘東王，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侯景既廢簡文帝，王遂即位于江陵，在位三年，即梁元帝也。○王僧辨，字君才，祁人。○姑熟，今安徽省當塗縣地。

王軌以鐵鎖貫車輪斷清水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嬰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王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兵輕行據淮口，令達奚長儒○

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歸路。明徹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得復過。軌固率奇兵水陸並發，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⑦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二萬餘人，並器械輜重，並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註釋】①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②呂梁，在江蘇省銅山縣之東南五十里。③梁士

彥，字相如，烏氏人。④嬰城自守，閉城以自守也。⑤王軌，祁人。⑥達奚長

孺，字富仁，代人。⑦蕭摩訶，字元胤，南蘭陵人。

浮梁渡江

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十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旣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以上則謀濟水者也。

【註釋】①唐，南唐。②池州，卽今安徽省貴池縣一帶是。③采石，在今安徽省當塗縣

泝辭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兵夫列船式

九四

西北二十里，又名牛渚。④汴，宋都，即今河南省開封縣地。⑤浮梁，浮橋也。
。⑥石牌口，在安徽省懷寧縣西。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器長短相間，外向而立。如遇賊，即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

每船器械

大佛郎機六座

噴筒六十箇

鳥嘴銃一十門

鳥銃火藥一百斤

粗火藥四百斤

火磚一百塊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藥弩一十張

弩箭五百枝

甯波弓鎮江弓

點剛箭弓箭各兵，皆宜自帶，不開數目。

鈎鏟一百把

標鎗一百枝

絮被二十床

籐牌二十面

大旗一面并號帶

五方旗五面

大鼓一面

銅鑼一面

火繩六十根

喇叭二枝

燈籠十盞每盞備燭十夜，每夜備燭十枝，每枝一兩。

椗十枝

邊柁二門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水匱二箇
大緯五條	頭緯四條	大小繚手二條
大小繚絲二副	大小傭搭二副	通關前秤扎尾四條
減篷索二條	大小檣綏二條	順舵索一條
絞舵索一條	舵牙索一條	纜八條
艇拖索六條	艇櫓六枝	水桶二箇
車水索一條	大小望斗二箇	斗心索二條
斗衣二副	鍋三口	指南針一盤
鐵舵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五把
鐵鑿十把		

泝避百金方 水戰第十三 兵夫列船式

九八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担

黃籐一百斤

桐油一百斤

各兵自備

盔一頂

甲一領

腰斧二口

蓑衣箬笠一副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自衛新知卷十四目錄

制勝第十四

固結民心

總論 沉灶產蛙 李光弼撫常山 睢陽寧死不叛 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吳玠忠義勉士 張巡誓死 李光弼內刀於鞞 德宗引咎 張仝嚮愛女
楊慶復厚給糧賜 楊烈婦重賞 李政散財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邊居誼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羊侃安衆 庾域題空倉 王鵬開誠示衆

逆折盛勢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目錄

一〇

一六

一四

七

一

張遼折吳 張巡折賊 渾瑊折賊 王文郁折夏

邀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陳泰斷姜維 朱桓斷夾石挂車 王軌鎖清水 吳江巡神岔 吳玠伏河池
种師道議扼河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索澤欲據金人歸路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一一四

誘攻城

虞翻誘羌 劉基誘陳友諒

二二五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安邑人誘崔乾祐 李雄誘羅尚 鐵鉉誘靖難兵

三三七

誘戰

劉錡誘兀朮 于謙誘虜

四〇

佚能勞之

夜擾 張巡鳴鼓嚴隊 史思明掠抄官軍 劉錡夜斫金營 畢再遇疲金人 姚廣孝能王師

四二

飽能飢之

四六

安能動之……………
祖逖邀擊趙糧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張巡取賊鹽米 劉錡鑿金糧船 畢再遇焚金糧 四九

敵則能戰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劉琨清嘯奏胡茄 五二

漢光武昆陽之捷 張巡睢陽之捷 劉錡順昌之捷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關之捷 扈再興 襄陽之捷 石亨京師之捷 扈再興

少則能守之……………
耿恭 毛德祖守虎牢 陳憲守懸瓠 沈璞臧質守盱眙 羊侃吳景守臺城 韋孝寬守玉 璧 昌義之守鍾離 六六

內外夾攻……………
陳宮 慕容翰 傅永 柳元景 八四

不意奮擊……………
毛德祖穴地出圍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李光弼 夜縋人 八八

伐交……………
九一

燭之武說秦伯 慕容廆

分勢

吳玠 康茂才

九三

形

廉范縛炬爇火 虞詡貿易衣服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張守珪寘酒作樂 張齊賢列幟燃
芻

九六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讒之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蹙之 宸濠力憊鄱睡楊銳乘而襲之

一〇〇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一〇五

取賊箭

藁人得射 青蓋獲矢

一〇六

焚賊攻具

一〇六

焚賊糧艸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一〇八

張巡焚賊鹽米 畢再遇焚金糧草

一〇九

靜

祖瑛下城靜坐 劉錡城中肅然

一一〇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蕭道成解衣高臥 寇準飲博歡呼 畢再遇臨門作樂

一一三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張翥兵分數替

一一六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張翥更迭食士

一一七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一一八

密

泝辭百金方 制勝第十四 目錄

六

李光弼

選將安邊

一一八

唐太宗 宋太祖 王瓊

用財欲泰

一一三

總論 漢高祖 宋太祖

自衛新知卷十四

惠麓酒民 編次

朝春居士 重訂

制勝第十四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爲客，守者爲主，則勝在守。以生死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著何如爾。
。輯制勝。

固結民心

總論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固結民心

黃石公^①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又曰：「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孫子^②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③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④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晁錯^⑤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⑥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也。孟子^⑦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⑧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爲首。

【註釋】①黃石公，秦時隱士，張良游下邳圯上，遇一老人，令良取所墜履，良跪而進之。乃與書一編，曰：「熟此可爲王者師，後十有三年，在濟南穀城山下，見有黃石，卽我是矣。良佐漢高定天下，一日，從高祖過濟北穀城，果得黃石，取而祠之，及良死，與石同葬，世遂以黃石公稱之。」②孫子，卽孫武子。③吳子，卽吳起。④許洞，字淵夫，又字湘夫，宋吳縣人。一作吳興人，著有虎鈴經。⑤晁錯，潁川人。⑥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⑦孟子，諱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著有孟子七篇，配享孔子廟庭，稱亞聖。⑧委，棄也。

沉灶產蛙

趙簡子^①使尹鐸爲晉陽^②，請曰：「以爲繭絲^③乎？抑爲保障乎？」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④曰：

「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⑤。」及智

伯^①求蔡皋狼^②之地於趙襄子而弗與，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③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④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⑤之倉庫實」。襄子曰：「媵^⑥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⑦，沉灶產蛙^⑧，民無叛意。

【註釋】①趙簡子，姓趙，名鞅，晉大夫。②晉陽，即今山西省太原縣治。③繭絲，謂取民之財，如抽絲于繭，極言政之苛也。④無恤，亦作毋恤，簡子次子；即襄子。⑤歸，以爲歸束而根據處也。⑥智伯，亦作知伯，又稱荀瑤，荀營玄孫。⑦長子，今山西省離石縣地。⑧長子，故城在今山西省長子縣西。⑨罷，與

疲同，勞也。①邯鄲，即今河北省邯鄲縣。②腹，剝削也。③版，八尺曰版。
④沉灶產蛙，言水勢浩大，民居灶已沈沒，而羣蛙產生也。

李光弼撫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爲戰區，露齒蔽菴，光弼酬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註釋】①李光弼，柳城人。②常山，在今河北省正定縣南。③顏杲卿，字昕，萬年人。④蔽菴，菴同野，蔽野，徧野也。

睢陽甯死不叛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

樹皮爲食，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註釋】①尹子奇，安祿山將。②睢陽，故城在今河南省商邱縣南。③廩，倉廩也。④巡，張巡。⑤遠，許遠。

王噲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註釋】①子之，燕相。②齊王，齊宣王也。③醢，音海，樹割曰醢。④王噲，戰國時

燕王，曾讓國於子之。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亂言去者斬」。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

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及戰，大破金人。

【註釋】①劉琦，字信叔，德順軍人。②東京，卽汴，今河南開封。③順昌，今安徽省阜陽縣地。④陳規，字元則，安邱人。⑤殿，軍後曰殿。⑥遮，掩護也。⑦斥堠，設堡以探敵也。

吳玠忠義勉士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剗其鬚髯而遁。

【註釋】○吳玠，隴干人。○吳璘，字唐卿，玠弟。

張巡誓死

慶緒○遣其將尹子奇趣○睢陽，巡與許遠拒卻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爾。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直勳○，以此痛心爾。」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冲賊陣，賊乃大潰。

【註釋】○慶緒，姓安，安祿山子。○趣，同趨，疾行也。○賞不直勳，言所賞不敵其功勳也。○椎，擊殺之也。

李光弼內刀于鞞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

吾位三公^④，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註釋】①史思明，本名宰干，玄宗賜以今名，寧夷州突厥種。後從安祿山反，祿山死

，亦僭帝號。②河陽，舊治在今河南省孟縣西三十五里。③李光弼，柳城人。

④內，藏之也。⑤三公，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光弼所言，謂位極人臣也。

德宗引咎

朱泚^①攻奉天^②，上^③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註釋】①朱泚，昌平人。②奉天，即今陝西省乾縣地。③上，謂唐德宗，名适，代宗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張仵鬻愛女

田悅^①攻臨沼，累月不拔^②，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仵^③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註釋】①田悅，盧龍人。②拔，攻而舉之也。③張仵，潞澤將也。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

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得選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沖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刃以助軍官，呼聲震野，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註釋】(一)芟刀，刈草刀也。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

「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尙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尙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

【註釋】①李希烈，遼西人，②陳州，即今河南省淮陽縣城。③項城，唐項城故址，在今河南省項城縣東北。④略定，取之也。⑤若，汝也。⑥徇，示也。⑦饘，煮食也。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嘗夜劫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毡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註釋】①冀州，即今河北省冀縣地。②李政，宋官雲騎第六指揮。③仗，兵器之總名。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

【註釋】○令狐潮，安祿山將。○雍邱，即今河南省杞縣地。○上皇，謂唐明皇，肅宗即位靈武後，尊爲太上皇。○特進，臣下功德優盛，爲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五陽與伴同，詐也。

邊居誼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甯，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

者，邊居誼^①悉驅入，當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酒民曰：「既有貳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也，豈可留以自禍乎？斬之可也」。

【註釋】①薄，逼迫之也。②縋城，以繩緣之而下也。③邊居誼，隨州人。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①爲濡須^②督，魏曹仁^③以步騎數萬奄至^④。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⑤，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爾。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

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

酒民曰：「夫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正宜有以曉之。」

【註釋】①朱桓，字休穆，吳郡人。②濡須，即今安徽省含山與巢縣等地。③曹仁，字子孝，操從弟。④奄至，率衆遽至也。⑤業業，心危也。⑥卜筮，用龜曰卜，爲蓍草曰筮，皆古者占休咎之術。

羊侃安衆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匈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

陵王^①西昌侯^②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註釋】①侯景，朔方人，一作雁門人。②闕下，君主所居處。③匈懼，懼而喧擾也，

又作兇懼，左傳：曹人兇懼。④羊侃，字祖忻，梁甫人。⑤射書，謂城外附箭

射人之書信也。⑥邵陵王，名綸，字世調，梁武帝六子。⑦西昌侯，名藻，字

靖藝，小名迦葉，梁武帝長兄蕭懿子。

庾域題空倉

魏圍南鄭^①數十日，城中匈懼。庾域^②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

：「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晉侯^③圍曹^④，曹人匈懼。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張魯^⑤既

降操^⑥，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

怖可擊」。人心懼，則掩氣，最爲誤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專城者爲何如人爾。

【註釋】①南鄭，在今陝西華縣之北。②庾域，字司大，新野人。③晉侯，晉文公。④曹，周文王子曹叔振鐸所封之國，即今山東省曹縣地。⑤張魯，字公祺，沛國人。⑥操，曹操。⑦專城者，言其權力能專治一城者也。

王羆開誠示衆

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於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羆聞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

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熊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註釋】①王熊，字熊熊，霸城人。②西魏，後魏末，孝武帝西奔，依宇文泰都長安，是爲西魏，凡二十三年，禪于北周。③東魏，後魏末，孝武帝既西奔，高歡別立孝靜帝，是爲東魏。合後魏共一百七十二年，禪于北齊。

逆折盛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

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爾！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磨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

，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註釋】①曹操，字孟德，譙人。②張魯，字公祺，沛國人。③教，太子及王侯之命令

曰教。時曹操已封魏王，故稱之。④薛悌，字孝威，東郡人。⑤署，以字標其

外也。⑥張李將軍，張，謂張遼，字文遠，馬邑人。李，謂李典，字曼成，鉅

野人。⑦樂將軍，樂進，字文謙，衛國人。⑧公，謂曹操。⑨進，即樂進。⑩

椎，擊也。

張巡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邱城下，衆懼。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

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註釋】①令狐潮，安祿山將。②雍邱，即今河南省杞縣地。③辟易，退避也。

渾瑊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

【註釋】①吐蕃，即今西藏地。②奉天，即今陝西省乾縣地。③渾瑊，本名日進，蘭州

人。

王文郁折夏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逆折盛勢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西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註釋〕①夏，謂西夏。②蘭州，即今甘肅省皋蘭縣地。③李浩，字直夫，綏州人。④

鈐轄，宋時武職。然高宗以後，亦有以要郡守臣兼鈐轄者。⑤王文郁，字周卿，新泰人。⑥方，比也。⑦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善陽人，唐太宗時名將。⑧擢，升也。

邀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魏曹爽①入漢中②，蜀據興勢③，兵不得進，引軍還。費禕④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註釋】①曹爽，字昭伯，真子。②漢中，在今陝西省南鄭縣東二里。③興勢，在今陝

西省洋縣北。④費禕，字文偉，鄠人。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①圍狄道②，陳泰③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

【註釋】①姜維，字伯約，天水人。②狄道，故城在今甘肅省狄道縣西南。③陳泰，字

玄伯，許人。

朱桓斷夾石挂車

吳周魴○遣親人齋牋○以誘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時頗有郎官○，詣魴詰問軍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仕，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臣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註釋】○周魴，字子魚，陽羨人。○齋牋，齋，持以與之也。牋，信札曰牋，字通箋。

○曹休，字文烈，操之族子。○降北，謂降魏也。○郎官，任曹務之官。○

下髮，截髮也。④朱桓，字休穆，吳郡人。⑤夾石，在今安徽省桐城縣北。⑥挂車，山名。在今安徽桐城縣西。⑦柴路，使障礙難行也。⑧陸遜，字伯言，吳人。⑨石亭，在今安徽省潛山縣東北。

王軌鎖清水

陳吳明徹○圍周彭域○，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兇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搢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清河之口水勢漸激

，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喉⑤全軍得還。

【註釋】①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②彭城，卽今江蘇省銅山縣地。③王軌，祁人。

④蕭摩訶，字元胤，南蘭陵人。⑤周羅喉，字公布，潯陽人。

吳玠伏神垵

金人自起海角①，狃②於常勝；及與吳玠③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④。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剝其須髯⑤而遁。

【註釋】①海角，謂海邊也。②狃，謂泥于習慣也。③吳玠，隴干人。④和尚原，在今

陝西省寶雞縣西南。⑤須髯，須即鬚，在頤曰鬚，在頰曰髯。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自是不敢妄動。

【註釋】①河池，在今甘肅省徽縣西。

种師道議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臣以爲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註釋】①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②帝，謂宋欽宗。③女真，金之本號。④殲，盡殺之也。⑤執政，謂宰相。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韓瀛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北河，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

居士曰：「來旣不能禦，去又不能追；何以立國，何以保民；嗚呼殆已！」

【註釋】①韓瀛不，又稱完顏宗望，金太祖第二子。②半濟，半渡。③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宗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

【註釋】○宗澤，字汝霖，義烏人。○二帝，謂徽宗欽宗。○滑，即今河南省滑縣地。

○黎陽，在今河南省滑縣北。○大名，即今河北省大名縣一帶地。○勤王，謂

盡力于君主也。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

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

兀朮窘甚，或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又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

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酒民曰：「截歸之戰，未有如此之痛快者。兀朮絕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之力也」。

【註釋】○臨安，即今浙江省杭縣地，宋高宗南渡後都之。○帝，謂宋高宗。○青龍鎮，在今江蘇省青浦縣東北三十五里。○江灣，在今江蘇省寶山縣南二十七里，今已劃入上海市。○⑤秀州，即今浙江嘉興縣一帶地，宋時松江亦屬之。○⑥平江，即今江蘇省吳縣一帶地。○⑦焦山寺，焦山在江蘇省丹徒縣東九里。○⑧覘，窺伺也。○⑨振策，振鞭也。○⑩梁氏，名紅玉，京口人，封安國夫人，世稱梁夫人。○⑪桴鼓，桴音浮，擊鼓杖也。謂身自擊鼓也。○⑫老鶴河，在今江蘇省江寧縣黃天蕩南。○⑬湮塞，湮沒也。○⑭建康，故城在今江蘇省江寧縣南。○⑮龍灣，在今江蘇省江寧縣北。○⑯撻懶，即完顏撻懶，金宗室。○⑰濰州，即今山東省濰縣治。○⑱兩宮，謂徽欽兩宗。

誘攻城

虞詡誘羌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誘攻城

漢虞詡○爲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以前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註釋】○虞詡，字升卿，武平人。○武都，今甘肅省之武都，文，成，徽，及陝西省

寧羌等縣，乃其故地。○赤亭，在今甘肅省成縣西南。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懼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

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爾。取威定伯^⑦，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於是決策誘之，破友諒，盡覆其衆。

【註釋】①陳友諒，沔陽人。②金陵，即今首都。③借一，謂決一最後之死戰。④鍾山，在今首都朝陽門外，一名紫金山。⑤納款，降服也。⑥劉基，字伯溫，青田人。⑦上，謂明太祖。⑧趣，促也。⑨取威定伯，伯，同霸，言取一勝之威，可以稱霸也。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①濮陽^②相持，陳宮^③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誘入城

，願爲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④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殼爲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响，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臂鬚髮，盡皆燒毀，得典韋^⑤救之而出。

【註釋】①呂布，字奉先，九原人。②濮陽，在今山東省濮縣東。③陳宮，字公臺，東郡人。④劉曄，字子陽，成德人。⑤典韋，已吾人。

安邑人誘崔乾祐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註釋】①安邑，即今山西省夏縣安邑縣地。②瘞，殺之也。

李雄誘羅尙

晉益州牧羅尙，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尙，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尙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驥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尙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尙軍。

【註釋】①益州，今四川省成都一帶地。②羅尙，字敬之，襄陽人。③李雄，字仲儻，

宕渠人，僭稱成都王，在位三十年。④武都，在今甘肅省成縣西八十里，有故城。⑤譎，欺詐也。⑥李驥，字元龍，宕渠人，雄之叔。

鐵鉉誘靖難兵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註釋】○靖難，明建文帝，用齊泰黃子澄謀，削奪諸藩，燕王遂起兵，指齊黃爲奸人，入清君側，名其兵曰靖難。○鐵鉉，明太祖賜字曰鼎石，鄧人。○燕王，名棣，卽成祖，初封于燕，故稱之。

誘戰

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踢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

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
錡果爲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
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

【註釋】①太尉，武職，其尊與丞相等。②太子，謂兀朮，金太祖第四子，故俗稱四太子。③遲明，天色將明未明也。

于謙誘虜

也先挾英宗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虜見明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于謙設伏於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遂發伏敗之。

【註釋】○也先，又作也先，蒙古瓦拉部之太師。①英宗皇帝，名鎮祁，明宣宗子，在位二十三年。②紫荆，關名，在今河北省易縣西紫荆嶺上。③嘗，嘗試也。④于謙，字廷益，錢塘人。⑤薄，迫也。

佚能勞之

夜擾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裝敵哨，約爲暗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略倦怠時，則從暗門縱出，亂砍其營，聚散倏忽，人自爲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炮，燒其積聚。驚則佯與同驚。睡則佯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爲妙手，明砍明攻，是爲下著。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鬼兵。密如鷲探，速

若鷓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齊放轟營亦可。

張巡鳴鼓嚴隊

尹子奇復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賊營，斬將甚衆。

【註釋】①南霽雲，頓邱人。②雷萬春，張巡偏將。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爲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

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⑤。思明^⑥乃自魏州^⑦，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脇^⑧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掠抄，官軍出，輒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難。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大潰。

【註釋】①郭子儀，華州人。②鄴城，卽今河南省安陽縣地。③塹，繞城築濠，卽隍也。④構棧，架木如棧道也。⑤解體，人心離背之意。⑥思明，卽史思明。⑦魏州，在今河北省大名縣東。⑧脇，同脅，威脅也。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里。錡

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一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

【註釋】①順昌，卽今安徽省阜陽縣地。②砦，山居木柵，蓋用以防敵者。③錡，卽劉錡。④辮髮者，結髮如索也。⑤燭，照也。

畢再遇疲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註釋】①互，竟也，謂物之延長，自此端至彼端也。②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

姚廣孝罷王師

明師圍北平，姚廣孝①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②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註釋】①姚廣孝，長州人。年十四，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後從燕王起兵還俗。②罷，同疲，使之勞苦也。

飽能飢之

祖逖邀擊趙糧

晉祖逖①將韓潛，與後趙②將桃豹③，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

後趙運糧饋豹，逖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

【註釋】○祖逖，字士雅，范陽人。○後趙，晉時十六國之一。羯人石勒滅前趙，都襄國，仍稱趙，史家稱後趙以別之。○桃豹，初與石勒爲盜，後爲豫州刺史。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爲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飢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大戰。

泝游百金方 制勝第十四 飽能飢之

四八

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註釋】○并汾，并，爲今山西省太原縣一帶地。汾，爲今山西隰縣一帶地。○咫尺，八尺曰咫，咫尺，言極近也。

張巡取賊鹽米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啣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註釋】○壁，軍壘也。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畢再遇焚金糧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二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閒道趨淮陰，夜二鼓，啣枚至敵營，各攜火潛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草遂空。楚圍解。

〔註釋〕○楚州，即今江蘇省淮安縣地。○淮陰，即今江蘇省淮安縣地。○大清河，在河北省境內。○閒道，僻路也。

安能動之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①。齊威王^②謀救趙，乃使田忌爲將，孫子^③爲軍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④，救鬥者不搏擻^⑤。批亢搗虛^⑥，形格勢禁^⑦，則自爲解耳。今梁^⑧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⑨，魏師大敗。

【註釋】①邯鄲，故城在今河北省邯鄲縣西北。②齊威王，名因齋，在位三十六年。③

孫子，名臆，孫武子之後。④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言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

我拳也。⑤救鬥者不搏擻，言救鬥者當善爲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擻，使益增其

怒也。搯，以手持搯刺人也。⑤批亢擣虛，言排擊敵人要害及空虛之處。⑥形格勢禁，謂形勢不順。⑦梁，即魏，都大梁，故亦稱梁。⑧桂陵，在今山東省荷澤縣東北二十里。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軍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註釋】○龐涓，曾與孫臏同學兵法于鬼谷子。○馬陵，即今河北省大名縣地。○白，斫大樹之皮使白之也。

劉琨清嘯奏胡笳

晉劉琨[○]爲并州刺史，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悲聲寥亮，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酒民曰：「劉琨清嘯胡笳，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註釋】○劉琨，字越石，魏昌人。○笳，樂器，胡人捲蘆葉吹之，故名胡笳。○懷土，思念故鄉也。

敵則能戰之

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若區區填門守堞，使賊敢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攻卽破焉者也，烏足以寄專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諸

部亦滅，今不同心胆，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軻，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

，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沖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勅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

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註釋】①宛城，在今湖北省荊城縣南。②劉秀，字文叔，蔡陽人，即光武帝。③昆陽，即今河南省葉縣地。④定陵，故城在今河南省舞陽縣北十五里。⑤鄧，即今河南省鄧城縣地。⑥饋，送往也。⑦莽，即王莽。⑧王常，字顏卿，舞陽人。⑨李軼，宛人。⑩假號者，謂王莽，莽自稱假皇帝，并國號曰新也。⑪衝軻，衝，陷陣車，棚，有樓車也。⑫刻漏，謂頃刻之間也。⑬陳，同陣。⑭易，視爲不難也。⑮澧川，在今河南省魯山縣內。⑯翕然，人心咸服之意。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邱，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令果潮圍張巡於雍邱，城中薪水竭，巡給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

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④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註釋】①給，欺詐之也。②藉口，謂有辭以報也。③陳留，即今河南省陳留縣地。④

剡，削之使銳利也。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鐵騎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

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鬥，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

是亦爲錡軍所殺，棄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註釋】○鐵車兜，戰時所戴之冠，用以禦兵刃者，卽冑也。○陳州，在今河南省項城縣東北。

吳玠吳璘和尙原仙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尙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狃於長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

攻和尙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而遁。

兀朮撒密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尙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冲。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

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孥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

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註釋】①撒離喝，又名完顏杲，金安帝六代孫。②劉夔，字道元，崇安人。③仙人關，在今陝西省鳳縣西南，接略陽，及甘肅省徽縣界。④鐵山，在甘肅省徽縣南三十里，又名巾子山。⑤武階，今甘肅省武都縣地。⑥酒缶，酒甕也。⑦孛，妻子也。⑧豫，謂劉豫。

扈再興襄陽之捷

金人犯襄陽，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既而益兵數萬，復圍

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踏①七八。金帥完顏訛可②擁步騎數萬傅③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剏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棄旗甲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註釋】①扈再興，字叔起，淮人。②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徙居隨州。③踏，入仆于地也。④完顏訛可，金內族。⑤傅，附也。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

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車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權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十人，誘虜南至彰儀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鬪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

酒民曰：『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衆，以弱擊強，以智遇智，以勇遇勇，酣戰格鬥，未有如此數事之快者。讀之真令人有一擊鼓其鏜，踴躍用兵^①之意。特爲表出，以振積弱之氣也』。

【註釋】①亨，石亨，渭南人。②土木之變，土木地名，土木堡之簡稱，在今河北省懷來縣西。明英宗征瓦剌，兵敗被虜于此，故曰土木之變。③也先，又稱也先，爲瓦剌之太師。④于謙，字廷益，錢塘人。⑤安定門，在明時爲京師九門之一。⑥清風店，在河北定縣北三十里，接望都縣唐縣界。⑦紫荆，關名，在河北省易縣西紫荆嶺上。⑧倒馬關，在河北省唐縣西北。⑨紿，欺詐之也。⑩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二句，見詩經邶風。鏜，擊鼓聲也。

少則能守之

耿恭

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屬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

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①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②，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③，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④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洛陽，拜騎都尉^⑤。

【註釋】①柳中，卽今新疆省鄯善縣地。②車師，爲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卽今新疆省吐

魯蕃，昌吉，奇台等縣。③單于，匈奴稱君主曰單于。④帝，漢章帝。⑤張掖

，在今甘肅省張掖縣西北。⑥酒泉，卽今甘肅省酒泉縣地。⑦敦煌，敦亦作燉

，今甘肅省敦煌縣地。⑧鄯善。爲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在今新疆省鄯善縣東南

。⑨謁者，官名。⑩校尉，官名。⑪疏勒，爲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卽今新疆疏勒縣地。⑫玉門，關名，在今甘肅省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爲古通西域之要道。⑬穿決，謂破壞而有孔也。⑭鄭衆，字仲師，開封人。⑮騎都尉，官名。

毛德祖守虎牢

魏奚斤①公孫表②等共攻虎牢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④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註釋】①奚斤，代人。②公孫表，字玄元，廣陽人。③虎牢，關名，在今河南省汜縣西北。④毛德祖，陽武人。

陳憲守懸瓠

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鈎於冲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勵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註釋〕○懸瓠，城名，即今河南省汝南縣地。

沈璞臧質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

郡當冲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遂與臧質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塊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

遣門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享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爾！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齋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

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及，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語爾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輜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疆，緝，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緝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冲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

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許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註釋】①盱眙，即今安徽省盱眙縣地。②沈璞，字道真，南朝宋武康人。③王玄謨，字彥德，南朝宋祁人。④滑臺，今河南省滑縣地。⑤隍，城下池湟也。⑥非之，不以然也。⑦魏，北魏也。⑧昆陽，即今河南省葉縣治。⑨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縣。⑩臧質，字含文，莒人。⑪魏主謂後魏道武帝。⑫君山，在今安徽省盱眙縣東北六里。⑬丁零，即今新疆省土魯番縣境，本書謂丁零人種也。⑭胡，北狄之通稱。⑮氐，氏族，五胡之一。⑯羌，羌族，五胡之一。⑰申坦，南朝宋時人。⑱白登，今山西大同縣桑。⑲桑乾，在今山西山陰縣南。⑳苻堅

，字永固，略陽臨渭氏人。⑤佛狸，後魏道武帝小字。⑥正朔之民，正朔，開正月一日。古者王者易姓改正朔，人民須遵奉之，故曰正朔之民，⑦臺格，當時所立賞格也。⑧鞬車，車之曲其前闌者。⑨彊，弓之端，絃所居處。⑩組，大索也。⑪彭城，卽今江蘇省銅山縣治。⑫露板，卽露布也。

羊侃吳景守臺城

侯景○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匈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列兵繞臺城，旣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蜃，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戰士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砍東掖門，

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樓，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異張縮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異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鶩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爲死矣，

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異奴，以爲儀同三司，異家資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異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

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朱異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大險，二曹所嘆，吾一葦杭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羊侃卒，城中益懼。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景因火

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

【註釋】①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謂雁門人。②羊侃，字祖忻，梁甫人。③邵陵王，名綸，字世調，梁武帝六子。④西昌侯，名藻，字靖藝，小字迦叶，梁武帝兄子。⑤叢擲，命衆擲之，多如雨下也。⑥張綰，字孝卿，方城人。⑦宣城王，名大器，字仁宗，簡文帝嫡長子。⑧錦罽，錦，雜色織文也。罽，氍毹之屬，織毛爲之。⑨儀同三司，謂儀制與三公同也。⑩杭，同航，舟行也。⑪一人允協，謂天人合應也。⑫元吉，大吉也。易經：黃裳元吉。⑬迂，曲也。⑭卻月，謂形似半月也。

韋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

數十里，直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沖，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推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壘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鈎利刃，火竿一來，以鈎刃遙割之。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

，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立木柵以扞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

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

【註釋】①齊神武，卽高歡，字賀六渾，蓟人。②玉壁，在今山西省稷山縣西南。③韋

孝寬，名叔裕，以字行，杜陵人。④募格，募人殺韋孝寬之賞格也。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海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師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沖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沖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功，分番相代，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韋叡^⑤將兵救鍾離，旬日至邵陽，豫裝高艦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⑥等乘鬥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殲。別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斬首十餘萬。叡遣使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

酒民曰：「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又若張巡之守睢陽，渾瑊之守奉天，趙犍^⑦之守陳州，杜悛^⑧之守泗州，李嗣昭^⑨之守潞州，周德威^⑩之守幽州，王稟^⑪之守太原，孟宗政之守棗陽，鐵鉉

之守濟南，率皆兵極寡，糧極乏，敵極強，攻極苦，困極久，真兵家所謂以寡擊衆，以弱擊強之法也。如此數役者，讀之真有天地爲之震怒，鬼神爲之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夫失守封疆者，固知守圉自有方也」。

【註釋】①鍾離，在今安徽省鳳縣東北二十里。②邵陽洲，在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淮水

內。③昌義之，烏江人。④迮，盛迫也。⑤韋叡，字懷文，杜陵人。⑥馮道根，字巨根，鄞人。⑦趙犇，唐苑邱人。⑧杜愔，万年人。⑨李嗣昭，唐太谷人。⑩周德威，字鎮遠，後唐馬邑人。⑪王稟，字正臣，開封人。⑫圍，邊境也。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操圍於下邳，陳宮曰：「操遠來，不能久，公以步騎出屯於外，宮以餘衆守於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翰

晉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兵強盛，難以力勝，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入，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

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註釋】①高句麗，其先出自扶餘，漢時避難居于卒本水，因稱卒本扶餘，地爲漢之玄菟郡，屬有三縣，高句麗爲其一，因以爲國號。②段氏，鮮卑族檀石槐之後。

③宇文氏，亦鮮卑族。④慕容廆，字奕洛瓌，鮮卑人。⑤棘城，在今河北省平鄉縣南。⑥翰，慕容翰，字元邕，廆長子。⑦徒河，在今遼寧錦縣西北。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

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

【註釋】○陳伯之，睢陵人，○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殿下，古時尊稱藩王曰殿下。

柳元景

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羣蠻大爲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兵法有云：「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
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
入保，令客氣十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
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③而敗，慕容翰傳永柳元景以內外犄角^④
而勝，則法戒犁然^⑤備矣。

【註釋】①柳元景，字孝仁，南朝宋解人。②戍，守也。③嬰城，閉城也。④犄角，堅
確之意。

不意奮擊

毛德祖穴地出圍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

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註釋】①公孫表，字玄元，後魏廣陽人。②毛德祖，武陽人。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竇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建德兵潰走。

【註釋】①竇建德，漳南人。②薛萬均，萬徹，皆汾陰人，兄弟也。

孝光弼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

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堵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衆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級。

【註釋】○堵，支撐也。○屬目，注目而視也。

夜縋人

令狐潮圍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猛火發於廬舍，蜂蠶出於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倉皇變色者，不意故也。專城者能爲迅雷之勢，出其不意，則善

矣。

【註釋】①藁，稻稾也。②廬舍，茅草所成之屋舍也。③懷袖，胸懷與衣袖也。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使燭之武○夜
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
，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
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註釋】①晉侯，晉文公。②秦伯，秦穆公。③鄭，國名，周宣王弟鄭伯友之國。④函陵，在今河南省新鄭縣北十三里。⑤汜南，在今河南省中牟縣。⑥燭之武，鄭大夫。⑦鄙遠，言越過晉國，以為邊鄙，言相隔甚遠也。⑧東道主，鄭在秦之東，故曰東道主，對賓而言。⑨共，供同。⑩焦瑕，二地名，焦在今河南省陝縣南，瑕在今河南省陝縣西南三十二里。⑪設版，設版築以為守也。⑫封，以為封疆也。⑬闕，削也。⑭說，同悅。⑮杞子逢孫楊孫，三人皆秦大夫。

慕容廆

崔愨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

，諸將請擊之，鹿曰：「彼爲崔悋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旣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悋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鹿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鹿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酒民曰：「交絕則勢孤，勢孤則必走；離間之謀，不可少也」。

【註釋】①人望，謂衆所仰望之人。②攜貳，離心也。③棘城，在河北省平鄉縣南。

分勢

吳玠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分勢

金將沒立自鳳翔^①，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②，約日俱會和尙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③，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

【註釋】①鳳翔，即今陝西省鳳翔縣地。②散關，在陝西省寶雞縣西南。③箭筈關，在

陝西省岐山縣東北六十里箭括山。

康茂才

陳友諒^①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②同入寇。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茂才^③與友諒舊知，乃遣爲間。給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使分兵三

道，以弱其勢。遂令閻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君何在？」閻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爲驗」。閻者還，以告。善長④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⑤常遇春⑥伏石灰山⑦側，徐達⑧伏南門外，楊璟⑨伏大勝港⑩，張德勝⑪朱虎將蒙衝出龍江關⑫外，自總大軍於獅子山⑬。友諒以舟不得進，徑沖江東橋，見鐵石，大驚，呼老康，無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酒民曰：「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給詐之計，亦不可少也」。

【註釋】①陳友諒，沔陽人。②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人。③康茂才，字壽卿，蘄人。

④善長，姓李字百室，鳳陽定遠人。⑤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國異，定遠人。

。④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⑤石灰山，在江蘇省江寧縣西北，即幕府山。
⑥徐達，字天德，濠人。⑦楊璟，合肥人。⑧大勝港，在江蘇省江寧縣西南三十里。⑨張德勝，字仁輔，合肥人。⑩龍江關，在今首都西興中門外。⑪獅子山，在今江蘇省江寧縣北，一名雲龍寨。

形

廉范縛炬熬火

廉范①守雲中②，匈奴入塞，范兵不敵。會日暮，令眾各交縛兩炬③，三頭熬火④，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註釋】①廉范，字叔度，杜陵人。②雲中，今山西省之懷仁，左雲，右玉之北，及綏

遼省歸綏，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五原，武川，東勝各縣，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等旗，皆其地。③炬，火炬也。④蒸火，燃火也。

虞詡貿易衣服

虞詡。爲武都太守，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想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註釋】①虞詡，字升卿，武平人。②赤亭，在今甘肅省成縣西南。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形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

【註釋】○定州，即在今河北省定縣地。○霍王元軌，唐高祖子。

張守珪置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匈懼。以守珪爲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板榦裁立，賊又暴至，略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鬥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註釋】○王君奭，字威明，常樂人。○張守珪，陝州人。

張齊賢列幟燃芻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
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
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
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
，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
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
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
於土燈砦掩擊，大破之。

酒民曰：「主勢弱則形之；然形之貴早，若情見勢屈，則無濟

矣」。

【註釋】①契丹，遼之本名。②薄，迫也。③代州，在今河北省盧縣東。④張齊賢，字師亮，宛句人。⑤廂軍，宋諸州之鎮兵也。⑥潘美，字仲詢，大名人。⑦柏井，在今山西省昔陽縣東北七十里，接平定縣境。⑧敗屺，敗北曰敗屺。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讒之

燕昭王^①薨。惠王^②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③。田單^④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⑤。即墨^⑥，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⑦。」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⑧不和。田單夜縱火牛，

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註釋】①燕昭王。燕王噲子，名平，在位三十三年。②惠王，在位七年。③樂毅，樂羊之後。④田單，臨淄人。⑤即墨，故城在今山東省平度縣東南。⑥恠，駭恨也。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秦應侯①之爲人妬，白起②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③，降其卒四十萬人，挾詐而盡坑殺④之。趙王恐，使蘇代⑤厚幣說秦相應侯曰：

「武安君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⑦，漢中⑧，北擒趙

括之軍，雖周^⑦召^⑧呂望^⑨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⑩，君能爲之下^⑪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註釋】①應侯，卽范雎，字叔，本魏國人。②白起，郿人。③趙括，趙奢子。④坑殺，設坑以埋之也。⑤蘇代，蘇秦弟，洛陽人。⑥武安君，卽白起。⑦郿，在今湖北省宜城縣西南；郢，在今湖北省江陵縣北紀南城。⑧漢中，卽今陝西省南鄭縣一帶是。⑨周，周公旦。⑩召，召公奭。⑪呂望，太公望。⑫三公，如周之太師太傅太保也。⑬下，下之也。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朱雋○，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兵出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註釋】①皇甫嵩，字義真，朝那人。②朱雋，字公偉，上虞人。③黃巾，東漢末之亂黨，首帶黃巾，故名。④波才，黃巾之將。⑤間出，有時或出也。⑥燎，舉火也。⑦陳，同陣。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蹙之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乘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敝。突厥人衆，如鳥鏃羽；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而不勝，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註釋】①頡利，突厥之可汗，姓阿史那氏，名咄苾。②突利，亦突厥之可汗，名什鉢苾。③秦王，即唐太宗，名世民。④鏑，矢鋒也。⑤敝，壞也。⑥鏃羽，鳥羽毛脫落，不能飛也。⑦犀利，兵器堅利也。

宸濠力憊，鼾睡。楊銳乘而襲之。

宸濠攻安慶，溽暑力憊，夜鼾睡去。楊銳分募善沒者數人，

於船中聞鼾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酒民曰：「敵有隙則乘之；然乘之貴速，若持疑不決，則失機矣」。

【註釋】①鼾睡，鼾臥息也，鼾睡，謂睡熟而有鼾聲也。②楊銳，字進之，蕭縣人。③沒，沈水也。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巡欲射尹子奇，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

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取賊箭

藁人得射

令狐潮圍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出射之，得箭數十萬。

青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註釋〕○再遇，謂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青蓋，青色之蓋，大官用之。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註釋】○孟珙，字璞玉，絳州人。○順陽，在今河南省浙川縣東。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玉，聞合刺至，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就。

【註釋】①劉整，字武仲，鄧州人。②青居，在今四川省南充縣東南三十里。③馬駿，在今四川省合川縣東北一百五十里。④虎頭，在今四川省合川縣西南。⑤三江口，四川省之嘉陵江，既入合川縣界，與渠江合，謂之嘉渠口；又經縣之東南，與涪江合，乃謂之江口。⑥合州，即今四川省合川縣地。

焚賊糧草

張巡焚賊鹽米

令狐潮圍雍邱，賊餉鹽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畢再遇焚金糧草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載糧二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

：「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

祖珽下城靜坐

齊祖珽爲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亂鳴吠。賊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倣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註釋】①祖珽，字孝徵，范陽人。

靜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喧嘩，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聲。唯能以靜待譁，是以大勝。

酒民曰：「以靜待譁，兵法也。雖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於內，而後肅清布於外也」。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守城。懿率衆二十萬拒亮。懿垂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

，大開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爲恨。

按三國志，司馬懿此時有衆二十萬，卽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敦整於外，先捨兵三五千人，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豈不殆哉？或曰：「若至此際，諸葛君必別有一番作略矣。」乃知所謂暇者，固非矯情^④鎮物^⑤，亦非徼倖一擲也。

【註釋】①陽平，在今陝西省寧羌縣西北一百里。②魏延，字文長，義陽人。③候，待也。④矯情，謂舉止故殊于人以立異也。⑤鎮物，故示鎮靜也。

蕭道成解衣高臥

宋桂陽王休範^①反，朝廷惶駭。蕭道成^②至新亭^③，治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④，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

【註釋】①休範，宋文帝第十八子。②蕭道成，卽齊高帝，字紹伯，小字鬥將，南蘭陵

人。③新亭，在今江蘇省江寧縣南。④新林，在今江蘇省新林縣西南。

寇準飲博權呼

宋澶淵之役，帝^①悉以軍事付寇準^②。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③飲博，歌謔權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註釋】①帝，謂宋真宗。②寇準，字平仲，下邳人。③楊億，字大年，浦城人。

畢再遇臨門作樂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

酒民曰：「以暇待亂，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拮据在平時，而後從容於臨事也。」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入其陣，刀斧亂下。自辰至申，敵敗退。旣以拒馬木爲障，少休歇

，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

張譽兵分數替

張譽守南劍，范汝爲來寇。譽起鄉兵與之戰，分兵爲數替，使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

朱晦庵先生曰：「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使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人入陣，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大概亦是如此。時

極暑，探報人至曰：「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爲五隊。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以佚待勞，兵法也。此更無他道，惟番休以戰，則士有餘力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註釋】○張翬，翬，音學，張翬，字柔直，福州人。○南劍，宋州名，故治在今福建省南平縣境內。○朱晦庵，名熹，卽朱子。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兀兀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飲食水艸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接戰，自辰至申，敵敗退。以拒馬木爲障，少休歇，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食飲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唯能以飽待饑，是以大勝。

張覺更迭食士

張覺守南劍，范汝爲來寇。覺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

，遂勝汝爲。

以飽待饑，兵法也。此亦無綱道，惟飲食以時，則士有餘飽矣。所以吳子云：「無失飲食之節」，調理得也。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毡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乘掘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

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主將之

法，務攬英雄也。

【註釋】○道君皇帝，即宋徽宗，好道教，故自稱道君。

密

李光弼

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倣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以密待疎，兵法也。然神優於事則密，事叢於神則疎。故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選將安邊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註釋】○李世勣，本姓徐，賜姓李，字懋功，離狐人。○上，謂唐太宗。○隋煬帝，名廣。

宋太祖

帝常注意於謀帥：命趙贊屯延州，姚全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

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寘。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番夷情狀；時有寇鈔，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晁家令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唐太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註釋】①帝，宋太祖。②趙贊，字元輔，薊人。③董遵誨，范陽人。④王彥昇，字光

烈，蜀人，徙洛陽。⑤馮繼業，字嗣宗，魏州人。⑥李漢超，雲中人。⑦馬仁瑀，夏津人。⑧韓令坤，武安人。⑨賀惟忠，定襄人。⑩何繼筠，字化龍，太原人。⑪郭進，博野人。⑫李謙溥，字德明，孟人。⑬李繼勳，元城人。⑭筦權，筦，主也，謂主會計事也。權，征稅也。⑮晁家令，卽晁錯，曾官太子家令，故稱家令。

王瓊

昔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寘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

【註釋】①王瓊，字世珍。②王伯安，名守仁，餘姚人，世稱陽明先生。③贛州，卽今江西省贛縣地。

用財欲泰

總論

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於信賞必罰，厚賞重罰而已。然賞爲裏，罰爲表；必也。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殺人如帥。若無千金之賞，誘之於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於後；將懦則譁，將武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吝，則明君賢將之所深愧而不屑者也。黃石公不云乎？「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也。

漢高祖

楚圍漢王於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⑤龍且^⑥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觔，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大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註釋】①滎陽，故城在河南省滎澤縣西南十七里。②陳平，陽武人。③骨鯁，喻正直，如魚骨之鯁于喉也。④亞父，謂范增，居鄴人。⑤鍾離昧，家住伊廬。⑥龍且，且，音朱，項羽將。⑦乞骸骨，謂求歸而就死也。

宋太祖

自衛新知 制勝第十四 用財欲泰

按田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享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瑣稽核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

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周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需。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

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

【註釋】①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②仁宗，名禎，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③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代雁門，以備匈奴。④趙充國，字翁孫，漢上邦

人。⑤市，買也。⑥蘇轍，字子由，蘇洵子，蘇軾弟，眉山人。⑦太祖，謂宋

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⑧郭進，博野人。⑨三司，宋理財之官，即鹽

鐵度支戶部三司也。⊕數千緡，每一貫爲一緡；數千緡，數千貫也。⊕百需，謂凡百所需用也。⊕布衣，謂庶人也。

辨辭百金方 制勝第十四 用財欲泰

一三八

自衛新知卷十四終

跋

洪澣百金方一書，爲清初人之著作，曩於友人王君乃武處見之，覺其闡明古代兵學不少，且記載簡明，體裁平易，愛不忍釋手。今年求學軍校，復取而讀之，并與王小逸陳秋水二君會同註釋，整其篇章，訂其譌謬。稿成，同仁促付梓，僉謂有裨軍學之參考也；顧予於此不能已於言者，有二義焉：

一、世界進化，人類生存競爭愈烈，殺人之術亦愈多，故處今日而言軍事，自不能抱經臨敵，委命於天。顧吾國古代兵學之昌明，有亘千萬世而不能磨滅者，如孫子奇正虛實之用，爲講戰術者之鼻祖；卽近

世盛稱之縱隊戰術，（創自拿氏）分進合擊戰術，「創自毛奇」實昉於中國。風后握奇經之八陣，此皆吾人所習見者也。此外如黃帝時已見五兵，故易曰弧矢，書曰干戈，至周兵器益備，有長短之用，下至戰國，墨守輪攻，則築城備於墨子矣。其後代有戰爭，即代有發明，吾人探討學術，固必涵養新知，亦須商量舊學，不宜塞探討之源也。

二、戰役一過，即成史蹟，故研究用兵學者，不可不及戰史。中國有五千年之歷史，即有五千年之戰史，如通鑑外記，有黃帝涿鹿之戰史，春秋左氏傳，有二百四十二年之戰史，此外正續資治通鑑，有上起戰國下迄明代之戰史，而九朝紀事本末，尤爲詳審，正史本紀列傳，亦具各人之戰蹟，即清世十一朝東華錄，其中亦不少作戰史料，至欽

定方略及各家紀戰之書，都爲純粹之戰史，蓋無一不可供吾人之研究也。視拿破崙戰史，日俄戰史，歐洲戰史，又何讓焉；顧載籍浩繁，不易尋檢耳。今是書各子目所引，皆分類之戰史也，尤足發人深省，所謂治兵法與戰史於一爐者也。

尤有進者，是書又名備預錄，蓋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有備無患」；中庸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顧名思義，皆足使吾人戒懼。吾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馴至割地賠款，皆失所備也。今東北淪陷，強鄰壓境，國運危如累卵，救亡雪恥，衆志成城，正備預之時矣。國人乎！同志乎！曷興乎來！註成，請於

校長蔣公，蒙爲之題曰：「自衛新知」，今要其指歸如此。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包超然謹識於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註釋自衛新知 (原名洪辯百金方)

精本定價八元 (外埠另加郵費四角)
普及本定價五元 (外埠另加郵費三角)

藏版者 王 乃 武

註釋者 包 王 超 小 然 逸 水

校勘者 王 陳 秋 小 逸 影 冬

繪圖者 喬 唐 顧 小 佛 友 影 冬

發行者 王 乃 武

印刷者 蔚 文 印 刷 局

總經售處 大 公 書 店

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二五八號

上海山東路廿六號

